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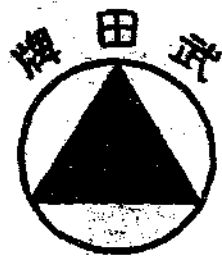
象萬

號月三

· 期九第 · · 年二第 ·



· 行發店書央中 · 版出屋書象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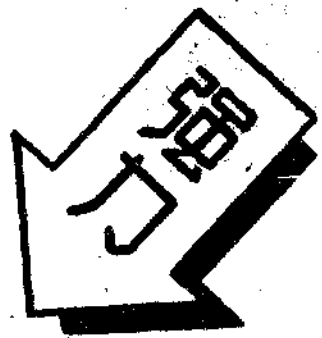


各大藥房
均有經售

每瓶一〇〇片

健胃腸
助消化
去疲勞
增營養

維他命B1劑



米太寶靈片

武田大藥廠
上海福州路一五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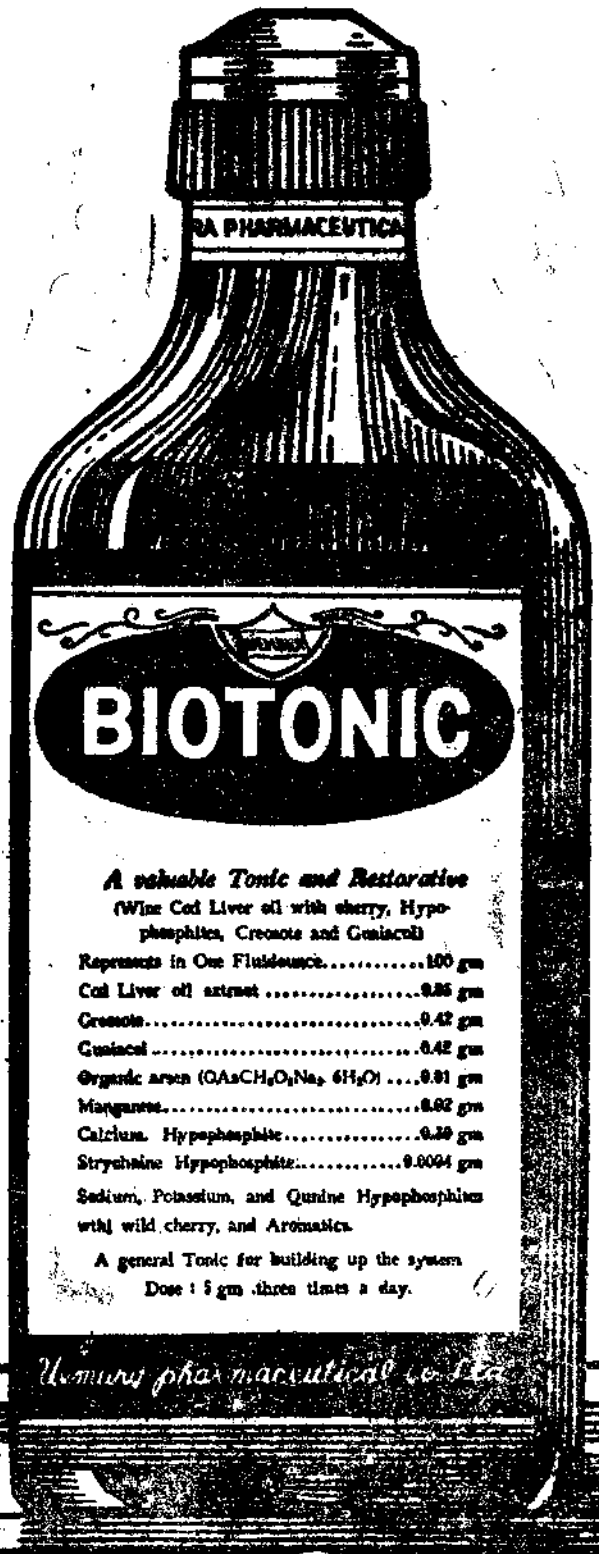
院醫各及師醫大各
劑壯強之獎推致一

牌 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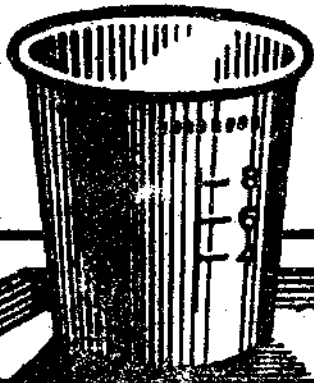


必要脫您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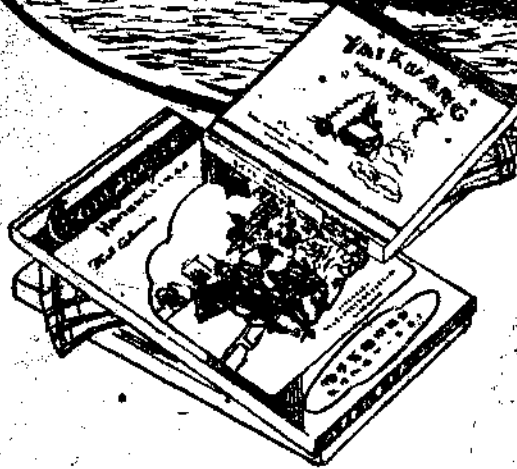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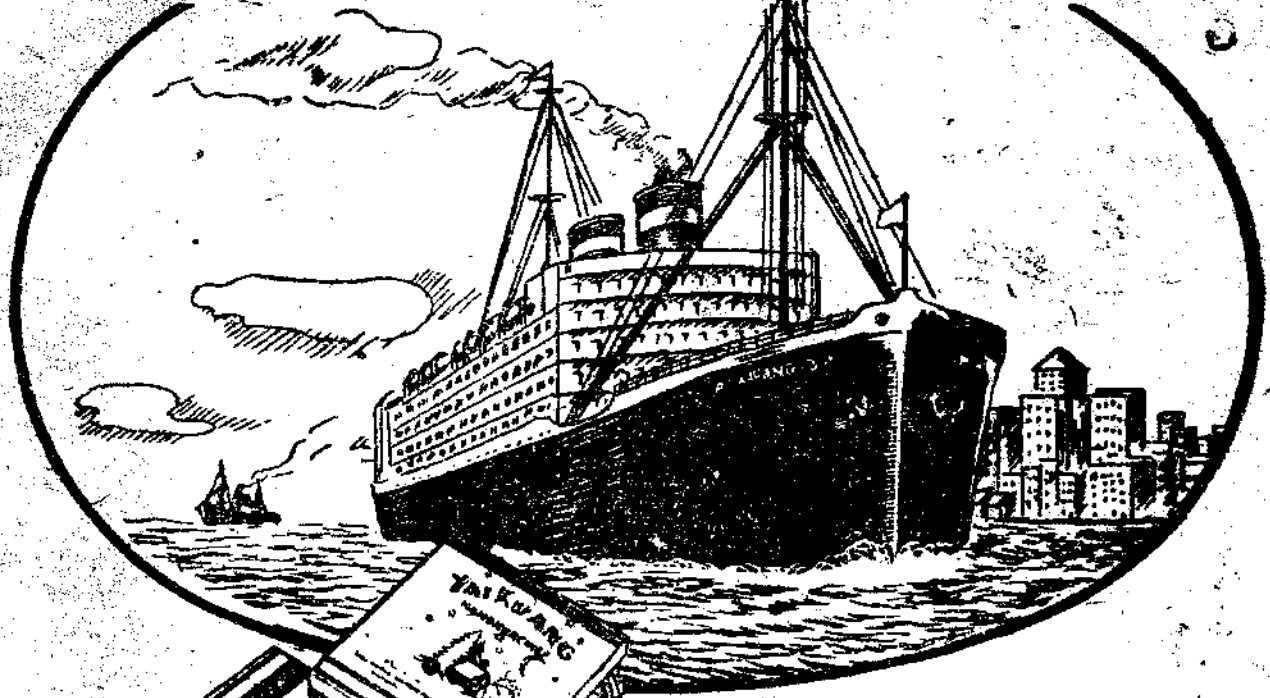
本品為最完備唯一之強壯補劑其
成份係用純魚肝油及各種有效
名貴藥品以最新化學方法製成而
成故功能補充體力之消耗增加神
經之活力促進新力之生成補血
不虧後症尤收特效也現代人
生不可缺乏無上之滋補劑也
服法簡便凡清水或茶均可調服
牛奶咖啡生水等液均宜調服



植村製藥株式會社
東京 京城 奉天 大連 天津 青島
上海四川路二九九號 電話一六七〇二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亞光手帕染織廠



亞光手帕
質精耐用
高尚仕女
愛不釋手

香檳牌

亞光牌

標商



冊註

TRADE



MARK

YA KWANG HANDKERCHIEF FACTORY
SALES OFFICE: 430 CHEKIANG ROAD SHANGHAI CHINA TEL 97801

號〇三四路江浙海上所行發

忘勿餐每



用樂婦主



備必厨庖



味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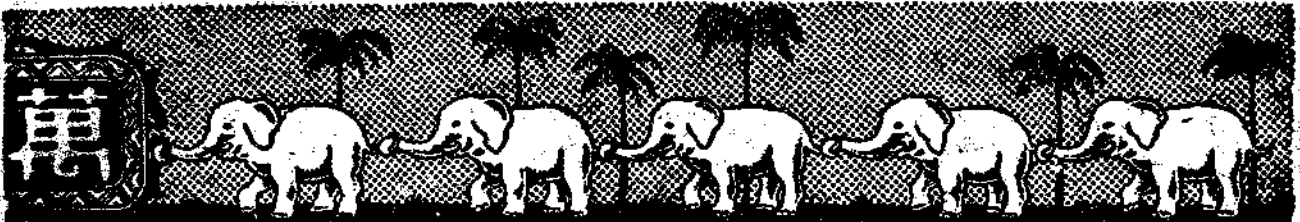
鮮味特強

以少勝多



品出廠精味厨天

路三二一路亞多愛海上



三月號 第二一年第九期 目錄

藏滇邊陲風景綫 徐崇慧 (一〇)

第一個黃昏 施濟美 (一六)

爐一邊一談一貓 沈闓 (二四)

故事新編 花魁女獨佔賣油郎 呂伯攸 (三三)

絳雲樓韻話 (上) 譚正璧 (四二)

弒兄案主角絞決記 金珏 (五二)

關·於·殺·人 文載道 (五九)

籠羽 程育真 (六七)

俠盜魯平 奇案之五 一〇二 (四) 孫了紅 (七四)

詩之集 唐 玟 · 高吹萬 · 陳列 (八一)

唐紹儀的生平 (名人傳記之十) 陳小翠 · 沈恩季 · 陳乃文 (八一)

徵文第一題 許翰飛 (八三)

我的嗜好

吳仞之	孫景路	李麗華
藍蘭	黃宗英	馬笑儂
但萍	穆一龍	史嬪 (八六)
呂佩英	唐晉	費稽

雨一天一雜一感 王仲鄂 (九〇)

楊雲史與陳美美 秋翁 (九四)

上海中法大藥房發行

古 助
眼藥水

一切風火赤眼
神效無比
止痛明目
翳障消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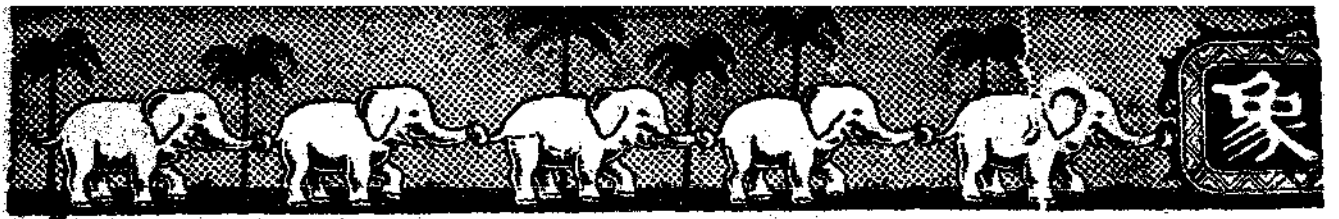
各埠分店
均有出售

不含毒質

滅 痛
片藥

立止一切疼痛

上海中法大藥房發行



記憶

麵包的故事

海底的清道夫——龍蝦

茗餘雜札

飄泊者

影劇月曆

扶桑的湯屋

丈夫的年齡比妻子小

潘巧雲畫傳(續)

五幕悲劇 雲彩霞(四)

火樹(二)

信鴿辨認方向的訓練

福爾摩斯話匣(續)

徐翊(九七)

應遠濤(二〇)

孫毓珍(二〇七)

鄭逸梅(二〇六)

陶秦(二二)

編輯室(二一六)

吳觀鑫(二〇)

歐陽瑛(二三五)

董天野(二一〇)

李健吾(二二三)

庸吾(二一零)

王爾華(二一七)

李信之(二六一)

胭脂淚

長江的夜潮

乳娘曲

鍍金小姐

散花寺

希臘棺材

張恨水(二五)

丁諦(二七)

子且(二七)

馮蘅(二九)

胡山源(二〇六)

程小青(二二六)

編輯室談話

(二六)

GOODOWN



行裝房藥法中海上

糖片

果導

製煉汁菓 宏效美味

潤腸通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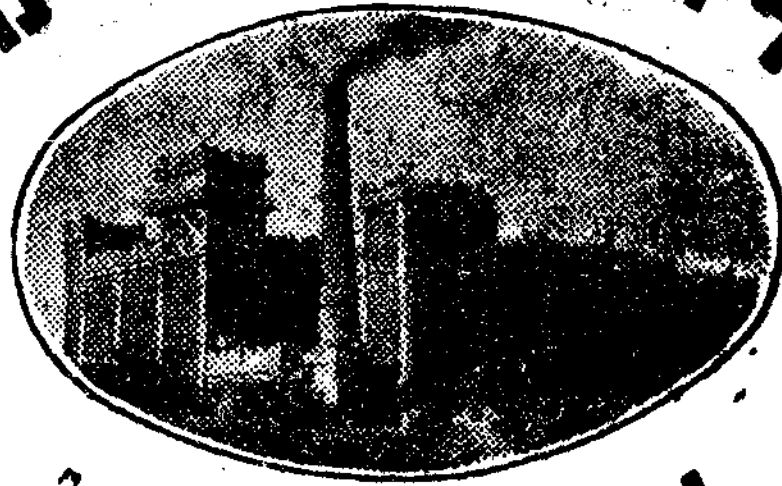
神效止咳藥

咳藥片

停不咳無 化皆痰有

房藥大法中海上 行發總

中國新烟公司



必先利其器

工欲善其事

製造廠全備

具着偉大的設備 纔有精良的出品

富豐出品 久經史册				
<p>嘉寶牌香烟</p>	<p>士勇牌香烟</p>	<p>金塔牌香烟</p>	<p>旗烟牌香烟</p>	<p>沐克牌香烟</p>
中國新烟公司出品				

華綸牌

質料高貴
花工摩登
色澤艷麗
洗滌不退

各大公司代理發售

指布
窗簾



被單
枕套

●●品出廠綸華海五●●

立愈：

瘋濕

筋骨疼痛

瘋濕痛特效藥筋骨丸主治男女老幼新得久患筋骨疼痛瘋濕骨痛偏正頭風腰背痠痛半身不遂麻木寒腿風寒潮濕四肢拘攣癱瘓等症屢服他藥針灸無效只用此丸一料立癒完全除根永不復發再犯服藥後兩小時內即能感覺患處麻癢跳動並有微汗滲出乃此丸功能舒筋活血追風祛濕之鐵證也每盒三元每料四盒十元函購加郵二元上海三馬路一一五號四川路西首蓋世堂發行電購九二二三四

心臟病專家：

秦道源
醫師

專門電差

攝影診斷

治療一切

心臟疾患

診所：

白克路六三三

電話：

三一九九二號

ZYMASUN



大眾補品

胃腸良藥

食母生

整調腸胃 輔助消化 增進營養 通利大便 戒煙之後 飲食無味 購服本品 胃口大開

信誼藥廠監製 均售藥房



售有處各



用愛九十星明

皂香星銀



要保
 持皮
 膚
 的
 細
 軟
 滑
 須
 常
 用
 銀
 星
 皂
 日
 生
 柔
 白
 皂
 陳
 媽
 媽





藏滇邊陲風景綫

徐慧棠

世界上美麗的風景隨處都有，但要說到莊嚴偉大，實在沒有可以和藏滇一帶底山水相比擬的了。尤其是在雲南的西北部和康藏的東南部，那兒有自南而北的橫斷山脈，中間隔着一條條長江大川，奇險之勢，實非外人所能想像得到。而且這一帶天險重重，行程艱難，不要說旅人們裹足不前，就是當地人民也不敢隨意遊覽。因此這橫斷山脈便無形中成了康藏的天然屏障。

這些山脈有二萬呎以上的高度，山澗中却伏着亞洲的三條大川的源流。一條是怒江，下流入緬甸，成爲薩爾溫江；一條是瀾滄江，下流入安南境，名湄公河；最後一條是世界第四長流的長江。三條河起初是南北平行的，最近的地方，各各相隔只有四十八哩，可是到了下游，便各奔前程，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正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這三條河都源出西藏，至於它真正的發源地，直到今天還沒有知道。

怒江自西藏首邑拉薩北部始，經過雲南西境而入緬甸，至摩爾門入印度洋。英國近代大詩人吉潑林 (Kipling) 曾歌頌過這條大川，而爲世人所共知。瀾滄江起初平行於怒江，後來略向西流，成爲緬甸，暹羅，安南的共同界，然後東向入安南，至西貢附近入南海。長江最長，初名金沙江，亦與之平行，至石鼓遂成一弧形河套，然後東向直下至上海而入東海。

怒江中最不便於航行，只有入海處可以行船。長江恰巧相反，重慶以下一千五百哩已能駛行大船，重慶至石鼓一帶可行小舟，石鼓以上還可以駕駛船和划子，巴塘附近還有獸皮船。長江全程三千四百七十餘哩，是中國最偉大的河流之一。

怒江上流的山脈，以太念太翁山爲最高，矗立雲表，達二萬四千餘呎。山頂時有積雪，夏季更有印度洋季候風中吹送來的雲霧，使山容時隱時現，大有「不見廬山真面目」的情況。其他山峯亦均達二萬呎以上。



石鼓是長江河套的起點，這裏的江面甚闊，但河底不深，冬天水量少，江面中便露出許多礁石和沙灘。平時水中有大量沙土，其中每有金沙成份，土人們從事淘金的很多，所以這裏的長江，以前都名爲金沙江。沿江居民大都畜養着許多鴨子，養鵝養鶴的也有。

石鼓只有一條大街，凡是逢到市集之日，四鄉的苗獠，獐獐，力辛人，納希人，都帶着驢，豬，狗，羊，以及菜蔬前來交易。男女老少，擠着一堆，倒是很熱鬧的。街中還有一所露天舞台，是由本地富紳捐款得來的。舞台背後還有一塊石碑，刻着捐款人的姓名和錢的數字。

此地道路中多污泥和獸糞，鋪着的石板反而七高八低，不能着足，行人們只好走石板旁的泥地。旅行的商人有驢隊同行，他們爲了要使得行程迅速，特地將穀類放在籃裏，然後套在驢頭上，讓它一面走一面吃，和戰士們的「光餅」有異曲同工之妙。

夏季時常下雨，地上格外滿是泥漿，旅人們每有步履維艱之嘆。

石鼓之西北，有一個納希人的村落，叫做「布叔落」。納希人原是一種半開化的苗子，風俗習慣泰半習自漢人。他們在人死後，也要焚化紙紮冥器。並且也要選一個黃道吉日才能安葬，安葬時更要燒一座巨型的紙塔，這樣鬼魂才能隨着煙火而上升天堂。紙塔需七層，似乎是由於我們的「七級浮屠」一句話脫胎來的；假使果真如此，便可見他們是不肯拘泥的。



• 一之景勝流上江怒 •



的驢子衝出來的。

維西是康藏和雲南間的重鎮，所以有一所郵政局。在十餘年前，某西人來此遊歷時，他在這郵局裏投寄了許多家書，同時又有不少滿裝照片的小包郵件，一時弄得那郵局長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原來這意料之外大批的郵件，所需要的郵票比之局中所有的還要超出許多；並且他是以中國市秤計算的，那西人却非要他合成洋人的「格蘭姆」不可。結果只好先行投寄到麗江郵局，然後再正式發出。

維西之北有一小鎮，居民們大都是大喉嚨（即醫學上所謂顎腫），樣子和嘴裏裝滿了胡桃內的核子差不多。有幾個腫得過大的人連口也合不攏來。

瀾滄江流域的主人有重男輕女之風，富有之家的主人，往往妻妾成羣，視之如奴婢一樣。他們的食糧以苞米為主，田裏出產的也大半是苞米。他們收成之後，便放在平面的屋頂上曝曬。雲南貴州二省的苗子也都如此，房子是好泥土造的，屋頂低而平，門口置有木梯，可以隨時



• 納希人七級浮屠 •

納希人頗識漢字，他們也有私塾，但是學生不多，平常只有一二個人而已。

附近地勢甚高，都在拔海九千呎以上，向東看時，大有居高臨下之勢。站在山丘上便能見到蜿蜒東下的長江，一瀉千百哩，真是罕有的偉觀。加之這一帶樹木茂盛，鳥獸成羣，一片大自然的美景，誰見了都會留戀不捨，但願終老於此鄉的。

再向西有維西城，坐落瀾滄江東岸。該城頗小，共有四百餘戶。四圍有泥城，城門四五處。西門最奇特，是橢圓形的，據說是給行人



上下，所以也還方便。

自維西向北，便能漸漸看到西藏的俗尚。這裏的納希人完全信奉喇嘛教。各處均能看見西藏的喇嘛。納希人中專門研究藏經的也大有人在，他們視藏經如至寶，深藏在內屋，輕易不肯示人。有許多納希人已完全皈依喇嘛教，他們平時不說納希話，反是滿口藏語。有的還去過西藏首都，喇嘛教聖地的拉薩，朝過活佛，拜過聖蹟。這種人回到故鄉，無不受他人的尊敬，正好像是一個出洋留學，鍍過金的學者一般。

瀾滄江的二岸，時時可以遇到一堆堆大石塊，頂上矗立着高高的石柱，下面圍有許多石碑，面上刻着精細的藏文經典，有時還刻有美麗的佛像。這種碑石，往往有五六堆在一起，每堆總有百來塊石頭。這原是信徒們所立，表示他們對於菩薩的虔誠和敬意。但是在我們這些外教人看來，倒是件上乘的藝術結晶哪！

江浦一帶的納希人，所住的房屋都是木料建成，所以很容易失火；而且一旦有回祿之災，每殃及全村全鎮，因而居民平時不常舉火，他們取火的方法也很古老，普通鎮上有一個公共的火爐，永久燃燒着木柴，居民們隨時用木柴來此取火。他們不知有燭，更不知有燈，只知道用火把；夜行之人都都擎着樹枝的火把而前進。

納希人的酋長姓李，住在耶區地方。他很怕羞，看見了生人會面紅耳赤，但是他有一種莊嚴的態度，使人不能不敬重他，所以仍不失為一族之首領。他生性和善，對於外人尤有好感，



• 人希納的教麻喇奉信 •



其好客的脾氣決不下於古代的孟嘗君。往年西人來此都寄宿他的家裏。他還救過美國植物學家喬治·福勒斯脫(George Forster)的性命，不然這個美國人早已被鄰近的土人所殺戮了。

李會長亦信喇嘛教，家裏養了幾個喇嘛，終日爲之誦經，鑼鼓之聲不絕於耳，外來之客還以爲是闖入了西藏的廟宇呢。

瀾滄江和怒江上，常有繩橋。這繩橋都是裝在河道狹仄的地方，而且兩岸須有高聳的山嶺才行。長江的河面甚闊，所以你走遍長江也不會見到這種繩橋的。

所謂繩橋，原是川繩做的橋。這東西是由西藏人發明的，後來許多力辛人，白夷人，摩西人，以及其他蠻夷也都曾築造。

繩橋的建設極簡易，只要先在河岸之一端的高丘上砌一平壇，在這上面打一根粗大的木樁。然後在木樁上繫一根粗的繩子，一直通到河岸對面的木樁上。凡是起點的平壇往往高出河面一百呎至二百五十呎，至於對面終點的平壇只有二十五呎至三十呎高，因此形成一個很大的傾斜度。普通一座繩橋，總有二根繩，一來一去，和新式商場中的自動扶梯一般。

這繩是一種特殊的竹藤打成的，堅韌異常，所以不容易中斷。

走過橋的時候，——嚴格的講起來，實在不能說是「走」，而該是「滑」或者「吊」。——土人們都用一個半圓柱形的橡木滑輪按在繩子上，同時將身體套在一個用犂牛皮做的圈子裏，然後才滑到



• 繩橋的一端 •



對岸去。這種法子很方便而且又很迅速，但是也要留心那滑輪是否放正，不然便有滑脫的危險。這一帶的男男女女隨身都帶着這種過橋的東西，走來走去毫不害怕。

他鄉之人，不要說叫他走過去，就是看別人走過去，心裏也要給他捏一把汗呢。假使壯胆走了過去，這一番經歷也許是他一生所忘不了的。

未出發前先要看看這繩是否張得很緊，假使不緊的話便該在二端絞緊，不然便有滑到河心中止的可能，那時候只好憑自己的手力一把一把的抓過去。——然後還要在滑輪上加一點犂牛的油，以減少摩擦力。有時在這繩上也要塗以油脂，使它格外滑潤。

假使你現在正要走過去，在這時候你的心裏一定十分不安。你雖然會給自己解說，但願此渡河片刻一瞬而逝，不是便能安抵彼岸了嗎？但是，總不免有些身不由主，不寒而慄，說話的聲音也會不自然起來，全身肌肉緊張，逗你笑，你也笑不出了。這種種正和你受手術前，醫生給你上全部麻醉劑的味兒差不多。

一切準備就緒，套上了皮圈，一聲「好！」你便順勢疾馳而下。起初的一百呎，速率最快，待到了江心便緩慢了許多。這時候，你高懸半空；向下一望，但看見足下江水滾滾，浪花四濺。原該是一幅美景，可是對於你不但毫無美感，而且是一種威脅，一種精神上的虐待。同時你還可以嗅到一股焦臭之味，這是由於滑輪和繩子摩擦而發生的。

一旦滑到對岸，不待跳下皮圈，就似釋重負地要呼出一口窒氣來了。

這繩橋是康滇間的重要交通工具，一切建設費用都歸村鎮上的居民公攤。普通一座繩橋，每隔三個月便要換新繩子，至於特別忙碌的橋，當然更要時時換新的。像楊寨地方，雖然有二座進口的，一座出口的繩橋，可是年底的三三個月，隔了三四天就非換不可了。因為這是藏滇間的要衝，每天經過的人達千百以上。

普通的馬匹也可以用繩橋渡河，只要給它攔腰繫扣在滑輪下便行了。初次經歷的馬，當然也要驚駭，在江上往往用死力掙脫。待它覺得無法掙脫時，便會嚇得口也張了開來，尾巴也高



• 由繩橋渡河的马匹 •

高撓起。等到安抵之後，這馬從繩子上放下時，腳軟得立也立不直了。

藏滇的邊界上有許多樹木，諸如櫻桃樹，楓樹，鹽膚樹，到處可見。高大的有樅樹，粗達數圍，高有一百五十呎以上；樺樹也很高大，平均有九十呎。最多的是杜鵑花屬的植物，種類極繁，一般研究植物學的人往往來此採集各式標本。

因此這一帶的樹林中，有楓的綠色，有樺的青藍，有樅的碧綠，再增加了其他花草的點綴，真像是一盆潑翻了的顏色缸。

可惜這裏地勢過高，普通在拔海萬呎以上，所以不到深秋已寒氣凜凜，不時還有雪花飄揚。到了冬天气格外蕭條，到處冰天雪地，這般景緻也就無人再敢欣賞了。

怒江二岸的高山，頂上也是終年積雪。日出和日落的時候，滿天彩霞，襯托出白玉似的山巔，真是比圖畫還要美麗許多。

怒江在夏日雨季中，有二條水流，急驟南下，浪濤之聲，清晰可聞。

此地有一巴享小鎮，一共只有十六戶。居民們亦食苞米，他們還用苞米製造酒，作為日常的飲料。

巴享西北的中拉，也是一個小村，村中人視女子為貨物，可以隨便賣買，買主往往已是三妻四妾，成交後便請全村的人到他家裏載歌載舞地痛飲一頓，以為慶賀。他們的酒量驚人，可是喝醉之後，便兇蠻得可怕。



入藏的門戶爲獨口關，地勢很高，已達拔海一萬五千呎以上。附近的繩橋也很多，來往的人是免不了這重難關的。經過此地預備到西藏朝聖的人很多，一路上都是手握佛珠，口念彌陀。有許多虔誠的教徒到了獨口關，便隨便找一個天險所在自殺了。他們以爲獨口關是聖地，死在這裏，就可以免去地獄之災，而能直升天堂；這真是愚不可及的思想。

有許多和尚尼姑在此修行，終日念經不息，很多進香的人從此地起，往往一步一叩首地一直朝拜到拉薩，其精神之佳，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藏滇一帶的長江比較狹，但比之怒江和瀾滄江當然還要闊上許多。所以你走遍長江，也不會見到一座橫跨江面的橋樑。事實上，只有一個例外，便是在麗江附近有一座鐵索橋。這鐵索橋是由十六根鐵練做成的，走在上面，搖搖晃晃，使行人們不能大步前進。

關於這座橋，有着一段香艷的羅曼史，寫在這裏作爲本文的結束。

從前麗江地方有一個少年，愛上了鄰家一位美麗的姑娘，二人私下十分恩愛，但他們的愛情，不爲當時人所允許，所以不能公開地在當地結合。結果，他倆便雙雙私奔，他們預備逃到對江，但是舟子們都以爲他們有違風紀，不肯給他們提渡。這少年氣憤萬分，所以就立誓一旦得意之日，非建立一座橫跨大江的橋不可。後來，當然是有情人終成眷屬，造橋的計劃，終於也如願以償了。



麗江附近的鐵索橋。



• 者文撰 •

施濟美

• 者圖繪 •

石佩卿

輕
的感覺。

這是真中的夢？
還是夢中的真？
朋友，珍重您年青的日子罷！
對着黃昏的夕陽，
您將含淚的微笑？您將喜悅的嗚咽？

風拂着

綠色的

垂柳；

在美麗

的夕陽

裏；那

兒矗立

着聖愛

娜劇場

；金黃

樂聲又漸漸的消失了，是誰將

前台輝煌的燈光熄滅？幽暗和沉寂

代替了片刻之前的人聲笑語。後台

却相反的喧嘩起來……

佳蕾疲倦地走進化粧間，滿屋

芬芳的花香使她精神一振，興奮地

叫着：「海棠！海棠！」

那個穿着一身蔚藍色衣服的小

婢女，轉過臉，天真地說：「小姐

，今天送來的花籃總有幾十隻，滿

屋子的香味，這兒可真成了花房啦

！」

佳蕾微笑地點點頭，整一整零

亂了的雲髮，對着化粧檯的長鏡，

她看見自己亭亭玉立的影子，那影

子像女神一樣的美麗，華貴。

口吻。

「淘氣！」她笑了，却又緊蹙

着雙眉，無力地說：「海棠！我今

天不打算接見他們，你到外面去囑

咐一聲，就說我身子不舒服，有點

兒累，非常抱歉。」

海棠走了出去，順手關上了化

粧間的門。

她嬌慵地倚在長沙發裏，有意

無意地將那些信和名片約略看了一

遍，似乎覺得喜悅而又惆悵，滿足

中含着厭倦；爲什麼呢？她自己也

有點茫然。

室內芬芳的溫香不斷，幽美靜

謐的情調；似乎這兒是花的世界，

又像是詩的夢境……

色的光輝，將屋頂上的紅瓦照耀得
分外奪目了。

簾幕漸漸地下垂，下垂；樂隊

又奏起了送客之歌，那麼纏綿，那

麼充滿着依依的情緒，那麼一如往

常的予人一種「笙歌散後人歸盡」

在化粧檯畔，正要將那一襲繡着玫瑰紅花朵的銀灰軟緞的晚服卸下；忽然，她看見那銀質的粉盒旁，擱着一束白色的雛菊，白色的絲帶繫着，沒有名片，也沒有頌讚和仰慕的話；這是誰送來的呢？和那些姹紫嫣紅裝璜精緻的花籃比較一下，這似乎太單調了，也嫌太小家子氣；海棠爲什麼却將它擱在這最觸目的地方？

「小姐！這一束白菊花，是一位高高個兒，臉兒稍微有些黑的先生送來的。」不知什麼時候海棠走了進來，窺出她的心事，輕輕的在一旁告訴她。她「唔」了一聲，這又是一個不知名的崇拜者！

這樣的事，近幾年來，差不多每天要有好幾回；可是像這位先生這樣簡陋的贈與，却是少見；於是她鄙視的又將那束白菊花丟下，然而，

那一縷含有藥味的清苦氣息，令她感到這一縷苦香，和花籃裏送出來的一陣陣的甜香似乎有些異樣；大概是異樣的刺激和興奮吧！她情不自禁的將那束白菊花重新拾起，玩着；

個陌生的人：高高的個兒，略有些黝黑的臉，唇上掛着傲岸的笑，却很有禮貌地向她招呼着，佳蕾禁不住吃驚地退後了一步，微愠的責備



門「呀」的一聲開了，走進一個陌生的人。

「海棠，我剛才對你說來着，今天不——」

「我希望您能原諒我的唐突和冒昧。」敏捷而又安詳的接了下去。

佳蕾的怒意沒有了，像應付一切崇拜者一樣，她矜持地說：「先生，對於您的訪問，我很光榮，而且應當永久的感謝您！」

「佳蕾！」他坦然的

弄着，不！欣賞着。在她的心底，喚出她的名字，聲音裏頗含有感傷的情調：「你不認識我了？而且將我整個的忘懷了。」

這一剎那間，一絲記憶的微漪在她的思潮深處蕩漾開來：那魁

梧的身材，那黝黑色的臉龐，那傲岸的笑容，還有那一束用白絲帶繫着的白色的雛菊……這一切都已疏遠了好多年，但今天又熟悉的記起了，她悲喜無主的向他凝眸而視：

「你……你……是你麼？啊！我不信，偉業，你還會回來看我！」

「爲什麼不呢？」他裝得若無其事的說：「在金沙江畔，整整六年的歲月，我沒有一時一刻將「金佳蕾」這三個字忘懷。」

「偉業，我以爲你早就忘了我哩！」她激動得不知說什麼才好。偉業却還是那樣淡淡的傲岸的笑：「可是，你剛才已經不認識我哩！」

是的，她將他整個的忘懷了，這多年的別離，這多年人事上的變幻，這多年情感的疏遠……她將一切少女時代富有溫情的舊夢都遺忘了。如今，在這舊夢重溫的第一刹那，她覺得無限的喜悅，羞怯，以

及莫名的哀愁。

「佳蕾！」他像六年前在海濱沙地上一樣的喚着自己，仍是那麼熱情而有力；令她又恢復了少女時代的嬌羞和溫柔。

「偉業，你真的時刻都記着我嗎？」

「真的，佳蕾！」深情的眸子向她凝視，似乎看到她的靈魂深處：「難道東流的江水，和悠悠的白雲從沒有將我的懷想和祝福帶給你？」

她搖搖頭，迷惘而小聲的低訴：「江水是無情的，白雲又那麼飄忽，我知道你已經訂婚了，剛才我還收到你寄來的信……」

「啊！聰明的傻子！」高聲的叫着，臉上又浮起了傲然的笑，笑裏充滿着愉快和青春的喜悅：「你會相信那是真的麼？佳蕾，讓我告訴你：那封信不過使你可以得到一個美麗而喜出望外的「重逢」而已

此外，沒有其他的意義和使命；我很抱歉，假使它會引起你任何不快的話。」

「你沒有訂婚？那封信是騙我玩的？」抑制不住心底的狂喜情緒，她微笑了。

他傲岸地走了過來，輕輕地握着她的手：「我想你不會生氣吧？對於我這個善意的惡作劇。」

她又重新揀起那束白色的雛菊，不住的播弄着那上面的白色絲帶；現在，那滿室芬芳的甜香，似乎太庸俗了；只有這清苦的氣息，不斷的刺激她的心魂。但她却又矜持地向他說：「假使你真的訂婚了，那我應該爲你們祝福；我爲什麼會生氣呢？」

「你爲什麼不會生氣呢？」他反問，同時給她一個會心的微笑；佳蕾沉默了。

無言中片刻過去。在這一剎那間，他們的心潮在

時間的大海裏倒流；信紙的灰，少年的淚，初戀的情歌，淒涼的別離……六年前朝霞似的舊夢；如今，在這久別重逢的今宵，更覺得美麗而令人神往了。

「佳蕾！六年的分離，也許你不再珍視我這簡陋的贈與了吧！」他環顧一下四壁的花籃，再諦視着那束白色的雛菊，有意無意的說。

她不禁赧然；連忙用美麗的謊語掩飾了不安的情緒：「不，偉業，我不但永遠珍視你的贈與，並且，我永遠記着你的贈言：『白色是永恆純潔的象徵，而雛菊則表示了年青人的天真與爛漫。』……」

「可是，她缺少康乃馨所表示的愛戀；」他打斷了她的話：「更沒有紅色玫瑰的熱情。」

「偉業！」她像在舞台上一樣的明眸善睐。

「佳蕾！你比以前更美麗，更動人了。」動情的凝視着。誰知却

逗起她無端的辛酸，痛楚，以及身世淒涼之感：

「偉業，談一些我們別後的情況好不好？爲什麼老是說這些無關緊要的話？我心裏不甯靜得很。」

「我嗎？簡單得極！在金沙江畔，不斷的計劃，工作，勞心與勞力；如今，我的願望已經實現了一部份：在荒僻的區域，創辦了一所文明都市所具有的大工廠；歲月悠悠地過去，我總算沒有將時光虛擲，六年的努力，我由貧窮變成富有，從理想達到實踐。」他嚴肅地說着，深邃的眸子裏流露出明亮的光輝；佳蕾覺得自己身上的珠光寶氣都爲之失色了。

他頓了一頓，用一種格外深情英爽的調子繼續下去：「六年，這麼一個不短暫的時期，我獨自在荒僻的異鄉，艱苦的工作；沒有安慰，沒有幸福；每當疲勞的夕陽向西山沉下，我知道那是人生日日戰鬥

後的休戰的信號；我也曾萬念俱灰，覺得厭倦人生，覺得工作辛苦。可是，在無形之中，有一種龐大的力量安慰我，使我感到幸福，使我的活力永久增進；只要我想起「金佳蕾」這一個名字，我立刻會將一切灰心的觀念，拋到九霄雲外……。」

「偉業！」溫存的喚着，一種無名的快慰，和銘心刻骨的知己之感，使她幾乎流下淚來。她後悔六年前不該拒絕了偉業的要求；假使當初和他一同偕行到西北去，那麼，這六年的歲月；是多麼的美麗，甜蜜而又莊嚴？她將如何的快樂？他更將如何的快樂？

可是，現在……
「現在，似乎還來得及，他並不比從前不愛我；」佳蕾這樣的想：「這一次，我決定隨他到萬水千山之外去工作，即使受盡萬苦千辛，我也願意。省得那信上的話弄假

成真……」

「佳蕾！你怎麼沒有話對我說？」偉業問：「是不是因為我有些愚蠢可笑；唉！我明白，當我剛走進你的化粧間時，滿室芬芳的溫香早就告訴我：你已經將那束清苦的白菊忘懷了。」

「不！不！偉業，在金迷紙醉的生活之外，這束白色的雛菊，永遠長存在我的記憶裏，偉業！相信我！」低着頭，輕聲的悄語；更習慣的垂下了長長的睫毛。

一個傲岸的微笑，在那黝黑色的臉上掠過。

「偉業，你很寂寞，是麼？還有一點兒恨我？」她鼓足了勇氣向他說。

「寂寞麼？不！我已經很習慣了。」傲岸的微笑裏微露了感傷：「我不恨你，因為我對任何人的愛都是永恆的。」

「偉業，你還記得嗎？我們臨

別的時候……」佳蕾抬起頭，藏着

深情的眸子像沒有底。他又沉沒在當日的舊夢裏了。「那是一個最

美麗也是最淒涼的夜晚，在我的生命史上：我們在海濱的沙地上共訴

着我們的希望與夢想；可是，當我要求你一同到西北去以後，你婉然

的拒絕了：你說你愛我，但是你願離開可愛的江南；你又說 East

or West, home is the best, 你還說叫我也別到那麼遙遠而困苦的地

方去；後來——」

「後來你告訴我：家鄉雖好，可是還有比這更值得重視的；於是

我們就那樣的分別了。」無限的悔恨與歉仄。

「而且一別就是六年；」他也不勝惆悵的嘆息着：「佳蕾，可以

讓我知道一些別後的情況麼？」她微笑的點點頭，却又雙眸盈

淚：

「六年來，人事上的變遷，江

南不再可愛了；家已化成了灰燼，

父母相繼去世，兄嫂不知所至；我度着雙重的戲劇生活，讓紙醉金迷

掩飾了內心的寂寞與淒涼；如今，我不會再說 East of West, home is

the best……」

「佳蕾！」他熱烈地再度的握住她的手，背劇本似的說着：「讓

我們六年前的莊嚴的舊夢繼續下去吧！隨我回到金沙江畔，有了你，

我將更努力於我的事業和工作；同時，你的青春也可以不再虛度；此

後，我們同甘共苦，享受人生最寶貴的生命與愛情。佳蕾，你答應我！」

六年來，已逝的青春的快樂又重新復活了；她的眸子裏閃爍着異

樣的光輝，那不是誘人的魅力，却是生命的活力：

「真的？偉業……啊！這太美了……金沙江畔……我……的青春

……我們的生……命與愛……情……

他們會心的微笑了；在這舊夢重溫，舊情重燃的時候；他們的心情都沉涵在神奇的不可思議的幻想裏……

忽然，「砰」的一聲，是誰走進了化粧間，重重的推上了門？

「小姐，你太累了，居然在沙發裏睡了一覺。」海棠無知的說着。她怔怔的如有所念。

美麗的夢給驚碎了，殘餘的溫馨的夢痕徒然增人惆悵；那傲岸的微笑，那熱烈的深情，那白色絲帶繫着的白色雛菊……都悄然的與夢同逝了；剛才的一切，只不過是生命裏一幅最美麗的畫圖，宇宙間一首最珍貴的詩篇；然而，在實在的情感上，她獲得了些什麼呢？

佳蕾仍然倚在沙發裏，睫毛上

掛着晶瑩的淚珠，芬芳濃郁的花香令她朦朧的意志稍微清醒，她無力地投了一瞥：盡是姹紫，嫣紅，玫瑰的熱情，康乃馨的愛戀……她想能看見一束白色的雛菊，也是快慰。淡黃色的夕陽的光輝射進窗來，她悵悵地獨立着，情不能已的流下了淚水。



窗外，是誰家傳過來一陣陣的音樂？綿長的韻律，正奏着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啊！當我們再是年青時！假使現在是六年前……對着化粧檯的鏡子，佳蕾覺得自己已經年老了，雖然那美麗的倩影仍有傾城傾國的姿態，但，她的青春，她的生命的活力，她的工作的願望，早就埋葬在金迷紙醉的墓地裏，永遠也不能復活。

淡黃色的夕陽的光輝射進窗來，她悵悵地獨立着，情不能已的流下了淚水。

夢永遠是夢，偉業再也不會愛

下了淚水。

爐

邊

談

貓

沈闕

—Frederick B. Eddy 原著



湯咪，我的暹羅種的貓，蹲伏在火爐的旁邊。

：「當我和一個貓玩的時候，誰知道牠從我得到的樂趣，不比我從牠那里得到的更多呢？」

牠和我已是九年多的老朋友了，但我們的友誼始終是建立在一種完全平等的基礎上。正如牠的同類一樣，牠不會容忍一

一位以愛狗著名的作家曾經這樣說：「貓是唯一的，人類永久不能征服的家畜。」

牠和我已九年多的老朋友了，但我們的友誼始終是建立在一種完全平等的基礎上。正如牠的同類一樣，牠不會容忍一

他又說：「把一個小孩，一頭小狗，一隻小貓放在地板上讓危險接近他們。小孩將哭喊求救；小狗將滾在地板上，向空中搖晃着腳掌，求你別傷害牠；而小貓却將弓背，舞爪，準備應戰。你不能征服一隻貓。」

種屈辱的關係。

這位先生又接着說，就由於貓的這種不可征服

我會經教牠打滾，像人家教狗那樣；但，只有在牠高興的時候，牠才聽從我的命令。牠完全能夠瞭解我的意思，然而，當我急切地渴望牠顯顯本領的時候，牠祇是以一種自負的態度望着我，像是在說：「你不要以為我是容易服從的，我有點不高興呢。」

的天性，所以牠不能夠像狗那樣，訓練成去做有益的工作，除了牠的完全自動地捕鼠以外。

提到有益的工作，我應該說一聲，若是世界上貓明天都死完了的話，那末老鼠可就要佔據這個地球了。

法國的散文大家蒙田 (Montaigne) 有一次說

遠在紀元九三六年，英國就通過了保護貓的法律，因為在保衛食物不被老鼠吃掉這一點上，是唯

貓獨尊的，當歐洲為可怖的黑死病所襲的時候，災疾的流行程度和當地貓的多少大有關係，因為黑死病是藉了老鼠身上的傳染菌散佈開的。

雖然貓負承担着消滅老鼠的工作，然而人們的喜歡貓倒不是為了這種實用的目的。

一隻愛貓有時蹲在華麗的客廳中，有時跑到簡陋的廚房去，忽而伏在爐火傍，忽而跳到沙發的絲絨墊上。

倫敦白克萊方場某貴族家中有兩頭貓專司看門之職；在泰國廟宇中供奉着貓像；在埃及牠曾一度被尊為女神；在古墨西哥牠是捕鼠者，哲學家和朋友；在澳大利亞牠是家中的知己；事實上，貓的分布遍於全球。

這種「家中的老虎」是從那兒來的呢？牠的魔力征服了如此不同的人物；像黎塞留主教（Cardinal Richelieu），老羅斯福總統，教皇庇護九世，林白上校和影星考爾門。

一般的說來，我們現代種的貓，無疑地是史前期野貓的後代，那時的獵人把牠們帶回家中，給穴居的孩子當玩物。

埃及自從有史以來就養貓，牠被敬為女神的，我們現在已經發現了無數聖貓的木乃伊。在牠們的

墳墓中還有木乃伊老鼠，顯然地這是獻給牠們做彼世的食糧的。

因為貓在埃及是吉物，那麼或許是腓尼基與羅馬的水手把牠們帶到了歐洲大陸，英國和古代世界的其他各部；牠們又與當地的野貓相混雜。

之後，探險船和商船又把貓帶到了新大陸；因為海船上總有老鼠，是非養貓不可的。

摩瑞（Mery）說：「上帝創造貓，所以人能夠享受到撫愛老虎的愉快。」然而，在那遍體絨毛的貴族貓身上，似乎很少有老虎的氣概。

不過，一頭貓，即使牠的祖先已被畜養了好幾代，也總帶一些原野的，不可捉摸的神祕。如果環境需要的話，貓可以回復到自然的狀態中，而且，過得並不壞，簡直沒有什麼別的家畜及得上牠。你或許聽到過「喪家之犬」的話，但，你幾時聽人家說過「喪家之貓」呢？

但是，你若養了貓，可就待候牠，餵貓飯是比餵狗食麻煩得多的。仔細地想想，飼養牠的麻煩，也許超過牠給人伴的愉快吧？有位貴婦人某一次誇口道：「我有一百隻貓。」她的丈夫反唇相稽道：「倒不如說一百隻貓有你。」

貓尾巴的動作表示一定的言語。旗桿似的，高

高地翹起是驕傲和滿足。直直地伸在後面，是說它的主人在悄悄地搜索了。若是向左右兩邊搖擺，就表示憤怒。如果捲了起來則是愛懼了。

貓體格的構造是自然的最神奇的機械。我的湯咪，在牠年輕力壯的時候，凌空一跳可以高到七呎。假使依照身體的大小和重量算起來的話，人該可以愜愜意意地跳過一幢房子了。

「其快如貓」自然是一句笑話，不過任何一個拳擊家都不禁要羨慕貓和狗鬥時，忽左忽右地，閃電化的衝擊。

貓的武器，正如牠的發達的肌肉，並不顯著，但是非常地有效。貓掌上有十八根彎曲的鈎針，就是牠的爪，一直保持著鋒利的狀態，準備隨時應戰。扳機肌肉控制這些武器，到了最後關頭，它們立即張舞開來，一旦事過境遷，它們又馬上退回原防；所以真可說是運用自如。

如果貓站在或坐在你的膝上，把牠的爪一伸一縮地玩給你瞧，那就是牠表示親暱的意思。



貓的生命往往是依賴着這些爪，不僅由於它們是防衛的武器，也由於貓在逃避，犬類的追擊時，也是仗了它們才能迅速地，輕快地躍到樹上。

貓眼也像牠的爪一樣的奇妙。但，若是說「貓能夠在黑暗中看見事物」，却不是真話。沒有什麼

的眼睛能夠在完全的黑暗中，就是說一點光線也沒有情形下，看見東西。不過貓眼的構造特別，縱然只有一點微弱的光，牠也能儘量地利用。

不僅是因為貓眼的面積和牠身體大小比起來特別的大；更重要的是貓眼中配置着特別敏感的眼瞳，在強光中它收縮到極小，在相對的黑暗中，它擴大，直到差不多和眼睛相等。因此，有的地方的人以貓的眼瞳來定一日的時間。

我有理由相信，貓眼能夠分辨顏色。我們的地毯上有紅玫瑰花，彼得——一隻棕色的波斯種貓，常常向它們咀嚼，不睬別種花紋。我認爲這是由於紅玫瑰的顏色像牠所吃的食物。

我所熟識的一位太太告訴我，當她把一種無色

的藥放在貓的牛奶中，牠立刻喝掉，後來，她改放一種微帶淡紅色的，牠就連碰也不碰了。這不是貓眼能辨顏色的明證嗎？

貓的嗅覺也許不及狗鼻子那樣敏銳，但辨別力却也相當不錯。在芬芳的花前，牠往往表示愉快；有了難聞的氣味，牠露出不舒服的樣子。

貓的聽覺遠比人類聰慧。我們常常可以見到，一隻貓好好地蹲伏在地板上，突然地跳了起來，露着警覺的樣子，四面地張望着，像是發生了什麼事故，我們比較遲鈍的耳鼓却毫無所聞。

在夜間巡遊時，貓鬚有極入的用處，它是絕妙的觸覺。

但是，貓的最顯著的體格特徵要算牠的運動的靈活，完滿的肌肉控制了。貓能夠輕盈地跳到一具碗櫃上，却不會損及碗蓋的一絲一毫。

現在我們要談到貓的智力問題。

你隨便找一個人來，問問他關於貓的腦子有什麼意見，他也許不免要回答你，貓壓根兒就沒有什麼腦子。

但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心理學副教授蓋志(G. S. Gates)博士從試驗中證明貓的領悟力勝過狗，浣熊，和老鼠。他用三個匣子，上面放一盞燈

的，就表示裏面盛着食物，測驗的結果最先懂得這一點的是貓。

貓有時的確能夠做出一些驚人的聰明事兒。譬如：牠自己會學着開門或開自來水龍頭。事實上，有過貓設計捉老鼠的例子。牠啣了一片肉放到鼠洞的附近，於是牠就伺伏在那兒，直到老鼠鑽出來偷肉吃。

此外，貓的主人可以舉出無數具體的事實，證明貓確是一種具有智力的動物。

關於貓有許多流行的誤解。其一就是說貓狗是水火不相容的。

但，事實上並不如此，如果貓狗有機會常常處在一起，牠們往往會成爲最好的朋友。一隻小貓第一次遇到狗的時候，或者不免要弓背舞爪，但，牠們很快的取消了這種敵意，而進入一種友好的階段了。

還有一種普通的誤解是說貓有九條命，從數層的高樓上摔下來不會摔死。

貓脚踏地的時候，確實有一種神出鬼沒的本領，——從離地一呎左右高的地方倒栽下來，牠也能夠脚先着地——並且自相當的高度摔下來，牠也的確可以安然無恙，人類或其他動物也許不免因而摔

死。

不過這種能力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每年摔死的貓並不少。因為離地太高，所以牠們的輕盈的姿態和彈簧般的肌肉也救不了牠們的命。

牠自己是沒有九條命的錯覺的。某次有隻貓慌張地逃開，牠爬到了一根極高的電線木上，却戰抖抖地不敢下來。還是路人找了巡警來，才把牠救下的。

貓的神祕的樣子，牠的似乎知道得比牠所表示得更多的態度，也許與這種流行的迷信觀念有關。此外，貓的絨毛內蓄含着電力，觸發了時會發出火花來，或也不免助長了這種觀念的流行。世界上有許多事都是以訛傳訛，陰差陽錯地傳佈開來的。

貓有一種顯著的特徵，就是清潔。因為牠生活在荒野中的時候，是靠偷偷地潛行來搜獵食物，而不是公然的追逐。所以，牠必須除去身上的，任何足以洩露祕密的氣味。

這種性格和習慣遺傳的結果，就是貓一天到晚的洗臉。牠不斷地用爪爬梳着，差不多身上的每一根毛牠要爬洗一遍。

貓是好奇的，有時是喜歡批評的。你如果不信，只要買一件新傢具來，就可以明白了。隔不了一

會兒，你的貓就會以一種肯定的態度告訴你，牠覺得這件東西怎樣。

我有幾隻暹羅種的貓對於古董很有欣賞的興趣；而木器是磨利牠們腳爪的最適合的東西。

貓夜晚的叫春或許已經是大家太熟知的事了。而雌貓之間的妬忌，是非常強的。

雌貓是很好的母親，必要的時候牠會冒着火燒或其他的危險去救小貓。在銀狐農場中往往有用貓給幼狐哺乳的事。

貓的生殖

力很強，一年兩產是很普通的，每產平均有四隻小貓。有隻雌貓在十二年之內，產下了八十七隻小貓。

貓有一種

好愚弄，好挑逗的習性，這在牠遇到狗的



時候可以見到。如果狗離牠還有一步多些的時候，牠仍是泰然自若的在洗臉，在修飾。戰鬥的時候，貓也最佔優勢的地位，是跳到狗背上用爪抓牠的眼睛。

貓的戰鬥姿態——怪模怪樣地縮起身體，弓着背，直豎着毛，向敵人不斷地吐着咒詛——是足以使對方望而却步的。同時，這也是一種巧妙的掩護姿態，使敵人尋不到致命點，就是咬着了一口，也僅是一團毛髮，而不是骨肉。

貓從搜捕中得到很大的快樂，結果許多鳥也就做了無辜的犧牲。不過貓只知道依着牠的天性行事。雖然有許多美麗的鳥被害，但也消除了無數的老鼠。同時，貓也和印度的蒙哥一樣，善於捕蛇，包括毒蛇在內。

貓是殘忍的，這從牠捕老鼠的方式可以明白；牠捉到了一隻老鼠以後，並不立刻把牠吃掉，而是先玩弄牠，直到老鼠被捉弄得精疲力盡以後，牠才心滿意足慢慢地將老鼠吃掉。有些人不喜歡貓，往往是爲了貓的這種殘忍的習性。

貓有時又是固執的。牠跑進了屋子，往往理也不理牠的主人，却向客人表示親暱，而這位客人却完全不喜歡貓，簡直是怕貓的。

貓雖然沒有幾條命，却是能吃苦，能適應環境的。一個大的冷藏庫中養了幾隻捕鼠的貓，牠們都漸漸地生長出厚重的毛來，以防禦極低的溫度。

貓也和人一樣有着牠們的怪癖，貓主人發現了這點時，常常充滿了驚奇。

我有一隻暹羅種的貓——阿達米娜，每天早晨遇到我時會叫一聲「哈囉！」我的意思真是如此，並非開玩笑。牠所發出的聲音，的確可以聽得出是「哈囉！」而且牠只在早晨叫一次。

我的「米絲金」養成了一種「抹布意結」。廚房門一開，牠就要跳進去啣一塊抹布出來，顯然的，牠很自鳴得意。

湯咪愛吃狗餅乾成癖，牠會要它，簡直是命令式的要求，一點不怕難爲情的，以後腿站立着要吃的。我扔了一塊給牠，牠就以前掌巧妙地接住，那伶俐的身手倒像一個壘球員。

「花兒」能聽得出我的脚步，每逢回家的時候，牠總跑出來接我。

想想這些可愛的特點，那末就不會奇怪爲什麼有這許多的著名人物是愛貓者了。

這些人中有謨罕默德，他寧願切下一塊他的斗蓬，而不願吵醒他的愛貓的好夢，因爲牠是睡在他



• 那利一的鼠捕 •

的斗蓬上的。黎塞

那兒。

留主教簽署重要的文件時，他的桌子上臥伏着一羣貓。老羅斯福總統在白宮裏養了好幾隻貓。

正如社會上有許多照管狗的場所，人們對於貓的注意也增加起來。獸醫已比過去幾年重視貓了，備有現成的血漿和針藥，醫治貓的危險流行病。狗廚房也同樣地願意為你照料貓食；狗美容院也熱誠地歡迎貓國仕女的光臨。

馬克吐溫在他的小說裏使卡爾滋（貓名）永垂不朽。愛倫堡，加來爾，和泰金頓（皆為英美的著名文學家）

在紐約，有一家專為貓開的店舖——狗不準入內——裏面出售貓薄荷，（一種薄荷屬的香菜，貓最喜食，故名。）貓領圈，籃子，毯子及各種可以增加貓的舒適的東西。

，都是熱烈的愛貓者。

貓可以大略地分成長毛，短毛兩種。波斯種，也就是長毛貓，是貓國的明星。在有錢的人家中，牠們過着奢侈的，舒適的生活，牠們受人照顧，受人飼養，這一切，像是牠們的天然權利。在比較經濟的人家中，牠們以自己的美麗炫耀着四周的環境。

士（W. L. Phelps）也是一個馳名的愛貓者，他在他的名著「自傳附書」中，有一章「我愛貓兒」，對於貓的性格、脾氣，敘述得很是詳細。

牠們知道怎樣的賣弄風姿。瞧牠們之中的一個走進屋子來，牠的步伐是那樣的莊嚴，大有凜然不可侵犯之概。瞧牠選擇一把椅子，一張沙發或一塊地毯小睡的模樣，就如明星的表演。

但，在另一方面，也有恨貓入骨的人。其中大名鼎鼎者就是拿破崙。有一次，他的副官看見他狂妄地把佩刀刺進牆上的懸掛物內——有一隻貓懸在

波斯種貓有好幾種顏色，登貓家把牠們分成三大類，又依花色的不同各自分出許多小類。

大類，又依花色的不同各自分出許多小類。

波斯種貓有好幾種顏色，登貓家把牠們分成三大類，又依花色的不同各自分出許多小類。

第一是純色類，內分白，藍，紅，黑，奶油色五種。其次是銀色類，內分雪銀，暗銀，銀斑，面幕銀和烟銀五種。第三是虎斑類，內分紅斑，棕斑，龜甲斑，藍白斑四種。

現在風頭最健的仍舊要推藍色的一種。不過奶油色，黑色和紅斑貓也都有迎頭竄上的可能。

短毛貓包括「家內短毛類」，就是，我們日常所見的一類貓。同時它也包括高貴的暹羅種，緬甸種，阿比西尼亞種，以及無尾貓。

現在我們簡略的，選幾種貓來談談。

我們先說藍色波斯種貓。上面已說過牠是風頭最健的，而在「貓展覽會」中，牠的同類得到的獎牌也最多。貓的體格很健，有美麗的，深銅色的眼睛。牠的售價在五十五至一百美金之間。好的要賣到三百美金以上。在買貓的時候，要注意到貓皮是不是有傷痕，有雜毛。

乳油色波斯種貓被養貓家公認為最可愛的。這



種貓是很難伺養的，牠的毛是一片濃厚的奶油色，沒有線條，沒有陰影，但養到這地步也談何容易。眼睛是銅色或橘色。乳油色波斯種貓很強壯，很能吃苦，而且非常愛清潔。牠的皮毛特別厚重。

短毛類最受歡迎的是暹羅種。牠非常聰明，非常親愛。是可人意的伴侶，你可以教牠一些小玩意兒，如果牠高興，牠是會照着做的。當陌生人走近住宅時，牠們往往會發出一種奇怪的警告聲。

• 貓與狗的親善場面 •

小貓生下來的時候是純白色，幾天之後就有一些點子露出來，乍看起來像是污點。牠的毛隨着身體的發育逐漸變深，脫毛之後，又漸漸地淡了。

暹羅種貓多數是斜眼。至於阿比西尼亞種貓，是古埃及聖貓的唯一的子遺，而且數

量非常的少，就是在非洲本土也不多見。

關於貓，你還要我告訴你些什麼呢？但，爐火已經熄了，湯味已經睡了，那麼，我的貓話也該結束了。

(三加尺是創首)

寶大祥

美物廉價 · 一唯滬全

綢緞呢絨棉布莊

門東小 · 橋仙八海上

<p>童裝部</p>	<p>被單部</p>	<p>送貨部</p>	<p>駝絨部</p>	<p>軸幛部</p>	<p>成衣部</p>	<p>禮券部</p>	<p>顧繡部</p>
<p>式樣美觀 定價特廉</p>	<p>絨毯絨毯 花邊廉售</p>	<p>無論遠近 不取送力</p>	<p>貨如山積 比眾克己</p>	<p>奉送還力 代贈金子</p>	<p>定價便宜 奉送衣盒</p>	<p>饋贈親友 最受歡迎</p>	<p>千金出閣 經濟實用</p>



花魁

·者文撰·

攸伯呂

霏霏地飄過了幾天沾衣欲濕的杏花雨，居然放晴了。湖邊一帶的垂楊柳，不住地款擺着腰肢，好像正在和那些杏花爭妍鬪艷一般。

遠遠地傳過來幾陣鐘鼓的聲音，那是從臨安城外的昭慶寺裏發出來的；因爲，那寺裏的和尙們，好容易接到了一位大施主的照顧，連續要做九天九夜的功德。和尙們有了生路，自然，連那些附近的小販們，也有生意可做了；他們整天把担子停在寺門口，專供和尙和遊客們的光顧。

估賣

·者圖繪·

野天董

「喂！你瞧，那個秦賣油又來了！」賣甘蔗的阿唐，向着旁邊賣豆腐乾的水生，這樣嚷着。

「喲！他這幾天也和我們一樣的做着好生意呢！因爲，寺裏那盞頭號大的長明燈，每天既省不了要用好幾斤油；就是吃飯的人也多了，烤笋，煎豆腐……用油當然也增加了！」水生閒閒地搭着腔。

「不錯，我倒要問你：那個秦賣油說起話來，彎着舌頭，你知不知道他，到底是甚麼地方人？」

「你沒有聽見報販子賣號外嗎？——自從金兵進了汴梁城，擄去了徽欽二帝，這個北宋的政府，就此完結了。這一响，從那邊逃來的難民真不少，這個賣油的，也就是其中的一份子。他的名字叫做秦重，他的父親叫做秦良。初來的時候，他們住在旅館裏，還勉強可以過活；漸漸地，卻把帶出來的幾張鈔票，全用完了。他的父親沒有辦法，只得把他送到清波門內朱十志的油店裏去當一名小使，暫時維持生活……」水生似乎因爲熟悉這些故事，說得有聲有色的。

「哼！你只知道了一半，現在他並不在朱家油店裏了！」那個賣奶油花生米的光才，也不甘示弱。



「哦！你知道得比他更詳細，你且說說看，他到底爲甚麼要脫離朱十志的油店？」阿唐很有興趣地削着甘蔗。

「據說：朱十志有一個養女，名叫蘭花；天生成是一個風流胎子，天天晚上，在那些百樂門啊，麗樂啊，麗都啊……各舞廳裏亂跑。有時候，還會老着面皮，跳上那樂臺，怪聲怪氣地唱一支「滿場飛」，真使聽的人肉都會麻起來。再加上她那張照會，既像塌餅那麼一片，却還塗着濃濃的脂粉，那樣子，簡直和風化區裏每夜站班的那批寶貨差不多。可是，世界上的事，也正合着那句「百貨中百客」的話，自會有一批不三不四的人，來和她胡調。」光才一邊說，一邊在包着花生米：「那知，醜人偏會作怪，她漸漸地又改變方針，念頭轉到家裏那個小夥子的身上了！……」

「有這樣的事？那麼，秦賣油也愛上她了嗎？」阿唐不等光才說完，嘻開了嘴參進了自己的意見；那顆金牙齒映着太陽，一閃一閃地發着光。

「別性急啊！你想，那秦賣油要是也愛上了她，還會鎮日地跑來奔去到處兜生意嗎？他就爲了志高氣傲，看不上那個醜蘭花，所以從朱十志那裏辭了出來。」

光才因爲要應付兩個顧客，便把他的話頭打斷了。直等他把這注生意做好，阿唐便指着前面對他說道：「你瞧，他不是還挑着兩個油桶嗎？怎麼說他已經辭了出來？」

「他現在是獨自個住在城裏衆安橋下的一間小屋子裏，幸虧他幫了朱十志幾個月，和那些油行裏的人很熟識，而且他們都知道他誠實可靠，因此，誰都願意把食油賒給他，讓他每天挑了到街上去賣！……」

那個秦賣油，漸漸地走近來了，他在一隻桶上寫着一個大大的「秦」字，一隻桶上更寫着「沐梁」二字；這彷彿就是他的註冊商標。他走到寺前，照例和幾個熟識的小販招呼了一下，便挑着那副油担，直向寺裏跑去。

「像他那樣，真是寫意，只要把一担油往寺裏一送，就可以拿錢回家。像我們，整天地



喊叫着，有時候還吃不飽肚皮呢！」阿唐顯出了十分妬忌的神氣。

和尚們的鐘鼓聲，越敲越響了；寺門口那些小販們，也拉直了喉嚨，拚命地叫喊着。因為，這一天已是功德圓滿的第九天了，要不再好好地做幾筆生意，不知道要挨到那一天才會再有佛事呢！

只有那個賣油郎秦重，他自由自在地挑着那副空的油担，回出寺門，直向西湖邊上踽踽過去。更喜得這一天天氣清明，蘇堤上遊人如蟻，湖面上畫船如織，那些畫船裏有裝着收音機的，一陣陣在播唱着流行歌曲。秦賣油在這賞心樂意的時候，不覺也跟着唱起那首「天上人間」來：

「……片片雲霞，停留在天空裏；陣陣春風，輕輕吹過，麥如波動柳如綫……美景如畫映眼前，這裏是天上人間……」

他走了一回，漸漸地感到有點疲倦了，於是，重新又回到昭慶寺旁邊，歇下担子，坐在石頭上休息着。他一眼望去，只見前面矗立着一幢大洋房，四周圍着水門汀的花牆；正中兩扇大鐵門，這時候正敞開着，門裏是一個精緻的園林，花木蔥蘢，望進去很是幽深。秦賣油





正在瞧得出神，忽然，一陣笑聲傳來，接着有兩個西裝革履的少年，蹣跚着一個嬌憨活潑的少女，向着門外走來。

秦賣油的眼光射到那少女身上，但見她燙了蓬鬆的鬢髮，嘴上塗着殷紅的唇膏，身上穿着織錦緞的旗袍，那種輕盈昳麗的態度，不論誰的眼睛都會被她吸引住了；何況秦重這個沒有見過世面的孩子。

兩個少年到了門外，和那少女握了握手，說了聲“Good bye!”便跳上一輛三輪車，飛也似的去了。那女郎看他們轉了灣，才回進鐵門裏去。

秦賣油眼瞧着這一幕表演，不禁默然地出了一會神，心裏却在凝思着：「這到底是誰家的別墅呢？」就在這時候，鐵門裏又走出一個中年婦人，後面還跟着一個小大姐。她們在湖邊眺望了一會，忽然，那中年婦人向着秦重的那副油担，說道：「呀；巧極了！我們正要去買油，這裏却好有一副油担停着，你趕快去把油瓶拿出來，向他拷幾斤吧！」

「賣油的！賣油的！」那小大姐這樣喊着。

秦賣油這才如夢初醒似的，回頭對她們說道：「油早已賣完了；你們如果要，讓我明天給送來就是了！」

「好！我們家裏，每天要用好幾斤油，你要是順便的話，不妨常常給我們送些來！」
「可以！可以！要是常年生意，我還可以給你們一個特別折扣呢！」秦賣油居然也學得了一些生意經。

他眼望着那中年婦人進了鐵門，心裏暗暗地想：「這位太太，不知是剛才那位少女的甚麼人？她要我常常送油去，不要說我是有錢賺的，即使沒有錢賺，只要常常能和那少女見面，也就是天大的幸福了！」

他滿心歡喜地打算挑起那副担子來走路了，驀然間來了一輛木炭汽車，喇叭撒得「噉！噉！」地響，很快地打從秦賣油的身邊擦過，幾乎把他的兩只油桶也撞翻了。秦賣油連忙向



路旁一避，剛要跨上環湖馬路，只見那輛汽車，早已在那大洋房的鐵門外停下了。立刻，從車廂裏跳下一個僕人模樣的男子，對那汽車夫說道：『你在這裏等一下，讓我去問一聲：那花魁娘子，在不在家？要是出堂差去了，我們總得設法去找着她，要不然，回頭一定又要聽老爺的罵聲了！』

秦賣油聽說，抬起頭來瞧瞧那鐵門上的幾盞蛋形大電燈，果然用紅漆髹着「花魁王美娘書寓」幾個大字。大約過了一刻鐘光景，那個剛才看見過的少女，身上加了一件春大衣，嫵嫵婷婷地走出來，跨上那輛汽車，風馳電掣地開走了。秦重所受到的，只是從車尾放出來的一股木炭氣味。

他挑着担子，再向前走，心裏有些不樂意，他想：『那樣一個好女子，怎麼竟掛着電燈招牌，看來總不是一戶正當的人家吧！』他走了不多幾步路，只見那邊臨湖一帶，有一家小酒店開着，他便走進去，揀了一個座位，向酒保要了一杯臭麥燒，沒精打采地剝着一盤五香豆，想借酒來消消愁悶。

『哦！你知不知道，那邊一幢大洋房裏，住着的是甚麼人家？』秦賣油趁着那酒保替他斟酒時，這樣閒閒地問了一句。

『這本是囤棺材發財的齊大少爺的別墅，現在却借給那老鴉王九媽住着。』那酒保說得很坦白。

『剛才有位年輕的小姐，坐着汽車出去了，她是甚麼人呢？』秦賣油把自己的目的，終於宣露了出來。

『你不知道嗎？這王九媽，是一個著名的七十鳥，她在幾個月前，花錢買了這個女子，給她起了一個芳名，就叫做王美娘，人家卻都喊她花魁娘子……』那酒保停頓了一下，才又接續下去道：『朋友，我聽你講話，帶着一些汴梁口音，莫非是她的同鄉不成？』

『她也是汴梁人嗎？』秦賣油有些懷疑的樣子。



「是的，她也是從汴梁逃難出來的，聽說，在半路上，因為和她的父母失散了，竟被她家的一個舊鄰居，叫做卜大郎的騙了來，賣給王九媽的妓院裏了！——她本姓莘，原名叫做瑤琴，她的父親，是在汴梁城外開油鹽糧食舖子的！」

「依你說，她既是好人家的兒女，怎麼肯做這下賤的勾當呢？」忠厚的秦賣油，表示着不相信的樣子。

「你是年紀輕輕的，那裏會知道！從來老鴇的手段，最是厲害，一個女孩子既然落在她的圈套裏了，任你有怎樣的能耐，也逃不出來了。說到這位莘瑤琴小姐，當時何嘗不和她反抗過，可是，她終於暗暗地咬使出一個同行中的劉四媽來，不知怎樣硬嚇軟騙的一來，竟把她說得服服貼貼，自願在這書寓裏開始接客了。」

「這是甚麼緣故呢？」秦賣油有些詫異。

「據說，她曾經提出一個條件，就是：等她找到了同心合意的對象，便得撒轍從良！」秦賣油哦哦地應着，胡亂地已經把一杯臭麥燒喝完。他會過了賬，走出店門，一面挑起了那副油担子，一面動腦經盤算着：「這樣一隻美麗的小鳥兒，竟會淪落在這泥塗中，真是可惜！」轉念一想，可又暗暗地笑着道：「幸虧她落在這妓院裏，只要能夠弄到一筆錢，總不難和她親近一下的！……」接着，又懊喪着道：「唉！算了吧！我的家產，就只有這副油担子，那裏配存着這種非分之想！——她所來往的，自然都是那些銀行經理、洋行買辦、暴發商人、賭場老闆……我是一個賣油的，就是有了整千整萬的鈔票，也買不到她的一顆心啊！」一會兒，他又安慰着自己道：「我即使得不到她的肉體，幸虧有了一個機會，常常可以到她那裏去賣油，借此多看她幾眼，也是值得了！」

他打定了主意，從第二天起，一早起來，吃過早飯，便挑了油担，一逕趕到那花魁女的書寓裏去。這樣接連跑了個把月，油是賣掉了不少，但是，那花魁王美娘，卻從來沒有見過一次。秦賣油爲了這件事，灰心得幾乎要買瓶來沙爾來自盡了——倒是那些國藥的朋友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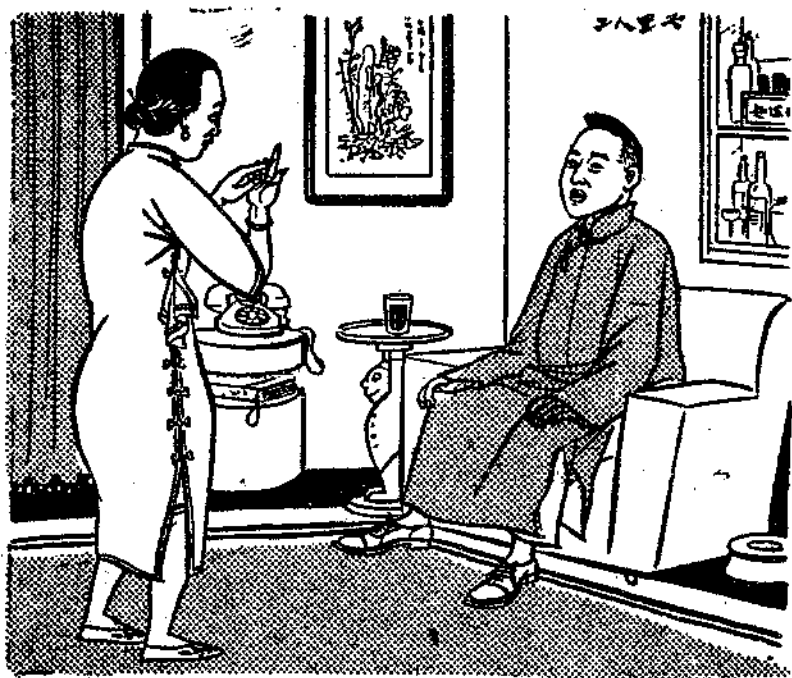
功德，把西藥的價錢抬得那麼高，因此，秦賣油反而爲了買不起一瓶來沙爾，只得仍舊活下去。

時間的輪子滾着，滾着，它是決不會停留下來了的。秦賣油這樣忙忙碌碌地幹了一年多，因爲市面上物價飛漲的緣故，他靈機一動，早已看準了風頭，向幾家熟悉的油行裏，除了幾十箱食油來，暗暗地藏在家裏。當他買進的時候，每箱不過化了二十多塊錢，過了一年以後，那數目竟會跳上了十多倍，在黑市場中，要賣到三四百塊錢一箱了。

在這期間，他雖然有時也和那花魁見到過幾次，可是，也只是在她上車下車，進進出出的時候。後來，因爲和那老鴇王九媽也熟識了，他再也按捺不住，便涎着臉，向她問起那花魁的私生活來。

「她是那麼的忙碌，你怎麼會見得到她？」王九媽扳着手指，說道：「就拿今天來說罷，早在十多天以前，已有黃大少預約着，要帶她上卡爾登去看「秋海棠」；其實，這齣戲，她不止看過一次了，可是，爲了生活，也不得不去應酬一下；明天是她的過房爺五十歲生日，她自然又應該給他去拜壽；後天呢，更是不得了，有一家叫做甚麼唱片公司的，要她去灌一張「滑油山」唱片；還有一家KKS咖啡館開幕，也要請她去剪綵……真是忙得連吃飯工夫也沒有了……」

秦賣油聽了這番訴說，心裏更是失望，他暗暗地想：「照這情形看起來，也許連要看她一眼的幸福也享受不到了。那麼，我天天跑着這條遠





遠的路程，挑着這重重的油担，又是何苦來呢？從明天起，還是少跑幾趟吧！」

最後幾個月，恰巧因為發生了大風暴，終於釀成了大水災，南北兩方的運輸，暫時不能暢通，因此，有許多日用品，已經賣斷了檔，尤其使人恐慌的，就是每家人家天天不可缺少食油，也是漸漸地接濟不上了。起初，只是價錢抬高，黑市貨要賣到一千多塊錢一箱，祇是存貨有限，到後來，竟有出錢買不到貨的現象。不要說，平常吃慣油的有錢人家，每餐食難下咽，同時也有患起便秘症來的；就是那些黃包車夫、娘姨、大姐，……也因為吃不到一些油味，乾燥得連工作都提不起勁兒。

這一來，那個擁着幾十箱生油的秦重先生，卻頓時紅起來了；其中不知有多少人，想方設計地找了路子，情願把金條鑽石和幾家大公司的股票拿出來和他掉換生油，可是，結果卻一概給他拒絕了。

還有不少的摩登小姐，平日專門歡喜和電影男明星，或是話劇演員打交道的，現在也放棄了這種企圖，到處託人介紹，都想和秦賣油來交朋友，甚至和他見一次面，也認為是無上的光榮；和他握一下手，就好像就可以揩一些油來似的。秦賣油被她們纏不過了，他只得悄悄地把屋子下了鎖，暫時躲避到別地方去。

那個花魁王美娘，從小就在她父親的舖子裏，吃慣了油，後來投身到這個風月場中，更是吃得非常考究，從來沒有斷過一天油，現在接連多少天，老是吃着那些清湯淡水的東西，委實有些熬不過去了，她便向王九媽提出了一個從良的要求；她的標準是：對方必須是一個能夠長期供給她食油的青年。

暗地裏藏着食油的黑市販子，雖然不止秦賣油一個，可是，提到「青年」兩個字，除了他，卻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來。自然，具有做美娘丈夫的資格的，在這臨安城裏，也只有他一個人了。

王九媽是個勢利的小人，她平日總想把自己的養女，嫁着一個大紅大紫的闊人，以便從



中撈他一票；現在看到了這個局面，也發生了一家產千百萬，不如油一担」的感覺，她對於美娘的這個要求，因此也就不持反對的態度。所難的，倒是那個秦賣油，他既然是好久不上花魁的書寓裏來，那眾安橋的小屋子裏，也失了他的蹤跡，偌大一個臨安城，更到那裏去找尋他呢？

到底還是美娘聰明，她說：「何不託廣告公司替我們在電台上播幾天音，倘使有人找得到他，把他連人帶油，一概都歸我們所有，情願給他一筆極豐厚的酬謝！實在，這一响，我乾燥得連皮膚也皺起來了！」當時，他們就找了一位廣告掮客，託他在ZZ電台排了一檔節目。

這天晚上，那賣油郎趁着天色昏黑，獨自走出來，在新市場一帶溜躑着。忽然，聽得一家大舖子門口的無線電收音機裏，發出一段話來：

「諸位，現在我們要找一個人：他便是近來紅極一時的那位賣油郎秦重先生。要是有人知道他的下落，請向西湖昭慶寺前，花魁王美娘的書寓裏接洽！人到後，立刻酬謝現鈔十萬元……」

秦賣油隨他怎樣力自抑制着，到底他的心目中，已經深深地印着一個花魁女的影子，一輩子也磨滅不了。他聽到了這段播音，真是喜出望外，立刻就拔腿飛跑，向着王家書寓裏趕去。

這一晚，全書寓裏的人，都是歡天喜地，滿嘴吃得油光的光；鐵門上的那盞電燈，也除了下來。從此，那花魁女獨自佔住了賣油郎，惹得那批摩登小姐，氣得臉兒紅紅的，再也不用去買三花牌的胭脂來擦了。

賣油郎獨佔花魁女故事，見「今古奇觀」。予草此文，早在兩月以前；今海上油荒情形，已成過去；惟此文以「花魁女獨佔賣油郎」為題，似尚饒趣味，故仍寄以實「萬象」。

——伯攸誌於秋長在室

絳雲樓韻話

(上)

譚正璧

在明朝將亡的時候，南京秦淮河上，出了許多目空一切，自命不凡，專在風塵中追逐奇士，獻身以求附驥傳名的奇女子。她們都是出身樂籍，生來

門。她們這許多人的故事，大都纏綿悱惻，可歌可泣，流膾於當時人口。現在本文所要談的，就是柳如是嫁給錢牧齋的一段故事。

絕明聰明，知書，能文，擅精各種藝術，如書畫、射擊、歌舞、拉彈，都有相當的造詣。她們嫻熟這種種藝術，並不專門爲了要解決生活，她們都借此以向她們所中意的男性追逐。大約也是一時風氣使然，正和民國十五年國民軍北伐到江西，一般新女性都瘋狂於「皮帶熱」一樣。她們那時心目中所認爲最好的對象，全是一些手無縛雞之力，但在社會上有相當聲譽的文人學士。追逐到後來有結果的，據當時野史所載，有柳如是嫁給了錢牧齋，顧橫波嫁給了龔芝麓，董小宛嫁給了冒辟疆，王微波嫁給了蔡香君，葛蕊芳嫁給了孫克咸，尹子春嫁給了張維則；沒有結果或不知結果的，有馬湘蘭失望於王伯穀，卞玉京失望於吳梅村，李香君爲了侯朝宗而血濺桃花扇；能擺脫一切而終以獨身下場的，有柳絳子；目中無當意的人而以放浪終身的，有女俠寇白

柳如是初姓楊，名愛，居吳江盛澤的歸家院，

爲名妓徐佛的弟子。她的出身及里籍都已無考，就是她的姓楊，是否就是她的本姓，也已無徵。據她後來嫁給錢牧齋時年二十四，時爲明思宗崇禎十四年（公元一六四一）來推算，那麼她當生於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公元一六一八）。十九歲時，偶爲復社巨子張溥所賞識，十分眷愛，遂奮然有自立之志，始易姓爲柳，改名爲是。一說則以爲她本名隱爨，後來才改名是，字如是，小字又稱蘼蕪。歸錢牧齋後，稱河東君、柳夫人而不名。鈕琇「觚臠」云：

柳如是一字蘼蕪，本名愛，柳其寓姓也。丰姿逸麗，翩若驚鴻，性復慧，賦詩輒工，尤長近體七言，作書得虞褚法。

「秦淮八豔小傳」則說她：

美丰姿，工詩善畫，精通音律，分韻步韻，頃刻立就。

顧荅「河東君傳」云：

河東君君，柳氏也，初名隱斐，繼名是，字如是。爲人短小，結束俏利，性機警，饒膽略。

各書所寫她的才調和個性，徵之她一生歷史，都非過分的誇譽。但他書都僅說是秦淮妓女，獨「觚觿」記及她在吳江時的事。

先是：我邑盛澤歸家院有徐佛者，能琴，善畫蘭草，雖僻居湖市，而四方才流，履滿其室。丙子春，婁東張西銘以庶常在假，過吳江，泊垂虹亭下，易小舟訪之。佛他適，其弟子曰楊愛，色美於徐，綺談雅什，亦復過之，西銘一見傾意，携至垂虹，繼繼而別。愛於是心喜自負，謂：「我生不辰，墮茲埃壘，然非良耦，不以委身。今三吳之間，簪纓雲集，膏粱紈袴，形同木偶，而帖括啞啞，倖竊科第者，皆僮父耳，唯博學好古，曠代逸才，我乃從之。所謂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無憾！矧盛澤固祖僧之藪也，能鬱鬱守此土乎？」遂易楊以柳，而是其名。」

看了這段記載，她在徐佛那裏的地位和遭遇，簡直全似唐詩人魚玄機咸宜館中的綠翹。但綠翹却因是而爲魚玄機答責喪身，而她則從此脫却樊籠，

遠走高飛，而終於完成了她的不凡的志願。張溥對她的繾綣，不過一時的邂逅，不料却成爲造成她後來香艷悲壯的歷史的發軔，這當然不是張溥一時高興而眷戀她時所能想得到的。

她既移姓改名，獨張一幟，遂專在風塵中物色當意的人。她的眼光很不差，第一個爲她看中的人，是後來爲國殉難的志士又爲明代著名的大詩人陳子龍。他那時雖潛居故鄉，然名聞海內，她就想法去接近他。「秦淮八艷小傳」云：

一時才俊，奔走枇杷花下，柳視之，無當意者，獨心識陳忠裕公，嘗效書生裝投刺謁見，未納。「觚觿」則云：

聞葦城陳臥子爲「雲間繡虎」，移家結鄰，觀有所遇。維時海內鼎沸，嚴關重鎮，半化邱墟，虎旅熊師，日聞撓敗，黃巾交於伊維，赤羽迫於淮徐，而江左士大夫，曾無延林之恐，益事宴遊，其於徵色選聲，極意精討。以此狹邪紅粉，各以容伎相尙，而一時喧譽，獨推章台。居松久之，屢以刺謁陳。陳嚴正不易近，且觀其名紙，自稱女弟，意滋不悅。

比較二書所記，自以後者爲詳，但前者說她係男裝而往，可補後者的不足。她這番失望，當然遠過於馬湘蘭之於王伯穀，卞玉京之於吳梅村，因爲

她們雖未能與意中人諧白頭之願，然尚來往周旋，視同密友，而她，簡直被拒於千里之外。那麼她當時的懷喪，自也可想而知了。

之後，不得已而求其次，她遂與書生錢青雨交好，而且從她學詩學書。白牛道者「河東君初訪半野堂小影跋」云：

柳是幼隸樂籍，僑居我郡，與錢生青雨稱狎邪莫逆交。柳故有小才，其詩若書，皆錢所教也。已而歸虞山，錢生爲之介。

「賭棋山莊詞話」亦云：「與錢青雨相狎，稱莫逆交，其詩若書，皆生所教。」惟未言歸虞山亦爲錢生所介。看了她這番孜孜於學，可見她前此對陳子龍自稱「女弟」，全然出之真心誠意，可惜子龍不了解她，到底辜負了她的一片熱望。

但顧苓「河東君傳」所載，則全與上述二書不同。他寫她未歸牧齋之前：

適雲間李廉爲妾。孝廉能文章，工書法，教之



· 橋 畫 長 一 一 址 故 莊 山 水 拂 齋 牧 錢 ·

作詩寫字，婉媚絕倫。顧側儒好奇，尤放誕，孝廉謝之去。遊吳越間，格調高絕，詞翰傾一時。嘉興朱治問，爲虞山錢宗伯稱其才，宗伯心愛之，未見也。

這裏的孝廉，當然就是那位錢青雨。但這裏竟說她嫁他爲妾，那麼和他已有了名分的關係，所以白牛道者說她後來歸虞山，係錢生爲之介，似乎不合情理。這裏却易錢生爲朱治問，那當然必近於事實多了。

「河東君傳」說牧齋的心態如是，由於朱治問的稱其才，「軀體」却以爲她先心折牧齋，於是牧齋也心折她，而由狎客介紹相見的。「秦淮八艷小傳」記她爲陳子龍拒見後：

遂往謁虞山錢宗伯，談論風生，錢不能屈。柳亦心折之。歸，言於人曰：「吾

非才學如錢學士者不嫁。」錢聞之，喜曰：「吾非能詩如是柳如者不娶。」好者事兩相傳致，遂定婚

也。

這裏所記二人心折的話，全和「觚觶」相同，但時間則不同。一以爲在二人相見之前，一以爲在後，究竟不知孰是？而所謂狎客，所謂好事者，大概是指朱冶憫無疑了。

徐芳「柳夫人小傳」，寫二人心折之言，與「觚觶」等所載又不同，且未載明在二人初見之前，還是在後：

獨心許虞山，曰：『隆準公即未算絕古今，亦一代顛倒英雄手！』而宗伯公亦雅重之，曰：『昔人以遊蓬島，宴桃溪，不如一見溫仲圭，可當吾世失此人乎？』遂因緣委幣。

這裏所記二人之言，自是文雅得體，但一望而知必不會比前引諸書爲實在。

這時的錢牧齋，正因名列東林黨籍，以及賄案被發覺，削籍居家。他得此一代尤物前來獻身，正似沙漠中突然來了泉源，那會不竭誠接受呢？而且他這時已到垂暮之年，不便再和一般年青人同台角逐，雖有瀟灑之心，也已不夠資格。所以如是之來，正似送上口的好肉，如不大嚼，反覺失去情理了。「河東君傳」寫二人初會情形，備極熱鬧，且較他書爲詳盡。

崇禎庚辰冬，扁舟訪宗伯，幅巾弓鞋，著男子服，語言便給，神情灑落，有林下風。宗伯大喜，

謂：『天下風流佳麗，獨王修微、楊宛叔，與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許霞城、苒止生崑國士名姝之目？』留連半野堂，文燕浹月。越舞吳歌，族舉遞奏；香簌玉台，更唱迭和。既度歲，與爲西湖之遊。刻東山酬和集，集中稱河東君。

至「觚觶」所敘雖不及此爲詳，然寫牧齋專作我聞室以迎，則可以補小傳所不及：

庚辰冬月，柳始遇宗伯，爲築我聞室，十日落成，促膝圍鑪，相與餞歲。柳有春日我聞室之作。詩曰：『裁紅暈碧淚漫漫，南國春來已薄寒。此去柳花如夢裏，向來煙月是愁端。畫堂消息何人曉？翠幕容顏獨自看。珍重君家蘭桂室，東風取次一憑闌。』蓋就新去故，喜極而悲，驗裙之恨方殷，解珮之情愈切矣。

文中說她「就新去故」，大約是指她才由錢青雨處脫輻而來，由此更可證明前述「由錢生爲之介」一說之謬。

如是自己所作詩，與牧齋有關如是之作，遺留到現在的，以此時爲最多。這大概即由於他們此時會有「東山酬和集」刻本之故。「東山酬和集」今已不見，牧齋「初學集」中有「東山詩集」中四卷，（第十八卷至二十卷下），大概即爲酬和集的改編，因爲其中多附如是之作。當二人初會之時，如

是即先作半野堂初贈一詩送牧齋。詩云：

聲名真似漢扶風，妙理玄規更不同。一室茶香開澹黯，千行墨妙破冥濛。竺西瓶拂因緣在，江左風流物論雄。今日沾沾誠御李，東山蕙嶺莫辭從。

「東山酬和集」之名，就是取之這首詩的末句的。

牧齋即有和作，題為庚辰仲冬河東君至止半野堂有長句之贈次韻奉答。詩云：

文君放誕想流風，臉際眉間訝許同。枉自夢刀思燕婉，還將博土問鴻濛。（原注：太白樂府詩云：「女媧戲黃土，團作下愚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沙塵。」）霑花丈室何曾染？折柳章台也自雄。但似王昌消息好，履箱擊了便相從。（原注：河中之水歌云：「平珍奴子擊履箱。」）

看了和詩，可知牧齋一見如是，即有「燕婉之求」之意，可謂一見鍾情了。接着牧齋即與泛舟為遊，作有冬日泛舟有贈及次日疊前韻再贈二律。詩云：

冰心玉色正含愁，寒日多情炤樓。萬里何當乘小艇，五湖已許辦扁舟。每臨青鏡憎紅粉，莫為朱顏歎白頭。苦愛赤闌橋畔柳，探春仍放舊風流。

新詩吟罷半凝愁，斜日當風似倚樓。爭得三年才一笑，可憐今日與同舟。輕車漫憶西陵路，斗酒休論溝水頭。還勝客兒乘素舸，「迢迢明月」詠緣流。

讀了「苦愛赤闌橋畔柳」及「斗酒休論溝水頭」等句，牧齋必欲與之偕老之意，更情見乎辭，何怪如是亦傾心相從，而終於以死相報了。對此二詩，如是亦有次韻奉答云：

誰家樂府唱無愁？望斷浮雲西北樓。漢佩敢同神女贈，越歌聊感鄂君舟。春前柳欲窺青眼，雪裏山應想白頭。莫為盧家怨銀漢，年年河水向東流。詩中「春前柳欲窺青眼，雪裏山應想白頭」二句，當時相傳有一段佳話。「觚觿」云：

方宗伯初遇柳時，黝顏船背，髮已鬢髮斑白，而柳則盛鬢堆鴉，凝脂竟體。燕婉之宵，錢曰：「我甚愛卿如雲之墨，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甚愛君髮如妾之膚，膚如妾之髮也。」因相與大笑。故當年酬贈，有「風前柳欲窺青眼，雪裏山應笑白頭」之句，競傳人口。

初學集「風前」作「春前」，以文意論之，反以「春前」為佳，而「風前」則俗。其時牧齋已五十九歲，而如是才二十三歲。二人為什麼一見竟傾心到這樣呢？那除了前述的原因外，骨子裏還有其他原因在。河東君初訪半野堂小影跋有云：

吾友減堂氏為余言：是身材不逾中人，而色甚黠。冬月御單夾衣，雙頰作朝霞色，即之體溫然，疑其有素女術也。虞山之感溺且畏之，有以說！有

以說！

我們可於此中窺見一二消息。以牧齋那樣的歷經滄海的人，竟一朝甘心拜倒於如是一人之裙下，自非如是這樣美妙的御之之術，不足以致此。牧齋既得如是，媚之惟恐其不歡，於是爲築我聞室，取佛經「我聞如是」之義，不惜工資，於十日中築成。卽於此事，更可見當年牧齋感溺之深。我聞室既成，是日適爲寒夕，牧齋又大開文讌，再疊冬日泛舟有贈詩前韻以爲贈。詩云：

清尊細雨不知愁，鶴引遙空鳳下樓。紅燭恍如

花月夜，絲窗還似木蘭舟。曲中楊柳齊舒眼，詩裏芙蓉亦並頭。（原注：河東新賦並頭蓮詩。）今夕梅魂共誰語？任他疎影蘸寒流。（原注：河東寒柳詞云：「待約值梅魂，黃昏月淡，與伊深憐低語。」）

是年除夕，牧齋獨往山莊探梅；同日晚上，卽與如是在我聞室中守歲。牧齋有除夕山莊探梅口占投河東君一律云：

數日西山踏早梅，東風昨夜斬新開。停車未許傾杯酒，走馬先須報鏡台。冷紫正宜簾閣笑，繁花還仗剪刀催。衫襟攜得寒香在，飄警從君嗅一回。

又庚辰除夕偕河東君守歲我聞室中一律云：

除夜無如此夜良，合尊促席錢流光。深深簾幙

「殘年火，小小房櫺滿院香。雪色霏微侵白髮，燭花依約戀紅粧。知君守歲多佳思。欲進椒花頌幾行。如是卽作次韻一律云：

合尊錢歲羨辰良，綺席羅帷罨曙光。小院圍爐如白晝，兩人隱几自焚香。縈窗急雪催殘漏，炤室華燈促艷粧。明日珠簾侵曉卷，鴛鴦羅列已成行。明日爲辛巳元旦，牧齋作辛巳元旦一律云：

新年轉自惜年芳，茗椀薰爐帶曲房。雪裏白頭看鬢髮，風前翠袖見容光。官梅一樹催人老，宮柳三眠引我狂。西蹟藍輿南浦櫂，春來只爲兩人忙。

讀了「宮柳三眠引我狂」之句，可證前引白牛道者疑她有素女術的不爲無因。如是亦有元日次韻一律云：

蕪蕪新葉報芬芳，彩鳳和鸞戲紫房。已覺綺窗迴淑氣，還憑青鏡縮流光。參差旅鬢從花妬，錯莫春風爲柳狂。料理香車并畫幟，翻鸞度燕信他忙。

觀二人唱和詩中之意，已決定於新春出外同遊。果然，明日二人卽往拂水山莊賞梅花。牧齋有「新正二日偕河東君過拂水山莊梅花半開春條乍放喜而有作」一律云：

東風吹水碧於苔，柳壓梅魂取次迴。爲有香車今日到，儘教玉簫一時催。萬條綽約和腰瘦，數朵芳華約髮來。最是春人愛春節，詠花攀樹故徘徊。

此詩無如是和作，不知是原來未作，還是遺失了？元宵之夜，又泊舟同遊虎邱西溪。牧齋有上元夜泊舟虎邱西溪小飲沈璧甫齋中一律云：

西丘小築書誼闌，微雪疎簾爐火前。玉女共依方丈室，金床仍見雨花天。寒輕人面如春淺，曲轉簾聲並月圓。明日吳城傳好事，千門誰不避芳妍？如是有次韻云：

絃管聲停笑語闌，清尊促席小闌前。已疑月避張燈夜，更似花輪舞雪天。玉蕊禁春如我瘦，銀缸當夕爲君圓。新詩積艷催桃李，行雨流風莫妬妍！牧齋又有次韻示河東君云：

三市從他車馬闌，焚枯笑語紙窗前。晚粧素袖張燈候，薄病輕寒禁酒天。梅蕊放春何處好，燭花如月向人圓。新詩恰似初楊柳，邀勒東風與鬥妍。前引「觚臄」所引如是春日我聞室作，亦作於此時。牧齋亦有和作，題爲河東君春日詩有夢裏愁端之句憐其作憔悴之語聊廣其意。詩云：

芳顏淑景思漫漫，南國何人更倚闌？已惜銷華催曙色，更裁紅碧助春盤。早梅半面留殘臘，新柳全身耐曉寒。從此風光長九十，莫將花月等閒看。

像這道的此唱彼和，彼馳此聘，在「夫妻作家」中極爲少見，惟宋詞人李清照與趙明誠夫婦或差可比擬。但今人僅能讀到清照之詞，而不見明誠和

作，猶爲憾事，遠不如牧齋如是的一唱一和，皆有遺詩可見。「柳夫人小傳」云：

柳既歸宗伯，相得歡甚，題花詠柳，殆無虛日。每宗伯句就，遺鬢矜示柳，擊鉢之頃，鬢箋已至，風追電躡，未嘗肯地步讓。或柳句先就，亦走鬢報賜，宗伯畢力盡氣，經營慘淡，思壓其上，比出相視，亦正得匹敵也。宗伯氣骨蒼峻，虬榕百尺，柳未能到；柳幽艷秀發，如芙蓉秋水，自然娟媚，宗伯公時亦遜之。於時旗鼓各建，閨闈之間，隱若敵國云。

任何人初讀這段文字，必疑爲故作溢美之詞，但看了前引唱和諸作，方知皆爲實錄。然而這一種情形，亦僅於此時爲甚。此後在牧齋集中，即少載如是和作，而如是又無詩集傳世，真相如何？已不可曉了。

是年春，牧齋往新安，順道送如是至鴛湖而別。牧齋有「有美一百韻晦日鴛湖中作」五言長律，卽爲別如是而作，詩長不錄，徐鉉「續本事詩」曾爲摘句云：

「常於鴛湖舟中作百韻詩以贈柳，中有云：『河東論氏族，天上問星躔。漢殿三眠貴，吳宮萬綫連。瑤光朝孕碧，玉氣夜生玄。』又云：『纒腰宜蹴鞠，弱骨稱鞦韆。天爲投壺笑，人從爭博顛。』

又云：「凝眸亦好，浴漾坐生憐。薄病如中酒，輕寒未折綿。清愁長約略，微笑與遷延。」君之風神才藝，概可見矣。」

此時如是亦有鴛湖舟中送牧翁之新安一律。詩

云：

夢裏招招畫舫催。鴛湖鴛翼若爲開。此時對月虛琴水，何處看雲過釣台。惜別已同鶯久駐，銜知應有燕重來。祇憐不得因風去，飄拂征衫比落梅！

此後牧齋卽由西溪橫山，經餘杭臨安而至新安，大遊黃山，作詩甚多。其中有下列二題，如是皆有和作，大約是曾錄以奉寄過的：一爲「陌上花樂府三首東坡記吳越王妃事也臨安安道中感而和之其詞而反其意以有寄焉」。詩云：

陌上花開正掩扉，茸城草綠雉媒肥。狂夫不合堂堂去，小婦翻歌緩緩歸。

陌上花開燕子飛，柳條初撲麴塵衣。請看石鏡明明在，忍撇章台緩緩歸？

陌上花開音信稀，暗將紅淚裏春衣。花開容易紛紛落，春暖休教緩緩歸。

如是奉和陌上花云：

陌上花開炤版扉，鴛湖水漲綠波肥。寒羅雪後遲遲去，油壁風前緩緩歸。

陌上花開一片飛，還留片片點耶衣。雲山好處

亭亭去，風月佳時緩緩歸。

陌上花開花信稀，棟花風煖鷓鴣衣，殘花和夢垂垂謝，弱柳如人緩緩歸。

一爲「禊後五日浴湯池留題四絕句」。詩云：

香溪禊後試溫湯，寒食東風谷水陽。却憶春衫新浴後，竊黃淺絳道家裝。

山比驪山湯比香，承恩並浴少鴛鴦。阿瞞果是風流主，妃子應居第一湯。（原注：南部新書：「御湯西北角則妃子湯，餘湯邇邇相屬而下。」）

沐浴頻看稱意身，刈蘭贈藥想芳春。憑將一掬香泉水，噴向茸城洗玉人。

齊心同體正相因，祇濯何曾是兩人？料得盈盈羅襪步，也應抖擻拂香塵。

如是奉和云：

素女千年供奉湯，拍浮渾似踏春陽。可憐蘭澤都無分，宋玉何由賦薄裝？

浴罷湯泉粉汗香，還看被底浴鴛鴦。彭山可似驪山好，白玉蓮花解捧湯。

睡眼矍矍試浴身，芳華竟體欲生春。憐君遙嘆香溪水，蘭氣梅魂暗著人。

旌心白水是前因，覲浴何曾許別人？煎得蘭湯三百斛，與君攜手祇征塵。

「河東君傳」說他們曾於此時作過西湖之遊，

考之他書及牧齋「初學集」，均無迹象可見，故「西湖」疑為「鴛湖」之誤，因二人之別，即在鴛湖也。此後如是即歸茸城，不知爲了什麼，牧齋倦遊歸來，不即與之相見。「河東君傳」云：

君至湖上，遂別去，過期不至。宗伯使客構之，乃出。

可見此時必定發生過什麼風浪。可是因爲後來終於團圓，所以各書都略而不錄，我們也無從明白真相了。

這年六月七日，二人遂在茸城舟中結婚。當時情形，十分熱鬧。「觚賸」云：

辛巳初夏，結褵於芙蓉舫中，簫管過雲，露蘭襲岸，齊牢合盞，九十其儀。於是三泖薦伸，喧焉騰議，至有輕薄之子，擲瓢彩鷁，投礫香車者。宗伯吮毫濡墨，笑對鏡台，賦催粧詩自若。

「秦淮八艷小傳」所記甚簡，僅云：

結褵於茸城舟中，儀禮備具，稱爲繼室，號河東君。

但於此可見牧齋是以繼室待如是，所以禮節十分隆重。「初學集」中有合歡詩四首六月七日茸城舟中作，當即「河東君傳」所謂前七夕詩，也即續本事詩，所謂「牧齋自茸城新納河東君，賦詩志喜」者，即作於結婚之日。詩云：

鴛湖畫舸思悠悠，谷水香車浣別愁。舊事碑應衝闕口，新歡鏡欲上刀頭。此時七夕移弦望，他日雙星笑女牛。榜棹歌闌仍秉燭，始知今夜是同舟。

五茸媒雉即鴛鴦，樺燭金爐一水香。自有青天如碧海，更教銀漢作紅牆。當風弱柳臨粧鏡，灑水新荷照畫堂。從此雙棲惟海燕，再無消息報王昌。

忘憂別館是儂家，烏榜牙橋路不賒。柳色濃於九華殿，鶯聲嬌傍七香車。朱顏的的明朝日，錦障重重暗晚霞。十丈芙蓉俱並蒂，爲君開作合昏花。

朱鳥光連河漢深，鵲橋先爲架秋陰。銀缸照壁還雙影，絳蠟交花總一心。地久天長頻環語，鸞歌鳳舞並知音。人間若問章台事，鈿合分明抵萬金。

當時文士如沈德符、馮定遠等皆有和作，明年二月，他又會自己和自己作一遍。同夕，又賦催妝詞四首。詩云：

養鶴坡前烏鵲過，雲間天上不爭多。較它織女還倏倏，月笑生時早渡河。

鸚鵡駕車報早秋，盈盈一水有誰留？粧成莫待雙蛾畫，新月新眉總似鉤。

鵝火舒光照畫屏，銀河倒轉渡青冥。從今不用看牛女，朱鳥窗前候柳星。

寶駕牙籤壓畫輪，筆床硯匣動隨身。玉台自有催妝句，花燭筵前與細論。

這一天，牧齋作詩至八首之多，而如是則惜墨如金玉，不唱亦不和，「台自有催妝句」，此話簡直等於白說。大概如是到這時候，準備從此作良家婦，故當日極守做新娘的本分，緘口不作一語了。

此後牧齋集中詠及如是的詩，仍或時而有，但有如是和作的，僅有同年所作中秋日携內出遊次日泛舟韻二首，此外便隻字不見，似乎新婚之後二人反不如前此唱和之熱烈。爲使讀者得見如是詩全豹起見，錄其和作二首如後。

秋水春衫愴暮愁，船窗笑語近紅樓。多情落日依蘭櫂，無藉輕雲傍彩舟。月幌歌闌尋塵尾，風床書亂覓搔頭，五湖煙水長如此，願逐鴟夷泛急流。

素瑟清尊適不愁，樞樓雲物似粧樓。夫君本自期安樂，（原注：有美詩云：「迎汝雙安樂。」）賤妾寧辭學泛舟！燭下烏籠看拂枕，風前鸚鵡喚梳頭。可憐明月將三五，度曲吹簫向碧流。

此詩及牧齋原作，「觚臍」以爲作於絳雲樓被焚，移居紅豆村莊之時，這實在是一個極大的錯誤。蓋諸詩皆見「東山詩集」，次於上引諸詩之後，可見一定是作於新婚之年，况且用的還是去年所作冬日泛舟有贈的韻呢！

（未完）

最新改良

博士金筆

分真空吸水及博士式吸水兩種

男用女用 應有盡有

上海博士筆廠精製

總經理處 江西路三百廿號三樓

電話一六一六〇

筆管色澤不一

筆尖硬度適宜



堂里雅潔
新穎廉美

各大公司文具店均售

弒兄案主角絞決記

金 珏

桃花落紅的季節。

都市的人們，依然春意蕩漾：舞女的纖腰，紅唇，媚眼，迷醉了人的心，更麻木了人的理智。

養尊處優的公子小開們，都沉浸在緋色的氛圍裏。

然而，社會不能在平凡的空氣中，度過漫長底歲月的。

於是，像靜止的池沼裏，被投下一片礫石，激起一陣浪花，

接着不規則的旋渦，一圈，一圈，打從中心擴大至池的週邊，全部。

一天，殘酷的慘案發生了：

——華美藥房小主徐達泉用利斧砍斃親兄徐頌堯……

少數，僅是少數知道的人在竊竊私議：「殘酷呵！殘酷！」

而事主的家裏，則是一團慌亂。



· 弒兄案主角徐達泉 ·

起先，這一件駭人聽聞的血案，像剛成熟的小雛，包圍在渾厚的蛋殼裏，但是，它正不斷的在剝啄！不久，終於突破了薄弱的一封鎖線。

弒兄案便似水銀瀉地，傳遍了上海，傳遍了長江南北的城市。

誰都知道，華美藥房老闆徐翔蕪，有「財丁兩旺」的好福氣。

從中英藥房小職員時代，經過跑天津的冒險階段，到今天擁着藥房權威，是嘗遍了人生的意味。

但西藥猛漲，外匯暴縮，魚肝油，凡士林，賜保命，股票，地產，……天文學數字的財產，是足以自豪的。

大兒子徐頌堯，有着「視錢若命」的父風。小兒子徐達泉，有着浪漫不羈的執拗習氣。大女兒徐濟華，一度服務於蘇州的慎德診所

，因戀愛問題發生變化後出國遠遊，到過德意志，也到過美利堅。回國後主持生生助產醫院，又辦了個濟華醫院，是一位「仁心仁術」的獨身女人。

小女兒雪華，簡單的介紹：才貌雙全的姑娘，八仙橋某銀行××科主任。

頤堯的一房媳婦，毋庸說，是門當戶對的閨女了！

還有，這四個兒女的母親，福氣的太太，據說她是最疼愛小兒子達泉的。

這一個大家庭，全部便容納在生生助產醫院——那一宅洋樓之中。

× × ×

美麗的山城——香港，有青翠欲滴的青山，靜如處女的碧海，輕描淡寫的雲烟，與那些豪華歡樂的景物。

遠在三年前，徐達泉曾負笈停留在這裏。

青年人，容易受環境的引誘，一天晚上，他踏進了香港著名的舞場——中華舞廳，正在皇后大道

的中心。
淡暗的霓虹燈下，興奮的爵士音樂中，徐達泉發現了貌若天仙的彈性女兒。

陳雲裳——多麼香甜的名字，姓名和南國影星

一般無二。

這位公子拜倒在佳人的旗袍底下。

在優越的條件下，他們的情感打成了一片，跌入了戀愛的深淵。

不久，陳雲裳又以南國紅舞星的姿態出現於上海的第一流舞廳。接着，徐達泉也從香港「棄學」回滬，報效無虛夕。

進一步談到了婚嫁問題，陳雲裳也滿想享受一輩子。可是徐頤堯却以「有辱門楣」射傷了徐達泉的心，拒之於千里之外。徐達泉正沉溺情海，一旦

戀愛 遭受 了重 大的 打擊 ，心 裏像 是有 一枚 刺。 哭訴 老頭



• 院醫產助生生• 點地生發案慘 •

子，有什麼用？鈔票配給之權是操於長兄之手的。

於是，恨，怒，悲，痛，一串串在心頭激蕩，而且不斷地嚙着他的心葉。

這裏，埋下了潛伏的「殺機」。

X X X

做父母的，總得安慰兒子破碎的心，徐翔蕪商得頌堯的同意，以閃電式的手段，爲達泉定下一門親事。

當然是「門當戶對」的千金小姐，這次再不會有辱門楣了。

不過，徐達泉的臉上掛上一絲苦笑。

新都飯店，這一天真是賓至如歸，西藥業的老闆，夥計，掮客，跑街，濟濟一堂，賀喜，喝酒，猜拳，每一個人的情緒，都是那樣的興奮！

鮮豔奪目的花籃，敵不過我們新小姐的嬌靨。

徐達泉暫時感到滿足了。

但是，不知什麼時候，陳雲裳的苗條倩影，

又浮上了他的腦膜。



· 房藥大華華的大宏模規 ·

他咬一咬牙齦，又一陣苦笑。

之後，徐達泉的揮霍受了一重限制，不能予取予求了。他只是沉悶，枯澀，但壓根兒不肯絕跡於舞榭。

一種恨，怒，悲，痛，重又在他的心頭燃燒了。

於是，徐達泉便發誓：「好吧！老子給顏色你看！」

X X X

徐頌堯的新煙斗，給他帶來了可怕的命運。當他將一支用熟了的舊煙斗交給他弟弟，滿想重新找回手足間的溫暖的時候，又怎麼會料得到他的老弟，竟以此爲下毒手的線索呢！

從口角開始，每一秒鐘都在緊張氣氛中溜過。

徐達泉的額角，突然暴出幾根紅筋，他立刻像嗜人的猛獸，撲向善良的驚惶的兄長。

那一柄鋒利的斧頭，無疑的助長了徐達泉的兇

焰，他瘋狂的舞動，猛砍，理智離開了他的心竅。

「啊……！」徐頌堯悲憤地栽倒下去。

在地上不住的翻滾，像被擊碎了頭的長蛇，掙扎的滾動着，一切都跳出了他的慾望，他僅希望生命的延長。

「誰上來便殺死誰！」瘋狂的喊叫。

「住……手！」徐翔蓀直着眼狂呼，但又不敢近他兒子的身，眼見頌堯躺在血泊裏，僅剩下游絲般一口氣。

徐頌堯的妻子，當場暈倒在地上。她希望立刻也毀滅了自己。

和平，純潔，慈愛的生生助產醫院，利那間變成了殘酷，恐怖，污濁地獄。

X X X

受主人豢養了好幾年的老車夫，這天盡了他最後的最大的義務。

他冒着血腥臭，偏着頭，將「面目全非」的小主人，抱上了汽車，血肉模糊的嘴臉，像一根絲線牽連的粉碎的眼珠，使老人孱弱的心靈，起了變化，他一面駕駛，一面戰抖。

——一會兒，汽車開進了寶隆醫院。

手術間門禁森嚴，大醫師們盡了最大的努力，縫合、注射、敷藥、包紮，想從死亡的路上，喚回他創傷的靈魂。

徐濟華施展全副本領，企圖挽救挽回他弟弟的生命——可是傷實在太慘重了。

第二天的清晨，徐頌堯留下他的痛苦，默然地離去人世。

同時，年老的汽車夫也離奇地傳出了死耗。死神似乎在猙笑着，接過牠的新鮮而豐滿的收穫。

穫。

X X X

事情終於弄糟了。

經過一番周折，殺人犯徐達泉在紅十字會醫院被逮捕。

• 兇犯押抵南市看守所時 •





刑前行上綁時情形。

街頭巷尾，酒肆茶樓，平添了大好的閒談資料。

花花綠綠的鈔票，蹣跚地跑出來轉旋。

於是包打聽心一橫，拍拍胸說：「有辦法。」

同仁輔元堂的書記，也慷慨地表示「幫忙」。

乞丐骯髒的屍體，這回替代了少爺；殯儀

館化妝大殮的時候，驗屍者正在翻屍弄骨。

法律，暫時爲人情所戰勝。

「徐達泉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初審結果。

但是，事情並不如此簡單。

由於輿論的沸騰，使事態漸趨於嚴重。

民國三十二年一月三日清晨：

——徐達泉終於在「司法的尊嚴」之前屈膝。檢察官公案前，徐達泉受最後的審訊。

徐翔孫老淚縱橫，從淚影間，模糊地只見達泉扯扯拉拉的被押上汽車，濟華雪華兩姊妹奮不顧身的撲向車上，但汽車已像流星般的疾馳而去，留下的是一陣白烟。

從斷垣殘壁，滿目淒涼的地方廳路，汽車直衝到看守所的刑場，不過是短短的一刻鐘光景。

刑場的特寫：——

看守所的一角，一帶破舊的矮牆裏，一片混濁的泥土，面對修羅場般的一座收錢的屋殼，幾叢小草萎黃得可憐，零亂的磚堆上，遺留着未經融化的雪花，望去盡是蕭條、冷酷的場面。泥土地上，樹立了梅花形的木樁，上面釘着小圓鐵環，那裏，便是向每一個罪惡暴戾之徒，清算血債的地方。

徐達泉戴着羅宋帽，穿着綢緞袍子，烏絨的棉靴，慘白的臉，找不出一線血絲，在晨曦中押進了刑場。

已是生命毀滅的末日了，更沒有餘暇讓他深深地反省。但是，過去一幕幕悲歡離合的故事，都一

起湧上他的心頭；墓地，心胸間像是起了一陣莫名的刺痛。

他跪臥在地上，像一頭受了傷的刺蝟。

低弱的生命的火花，如風中的殘燭，在死神掌握裏，輕輕的搖幌。

「絞決殺人犯徐達泉一名——可怕の木標籤。」

徐達泉終於被綁上了刑樁，在無數嚴肅的監刑

法官之前，司法警於短促的五分鐘間結束了他的生命。

醜惡的嘴臉，套上了蒲包，讓他不能漏露在人們的眼前。

無靈魂的軀殼，跪着度過整整的二十四小時，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讓他無聲無息地懺悔。

——「露屍！」死後還免不了另一種的刑罰。

x x x

二萬元一具棺木，實在真「吃價」。僵硬的膝蓋，使他的腿成了三角形。

怎麼辦呢？

老司務在屍體上用力的踐踏，才伸直了他的腿，之後塞進棺材去。

大殮，追薦，拜懺，又一番忙碌。

這不過都是尾聲罷了！

徐頌堯的未亡人，從遼遠的北國——天津，帶

來一個喜訊。

生下了遺腹的轉生子。



• 後以決絞 •

於是，鮮豔的紅蛋，成雙成雙的分給所有的親友，夥計們大家嚼開了嘴說：「恭喜恭喜！」

讓歡樂的氣氛，來掩飾所有的悲哀。

這又是人間的一幕「喜劇」。

金錢，使二個生命在不同的場合，相仿的命運下毀滅了，這裏却又帶來二個新的生命。

僱乳娘，用保姆，兩個新的生命在富貴厚之家

開始和頌堯達泉兄弟幼年時同樣的幸福生活。

但願這兩個新的生命長成後，是一雙和睦無間

的好兄弟。

殺	關
人	於

文載道

今年一月新聞

報上，曾經登載了

一篇「轟動一時」

的弑兄案主角徐達

泉臨刑時的新聞，

茲擇其有關者摘錄

於後：

華美藥房小主

徐達泉弑兄徐頌堯

一案，業經三審判

徐犯之父與兩姊，目送徐犯上車，即行返家，準備今日

領尸棺殮云。

這一樁弑兄案在當初會引起軒然大波，弄得初

審的法官等因此丟職，街頭巷尾無不「議論紛紛」，

徐翔蓀且以納賄罪而被控。現在殺人者死，是非已經

大平。只是這段新聞不免寫得過於平庸，不能有更深

到沉痛的描寫，所謂生離死別，正是人生最悽慘痛

的事，何況父子姊弟之間，別有骨肉之親。我們看到

徐翔蓀及其二女，目送徐犯上車的寥寥數語，卻也禁

不住動着如紙半張的人道之感。而徐翔蓀的以巨額金

錢，不惜冒不韙而為其子謀開脫罪刑，撇開法律的立

場而言——雖然也知道是不能撇開的，似乎還可以原

諒。如小說中所寫的，白髮人送黑髮人，世上最大的

悲痛殆無過於此，尤其是曾經千方百計的想保全這條

生命，而終於卻須眼巴巴的看他「明正典刑」。據另

一報上說：徐達泉於臨刑時，才如夢初醒的從一向沉

默之中，大聲疾呼的開起口來，一面則痛哭流涕的噤

嚶不已。據說他的遺言中有「實因家庭關係，無故禁

閉我三年，使我不能與外人接觸，並要害我性命，後

由傭人告我完全由胞兄頌堯主張……」等語。其實說

決，仍處死刑。爰於昨日上午九時，由監視執行之委員
 與警士等，赴第二特區監獄，將徐犯提出，雙手銬，
 先命拍照後，提至公案前，告以今日奉令執行死刑，有
 無最後遺言？徐犯仍俯首默不發言，即令押登犯人汽車
 ；汽車駛抵行刑處，由監刑官升坐公案；命提徐犯至案
 前訊其有無遺言，徐仍然不回答。官命行刑法警網綁拖
 上刑場時，徐犯大呼慢慢行刑，我欲與父母姊妹等一面
 ，略談數語。至此行刑法警，已將徐犯拖上刑場，徐犯
 即大聲疾呼實因家庭關係……至是由警將徐綁上絞椅如
 法絞決，不滿十分鐘即氣絕，由監刑官發封露尸，並令
 拍照備查，再由家屬領殮，當徐犯解出監獄大門時，其
 父徐翔蓀姊濟華錫華等，已聞信趕至，徐犯見父姊等到
 來，舉雙手向父姊作揖，並欲交談，被法警阻止……。

向過着「目無法紀」，任性揮霍的生活，一碰到不如

意時，就會做出無法無天的舉動來。不過這說來未免問題大了，譬如社會，家庭，金錢之類大約也須負點兒責。執袴子的收場，也很少出污泥而不染的。例如另外的勒斃舞女華莉英一案，這兩位主角同樣是年齡只在二十上下，同樣是藉家庭的餘蔭，在外面荒淫胡鬧，而最後也免不了鐐鑕入獄，孔子曰：「血氣方剛，戒之在鬥。」這話倒也相當有道理。人在年輕的時代，多數是感情勝於理智，而幻想、慾望也比較多而又大。這時候就須賴家庭、學校和自己品德的薰陶節制，才能稍稍的立定脚跟。不幸中國的家庭教育，往往走向極端：不是嚴厲的，鐵罐頭似的束縛禁閉；便是任性的，鷹準那樣的讓他無方向的舞爪張牙，結果倘不成爲俯首帖耳的奴才，即變爲頤指氣使的惡少，難得有依其先天的特性，加以後天的訓練者。而上海因爲得風氣之先——一種惡俗的，渾濁的商品風氣的窳盪，於是遂到處呈現着可怕的「青年病」了。

一般的說來，年輕人雖然容易犯過失，有錯誤。但這種過失和錯誤有時卻是稚氣的，因此也可說是天真的。不像中年人那樣的深於世故，習於機詐，不容易改好。所以只要能齊之以正，着眼於教育、智識的提高感化，未嘗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尤其是精神教育的感化，較之法律的懲罰更爲確切。雖然世間不

乏「執迷不悟」，無藥可救之輩，但畢竟是少數。恕我迂闊的說：君子愛人以德，希望一個人的更新上進，總比眼見他墮落無望來得愉快。偉大的人物在年輕時十九有過錯失，然而經過優良的陶冶之後，終於仍然無礙其爲偉大！書稱孔丘諄諄善誘，詢人不倦；這雖是一張老藥方，但卻還可作現代人治病的方針。列女傳記孟母擇鄰斷機以警惕孟軻，也未嘗不與他的一生事業有密切的影響。我這樣說，急進的人或者要詆之爲復古。但我們對於一切先行者的言論，品德，情操，本來不應該乾脆的一腳踢開，自然也不能原封不動的崇拜與信服。明智的人就是在不斷的批判，選擇，甚至懷疑的態度下，而有所取，而有所舍。正如對於一件古董的看法，在滿足欣賞與摩挲後趣味的，還可看到古代的文化生活的剪影。然而「話說回來」，可惜現代的法律精神，以及一般的社會心理，還是採取報復制而非感化制，故其作用僅止是消極的「制裁」，不能對罪惡有真正防止與消滅之力。

但自然，無論是訓導或感化，也應該有一個標準。譬如以殺人而論，在分別其動機之後，即不得不以法律手段來處理了。有一天，和D先生談起某案的罪犯可赦，某案的不可赦。我覺得將周氏兄弟弑父和徐達泉的弑兄來比，雖殘忍過之，但若論動機，似乎還

是周氏兄弟比較可原諒，可憐憫。因為他們的本意純然是鑒於父親的虐待母親，不堪壓迫，想為母親復仇，只是用的方法太無理性，太覺殘忍了，遂致法無可道。但他們平素的學問、品行卻極好，讀書也頗用功，故我在當時曾有「國人皆曰殺，吾意獨憐才」之感。

至於徐達泉呢，則本一執袴之流亞，平日出入於糜爛豪華的「脂粉市場」，過去據說還在江灣馳汽車碾斃一鄉人。這一次弑兄的原因雖外間傳說不止一端，但大約也不外乎要求不遂，下此毒手！所以這種人即使讓他超生，對於社會或家庭未必有何好處，而且還以為真的錢可通神，將來益發的要趨向暴戾專橫，受其害者恐不止徐頌堯一人而已。因此，我以為與其赦徐達泉，不如赦周氏兄弟——自然，這種論斷自己也知道是十分主觀的。但D先生卻以為凡是殺人者，不論其根據什麼理由，都得「殺無赦！」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自己要別人的性命，那末，現在以自己的性命去抵償，正符合「有仇報仇，有怨報怨」的老調，方能得到曲直的分明。「感化」云者，究須看事態的輕重，而定其可否，固不能「有教無類」，孔丘所謂「小德出入可也」。總之我們所努力的，還在「防患於未然」，非治標而為治本；換言之，就是怎樣使整個的社會不致製造出徐達泉那樣的青年？

一個人「於至偶輕有微的小德的出入，自又當別論，而不應如極端派的動輒要「殺一懲百」，尤不應以寸朽而棄連抱，逼得人家無地可容。這是我一向抱的知人論世的態度。

近年來上海暴發戶之多，真有扶搖直上之勢，悖入者悖出，結果雖然物質方面勝利了，但精神方面卻日趨於扭曲畸零，結果則造成下意識的風狂變態，徐達泉的倫常之變，或者也可用這個理由來解釋。又如月前報載一投機商因營業失敗，卻轉起「綁票」的念頭來，終至「案發被捕」，雖是投機者之自食其果，但也足見得我們的周圍，是陷入於如何光怪荒儉的一種氛圍中，睜開眼來便是難當的陰暗和醜穢！

從前述的新聞之中，可以看到處決罪犯時的一些儀式、手續，雖是簡短的記載，但從紙上推測起來，正是一刹那間幽明立決，如記者所說：「由警將徐綁上絞樁如法絞決，不滿十分鐘即氣絕。」可謂死之速成者。絞的原來意義等於縊，現在已成爲一種刑法。世上最文明的死刑，大概要推美國的電刑了。但人類而尚有電刑的遭遇，從最徹底的進步而言，那末，這文明實在還有點折扣吧？至於中國人，縱然是最現代化的上海，坐電刑的福氣卻還挨不到。有之，則是電椅。但這並非要罪犯痛快的死，而是作向罪犯索取口

供的工具，兩者之間大有分別。最近北平某刊物有蔡申之君編著「清代州縣故事」一稿，內有記述罪犯臨刑前的儀節云：

令禁卒牢頭決囚之時，小心防守，切莫等犯人知道。將三班衙役傳齊，請武官令營兵監外圍住……。令刑房寫出犯人名姓標子，令捕快豫備繩索，令廚子豫備酒肉包子，令刑房將監犯牌寫好呈官植提犯人，令捕快拿監牌交捕廳禁卒開監門，捕快進監提出犯人令由東邊東角門進，至大堂跪下。刑房叫名驗箕斗，即賞酒肉包子，食畢將衣服脫下。馬快動手上綁，刑房將犯人犯法標子倒放公案桌上，官用硃筆向前一拖，順手丟去此筆不要。令捕快將犯人帶去走西角門出去，武官兵役押犯人至法場，犯人面向西邊跪下。本官要穿大紅呢雪衣，要帶紅呢斗篷，即在大堂上轎開中門趕至法場，目觀犯人開刀決畢回署，即放爆竹。下轎坐大堂排衙，排衙畢進內閣又要預備爆竹，再預備賞號，賞刀斧手約錢二千文不等，繼則辦文申報完事。

61 .

這段記載出諸當時吏胥之手，想必都是實際的情形，恐和民國以來也無什麼大變更，使我們記起舊劇中的殺頭的場面：犯人穿紅色衣褲背插監斬某某的標子，劊子手多數是敞開胸膛，露著臃腫的肉體，手執闊頭大刀而面現猙獰之狀，真是所謂「殺氣騰騰」，而犯人之壯烈者則曰：「過了百年又是一條好漢！」

「我時常對於劊子手感到神祕而厭惡，以為連殺人也可成爲一種職業。但現在涉世稍深，卻又以為劊子手的使人厭惡，實在爲了他所業的過於露骨。蓋上乘的殺人者，必須做到不露痕迹，有時外貌似良善，謙謙有禮，如舊說李林甫的口蜜腹劍，於「今天天氣哈哈」的笑聲中，藏着逼人的刀鋒。世有生活於血腥之中，而外表則嘻笑自若，彷彿「鬻然可親」，亦有以萬姓的肝腦，他人的骨肉，供一己的揚眉，及妻妾的一笑者；而所持的理由，無論用文字和口舌，卻又鏗鏘而堂皇，俱非劊子手所能望其項背。明人詩云：「殺人如草不聞聲」，——這方是殺人的藝術，做到爐火純青的地步。惜鄙人不學無術，愧未能得其門徑而聞道也。

我很想看一看殺人的場面，但終因限於眼福，不得一見——雖然無形的殺人，三十年來幾乎無時無地不可看到。只有少時在鄉間，聽說當地的兩個劇盜要正法了，朋友們慫恿我去參觀一下，我一面覺得恐怖，一面又爲好奇心所驅使，經過躊躇之下，決計購着家長去看過明白。但因爲戒備很嚴，不許「看客」站在法場近處，於是只得繞着圈子到土城上向下偷窺，然而先我們而在的人已經不少了。我的身材又是矮小，雖然努力的向人叢中排擠，依然看不到清切的真

相，隱約中看見法場上放着兩口棺木，一個犯人已經仆着身子氣絕了，另一個正反着背準備一彈貫胸。法警剛欲舉槍瞄射時，我忽然感到一陣噁心，身子涼了起來，連忙回頭看別處。須臾耳中又聽得嗵拍數聲，於是人聲跟着起了騷動，都說「完結了！」「完結了！」空氣頓時從嚴肅和靜寂裏，轉到又緊張又激動。聽說那天的「看客」中，有曾受劇盜生前的洗劫殺戮，恨之刺骨的，這時方「拍手稱快」，釋去這口惡氣。「怨毒之於人深矣哉！」強盜爲了生計，只好任人怨恨詛咒，還可說是迫不得已的作惡。但尤其可恨的，卻是天地間有許多可省而不可省的罪惡！而且還是損人不利己，魯迅先生曾經說一個人最好能「做些有益於人的事；倘其不能，就做點利己不損人之事；又不能，則做些損人利己之事。只有損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對的，如強盜之放火是也。」這話是覆曹聚仁先生的信中所說，而他所以不作損己利人之說者，正見得魯迅先生之洞切人情，不隨意的唱高調；蓋非凡夫所易爲耳。其令弟知堂老人，也有同樣的意見，而且也出以書信的形式。在致孫伏園先生的「山中雜信」中說：

游客中偶然有提着鳥籠的，我看了最不喜歡。我平常有一種偏見，以爲作不必要的惡事的人，比爲生活所迫

，不得已而作惡者更爲可惡；所以我憎惡蓄妾的男子，比那賣女爲妾——因貧窮而喫人肉的父母，要加幾倍。對於提鳥籠的人的反感，也是出於同一的源流。

這裏，我們還可加纏足上去，也一樣是男人們的惡俗的思想，犧牲了別人卻於自己無好處，雖然連現在還有「愛蓮癖」的人。在眼前這樣的社會裏，鄙人也不想存怎樣奢侈的希望，因爲我們大約都未必肯犧牲自己來普渡衆生，不論嘴上或筆下說得如何懇切。但最好也少作點這樣的惡：犧牲多數人，而於自己毫無裨助，如過去死刑中各種稀奇古怪的方法，舊說中的五馬分屍之類。殺人者用自己的命來抵償罪惡，人生在世豈不已經完了，夠了，那末，就得讓他爽快平安的死去，不應再讓他多受徒然的痛苦。本來以死刑來對付殺人者，總多少有點矛盾。徒刑還可使罪犯知所警戒，一息尚存，期滿後猶有改過自新之望；至於死刑則僅爲了罪犯以外的人。不過在目前的社會制度中，死刑的廢除大約還止於理想而已。

自從鄉間糶糶糊糊的看了一幕殺頭（其實是槍斃）以後，後來在上海又看見一個「人頭」：在四五年以前，正是人頭奇案層出不窮的年頭。有一天，約摸是夜間八九點鐘，我坐人力車到朋友Y君那邊去。車過S路——一條長而冷落的石子路，在陰暗的街燈，

稀疏的星月下，我正吹起口哨以壯自己威風，忽然車夫眼明手快，先瞥見了一顆大好頭顱，放在一枝電桿木下面。於是回頭來手指一伸的說：「先生！你看這……！」一面隨即口中啞啞的吐了幾口唾沫。我一見之下，真有三國演義中曹操見關羽首級時的驚慌之情，我想，難道果然是「有緣千里來相會」嗎？於是我也不打算再到Y君處去了，立刻叫原車奔回家裏。然而，此後的胸脯中好像有什麼東西在泛濫着，一直到三天後方始消去！我的感情向來是非常脆弱，也易於衝動，每看見殘酷的、醜惡的戟刺的事物，就要引起胸中作惡半日，前一回看了谷崎潤一郎的「春琴抄」，見到主角春琴用針刺瞎她情人眼珠的一段描寫，我一面驚異於谷氏的藝術手腕的卓特，一面也實在不忍再往下看。這恰恰構成了我怯弱，浮躁，庸懦的性格。在這樣的時代中，有的地方原應該動心忍性，必須如詩人所唱的，應該有大盜一般的感情，否則，凡事畏首畏尾，動搖不決，難免要蹈宋襄公的覆轍吧？

如前文所說，犯人在臨刑之前，獄卒例須餉以酒飯。據水滸傳說，這叫做長休飯，永別酒，這倒是名符其實。在第三十九回「梁山泊英雄劫法場」中說：「蔡九知府聽罷，依准黃孔目之言，直待第六日早晨，先差人去十字路口打掃了法場……當時打扮已了

，就大半裏把宋江戴宗摳扎起，又將膠水刷了頭髮，網個鵝梨角兒，各插上一朵紅綾子紙花，驅至青面聖者神案前，各與一個長休飯，永別酒。喫罷，辭了神案，漏轉身來，搭上利子。」到底小說的描寫，較為具體，生動。而犯人背上插的標子，也有名目曰「犯絲牌」，須待廳官判了「斬」字以後，再「將片蘆席貼起來」。至其法場卻在熱鬧的十字路口，與鄉間的在荒僻的郊外者不同。或者因宋江等都是江洋大盜，故意的想處決於十字路口，兼有梟首示衆之意。但結果卻還是官兵喫了大虧，也足見「盜」之所以爲「強」也。

殺頭雖然是慘痛的事，但在曠達的人看來，也真有死去何足道之感，如清初金聖歎哭廟一案，臨刑時反說：「殺頭至痛也，籍沒至慘也，而聖歎以不意得之，大奇！」唱經堂的才情固然戛戛獨造，但於生死關頭卻尤多快舉，不過魯迅先生卻以爲這無異「使屠夫的兇殘，化爲一笑。」但依我看，金聖歎也許是個玩世不恭的人，而玩世的人往往是從憤世轉向過來的，魏晉間多的就是這樣的人物。徐珂「清稗類鈔」譏諷類中，有「胡桃滋味」一則，記金聖歎臨刑時的諧趣云：

金人瑞以哭廟案被誅，當棄市之日，作家書付獄卒

妻子。獄卒疑有謗語，呈之官。官啓緘視之，則見其上書曰：字付大兒看，鹽菜與黃荳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傳，吾無遺憾矣。官笑曰：金先生死且侮人。

然也有作花生與荳腐乾同食，大有火腿滋味者，

想係轉輾之誤。不知怎的，我看見元和清的殺戮，就覺得別有一番感觸。這件哭廟案可說清初的學生運動

，其熱烈不亞於五四；合金壇鎮江等士子，共一百二

十一人，地點在江寧三山街，時間是順治十八年七月

十三日未時立秋，已時斬決。司其事者爲蘇州巡撫朱

國治，李越縵在日記中稱爲「我朝第一酷吏」，亦卒

以在滇撫任內，刻剝軍糧被將士「食肉寢皮」，自此

遂開後來文字獄之禍。「辛丑紀聞」記當日行刑時的

慘况云：「是日也，十案共一百二十一名，凌遲二十

九名，斬八十九名，絞四人……。至辰刻，獄卒於獄

中取出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塞栗木，挾走如飛

。親人觀者稍近，則披甲者槍柄刀背亂打。俄而礮聲

一震，一百二十一人皆畢命。」等到十八日解所籍人

家妻子時，情況還要悲涼酷虐，集生離死別之大痛，

「凡子女之抱持者不釋手，至五六歲子女皆手扭之。

其稍長者，則皆械繫。」（哭廟紀略）送行的人，有

父母，有姊弟，有姑媳，以至有岳婿，「哀號痛哭，

謝聞數里，行道之人，無不疾首痛心，泣數行下，唾

罵撫臣之慘刻者。」彷彿有杜少陵筆下「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的慘况。中國人動輒談平和，講寬容，但實際上還是梟主權臣的世界，而火乘之最出色，最可信的，恐怕也還是「酷吏傳」中的人物了。

我疑心金聖嘆臨刑前放達的舉動，多少是仿效嵇康棄市時的故事。據「晉書」四十九嵇康傳載：

康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

有人說這是視生命爲兒戲，是矯情造作。我卻認爲是一個人人在緊要的關頭，從紊亂，緊張，壓迫的情緒中間的一種大解脫！由劇烈的激動歸於凝靜肅寂，情知專一。反正是一樣是完了，又何所多用其咨嗟留戀，正如一塊鎔爐中的灼熱的鐵，經過冷水的沖澆，反而變得無比的堅冷，斷斷非常情所能及。世上有許多冷嘲與熱諷，原是從極端的專制政治下的一種反撥。鶴見祐輔「論幽默」中說：「淚和笑只隔一張紙。恐怕只有嘗過了淚的深味的人，這才懂得人生的笑的心情。」旨哉斯言！又說：

約翰穆勒的話裏，曾有「專制政治使人們變成冷嘲」的句子。這是因爲專制治下的時候，直率的敏感的人們，大概是憤怒着，活不下去的。於是直率的人，便成爲

殉教者而被害了。不直率的人，就玩弄人生，避在幽默中，冷冷地笑着過活。

將上面的話，來解釋魏晉時一般所謂「佯狂」的心理，感情，思想，是再也確當貼切不過了。而尤以嵇康，阮藉，劉伶，彌衡和孔融為甚。

自嵇中散被難而作達語以後，至五代時尚有江為的臨刑賦詩，也是沿襲嵇康的故事的。據陶岳「五代史補」卷五載：

江為臨刑，詞色不撓。且曰：嵇康之將死也，顧日影而彈琴。吾琴則不暇彈，賦一篇可矣。乃索筆為詩曰：「衝鼓侵人急，西山日欲斜；黃泉無客店，今夜宿誰家？」

歷史上多由沿襲前人的言行，而作為自己的濫觴的人物。如江為之仿嵇康便是一例。然清初梁淮樞撰「玉劍尊聞」，及錢牧齋「列朝詩集小傳」孫賈傳中，却以為是孫賈所作的詩，不過前兩句已有改動。「玉劍尊聞」卷七「傷逝門」中有云：

孫賈為藍玉題畫坐誅，臨刑口占曰：「鼙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

到了後來，連長沙葉德輝被殺時，也曾吟過類似的詩，但其上一句已改為「慢搗三通鼓，西望夕陽斜」了。甚至日本大津皇子臨終時亦有一絕：「金烏臨

西舍，鼓聲催短命。泉路無賓主，此夕誰家問？」大津以一三九三年——即唐中宗嗣聖三年賜死。此皆一事而在大同小異的形式下，反覆起迭。數年前有人且以為是徐渭及唱經堂所作者。所謂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臨難賦詩，庶幾也不失從容之致歟？

臨末，我記起前人所作理髮肆中的一副楹聯來，聯云：「磨礪以須，問天下頭顱有幾？」「及鋒而試，看老夫手段如何。」這是漢字的特色，可以在無中生有中顯出排比堆砌。至於我輩的「頭顱」，恐怕永遠是恭敬而馴服的，作別人「試」的材料罷了。

——三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午

機器電磨 用鈍刀片

大同貿易公司專用機器
電磨各種用鈍刀片及刀
剪利器一經電磨無不鋒
利如新

(地址) 浙江路五七五弄廿四號

(電話) 九〇九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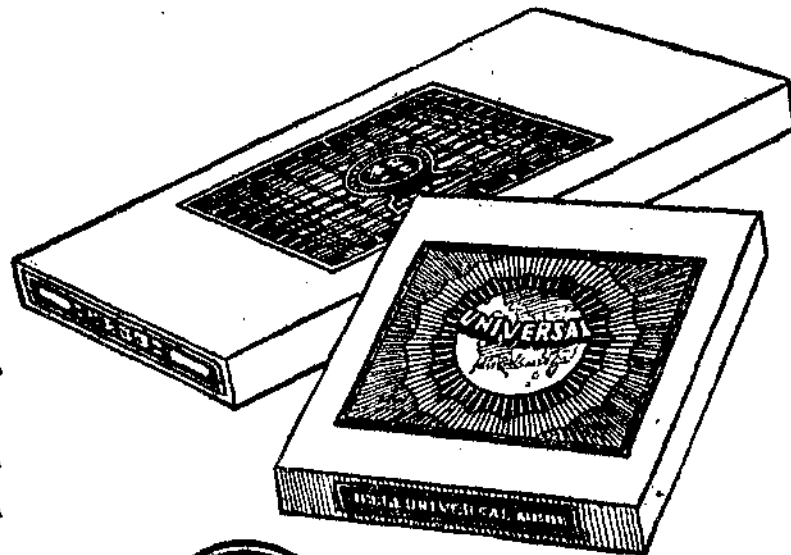
代理處
先施公司
新新公司
麗華公司
三天公司

寰球牌

UNIVERSAL

美術雙紋緞條真麻紗手帕
安全全牌緞條麻紗手帕

花紋：亦艷亦雅 無正無反
式樣：美觀新穎 漂亮大方



品質：細密柔軟 久洗如新
價目：舶來勁敵 售價獨廉



九二一九六

電話

預定請打

受者歡迎

美麗悅目

寰球手帕花籃

送禮佳品

上海寰球手帕織造廠

售均店商貨百尚高司公大者

「鳥兒自有牠所懷戀的天地。頑固的養鳥者啊！你能永久使你的小鳥蟻伏在你的籠子裏麼？」

。但是，似乎有一點愁在她的眉尖，又有一點傷感在她的心裏。

是在一個盛大的宴會席上。

明亮的燈光下，更照出了她美麗的身條。

席上有豐腴的高貴的菜肴，有銀色的酒杯的交錯，有主人懇懇的款待，有客人的熱烈的歡笑。

鼓掌聲停止了，大家期待着她的歌聲。最後，

但是，最後由於主人的特別鄭重的談話，席間立刻就趨於靜寂了。

歌聲是真的響起來了，憂鬱的，傷感的，是一支叩人心弦的「Farewell Waltz」，「魂斷藍橋」的插曲，帶着二十世紀每一個純潔的年青人的悲音。

主人的發言，是

「是這樣的一個

爲了要介紹一位年青的姑娘。他說，她是

美麗的少女，却唱出這樣的憂傷的曲調！

一位天才的音樂家，

一位聰明的年青人，

一位有思想的女學生

十幾個客人的心裏，暗暗地歎息。

。同時他表示：希望

程育真譔

石佩卿圖

在這個充滿着歡樂氣

者的眸子，有晶瑩的，坐下原位時，歌唱

氛的宴席裏，那位年青的天才者，能讓所有的客人

淚珠。這時衆人的談笑聲却又恢復了，於是坐在她

，都聽到她嘹亮的歌聲。

旁邊的那個年青的男子，便發出了關切的語聲：

隨着主人的談話聲的中止，是一陣客人的熱烈

「綺，你今晚有一些不舒服嗎？」

的鼓掌。

搖搖頭，裘綺文的眼淚却掉了下來。……

就在這個時候，坐在一個誠摯的年青男人旁邊

宴席上莊嚴的樂曲，已經變成了輕鬆而活潑的

的少女，站起來了。

。接着是賓主的舞蹈。在這個時候，綺文却輕輕地

她有黑的頭髮，黑的眼睛，和一個美麗的臉龐

拉着郁青的手，站到了幽黯的洋臺上。

洋臺上，兩個年青人倚着欄杆，望着上面的天，天上只有一彎涼月，却沒有一顆星星。

「青，……」綺文的頭伏在他的肩上，心中欲訴的無限的言語，却讓嗚咽聲代表着表現了出來。

郁青撫着她溫柔的頭髮，悲哀的，然而不知所地：「綺，你一定受過刺激了，然而你能告訴我嗎？」

於是接着有綺文斷斷續續的泣訴聲。

綺文是愛郁青的，因為他坦白，真誠，有才學，有骨氣。

可是，事情並不是如此簡單，——

裘綺文有父親，父親正直而具有新思想；裘綺文也有母親，母親慈愛而受過教育。他們愛綺文親切地，真心地，正像天下許多父母愛他們的子女一樣。

但是父母也究竟有他們自己的前途，和他們自己的工作，爲着這個前途，和這項工作，綺文的父母不得已離去了上海，同時更用眼淚把綺文託付給綺文的舅父。

舅父是一個被世故磨光了頭皮的人，他知道怎樣地利用環境，他更知道怎樣地可以得到他更多的財富。於是，他就不免常常地想：

「綺文這孩子，我養育她一年多了！」

養育了一年，舅父以爲自然應該有一年的代價，不，應該說是當然有一年的本錢和利息！本錢和利息，在作爲一個商人的舅父，是最能算得頭頭是道的。

因此，舅父對於綺文和那姓郁的接近，是挺有反感：

「這個姓郁的。他算什麼？綺文，我介紹你一個姓郭的，他的父親是我行裏的經理，他自己也是一個大學裏的學生，而且，他比那個姓郁的漂亮得多哪！」

事實上，郭金聲倒真是一個在某大學經濟系唸書的學生，他的頭髮和皮鞋，也的確比郁青的光亮得多，而且，西裝筆挺，又會抽煙。但是最值得大家佩服的是，他做大學生的經驗，也挺豐富，他的大學生活已有七年之久了，除了每種科目的成績，常能一貫作風，始終不渝的，吃「手槍」(F)之外，對於交際手腕，却也能日新月異地，愈趨於老練精巧。

然而裘綺文却瞧不起他，她說他不學無術，十足是一個典型的都市社會的執袴子，甚至說他是一隻現實社會的寄生蟲，一件比屍體更無用的東西！

這就不免使舅父大冒起心頭的怒火：

「你敢瞧不起他？他是我們經理的兒子。你的父母早已將你交託給我了，你的事情，都得由我作主！」

在這樣的情形下，舅父真的自動地將他的甥女許配給他經理的兒子。

可是綺文是天真的，她以為舅父究竟是舅父，舅父一定不會使他的甥女去輕易地犧牲，因此她還是快樂地，跑到她舅父的面前，告訴他，今晚她將去赴一個宴會。但是，一個天雷就在這時猛然地鎮壓到了她的心窩，——

舅父板起了他鐵青的臉，聲調陰沉而且冷酷：「綺文，今晚我允許你再去參加一次你自己的交際會，但是，這應該是最後的一次！你知道我已經為你選定日期，舉行婚禮了！」

跟着舅父最後一句話的終了，綺文的心境便開始被絕望的陰影所籠罩。像一個囚犯被判處死刑時一樣的難受，她已經失去了對每一種事情的興趣。她在宴會席上，失神地坐在客人與客人的中間。終於，她傷感地用她銀鈴一樣的歌聲，唱出了她的哀怨。

在夜風吹拂着的洋臺上，在天上黯淡的月光下



她的傷感地用她銀鈴一樣的歌聲，唱出了她的哀怨。

，有綺文哀怨的啜泣，同時有郁青憤忿的眼淚。

「綺，犧牲的時代是已經過去了，在今日的世界中，任何的封建魔王，早已經失去了他們阻止每一個青年前進的力量。綺，去做一個倔強的人，去

做一個跟舊勢力反抗的最後的戰士！」

「可是，青，你——」

「我？我願為你，捐棄我的一切。」

隨着兩個年青人激動的語聲之後，是大地的沉默。惟有窗裏的舞蹈的樂曲，依然飄渺地在奏着，只是響到表綺文和郁青的耳鼓裏時，却變成異常地寂寞了。

微風輕輕地吹來的時候，窗外屋簷下的鳥籠裏的小鳥，便煩躁地吱喳起來了。

是多麼狹小的天地啊，那幽黯的屋簷下的世界！——她這樣地想着。

癡癡地憑着窗檻，失神地望着屋簷下的籠鳥，那少女是日形消瘦了。她的手夢幻似的撫摩着她柔軟的鬢髮，接着便鬱鬱地想起了幾天前，不幸的遭遇。於是大顆的淚，便從眼簾滑到了美麗的睫毛尖，凝成玲瓏的粒，光亮的圓，如青草上的白露，隨着微風的搖撼，就靜靜的，不可重拾的墜下。

簷下的籠鳥，若有所悟似地在籠子裏飛撞着，她有美麗的羽毛，和清脆的叫聲。然而她的形色是那樣的惶惶，她的叫聲裏夾着憤怒和歎息。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人走進了那少女的房間，他有華麗的服裝，和光亮的頭髮，他的臉孔像是在笑，然而這個笑對於那個少女只有增強不愉快的心境。

「綺文，你真是一個好靜的姑娘，獨個兒憑着窗，聽簷下的籠鳥粗躁的叫聲，有什麼好玩？我想，你還是跟我到外間去玩玩的好！」

「對不起，郭先生，我的舅父，在前幾天已經

關照我過了，不准我以後走出家門一步！」綺文的語調中，充滿着冷笑。

「這個，我想你是誤會的了。你的舅父在我剛才進門的時候，還說叫我陪着你出去散散步呢。」郭金聲笑容滿面地說。

可是綺文還是憑着窗檻，返轉身去望屋簷下的籠鳥，鳥兒在叫着，吱吱喳喳地，顯示着煩躁和抑鬱。

對於那籠中的鳥，郭金聲感到不耐煩了，他想，這撈什子，快讓我把牠攜到別的地方去，省得綺文只是注意牠，把和我談話的注意力都分散了。

「這鳥兒真可愛啊！綺文，你也愛牠嗎？讓我把牠拿下來。」於是郭金聲自告奮勇地把掛在屋簷下的鳥籠，提下來了。

「郭先生，你看牠是多麼不耐煩於住在這狹小的籠子裏，你既然是愛牠的，你應該放牠回到大自然的天地去。」

綺文意外和善的聲音使郭金聲感到異常地高興，而且放走牠，趕走牠，驅逐牠，正是他最願意做的事。

鳥兒終於飛去了，從狹小的籠子裏，越過了幽黯的屋簷，響着銀鈴一般好聽的歌聲，展着光亮鮮

明的好看的羽毛，飛去了，飛去了。

郭金聲粗暴地笑着，當他笑得覺得有些無聊而記起綺文的時候，只見綺文還是呆呆地憑着窗檻，癡癡地望着窗外遼闊的天空，二顆晶瑩的淚珠，凝住在兩隻黑色的眼睛裏，像是在追蹤着遠去的鳥兒的飛程。

第二天，當舅父知道他出高價所買來的鳥兒，已被放走了的時候，心裏感到極大的憤怒，但是，想到放鳥的人，是他經理的兒子時，便又變得異常地慷慨了：

「綺文，你年紀輕，真該快樂地找些事情玩玩。金聲他跟你多麼好！」

事情倒真是確實的，郭金聲又來了。

這次他在她的面前要求她的舅父答應他陪她到外面去玩。舅父自然是允許的，他們的婚期已經快到了，正應該雙方聯絡一下感情。況且綺文自從那天（赴宴晚上的翌日）早晨，攜着小提匣，想跟人離開上海，而結果終於被他發覺而攔阻住以後，他一直禁止她跨出門外去，幾天來不曾給她有過一個閒散的機會。

「你也太悶了，綺文，你就跟金聲出去一次吧！也好散散心。」

對於舅父這個太慷慨的允諾，綺文心裏可憎惡到了極點，她覺得她的周身好像是給什麼東西在焚燒了。她恨不得拿起桌上的削果皮的刀，痛快地擲到對方的身上去。

可是一個奇怪的念頭突然地闖進了她的腦，她忽然變成了高興的，快樂的，而且可愛的起來了。她幾日來寂寞的慘淡的憔悴的面容，已經由她高興的笑，完全遮敝住。

她點着頭，表示願意跟郭金聲出去。郭金聲感到意外，而不覺有些飄飄然，做舅父的便連忙喊他的汽車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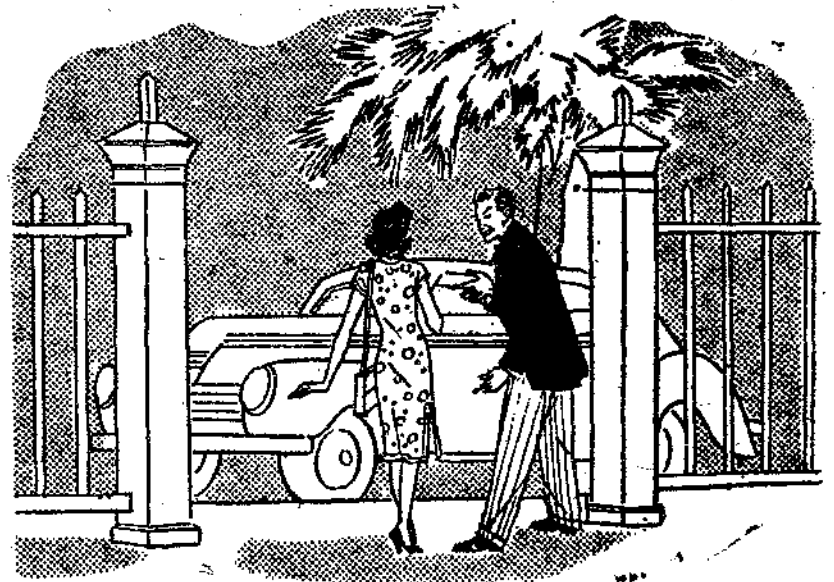
「阿林，快替郭少爺和小姐駛出汽車！」

但是綺文對郭金聲說，她願意自己來駕駛汽車，她說阿林不必去，因為——

郭金聲不待綺文說出理由，早已揮手叫阿林仍舊去打他的瞌睡。而一面又陪着綺文，踏着挺響亮的步子，向門外走去。

車開着，果然由綺文駕駛，一秒一秒地，汽車愈駛愈快了。而綺文的臉色，也跟着由歡樂的快活的，漸漸地轉變成嚴肅的，緊張的，並且有些冷酷了！

「綺文，你，——你準備駛到什麼地方去？」



踏 着 挺 響 的 亮 步 子 ， 向 門 外 走 去 。

綺文並沒有回答，她開足了她的馬達，讓這流線型的汽車，穿過里弄，穿過馬路，穿過街道，穿過

了過去，……
 郭金聲沒有死，他還是那樣地，有他光亮的頭髮，有他筆挺的西裝，有他清脆而響亮的皮鞋聲。裘綺文也沒有死，只是受着傷了，躺在醫院裏，憂鬱地。
 她望着潔白的護士的服裝，和潔白的單純的天花板，她是那樣地寂寞。
 舅父來了，除了帶來一些食品以外，還帶給她以無上的做舅父的權威，他說：「等你出了醫院，我再給你辦理婚事。」接着是郭金聲來了，他帶來了一隻鳥籠，籠裏有一隻有美麗的羽毛的小鳥，會唱銀鈴一般的歌聲。

一下綺文的臉，又呆呆地望着前面，

前面沒有人，沒有狗，沒有車輛，甚至也沒有聲音，除了他們自己的汽車迎着風的疾駛聲。

金聲的汗珠從額角掉下來了，一顆一顆的，他想去抱住綺文，阻止她叫她立刻停下來，然而——
 看呀，前面是有着那樣巨大的一株樹木擋着他們，這是什麼樹呢？可是已來不及仔細辨認了。

汽車像一隻瘋狂了的野獸，猛然地向那株樹撞

他說，他最知道綺文的性情，她是最愛籠鳥的，她常常凝着目光，注視着籠鳥的跳和叫，神往着籠中小鳥的生活。

舅父說，郭金聲真是一個最聰明的年青人，他說他買來的鳥，正跟前次被他放走了的小鳥，有一樣的美麗的羽毛，一樣的好聽的歌聲，一樣的跳跳撞撞的煩躁的性情。

當兩個人坐在綺文的床邊，你一句我一句的說得感到有一些疲倦了的時候，就把鳥籠拋在桌上走

了。留着綺文，獨個兒躺在床上，望着籠中的鳥兒發楞。

時間便在這寂寞而且煩躁的空氣中，悄悄地溜過。一天又一天的，裘綺文的傷，終於完全痊愈。

明天便是出院的日子，可是很不幸的，出院前的一日，籠中的鳥，却憔悴地死在籠中了。

「有這樣豐美的食料飼養牠，有這樣精緻的籠子給牠居住，而鳥兒却死了！」護士歎息着把死去了的鳥的屍體，棄向窗外。

護士出去的時候，留着空的籠子，放在綺文的面前，於是綺文的心更寂寞了。

可是正在這時，房門又給推了開來，隨着穩重的脚步聲的終止，出現在綺文眼前的，是一個充滿着哀愁，隱藏着憤怒的青年人。

「青，是你，——」綺文興奮地從床邊站了起來。

「綺，我又見到了你，你知道我是怎樣地高興。」然而郁青的聲調依然夾着傷感：「爲了那天你重爲專制的魔王所佔領，我……綺，你知道我一直是在你的居所的周圍裏看護你。可是，現在，綺，我們又得到了一同走的機會。」

聽到了郁青最後的一句話，綺文的心立刻振動

起來，但她忽然覺得她的面前，橫着許多困難，可是當她瞥見那放在桌子上的空的鳥籠的時候，她就一下子伏在桌上迅速地寫下了一張字條：

鳥兒自有牠所懷戀的天地。頑固的養鳥者啊！你能永久使你的小鳥蟄伏在你的籠子裏麼？

讀着這字條，郁青快樂地笑了，於是他們兩人並着肩走出了醫院，可是醫院門前倚着牆壁站着封建魔王所派遣的暗探，舅父家裏的汽車夫！

這無疑的是給予綺文和郁青以一個大的震顫，於是郁青機警地把他的帽子往下一拉，遮住了他的面貌。而綺文這時却終於給阿林瞧見了。

「小姐，你跟郭少爺一起出去嗎？不坐車子去？」汽車夫有一個愛賭的性癖，因此每夜的賭博，終於使他在日間患了沉重的瞌睡症。

這時，他還是在矇矓中，他把郁青認做了他的郭少爺。

「我們出去散散步，一會兒就要回來的。」綺文的話，很快地把汽車夫趕回了夢鄉。

於是綺文和郁青走了，一步一步的，很快地走着。他們好像看見他們的父親和母親，正揚着雙手，在歡迎他們的孩子歸到他們的懷抱裏去。



俠盜魯平 奇案之五

(四)

孫了紅

一串問題

這不省人事的狀態，連續了一個不知怎樣久的時間。他祇是昏昏然，昏昏然地，彷彿已墮入了一個夢壓織成的密網；有時，他好像被活埋到了一座幾千萬噸重的大金字塔之下，感到不可堪的窒息的苦悶；有時，他又像被一陣旋風吹進了大戈壁的沙漠，全身都被煩熱包裹了起來；更有一回，他夢見自己懸掛在一頂五彩的降落傘下，上昇，上昇，好像已越過同溫層而飄進了無邊際的太空；在那里，他看見美麗的月球，像是一個龐大的肥皂泡，在一縷爛銀細絲那樣的軌道上面飛旋；驀地，這月球忽而分裂成無數碎片，千絲萬絲爛銀那樣的月雨，飄灑滿了整個的空間，恍惚間他的身子隨着這繽紛的月雨竟從無際的高空之中，頭俯脚仰飄然直墮而下，却跌進了一座爛銀那樣潔白的宮殿；在這宮殿裏，有冰雪雕琢成的潔白的牆垣，有冰雪雕琢成的潔白的器具；更有冰雪雕琢成的潔白而美貌的女子，悄無聲息地，在他身前躡足走來走去。

至此，他的靈魂已重履人世，而把意識之門微微推開了一線。

一次，他覺得有人，正把一樣什麼東西塞進他的嘴。他突然『掙』——這只是『掙』而不是『睜』——開眼縫，他發覺自己正睡臥在一間小小的臥室裏面。四周，幽悄悄地，聽不到跌落一枚針的聲息。這裏，有繫着白漆的潔白的門，窗；有潔白的沙發，小桌。而自己，正仰躺在一張白漆的小床上，蓋着潔白的被單。他的第一個感覺，覺得自己好像已從原有的世界之中跌進了別一個星球裏。

奇怪的是，他所睡的那張床，被安置成一個斜坡形，他的身子，頭向下而腳向上，躺成一個倒栽的姿勢。並且，全身已被什麼東西，緊緊束縛了起來。他想轉側一下。咦！連動一動也不可能！他感到了一種輕微

的驚駭，疑惑自己又和以前一樣，遭遇到了虎兇入柙的命運！他努力撐起困惑的兩眼，搜索着周遭的一切。只見這屋子的一隅，有一個女子，背向着他悄然站在那裏在寫什麼東西。那苗條的身影，在他迷惘的視網裏面好像有點稔熟。

這女子，白帽，白鞋，背後兩條交叉的白帶，繫着一個潔白的圍身。——這分明是一個看護的打扮。突然，他理會到這是一個醫院。可是他還想不起，自己爲什麼，會到這醫院裏來？他怔視着那個女人的背影，驀地想起了那個死神陰影下的姑娘；接連他又想起了自己所經過的一切；他恍惚記起自己，曾從易紅霞的家裏，亡命趕向一個地方去；他恍惚記起有一個人，正把一支手槍向那個姑娘扳機射擊；他又恍惚記起自己那時，曾捨命飛躍而前，因擋住那子彈的路線而吃到了一槍！

以上，好像都是真實的事情；想想，好像是一個夢。再想想，又好像不是夢。最後，他記起這完全不是夢而是事實；而且他記起，他所趕去的地方，是一家殯儀館；那個開槍殺人的傢伙，正是那個濃眉毛的武生。——他所能記憶到的一切僅止於此。但，以後呢？以後又怎樣呢？自己是怎樣到這裏來的？那個被壓迫的姑娘，又遭遇到了何等的情形？還有那個濃眉毛殺人的傢伙，以後，又演出了何等的戲劇？

凡此種種，他簡直茫然一無所曉。

這時，他雖已進入甦醒狀態，可是他的意識，却還沒有恢復健全。他像暈船，又像酒醉；他覺得天地在旋轉，身子在晃盪。他的頭腦，彷彿已埋進了一片白茫茫的迷霧之中；他極力想思索，但他却絕對無法思索。他想大聲呼喊，但終於沒有喊出來。不久，他迷迷糊糊，重又進入了昏睡的境界。

他第二次甦醒的時候已在夜晚。這墟墓一樣的空間只剩下他孤單一人。不知那裏送來一點燈光，在他周遭抹上了一片淡淡的乳白。窗外有幾顆星，一閃一爍，刺促着他澀重的眼球。這一次醒來，他的頭腦，比較已清楚得多。他試着轉側一下，身子依然受着束縛；他感到一種不可堪的煩躁，全身彷彿受着炮烙的酷刑。尤其是喉嚨口，好像已被人放下了一把火，一種焦渴難耐的感覺，使他忍不住呻吟起來。

他不懂自己的聲音，爲什麼竟會那樣的疲弱而無力？在這靜靜的夜裏，他自己聽着，覺得完全不像是自己所發的聲音。

幸喜，他這幽幽的呻吟聲，立刻已獲得了反應。

仍像白天一樣，有一個白衣帽的女子，一條魅影似的蹣跚走了進來，悄然扭亮了燈。

那女子輕輕走近他的床，低頭凝視了一下，向他嫣然一笑；這笑容帶點驚奇，也帶點神祕，好像在說：

「啊！你居然清醒了！」

奢侈盡力擠着眼睛，以適應燈元的刺戟。他伸出他的病犬似的舌尖，連連舐着他的枯燥欲裂的嘴唇，示意那個女子：他的嘴裏，乾渴得厲害，想喝點水。

奇怪！那個女子却只向他笑笑，不開口。

「水！我要喝點水！」奢侈忍不住呼喊起來。——這短短幾個字，在他，認爲已用盡了力，而實際，他這喊聲却比一個蜜蜂的叫聲高不了許多。

那女子只是向他搖搖頭。

咦！這是什麼意思？他焦躁得幾要跳起來；他想向那個女子責問：「爲什麼不讓自己喝水？爲什麼要把自己綁縛起來？」

他還沒有開口，只見那個女人，急急伸出兩枚手指，按着她自己的紅嘴唇，意思不讓他說話。

只見她輕輕走上前來，伸手指着手錶：一手在他的太陽穴上，輕輕按捺了一會。她又把他的被單，輕輕整理了一下。連着，看她一言不發，輕輕旋轉身子，扭熄了燈，又輕輕走了出去。

這女子像是一個「天方夜談」中的仙女，悄悄而來，又悄悄而去，簡直是來無聲而去絕跡！

這里依然拋下了奢侈孤單的一個，却讓無邊的寂寞，佔領了整個的空間。

呵！想動，不能。想喝水，不許。想說話，不理。這是什麼理由？若在平時，奢侈先生遭遇到了這種情形，即使他的身上，被綁上了一條胡桃大鐵鍊，他也忍不住要跳起來，設法掙斷這鍊子而攫取他應得的自由！但在眼前，他甚至連掙斷一根線的氣力也沒有。在萬分焦躁中他忽想起：自己在吃了一槍以後，也許，因子彈並沒有穿出胸腔而施行過手術；曾經聽人家說：凡是施行過大手術的人，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要被束縛起來不許轉側；並有一個更長的時間，不許喝半滴水。看這光景，自己會不會已經被施行過手術，而才受

到這種親善的待遇呢？

立刻，他果然覺得他的胸脅間的某一部分，好像有點麻木；也好像有點痛。

他想：假如真的施行過手術，那末，即便暴跳或呼喚，也決不會獲得較好的效果，那是無疑的。

無可奈何；他只得盡力耐住他的焦灼，準備再度回進睡鄉，尋求他的好夢。

可是過去他已睡得太多，眼前，無論如何，他已無法再睡。越是不能入睡，他越感到煩躁，渴熱，和寂寞；越是煩躁渴熱和寂寞，他越想轉側一下，喝一點水，和說幾句話解解悶。

他再盡力呻吟，但是沒有反應。

呵！轉側，喝水，說話，這在任何一人，都是最小限度的自由，不須唾手之間，誰都可以獲得。而在眼前的奢侈，却已認為這是最重要而最迫切的需求。越是不能獲得，越感到這需求的可貴。甚至，在這時候，他幾乎願意犧牲他的生命，以換取這幾件事，也在所不惜！可是他也辦不到！至此，我們這位奢侈先生，方始真切地認識到世間自由兩字的可貴！有時，連最小最小的一點限度，那也是化了最大最大的代價所不能獲得的！

可是，還好！人們的肢體，雖不幸而有時會遭受束縛，但，人們的思想，却永遠不會失去他的自由。——世上儘有許多人們，他們能以種種方法，約束另一人的軀體的自由；但，無論如何，他們却沒有方法能禁止人家思想的活動。

夜，幽悄得像一片廣大無垠的曠野。奢侈的身子，雖已一籌莫展，而他的思想，却開始了無疆野馬那樣的奔馳。

由於一切離奇的遭遇，都起因於那張高明的圖畫，於是，第一件事他就想到了那張圖。

當然，到這時候，這一紙圖畫在他心目之中已無復絲毫秘密之存在。一個三角，那不過表示三角戀愛；A與B，是代表着兩個敵對的角色；而一支手槍緊對着一〇二，是表示因三角戀愛而釀成的危險局勢；此外，另外幾個數字，是預示着危機爆發的日期。那張圖畫中所提示的事實，不過如此而已。事後想想，這比小孩子們猜着玩的啞謎還要簡單。總之，一件眼前淺近的事，被一個很聰明的人，裝點成了一個神奇無比的啞

謎；不幸，碰到一個更聰明的人，却把這件眼前淺近的事，胡猜到了千里以外遼遠而不相干的地方去；甚至，還牽涉到什麼八打半與九打半島，又幾乎疑惑這一紙草圖，竟有關於整個世界大戰的局勢！這未免太可笑了！太可笑了！

然而這事情的發展，却並不怎樣可笑咧。就爲猜想得太聰明的緣故，自己已領受到了太聰明的酬報；也就爲猜想得太聰明的緣故，差一點點幾乎眼看到那件可悲的戲劇當着自己面前而輕輕揭開了血濺的幕布！

他想：假使在早一天，甚或提早幾小時，就猜破了這可笑的啞謎，那末，無論如何，他不會讓這戲劇演成眼前這樣的局面。

想到這里，他的嘴角，不禁浮上了一絲特異的苦笑。

他對自己吃到一槍，覺得無所謂。但他輕鄙着自己思想的遲鈍；他對自己因年老而退化的腦力，感到有點悲哀！

連着，他又想到那個把這圖畫送給自己的人。

那個人是誰？

有一點是可以吃定的：這一個人，必然很接近那個小京戲場的圈子；也必然很接近那個鬻藝的姑娘。否則，他怎能預先看到這事情的演變，而畫出這一張「推背圖」一樣的神祕的作品？可是，細數那後台混亂的一羣，大半都是頭腦渾噩的傢伙，不像有人會弄這種花巧。有之，祇有那個棕色圓臉的西裝青年——也就是那一天想和自己打招呼而並沒有把招呼打出來的那個人——看來，却很有弄這玄虛的可能。

關於這，自己在未曾吃到一槍之前，十之八九，已猜定這一紙「天書」，是出於這傢伙的大手筆。不過，先前却還吃不准；眼前想想，越想越無疑義。

第一，事前，自己在遊戲場裏，曾親聽得此人和易紅霞的老父，清楚地說起：——「我吃準這事大有危險！」的話，可見這位神祕的預言家，早已「夜觀天象」而預先推算出了這事情的演變。

除此以外，還有一個小小的證據：——在那張「廿世紀的推背圖」內，他把「一〇二」的數目字，諧着「易玲兒」三個字的聲音。從這「二」字上，可以看出：玩這把戲的決不是北方人，而是一個南方人。因爲

，這去聲的「二」字，與平聲的「兒」字，在北方人的嘴裏讀起來，有着非常顯著的區別。但南方人，却把這「二」「兒」兩個字，幾乎讀成十分相近的聲音。於此，可見畫這一張圖的人，決定不是一個北方的老鄉；而那個棕色圓臉的傢伙，在後台習見的一羣之中，恰是一個唯一的口操本地聲吻的人物。這雖是非常細小的一點，似乎也可以算作一個小小的旁證吧？

好了，這圖畫的含義，與這圖畫的作者，兩個問題，總算解釋出來了。

其次，第三個問題，那個棕色圓臉的傢伙，爲什麼要把這張圖，送到自己的手裏呢？

這裏面，必然有些理由，這理由也該想出來。

唯一的理由，一定是那個傢伙，雖已看出了這件事情的危機，而他自己却無法挽救這事情的危機；因此，他特地畫出了這張圖，把消息透露給自己，而希望自己能將這事情的危機挽救過來。

但，他怎麼知道自己會願意挽救這件事呢？其次，他又怎麼知道自己會有能力挽救這件事呢？

關於第一個問題，那很容易解答：一定，他見自己和那個姑娘相當接近，因此，他才把這艱難的工作移到了自己頭上來。

現在要問的是：他憑什麼理由，竟能吃準自己一定會猜出這圖畫中的啞謎，而又一定具有挽救這危機的能力呢？

難道，他已窺破自己的面目而知道自己是誰了嗎？

他從什麼地方，窺破自己的真面目的呢？

想到這裏，他突然想起那一天，自己在遊戲場裏打汽槍，第二槍上，曾因手臂的震顫而失却了準的。這在細心的人物，必已看出自己的肩膀受着傷；而自己肩膀受傷的事，在一星期前，恰正喧傳於全市大眾之口。一定，那個傢伙，當時他也在場。從這一點上，他已窺破了自己的假面。因而他特地把那含有火藥味的消息預先透露給自己，而希望自己能將事前加以挽救。

對了，一定如此。——但是，還有問題咧。

他既預知了那事情的危機而希望自己能予以挽救，那末，他爲什麼不用比較清楚些的方式把這消息告訴

自己，而要把這畫符一樣的啞謎，讓自己猜呢？

他在戲弄自己嗎？或者，他想試試自己的聰明嗎？那不會的。

他不用比較清楚的方式而用圖畫透露這消息，唯一的理由，祇有：他雖懷疑自己是他心目中所想像的那個人，但是，也許他還吃不準自己一定是他心目中所擬議的人。因此他祇把一種探試性的啞謎讓自己來猜想。他一定是這樣想：如果自己正是他所猜想的人，那一定能猜出這啞謎中的含義；而也一定能依照他的預期，去挽救那件可怕的事情；萬一，他的猜測錯誤，自己並不是他心目中所猜想的人，那末，即使這一紙神秘的圖畫，流落到一個不相干的人的手內，至多不過隨手拋棄，必不致於引起意外的麻煩。這也許就是他的故弄玄虛的唯一理由？不錯，他這探試的方法，的確相當聰明哪。

這時，這位受着重傷的奢侈先生，困獸似的躺在病榻上面，他一任他的思想，像野馬一樣在幽悄悄的夜氣中間向前奔馳。他自覺他的思想之箭，箭箭都已中鵠；再也不會像先前的打汽槍那樣，竟會打成可笑的一百〇二槍。

不過，還有一點，他卻始終猜想不出。那就是，在那張弄玄虛的圖上，明明留着一個非常確定的日期。那個棕色圓臉的傢伙，他憑什麼理由，竟能在這圖上，留下一個那樣確定的日期呢？更可怪的，還有那濃眉毛的殺人的武生，居然會很馴良地依照這「新式推背圖」的預示，而真的在這被指定的日期，演出了這可怕的武戲。他爲什麼不能在提前幾天演出？又爲什麼不能遞後幾天演出？他又憑着什麼理由，一定要選中這「二月二十六日」的固定的日期，上演他這精采無比的全武行的戲劇呢？——難道，他這拿手傑作，真的也像舞台上的戲劇一樣，一定要等貼出了海報，而後才能「隆重登場」嗎？又難道，他這精采的武劇，必須選擇了曆書上的「黃道吉日」，而後才能「榮譽演出」嗎？

否則，那個棕色圓臉的傢伙，從那一點上，能預測出這可怕的殺人的日期呢？

以上這一點，却是那張圖畫中的很細小的一點，然而這很細小的一點，也就是全部秘密中的最不可索解的一點。

他想來想去，想不出其中的所以然來。

詩之卷

彈指

唐 叟

彈指韶華去不留，杜陵短髮漫遮羞；網羅有計逃張祿，驛路無人識馬周；倦對西風懷故國，老歸大澤放新虬；文章千古我何似？歷盡名場一笑休。

周君采泉為黑龍江孤女李

松筠籌金貸學屬題詩於冊

率應二絕

高吹萬

白山黑水鄉關遠，泊鳳飄鸞毛羽孤；誰動

憐才慈幼念，護他萬里一羈雛。

大裘集處即甘霖，同抱嘘春一片心；異日

學成能樹立，毋忘玉汝此恩深。

無題

陳 列

當腰玉珥佩成雙，解佩人居天一方；不是

聲容輕可接，門前一帶阻橫江。

錦書三百蝕蟲魚，一醉盡忘歲月徂；祇是

心頭猶熾熱，晚來閒踏舊庭除。

別恨深時春亦深，更無餘勇立花陰；柔腸

一轉逾冰雪，不問江湖魏闕心。

烟雲百幅列驂宮，昨夢曾凌絕頂峯；聞道

武陵非渺邈，有人裹糗走蠶叢。

感憶

陳小翠

清波門外舊書城，繞屋魚波萬疊輕；夜雨晴時聞瀑響，殘燈熄後覺天明；小年於世百無累，萬物向人俱有情；一別天涯驚世變，江關憔悴女蘭成。

才人成佛骨俱青，曾向頽垣記姓名；老去風懷花見笑，愁中歲月酒多情；無人不類喪家犬，有客都成曙後星；夜雨書窗燈一點，不堪閒坐憶平生。

過奔牛

沈恩孚

鳥弄歌喉下綠楊，荳花如蝶菜花黃；春風誰唱圓圓曲？傾國傾城此故鄉。

答翠姊絕句

陳乃文

新添屐齒印蒼苔，寄語雛鬢莫浪猜；聞道琴樓詩百卷，叩關端為玉人來。

唐紹儀的生平

許翰飛

庚天樓名人傳記之十

唐紹儀雖仕清居高位，但的確可算是民國元勳，宣統三年九月五日，革命軍崛起各地，清廷以川亂歸罪於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諭旨革職永不敘用，以唐繼盛之任。這時滿人親貴如良弼、載澤、善耆等，都極力主戰，侍郎桂春且欲屠戮漢人以洩憤，而畿輔警察多爲旗籍，形勢嚴重，人心恐慌，賴唐與段祺瑞、趙秉鈞等奔走策劃，迎袁世凱入京，撤銷旗籍警察，京畿賴以安甯。迎袁一舉，在今日視之，功罪固難判斷，在當時却是一番苦心。後來袁世凱的責任內閣成立，唐被派爲全權代表，南下與民軍代表

伍廷芳議和，這時係中山先生已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而清帝遜位問題，久延不決，袁世凱一面挾清廷以對南方，一面又以民軍力量威脅清室，居中操縱，毫無誠意，唐憤而辭職，返京後密令清廷駐外公使陸徵祥等電促清帝遜位。一月三日聯電到京，清廷鑒於大勢已去，始有遜位的動機。唐復斡旋於袁與隆裕太后之間，成立優待皇室條件八款。不久南北和議成，參議院選袁爲臨時大總統，三月十三日任唐爲國務總理，唐主孫袁合作，促成統一，不料袁以北洋系自限，不能化除畛域之見，卒之帝制自爲，

造成瀾天大劫，實在有負唐的初衷。先是唐與華比銀行訂借英金一百萬鎊借款，以供收束軍事之用，袁的左右忌唐功高權重，欲伺隙擊之久矣，借款問題發生，此輩認爲絕好機會，大事構煽，而唐猶以爲此乃代人受過，祇要袁能諒我，好官正可自爲。不料袁左右謂唐挾國民黨以自重，與梁士貽相爲表裏，有獨樹一幟的企圖。唐梁皆粵籍，中山先生亦粵人，其言頗合邏輯，一個多疑而兼地方思想甚深的人聽了這種蜚語，自然不能不信，從此袁唐間的裂痕就一日深一日了。會王芝祥督直問題起，袁始諾而暗中掣肘，使唐失信於民黨，失信於國人，唐知不可一日留，乃拂袖赴津。緣南京參議院主張省議會公舉都督，直隸士紳屬意王芝祥，唐在南京時亦表贊成，回京後袁復面許，唐以爲決無問題，當

直省士紳來京請願的時候，唐拍着胸脯說：「政府用人以民意爲依歸，你們大家既然贊成王芝祥，政府方面決無問題。」

常直隸士紳滿意回鄉後，王來京親見的第三天，忽有直隸五路軍界反對以王督直的通電，這明明是受了袁的唆使。蓋袁狃於故習，以爲北洋重鎮，非委之於親信之手不可，乃令爪牙發表通電，又以直省軍人反對爲由，改派王往南京遣散軍隊。唐以政府不當失信於直人，拒絕副署，袁就以未經內閣副署的委狀交王。唐知事無可爲，留一辭呈悄然而行。袁派梁士貽至津，作形勢上的挽勸，唐坦白地對梁說：「我和項城的交誼是你所知道的，就今日的大勢而論，我以爲欲統一中國，非項城不可，欲治理中國，則非項城誠意與國民黨合作不可！然而三個月來，審度事機，

終且不能如願，思念惟有一走，以對國人。」

唐下野後，卜居滬濱，不再預聞時政。他鑒於外人所設保險公司在華吸收國人資金，特創金星人壽保險公司，藉以挽回利權，以其聲望地位，大得國人信仰，獲利極巨，後以托付非人，經營失敗，至爲可惜。唐嗜古董若命，搜藏甚富，無論商彝周鼎漢玉宣銅，一經唐的品題，莫不增價百倍，美國古董商對他尤其信仰，故搜得古物，一轉手間，輒獲巨利。他的私生活甚豪華，起居飲食，崇尚歐化，所吸雪茄，每枝三十金，吸食逾半輒棄去。嘗語人道：「錢是身外物，我應用錢，非錢用我，守財奴誇言儉爲美德，我實不取。」

這時唐斷弦已久，有姬妾數人。猶女有名金鈴者，肄業中西女塾，與同學吳小姐相友善，吳

富貝康化粧品公司出品

百雀香粉



原料高貴
不含鉛質
細淨幽香
逾乎尋常

各大公司商店均有出售

美而豔，修眉皓齒，有校花之譽。一日金鈴引唐至校參觀，見之訝爲天仙，屬女邀吳至家，盛筵款之，遂成熟識。聖誕的前夕，三人同在唐宅客廳裏飲咖啡，金鈴故意遜席，唐乘機向吳說：「老夫願與小姐附薦蘿之親，不知能見允否？」

「老伯說的是第幾位公子？」

「吳小姐誤會了他的意思，半晌纔紅了粉頰，從櫻口中吐出輕微的聲音。」

「你不要誤會了，堂堂國務總理向你求婚，總不算辱沒了你吧？」

「這樣大的年紀，誰願意！」

「吳靦然變色。」

「要年紀大，事業纔能大，祇要精神好，還不是一樣？」唐老着臉皮說。

「這麼長的鬍子，那麼多的姨太太，還要……」

吳的話還沒有說完，唐搶着說道：「這都有辦法，鬍子可以薙掉，姨太太可以遣散。」

他倆的談判，經過了四小時之久，果然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後來唐先生居然挽了吳小姐的胳膊走進了禮拜堂。

民國五年袁世凱死後，黎黃陂繼大總統任，段祺瑞爲國務總理，發表唐爲外交部長，他辭而未就。

民七中山先生辭大元帥職離粵，非常國會改選唐及唐繼堯、孫文、伍廷芳、林葆懌、陸榮廷、岑春煊七人爲軍政府國務總裁。這本是政學系反對中山先生的把戲，唐不肯參與政治陰謀，故未就職。民八歐戰停止，南北當局鑒於內亂頻年，人民塗炭，決定化干戈爲玉帛，在滬舉行和平會議，南方推唐爲全權代表，與北代表朱啓鈴會議於上海，二月

二十四日在德國舊商會會址開幕，以先決問題未定，不及開議，所謂先決問題就是：第一陝西胡

景翼推戴于右任在三原獨立，激戰正在開始，段內閣認爲陝省本屬北方範圍，應在南北先行停戰的原則之外。第二關於參戰軍的取消和停止參戰借款兩問題，南方認爲是最低限度，而北方則絕對不肯讓步，雙方距離太遠，殊無接近的可能。之後，一面由徐東海下令制裁陝戰，一面由蘇督李純斡旋各方，延至四月八日始開始繼續開會，雙方主張互異，仍鮮調和希望，最後唐主張以和平會議名義宣告全國，承認民國六月十三日黎元洪解散國會命令無效。這是合乎正義的辦法，但北代表朱啓鈴反對，和議終於破裂。

民國二十年，唐以名流出宰中山模範縣，敬恭桑梓，不辭小

官，頗為時論所歸。唐在中山時，管農衣斗笠，手持長管旱烟，徜徉於田野之中，與父老共話桑麻，適有駐防團長某來謁，卒然問唐道：「請問唐縣長在那裏？」

唐一口擔承曰：「此寥寥者，我可以代為彌補，不必過慮。」胡感激莫名，歸國之後，一帆風順，當選為共和黨大總統，他的政敵悉了這重公案，就以虧空公帑之罪，控胡於法庭，依美國大總統選舉法，有犯罪行為的人當然不能當選，法院為調查真相起見，咨行外交部，照會中國政府調查，當局以胡在華任稅務司的時候，正是唐任監督，函唐查詢，唐備文具覆，證明胡絕無虧空公帑之事，胡的大總統纔能順利產生。當唐覆電到達彼邦時，共和黨報紙均用大字刊出，證明胡之無罪。胡就任後迭電邀唐赴美游歷，唐以年邁辭。

「真的嗎？」團長看了他一眼，似乎很懷疑，後經旁立的農民指證，團長始肅然起敬。唐是席豐履厚慣了的人，一旦拋棄了三十金一枝的雪茄，居然拿起旱烟管來，與平民為伍，這是怎樣的令人敬佩！

事變後，唐蜚居滬上，本有赴港之意，以主持女孫婚事稽遲，遂被狙擊身死，說者均以唐氏大才，不克天年以終，莫不為之惋惜也。

清元緒中，唐任津海關監督，與青島稅務司胡佛，有同學之雅。胡佛到津游歷，唐盡地主之誼，十日平原，備申款洽，良以胡性喜揮霍，擲菰一擲萬金無吝色，與唐臭味相投，後以唐保薦之力，遷任津海關稅務司。胡交卸時，用虧公幣庫秤銀卅萬兩，

唐一口擔承曰：「此寥寥者，我可以代為彌補，不必過慮。」胡感激莫名，歸國之後，一帆風順，當選為共和黨大總統，他的政敵悉了這重公案，就以虧空公帑之罪，控胡於法庭，依美國大總統選舉法，有犯罪行為的人當然不能當選，法院為調查真相起見，咨行外交部，照會中國政府調查，當局以胡在華任稅務司的時候，正是唐任監督，函唐查詢，唐備文具覆，證明胡絕無虧空公帑之事，胡的大總統纔能順利產生。當唐覆電到達彼邦時，共和黨報紙均用大字刊出，證明胡之無罪。胡就任後迭電邀唐赴美游歷，唐以年邁辭。

華綸牌

公司

被單 枕套 窗簾 拾布

質料高貴 花式摩登 色澤鮮艷 洗晒不退



★品出版綸華海上★
五三〇七九話電



徵文第一題：

我的嗜好

之一

吳仞之

提起嗜好，我不禁深深地想到從前。于伶兄的煙捲兒纔是有名的，可是我怔住了他——他的口袋裏帶着廿枝裝的扁紙匣，我的口袋裏帶着五十枝裝的圓聽子。太多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便也就限制着自己不買第二聽，可是逾越越規却是常事。我自己曾經試驗過，煙捲兒似乎沒有底止，便吸雪茄，「亨白」可以繼續不斷連來兩枝，終了時才覺到胸前有一段煙塞着不散似的，這也許是那段氣管支給麻醉了的感覺。爲了鼻腔有病，已經澈底戒除了整整三年，但是不提也罷，提起了可還真想它。這是我的嗜好啦。可是現在，抽煙捲兒的嗜好已經換了擦鼻孔的習慣，爲的是惟恐鼻子裏在流血。想不到這一點子的小事也竟會使我起着今昔之感的樣子。

• 一 •

孫景路

我是一個戲劇工作者，如果說我的嗜好是戲劇，不免有一些「口號化」。然而，除了戲劇，我真的沒有什麼其他嗜好了。

除了話劇外，我也愛好京戲。平常我雖然沒有時間上戲院子去聽一二回戲，可是戲完了回家之後，我就要打開話匣子——（留聲機），聽一會兒唱片。

現在，我而且特地請了一位教師，從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到我家裏來教戲。我學的是青衣，開蒙戲是「五花洞」，已經學會了，正繼續學着「賀后罵殿」。

我覺得，京戲與話劇是同樣有教育性的，雖然它比較封建一點，背離現實太遠一點。

• 二 •

李麗華

當我未曾踏上銀壇的時候，我的嗜好，平常就寄託在平劇方面，無論是躺在床上看報，或者是坐在沙發上看書，總要哼幾句青衣戲，才覺得神清氣爽，滿足了所謂嗜好。但在銀幕上漏臉以後，我所主演的片子，十九倒有歌唱場面的，於是我的嗜好也轉變目標了，大概從去年的秋天便開始學習鋼琴，不管彈得音調合節不合節，每天總要彈上一二小時；可是到現在還是彈得「不知所云」；同時我對平劇依然重視，閒來還要哼幾句，和彈鋼琴，是我生平的兩種嗜好。

• 三 •

藍蘭

我是個劇壇的工作者，所以將演戲作爲我終身職業者，大半可說是由「嗜好」而促成的。

從小就歡喜演戲，唯一的嗜好也就是從看戲而想演戲，再從想演戲而實現爲永遠在舞台上演戲。往往有人把她

的嗜好成爲不能改變的習慣，或者把嗜好成爲終身事業之一，我就是如此。

其餘小的嗜好很多，譬如化裝時喜歡用藍顏色，愛朋友們送奇形怪狀的禮物給我，或是……這都算是習慣上的嗜好而已。

• 五 •

黃宗英

我歡喜音樂，如果說音樂是我的嗜好，那我也承認。

有人曾經這樣說過：「音樂可以治病。」這，雖然太過分了一點，不過，音樂能夠陶冶性情，却是事實，當我心中發悶的時候，我就時常以音樂消愁。可惜我的家中，祇有一架鋼琴，要不然，聚幾個朋友在一起，那更有興趣了。

自從宗江（編者按：黃宗英之兄）離滬後，那一架鋼琴更是我唯一的伴侶了。

• 六 •

馬笑儂

跳舞本是一種高尚的娛樂，並且含有運動的意義，可惜來到我國後，被市僧們利用作營業的工具，於是原意全失，歡喜跳舞的人等於墮落份子了。

可是，我是歡喜跳舞的。

理由很多，一則在跳舞的步伐中，幫助着很多舞台上演技，聽說麒麟童「追韓信」中有一個身段就從華爾滋舞裏變化出來的；話劇正也可以運用。二則聽聽音樂，更足以排遣胸中的煩悶。

爲跳舞而跳舞，那實在是一種高尚的娛樂。

• 七 •

但萍

「友情是最可珍貴的！」我平時總是這樣想。

因此，我很喜歡翻閱舊時朋友們投寄給我的信札。

我將朋友們的信黏貼成冊，十年以來，已積有厚厚的三本。當我在寂寞的黃昏，或是沉靜的燈下，展視着那一頁一頁的書牋時，我不禁感慨着：

「可珍貴的友情哪！」

於是，一絲溫煦襲上了我的心頭，回憶給予我無限的安慰；雖然「人事滄桑」也足以使我「低徊無已」，但一念及與各個人友誼的建立時，總不禁爲之神往。

我寫這一段文字時，在我的案頭，就展開了我的「雙鯉集」，色調不同的信牋上的每一語每一字，彷彿都透露着「最崇高的友情」，我需要珍視它，寶愛它，與我的生命相終始。

• 八 •

穆一龍

我有一顆好嘗試的心，因此，看見別人在玩弄或研究什麼，總是想去試一試，自求學時期以至踏進職業圈，在這十餘年之間，愛好過很多有意識與無意識的玩意，如繪畫，攝影，足球，乒乓球，象棋，養蠶，寫字，彫塑……等等，有的一個短時期就厭倦而拋棄了，有幾種還很沉迷過相當時間。在這過程中，如踢足球而敲碎眼鏡；著象棋而與對手失和以致撕毀棋盤；養蠶的結果，連被窩裏

也發現了驚的行蹤；在秋季大潮汎馬路積水時，雇了黃包車到靜安寺路西區去拍照；爲了翻做石膏模型而在天井裏弄得面盆鉛桶洗衣板桌一天世界的都是石膏粉；種種不一而足的笑話，說來跡近滑稽。

大約是年齡的關係罷，數年來我又漸漸改變了我的嗜好，除繪畫攝影還偶然把玩一下外，又很愛好金石，購買或借了很多印譜，在燈下床上看一遍，覺得有無上的興趣，並且也陸續買了許多什麼壽山青田之類的印石，閒來刻幾方，自己認爲滿意的就留存下來，壞的就磨掉再刻。大約在前年夏天，那時的生活也安閒，我就無日不與刀石爲伴，足有四五個月時期，每天平均刻成二方，其中大半當然是朋友所囑託的。而在我的留存印稿簿上，已洋洋數百紙了，在最近，對於這刻印的事，仍在十分愛好之中，但因人事控惚，無暇及此，而眷念之心，無時或已也。

· 九 ·

史 嬪

我有個山清水秀的故鄉，也是我國北方數一數二的良港。夏天裏，每當我吃過晚飯（有時也能有機會同其他朋友在一塊），我必溜海邊一次。海上的空氣總是那麼清新，當我看見那起伏的波浪，旅行的風帆，夕陽的紅光，及漁夫們的收網撒網，我會感到自然的美值得歌頌！於是口中就發出聲音來了，起初也許又輕又快，慢慢就會改變到又沉重又幽慢，這些調子又像是學過，又像是沒學過，不管學過也罷，沒學過也罷，然而此刻，我的心是滿足了！

我會帶着極大的快樂，伴着輕柔的步法，一跳一跳的在星光或月光之下回家去。

有時累了，自己常打開話匣子聽唱片。有幾個唱片，是我最欣賞的，當我聽到它們的時候，好像我自己就在那音樂裏似的，眼前常浮現出一幅假想的圖畫（太理想了），委實覺得我自己是太幸福太快樂了。

我也曾學過鋼琴及其他的弦樂，其中以學琴的時間較長，但仍不能說是深造。可是我曾參加了無數的名人演奏會——唱的，彈的，拉的。當他們奏到最偉大，最令人讚賞的節目時，我彷彿又是在他們的音樂之中。真是所謂「入迷了」。而在歸途及牀上會反來覆去的想：演奏者的動作，姿勢，表情，技能，什麼時候我能像他們那樣呢？

每當我感到煩悶，失敗，無聊之時，音樂常給我唯一的力量。我也要感謝上帝，他把力量運行在音樂裏，帶給了每一個渴慕它的人！

——自北平寄

· 一〇 ·

呂佩英

當母親生下我的時候，就帶給我一顆愛好藝術的心，但是混合着父親急躁的血統，使我祇有欣賞的本能，而沒有自己去做的能力，我寫不出好文章，繪不出好圖畫，更演不來戲。

對於文學和戲劇的愛好，是我後天養成的嗜好，對於美術的愛好，則出於我先天的遺傳。先外公顏公純生雖屢次督促我繼母親的未成，但是生性浮躁愚拙的我，即使整

天賦在他的畫室中，又何嘗能調丹青，揮彩毫呢！

油畫給我的印象更深，當我看到舅父那幀獲得沙龍畫會金獎的「灶屋」時，我的一顆心又從文學移入了美術，我真想放棄學業而專攻繪畫了。但這不過是虛榮心的驅使；而使我第一次感到美術的真諦和價值的，是那幅世界聞名的壁畫 Last Supper，在這意大利的老畫師 Leonard De. Vinci 的筆下，把最偉大的基督精神和十二門徒的個性外貌，一毫不遺地深刻地顯露出來了，那幀微笑的少女像「淑虹黛」(Joconde)也給予我難以磨滅的印象，這裏充分的描繪出少女隱藏着的熱情。

此外，Rembrandt 的光，Inger 的線條，Corot 的風景，都給我鮮明美麗的好感；所以，我可以說：藝術是我的嗜好，尤其是這刻露出人間一切善與惡，美與醜的美術，我嗜好中的嗜好！雖然我依舊畫不來一個人或一顆樹。

• 一一 • 唐 晉

嗜好有好的壞的和怪僻的三種：好的如嗜讀書，嗜音樂，嗜美術，嗜運動，嗜收集郵票古錢書畫骨董等；壞的如嗜烟，酒，賭，嫖等；怪僻的如張獻忠的嗜殺，鄭板橋的嗜吃狗肉，李梅庵（清道人）的嗜蟹等。至與我的嗜好，在三者之間，可說是好的，可說是壞的，也可說是怪僻的，我的嗜好便是收藏舊墨。

舊墨的質地比新貨好，價格也並不比新墨貴，但難在不易辨別真假，尤其在古玩肆和市場上，一不留心，便上

了大當。我對收舊墨是有相當經驗和眼光的，第一墨身要輕，第二版紋要精細，第三金色要真，第四牌號要著名。烟的名目有油烟，頂烟，貢烟，桐烟，漆烟，五石頂烟等。墨的名稱有紫玉光，千秋光，青麟髓，寥天一等名墨，現在市面上能有天都乾行氏少竹山房所藏的千秋光墨，已視若珍寶了。

在我最初買舊墨的時候，因為沒有經驗，所以在未買之前加以研磨，看它磨過處是否邊緣銳利如刀切，有否氣空，有無沙礫，並其光彩，如紫色者最上，青色者上品，白色者次之。現在買墨可不必再磨，一上手就識其佳劣。不過現今好墨愈買愈少；同時價格也愈弄愈高，一般賣古董者都知道我好舊墨，所以一弄到舊貨，就奇貨可居，大敲竹槓，在我則一碰到機遇，寧可少吃一餐飯，意中物不可不囊之而返，我的嗜好，亦可謂「怪矣哉」了。

• 一一 • 費 稽

我無論什麼時候，都會喟然長歎。對着展開在眼前的一片美好的景色，我也禁不住要深長嘆息；百年以後「風景依舊」，而「人事」呢？

於是，我又長嘆了！春回到了大地，一切生物都開始「欣欣向榮」，而我却祇有歎息。

隨時隨地，都可以聽得我的歎息之聲。「一生愛好是長歎！」我的嗜好也許與眾不同吧？



雨 · 天 · 雜 · 感

王仲鄂

每一次雨天，我總想到需要買一件雨衣。

可是這願望快要有三年沒有實現了，每次走過雨衣店家的櫥窗旁，或是公司中的櫃檯邊，曾經留戀地對陳列在裏面的雨衣一一注意過，每次按到自己的「阮囊」，只感到雨衣的誘惑力固大，但是自己的購買力可太貧弱，踟躕半晌，終於是兩手空空的跑了過去。那時對於自己唯一的安慰，便是一年中又不是天天下雨，何必定要買一襲呢？

事實上，每次下雨天，當我撐了傘穿了套鞋跑到馬路上，雖然只是細雨，只要風是斜風，一身總給打得濕淋淋的，回到家，

不得不把袍子，褲，襪等換掉不可，情形相當狼狽。如果冒雨赴宴，只能中途折回，免得把一身打濕的衣服裹在身上，受到寒氣的侵襲，影響健康。在下雨天，購買雨衣的決心很大，一等天晴假日，跑到公司中想買些什麼回來時，總是把這件最期望而最需要的雨衣遺漏未買，而且這種遺漏，並沒有半毫心不在焉，神思恍惚的緣故，這是故意的，每次注意到雨衣的價目，總比上一次要貴，「太貴了！又不是天天下雨的，」於是放棄不買。

有時回到家中，想起某店中的一件色澤很大方，某公司陳列的一件質料很堅實，不覺要反悔起來，因此有數次給暴雨淋濕的深刻的印象又閃閃浮起，當時的狼狽，當時的懊惱，當時的決心要購買雨衣，何以又在事後會故意的忘記掉，終於使狼狽和懊惱連續在每一次雨天會來襲擊我，使我感到不快。假如你也曾經有在雨天打濕衣服，以至淋漓得如落湯雞一般的經驗的話，我願告訴你以我的窘狀，以博取一些你溫煦的同情，可是你得原諒我對於購買一件心嚮往之的雨衣，會弄得徬徨無措躊躇不決，到現在仍是一個雨衣的愛好者而沒有雨衣的人！

從住在故鄉的時候說起。我家離開學校有很長的一段路，每天必須起早準備好一切，步行到學校。在相近學校的地方有一個簡陋的公園，住在這城市中的人們到這公園中去並不因為這是公園的緣故，却爲了裏面有兩所茶

廳，可以敘友品茗。公園給予市民的意義不知是否僅僅如此，在我每天早晨經過一次的人而言，似乎不必去鄭重考慮。我每天總是打公園正門進去，側門跑出，以便取一條較直線的「捷徑」到學校，免得有遲到的危險。這情形在今日的上海却有類似之處。到聖約翰去上課的總是穿過兆豐公園，而也有人取道法國公園以達震旦或其他學校的，不過像我們故鄉的公園，風物當然比不上都市中這樣的富麗或優美。

是慌張地奔赴學校，把長衣脫下；至於短衫和褲子，只能將就穿在身上，等它慢慢自行吹乾。

就是在某一個初夏的朝晨，我負笈到校，天氣還很晴朗，一點沒有雨意，當然不會想到帶雨具。不料快要抵達學校，在穿過公園的時候，忽然濃雲四合；驟雨的比擬，沒有再像「傾盆」二字的形容更恰當的了。那時一無遮掩，更來不及去躲避，統身是雨，衣裳濕到最裏面的一件。於

幸虧天氣已趨燥熱，濕的衣服穿在身上不一會就乾，那天這樣狼狽來校的同學，不僅是我一個，所以沒有什麼異樣感覺。求學的時代，一切都可以隨便。不像現在，一具社會習俗的枷鎖把我們封鎖住，連氣都幾乎難透，一切都得「悉中繩墨」，否則便被目為怪誕，斥為放辟邪行。人性最善的一面——率真，已漸趨於湮滅，大家以虛偽來裝飾習俗，自身是處於浮華世界中悲劇的人物而不自知。假如在都市的盛大宴會中，闖入一個全身衣服給驟雨打得濕淋淋的不羈的賓客，準會給人投以鄙視的白眼。我的衣服在學校中吹乾，一切都不覺得有什麼異樣，到晚來散學歸家，已是乾爽非凡，天氣也轉晴，

護膚專劑 百雀羚

百雀羚係醫學界一致公認之 Chemical Pure Lan-olin 為

主要成份能深入皮裏滋養細胞柔嫩肌膚治癒燥裂日常搽用「百雀羚」可使肌膚瑩潔



天真永免皺黃枯黝之虞

富具康公司出品
化粧品

各處均售

晨間所受的窘迫，早給初夏的涼風吹散。

同樣有一次淋濕的經驗，時間却已轉入深秋。大約是戰事初起的前一年吧，我曾經有機會到海甯去觀潮。我和幾個友人先在杭州就攔下來，玩過三天，旅次沒有較好的消遣，便以縱談爲樂。大家從杭州的風景說到海甯的潮水，那時雖已過了理想的陰曆八月十八觀潮節，其實秋潮每天都有，去觀潮的人也相當的多。說得高興，我們決定明天由公路到海甯去觀潮。恰好朋友中間的一個和杭州一家大商店相熟，知道店中正要開一輛卡車到海甯去運些土產。我們可以搭乘卡車來回，覺得這是很湊巧而又很便利的事，當夜就這樣決定了。

卡車，決不因下雨有所變更，我們也因逗留杭州的日期甚爲促，而且機會難得，決定冒雨前去。當時到附近的傘店中去各買一柄雨傘。（可恨當時不會想到買件雨衣！）杭州的油紙傘原是遐邇聞名，玲瓏，透亮，靈便，即如不下雨我們也有帶一柄轉去的意思，何況現在恰好有梧桐細雨，恰好是一柄紙傘撐了可以不致打濕衣服的程度；因爲卡車沒有蓬蓋，所以我們站在車中，一手又得把明亮的油紙傘擎在手中。

汽車駛出城郊，速度漸增，四個游客給車顛簸得有點頭痛腦脹。雨勢漸漸加急，且有風的助威，使我們四人已達衣履半濕的狀態，中途給一陣風來，四柄紙油傘全朝天翻起，紙破傘折，於是我們幾個游客只能讓雨儘落，等車抵海甯江濱，一襲布袍已可擠出一面盆的水。秋雨時下時止，恰與黃梅時節差不多，天空隱隱透出一絲驕陽，江風微微吹來，把適才的暈脹吹散，清醒了不少。看潮的時間尙早，我們在市梢相近的一家酒店休息，要了三斤酒解一解寒氣，並要酒保爲我們把四襲長衫用竹竿穿了，晾在街邊，好早一點乾。從酒保的講解知道潮水要一點鐘來，這時還只十一點剛過，儘可慢慢的喝酒。在荒村酒店中，四個衣履盡濕的游客呼酒暢飲，遠望一道銀光，蜿蜒向東流去，這是之江，每年吸引萬千游客來欣賞澎湃激昂的海甯潮的之江！面對着滔滔的江水，我們的胸襟似乎闊大了許多，以大自然的雄偉壯麗，更顯得我們的渺小鄙陋，可是年華如水，而人生之有待於我們努力者正多，「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滔滔的江水，予我們以努力的啓示。

這一次的受窘，興致很高，衣服在亢爽的秋風中即行吹乾，到我們倦游賦歸，長衫已是穿到身上。車行似乎安穩得多，向西的秋陽在林薄間露出一道斜輝，似乎在嘲笑我們午前的窘狀。同行者打着輕快的口嘯，帶着酡顏歸去。

住到上海以後，因下雨而遭受的煩惱，不知有多少回，最難忘記的一次去年霉雨時節。因了一夜的狂瀾，馬路上全成爲澤國，我所居的地段因馬路較高，所以沒有受到陸地行舟的奇象。五月的季節風依然吹着，挾着雨勢幾乎把行人都要吹倒。我對於以前的大雨，似乎完全忘記，照例在晨間撐了一柄洋傘出門；誰知剛走到路轉角，就給一陣旋風把傘吹起，翻了轉來直吹到街心去。我以一無遮掩的身體去迎接猛烈的暴雨，那次又是打得通體

盡濕。幸虧離家還近，趕奔家中，從洗澡起以至把全身衣服完全換過，再行出門，因爲傘已吹壞，不能借重，喚了一輛人力車代步，才算達到目的地。在人力車上，望見街上有二個女學生模樣的，各穿了透明雨衣，一黃一藍，姍姍走來，談笑自若，這明艷的二襲玻璃雨衣，是雨天的路上最佳之點綴，也是對於我一個甚深的刺激，我回憶到剛才的「創傷」，顯得眼前黃色藍色的雨衣更其悠然自得，假如我也買了一件厚實的……

我曾經以雨衣爲禮物送過一個遠行人，因爲深知旅途遇雨是怎樣難受的一件事。每一次雨天總使我有購買一襲的決心，但每到晴天就把這事遺忘。「善於謀人，拙於謀己」，或許可以把這話來聊以解嘲。但季節已到春令，隨着而來的有桃花雨、清明雨

，接着便是霉雨，這點點滴滴的天氣，我又不不知要多少次的「傷往事」！就是執筆寫此文時，玻璃窗上又是丁東作聲，我的決心忽地油然而起，「要去買一件雨衣了！」請你瞧着吧，下次雨天如其我還未穿上一件，那準又把這事延擱下來了。

德國柏林大學醫學博士

吳曼青女醫士

專治婦科
新法育

診所
福煦路三六
三號九星大
戲院隔壁
門診
每日下午
三至六時
電話
八三九七四

楊	雲	史
與	陳	美美
秋翁		

楊雲史名圻，生長

在虞山，是我同鄉人。

常遜清時代，虞山有四

巨族——翁、龐、曾、

楊。雲史可以說是世代

簪纓，少年時代即以文

名鳴鄉里間。光緒丁酉

年，應北闈鄉試，即中

解元，時年尚未逾弱冠

，鄉里耆老對他期望甚

。雲史的朋友見了，認爲不可忍，宜加干涉，因投

函雲史。雲史却並不介意，作詞回答他的朋友說：「

妓女千千萬，嫖客萬萬千，輪到我做嫖客，便鬧得瘴

氣烏煙，我也莫名其妙，請君聽其自然。」又說：「

報是他出版自由，嫖是我戀愛自由，要怪他家家報館

，先怪我夜夜秦樓，祇要風流不下流，這其間何必苦

追求。」朋友見了他這兩首詞，只能作苦笑，任其自

然。雲史的胸襟曠達如是。

時雲史正賦悼亡，與陳美行雲流水，本沒有築

金屋藏阿嬌的意念。在他致另一友人的書中說：「不

才家世清儉，何敢妄想娶名妓爲妾，所繾綣於其妝閣

者，爲賦友而已。」又賦詩云：「假有風情酬小玉，

斷無消息載西施。」他們兩人間，沒有嫁娶之約，是

很明顯的一件事。可是，在他回答他的朋友「願爲情

死」一語後，「殉情」的謠言，一時又傳遍了京漢。

當時政治舞台上的直系諸要角，都在長辛店作多頭會

議，見到報上這謠言之後，大爲驚駭，竟然有人馳書

雲史，以大義規責他，有「七不可死」的長長議論，

使雲史見了啼笑皆非。因作詩答謝他的友人道：

虎頭相對說封侯，安得傾城似莫愁，猶是書

生真本色，醉眠越女看吳鉤。

自憐書劍惜歌裙，何必相逢巫峽雲，我亦飄

切，不意清廷立意，科舉旋廢，不久又革命軍興，清
帝遜位。雲史赴贛入陳元遠幕府充記室，鬱鬱不得志
，不久即向陳辭職。辭職書中竟謄稱「思婦」，驚才
絕艷，傳誦一時。後人吳佩孚幕，吳愛其才華，備極
推崇。雲史感知己之遇，不離左右，誓相終始。

吳佩孚敗後再起，駐節查家墩，雲史在漢口識一

妓，名陳美美，本無藉藉名，自遇雲史後，武漢人士

爲了楊陳艷遇，美美的妝閣平添了一般士大夫的足跡

，幾同查家墩相似。時美美震於雲史之名，故請報章

競載其事，甚至有某報副刊，排日登載他們倆的起居

注，曾說：「美美一日伴客晝寢未起，雲史知之不忤

，據小房間中與搗傭爲伍，同摺錫箔，靜待美美臥起

零同粉黛，壯年奉使老參軍。

直到蓬萊將軍吳佩孚駐節洛陽，雲史只能拋撇了舞衫歌扇的美美，跟隨便節離開武漢。那時候陳美美因雲史的眷戀而大紅特紅，一時名流，都以得挹芳顏爲無上榮幸。可是陳美美却又自高身價起來，居然請人作一小啓，聲明撤職，刊在武漢日報，作爲閉門謝客她表示。引得一般風狂兒摸不着她什麼路道，因此漸漸地把她淡忘了。

隔了一年，陳美美摒擋一切，到上海來作改絃更張的企圖，却料不到舊時杜牧——楊雲史，也到了上海，作暫時的寓公。因此，他們倆的艷史，又搬演到十里洋場來了。

可是那時候的雲史，豪興與痴情已比往日大減，據他親口對我說：「已鼓不起對着一柱清香與傭僕們摺疊錫箔的雅興。」陳美美呢，却還張幟在汕頭路，不時打電話找雲史，要他約朋友做花頭。雲史那時大約經濟也不十分寬裕，常常約定了日子「唱攤簧」（失約之意），於是在「嫖客金盡莫問信人」的原則下，他們兩人間的熱度，也逐漸低了下去。

95
在這一時期內，雲史常與海上文人相往還，袁寒雲、錢須彌、鮑觀澄、余大雄、及在下等，不時約了他作文酒之會。我見雲史恂恂儒雅，完全爲書生本色

，風度亦很飄逸，談吐亦很雋妙，一點沒有幕僚習氣。記得那時候我在吳門寫一部長篇小說，攜來滬上付梓，他曾同張春帆先生二人，代我校勘一過，並自請弁一言於冊首云：

「嗟彼橫流，舉世滔滔，自爾夢夢，自我昭昭，獸蹄鳥跡，斯人而妖，不有獅吼，孰輟其糟，力透紙背，明察秋毫，如見肺肝，莫之或逃。燃智慧燈，懸仁壽鏡，皮裏陽秋，窮形極性，人世間事，究地獄竟，鑄鼎象奸，衆醉獨醒，心本離垢，洗便乾淨。」

這時候正是丁卯年的中秋節，革命軍早奠定了東南數省，吳佩孚正做他的舊京寓公，所以倚爲左右手的楊雲史，便也閒散自由地在海上詩酒遣懷，不問時事了。

那一位因楊雲史而成名的北里美人——陳美美呢，見蕭郎金盡，早已視同陌路，自己鋪了個房間，不到半載，即嫁蔣毅蓀以去。蔣毅蓀是藏書家蔣抑卮的兒子，很有幾個錢，把美美藏在他的金屋中，作「細嚼梅花當點心」似的玩了一年多，即生厭倦之心，把美美打入冷宮。

戰後，楊雲史遠適香港作寓公，到了前年，因貧病交侵，竟赴修文之召。可憐一代文豪，魂歸異域，

至今靈柩還沒有運歸他的故鄉。回念舊遊，真有過黃墳而腹痛之感。

陳美美真可以說愈老愈俏。陳其年說「此中人以五年為一世」的話，陳美美獨不能以此相繩。她自與蔣毅蓀脫離後，就想物色一位沒有老婆管束而稍有資產文名的人，以一夫一妻終老。不久，當真給她在十里洋場中選擇到一位如意郎君——吳門望族，書畫名家，兼明醫理的吳子深，對他一見傾心，適遇吳子深與他的原配七婆分離未久，正苦鰥寂，因此一拍即合，於五年前的春天，正式結婚，借一品香大開東閣，居然挽阿德哥為證婚人，同居在威海衛路祥麟里，一面行醫，一面以書畫取潤自給。伉儷間却甚相得。

據人傳說，陳美美之所以願嫁吳子深，認為吳子深既稱「吳門望族」，家資定然富裕，在「郎才女貌」的原則下，當無內顧之憂。及至嫁後，才知子深除珍藏石谷長卷外，僅有「湯頭歌訣」一部，「溫病條辨」一部，其他一燈一槍，短榻長明，倒也如義皇上人。幸美美於遲暮之年，亦有所同好。因此，雙槍一榻，於蜜月往往不知東方之既白。這是否可以算美的歸宿；我只能引用一句小說的成語來結束本文，——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一九四三、二、十五、於秋齋

康福麥乳精

康福麥乳精。為人人宜飲。以時可飲之滋補飲料。其對於身體之滋養。凡飲過者無不深知。因康福麥乳精。係用最上選之牛乳，雞蛋，麥精三者合製而成。更採用高度真空低溫濃縮之最新製法。故奶味特濃。溶化迅速。日飲三次。必能促進身體康強。

正德大藥廠發行





記 憶

徐 翊

——失眠症者的哀歌

遇見的是一个健談的人物，高大的客廳裏，響着他洪亮的談話聲。

靜靜地，我恭敬的聽着，聽着他自己以為是卓越的意見。

時鐘的長針，由二時指到十一時，他的言論却還沒有完，滔滔地，滔滔地，從他的事業說起，一直說到他自己的朋友的女兒。

於是我打了一個呵欠，可是我急忙用手掩住了牠，而記憶却又似乎有意無意地逼近了我的心靈。

「去興趣地聽對方的談話。——我忽然想到我的職責和我的任務，因此我又抬起頭，繼續恭敬地聆那個健談者所發表的自以為卓越的意見。

無可奈何地離開了我，記憶又寂寞地走了。

X X X X

車廂中，我的右手拉拉着車槓。人是擁擠的，連呼吸也因此而感到了一些沉重。

有孩子的哭聲，有女人的嘔吐，有賣票員的口頭禪——「對不起！」

你說記憶是一個美麗的名詞嗎？但我以為記憶倒正是一個可怕的

粗魯的糾擾者。

沒有星月的寒冷的冬夜，我踏着遲緩的步伐歸來。

風在吹着，路旁的梧桐葉片片掉落在我的身上。

「你是寂寞的嗎？」記憶於是爬上我的心頭。

可是我拒絕了他，我說我是一個新聞記者，我是一個交遊最廣的人，

我一天中能碰到幾百個的相識者，能作幾百次的談話。

「去！你知道我今天得了那麼多的經歷，看了那麼多的臉孔！」

於是記憶又悄悄地，隨着落葉在微風中，從我的身上飛去。

X X X X

明高的燈光下，盛大的宴會。

主人慇懃地招待着，於是高貴的客人們歡笑。

一個有名的笛手，吹一支有名氣的曲調；一個紅得發紫的優伶，哼一段拿手戲的流水板；一個漂亮的女人，唱一支最流行的歌曲。

每一個節目的終了，照例是掌聲如雷。

如雷的掌聲中，不幸的是，記憶又無理由地悽淒地倚偎在我的旁邊。

「是應該狂歡的時候啊！」我想着，於是我提起我的酒杯。

記憶也便因我醉倒在椅上，而驚嚇地退到了他處。

X X X X

放下電話聽筒，我便應召出門。

更有滿車廂中的互相的談笑。

記憶，真是一個奇怪的人物，他又停留在我的耳邊，向我講一個二年前的故事，叩動我悲哀的鍵子。

可是，我是倔強的，我用一陣急烈的咳嗽，把他嚴厲地排斥開去。

車廂裏的聲音，紛雜而吵鬧，重新又代替了適才的那個奇怪的人物的談講。

X X X X

我是忙碌的，我是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奔波。

我用二十一歲年青的經歷，探測着二十世紀中一個大都市的全部的祕密。

不讓一絲兒過去的影蹤，引起我

對眼前一切的傷感，我以最大的決心去疏離那個你以爲是美麗的名詞，而我却以爲是可怕的粗魯的糾擾者。

在深夜的歸途上，在盛大的宴會

裏，在名人的客廳中，在煩吵的車廂內，……我不允許記憶來騷擾我的安靜，引起我的悲哀。

然而，先生，你知道我實在是一個失眠症的患者，一個世界上最寂寞的生物。

夜深人靜，沒有星光和月光從窗外照進來，也沒有燈光在我的室內亮着，只有四週的鼾聲，無知的，朦朧的，……

我張着眼睛，寂寞而又痛苦地。看不見什麼，找不到什麼，無邊

的黑暗，無限的憂鬱，於是，我乃知道我自己的空虛。

「我知道你需要我來充實你。」

記憶重新伸出他忠實的手的時候，我纔開始感到了我以前的冷酷，而接着也就無可奈何地笑了。

X X X X

記憶，首先講一個溫柔的故事。他說在一個有明亮的星月的涼爽

的秋夜，有兩個年青的人，踏着歡喜

的腳步，曾走過一條靜靜的街道。微風吹着的時候，路旁的梧桐葉便蕭蕭地響起來了，是溫柔的聲音呢，和那溫柔的對語聲。

可是，二在秋天，兩個年青人中

的另一個，却以一個淡淡的微笑留給這個世上後，便悄悄地離開了人間。

第二個故事開始的時候，記憶在我的面前，攤開了一張空白的紙。

接着，他便沉靜地爲我寫出一些無形的字。而我於是也就看見了我的往昔。

我是曾經在幾個朋友的中間真實地談笑過的。我曾在一個小小的聚餐會裏，痛快地嘻笑怒罵，我記得我會

輕拍着桌子要我的朋友們去做我認爲應該做的事，我又記得我會經用我發沙的喉嚨，哼過一些不合音節的歌。

在我們的聚餐席上，沒有豐滿的

菜肴，沒有慇懃的主人，也並沒有舉世聞名的笛手，和紅得發紫的優伶，以及漂亮的女人。

有的只是……

記憶的手忽然把白紙上的字都抹去了，他告訴我：「這些是太令人傷感，太令人傷感。」

是啊！那個小小的聚會上的幾個青年朋友呢？他們是死的死了，去的去了！

X X X X X

很清楚地，一年又二個月之前，我還是一個大學裏的學生。

同時我又記起一個健談的教授，和一個謙遜的同學。

聽着那個健談的教授，從他滿肚子藏着學問裏，所搬出來的精闢的見解，和使人興奮的材料，我就不免爲之神往。

我會忘記一切疲倦，和一切牽掛，悠然地跟在他滔滔的語聲裏，自然地飄浮着我求知的心靈。

等到停下了的時候，於是我開始有了新的認識，見到新的天地。

在新的天地中，在新的認識下，而我也就找到了新的友人，這個友人就是我所指的那個謙遜的同學。

謙遜的同學用他謙遜的態度，聽着我魯直的對書本上的一切大胆的談話。而最後，他又以他的謙遜的語調

，謙遜地指出我的錯誤。……

記憶又要把那第三個故事結束了

，他說：「那個健談的教授，已經遠去；那個謙遜的同學，也音訊杳然了

。現在是，——其他的健談者你仍可發現，不過他們的談話，却使你曾經連連打過呵欠，然而你却必須去做一個謙遜的聆教者，但是却不准你以任何的語調，去指出對方的錯誤。」

X X X X X

記憶將講他最末的一個故事。

可是我已感到非常地煩躁。我說：「你停一會吧！你停一會吧！」但他却變得較往常更不爽快，他糾纏在我的身邊，他安靜地，用他平凡的聲音：

「電車的車廂裏，乘客是稀少的

。……
一車廂外飄着細雨，電車響着叮

叮的鈴聲。

一有兩個年青的人，並坐在裏面，大家望着車廂外，那微茫的景色，隨着車輛的疾駛，眼前的高樓大廈，

在向後很快的退去。」

接着，記憶就把我引見一個人。

那個人，——

是兒時的遊伴，也是二年前乘着電車同去工作的朋友。可是，他現在已患了沉重的眼疾，而今且已變成了一個瞎子了啊！

X X X X X

記憶發狂了，他驅遣着一大批的人，一大批的事，向我的身上撲來。

於是，我的失眠症就日益沉重。

「我要像其他的人一樣，走到甜蜜的夢鄉裏去，你爲什麼要干涉我？你爲什麼要干涉我？」

我的憤怒和斥責，這次並沒有使記憶得到些微的畏怯，他甚至抓住我的頭髮，強迫着我，要我睜開我發着火的眼睛。

無可奈何地，我伴着記憶，從床上跳起。

可是室內一片漆黑，四週只有無知的鼾聲。

三十二年一月廿二日深夜



麵·包·的·故·事·

應遠濤

一·古史的回溯

麵包這種東西，看來祇有這麼一點點，可是它的潛勢力却不小。驚天動地的大戰，可因麵包問題而揭開序幕；人類的互不相讓，你爭我奪，大部分也爲了麵包問題。再說得廣一些，凡有血氣的生物——不單單是人類——所以肯孜孜不倦，不願苟安偷懶，爲強者所淘汰，也爲的是麵包問題。雖然自古至今，麵包的體積還是這麼一點點，它的形式還是這樣簡單樸素。

由於「麵包」問題的重要性，我們對於麵包的本身：——它的由來，沿革，和製造，就不妨加以研究一下。

按照人類向來的習慣，烘製麵包所用的原料大致是麥粉，米粉，或炒焦的穀類；這所謂「穀類」，有時也包含其他農產品。烘製麵包所需的熱力，大抵取給於火，或強烈的日光，那是隨着各地生活方式而不同的。但無論怎樣，這種簡單的焙製法可說是人類的

最古藝術的一種。據考古學者的研究，遠在石器時代，瑞士湖濱有一種原始民族，他們的洞穴裏已經有了粗麵包的痕跡。那時他們用來製造麵包的穀類，已不下數種之多；但大抵是大麥和小麥，用粗石把它們壓碎，但壓得並不怎樣細。烘的時候，拿一塊平坦或微凸的石板擱在烈火上，石板上放着手捏成的一團團的生麵團，經過了好些時候，麵包上已蓋着一層熱灰，這表示火候已到，那些生麵包團已烤成了香噴噴的粗麵包了。

人類最原始的麵包也許是用橡樹子或山毛榉製成的。但是橡樹子的味兒很苦，必須浸在沸水裏好些時候才能把這股苦味漂盡，苦味既去，然後把它研成粗粉，捏成粉團，放在日光下曬乾，這是一種最原始的，最省事的製造麵包的方法。其後人類的文明日進，人事也日益紛繁，於是製麵包的方法也隨着而日益進步了。

在埃及人的古墳裏，攷古學者會發見用粗粉製成的凹形餅或麵包，可見古代的埃及人早已發明了所謂

製麵包的「藝術」，但這種「藝術」却是異常簡陋，並沒有一述之價值。所可注意的是：在這樣的原始時代，「磨粉」和「焙製」在家庭裏已經是不可分離了。主婦，女兒，或女僕祇要把穀類研碎，她們就會隨着把它製成乾餅或麵包；換一句話說，對於她們，「磨粉」和「焙製」早已打成了一片，成爲一種藝術的兩方面。

基督教的「舊約」聖經裏，記載着以色列人（按即古代的猶太人）的祖先亞伯拉罕在接待天使時，會吩咐他的妻子撒拉趕快量出一些細麵粉來，用水把它捏成一團團的生麵團，然後烤在爐火上烘成一個個的乾餅或麵包——這是亞伯拉罕認爲款待上賓的精良食品，不能再好的了。其實，在這一地帶的家庭裏，差不多家家戶戶都備着一個烘製麵包的土灶；大概愈富有的人家，其所築烘麵包的土灶也愈講究，並且在土灶附近往往放着兩塊粗重的磨石，這是家庭中必備的用具。

在家長統治時代的古代猶太人中，早已採用了一種用酵母製麵包的方法。亞伯拉罕的姪兒羅得，是這一時代著名的家長之一，他已知道使用酵母的方法。但有的時候——例如在設筵款客時——他爲表示對於

客人的敬禮起見，常吩咐家人在預備筵席的時候，附帶地烘些無酵的麵包。又當他們敬事神明的時候，所用的麵包也是沒有酵母的。

古代埃及人對於烘製麵包之道，不惜精益求精。

據古史家希羅達德氏說：「埃及人對於生麵團是用脚踏的，對於泥土是用手捏的。」用脚去踏生麵團，在今日一般人的心理中似乎是不潔淨的，但在當時一般埃及人的心目中却是毫不爲奇的。就是以古代的蘇格蘭人來說，他們也認爲這種習慣對於衛生沒有妨礙。古代的埃及人往往用大麥，小麥，和蘆粟等製造麵包。據權威學者的研究，種植大麥是埃及人的一種最原始的農藝，但這並不是說，埃及人對於大麥是不加重視的。據我們現在所知道，用大麥製造的白麵包，在古代的埃及人中是認爲上等的食物，所以富有人家大都採用白麵包作爲他們的食品。麵包的形式是小而帶圓的，很像現在的一種鬆糕；但也有一種長形的捲麵包，頂上撒着幾粒植物的種子，樣式是怪有趣的。

關於古典時代的希臘和羅馬的麵包史，我們可以從雅典奈阿斯的記載裏得到一些清楚的線索，證明當時的希臘和羅馬已在使用各種麵包了。又按照柏立尼氏的記載，羅馬在紀元前一七〇年前後還沒有麵包舖

。過了這個時期，羅馬人才開始設立麵包舖，以應市民的需求。但這並不是說，有了烘製麵包的舖子，家庭中就不必烘製麵包了。事實是這樣的：麵包舖子固然應當盡量製造麵包，同時家庭裏的主婦也得要照常製造麵包，以應家庭的需要。這種雙管齊下的辦法實行得很久，但家製的出品終於敵不過公開的製造，因而前者就宣告停止了。

在古代邦貝城的遺跡裏，考古學者曾發見一種圓形的麵包化石，上面還刻着製造者的姓名，這是表示責任的意思。這個古城裏，似乎早有了職業性的麵包師，可是人數並不多。有幾家私立的麵包舖，就靠這班職業性的製造者供給麵包的出品，他們有他們自備的磨房和製造廠，可是規模很小，出品的數量也不多。在共和政體時代，羅馬的公立麵包舖是受一個糧食官吏管理的，而麵包師所需要的穀類是由一個政府機關隨時供給的。那時磨房的設備未臻完備，製麵包所用的穀大都放在一個石臼裏，用辛苦的人工把它們搗碎，而擔任這搗碎工作的是一班奴隸。後來奴隸制被廢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監獄中的囚犯。約在紀元一〇〇年，羅馬大帝特蘭仁鑑於麵包製造的重要，特下令創辦磨工和麵包師專門學校，藉以造就大批專門人才

，只可惜加入這學校的祇有幾個出錢開廠的雇主，而沒有實際的工作人員。那時所謂麵包也者，同磨房已脫不了關係，穀類是由政府供給的，雇主則照價付錢。製麵包的是麵包師，他們都是徒手的勞動者；磨穀是由騾馬擔任的，但篩麩皮之類的工作却非借助於人手不可。烘麵包的土灶，形似高起的屋宇，規模相當的大，但捏麵團却在一塊木板上，還脫不了原始的簡單性。麵包製就後，放在一個個的籃子裏，準備搬動或出售。麵包師已練成一種熟練的技能，他的手便是一把靈敏的「秤」，無論怎樣多的麵包，祇要拿在他手裏，便能馬上覺出分量來，一經覺出了分量，他便用另一隻手把籃子擱在自己的肩上了。

二：經售麵包的規律

在中世紀，歐洲各國的麵包師大都受着特種規律的支配。這些規律的用意，在於保護麵包消費者的利益，使他們不致受麵包出售者的欺騙，而能得到公平的市價。至於當時的一班執法者，對於麵包師往往懷着很深的成見，並且故意援用條規，使他們陷於不利的地位，或受到嚴重的處罰。麵包師鑑於自身地位的不利，深覺要維持本業利益，非力謀團結不可，於是

同業公會之類的組織便應運而起了。倫敦的麵包師，

於一一五五年已成立非正式的「兄弟會」，以保障本業的共同利益；但到了一三〇七年，才正式成立麵包師公會。在奧國，麵包師出售麵包時如果犯了重要的警律，結果必受到罰款，監禁，或其他嚴重的處罰。在土耳其，麵包師的命運也很惡劣，一般人對於他們，故意的不客氣，祇要偶然發生一些事故，刑罰就會隨之而來。倘不幸而遭遇荒年，麵包的價值又須特別減削，以適合一般饑民的購買力——在這種場合，祇要麵包師稍為有些錯誤，吊打的私刑是萬難逃避的。在埃及或土耳其，麵包師出售的麵包如果分量不足，或攪雜別種不純正的質料，一經被人告發，地方官便執法如山，立刻派人用釘子把麵包師的雙耳釘在店鋪的門上，以示懲罰。在法國，麵包師也受到嚴厲條律的束縛，在行動上是非常不自由的。一八六三年，法政府下令，取消許多太過嚴厲的條律，藉以恢復麵包師的「人權」，但對於地方官仍准其調整麵包的品質和價格。此舉的用意，在使麵包的品質始終維持一定的標準，而不致受一班麵包師的操縱；其次便是使麵包的定價按照原料的價格計算，不致被人抬得太高。在有些地方，麵包的市價是由負責當局於每星期或兩

星期規定一次，以示公允。

麵包師所出售的麵包，大致是按重量分為四磅和兩磅的，但這是沒有法律上的根據的。換一句話說，麵包師所出售的麵包不一定限於四磅或兩磅的，他的責任只在於出售麵包時把麵包放在天秤上秤一下，看看麵包的分量是否準足，並且把麵包的分量告訴顧客，倘有不足，麵包師就從別的麵包上切下一塊來，以補足那不足的分量；但那添上的一小塊麵包是否能恰如其分，那是沒有人知道的。原來顧客所注意的是：麵包師有否按照一般的規則，把出售的麵包放在天秤上秤一秤，祇要麵包已經同天秤接觸過，其餘的事他們一概不問。但有時顧客却特別聲明要買若干磅重的麵包，而賣主所給他的顯然分量不足，在這種場合，賣主就有被控告的危險。

烘麵包的和出售麵包的，必須時常備着磅秤，而磅秤又必須是十六盎司的。凡出售麵包的舖子，必須時常備着標準磅秤，而且必須把那磅秤放在明顯的地點。

如果舖子裏沒有這種磅秤，那就應當照章罰款五鎊；又如所用的磅秤不合標準，那就應當罰他自四十鎊先令至五英鎊的罰款。

三：製造麵包的原料

製造麵包的大宗原料，當然是非麥粉莫屬，至於別種原料，同麥粉比起來似乎是次要的。說起原料的性質，那是隨着地區而不同的。例如歐洲北部諸國的人民，大概用小麥或黑麥製麵包。美國人有時也用珍珠米粉製麵包或糕餅。歐洲南部人常用各種黍類的粉製麵包。印度人和中國人常用穀類的粉製麵包和麵食。除五穀的粉外，歐美人用以製造麵包的主要原料當推蕎麥粉，其中尤以俄國，荷蘭，和美國使用最多。其他如豌豆，黃豆，和綠豆的粉，也常被採為製造麵包的原料。在南美一帶，居民也有用澱粉製麵包的。不過，除了小麥或黑麥外，其他原料是不容易發生發酵作用的；所以一般人要製造發酵的麵包，大抵用小麥或黑麥的粉作原料。但如果要製造不發酵的硬麵包或硬餅，那麼無論那一種粉都可以的。

普通的麥粉內往往含着百分之十的濕氣，百分之

七十二的小粉，百分之十四的氮氣，百分之二·二五的脂肪，和百分之一·七五的礦物，可見得小粉是此中主要的成分。但是要曉得，使麵粉發生黏性而成爲粉團的，倒不是什麼小粉，而是氮氣裏面的一種膠質

。至於小粉，如果用水把它調起來，至多只能成爲油灰式的粉團，而缺乏所需要的黏性，祇有氮氣中的膠質，才能使小粉黏得緊緊的。在麥粉之中，這種黏性的膠質不能說少，但也有多寡的差別——有的麥粉中含着百分之七的膠質，有的含着百分之十五，而大多數則介乎百分之七與十五之間。但是麥粉的商業價值，有時並不在乎它所含的膠質數量的豐富，而在於它所含的膠質品質的優良。原來膠質之一種重要的功用，便是使麵包烘得很高，很鬆，呈出一種優美的式樣，這是很重要的。不過要完成這種重要的功用，光是靠着膠質的數量仍是無濟於事的，多半的時候還是要看這種膠質的品質是不是優良的。至於膠質之是否優良，那是要看麥的種類怎樣了。有幾種麥，因爲生長在氣候與土壤特別適宜的國家，所受於自然環境的特別優厚，故其所含有的氮氣質和氮氣質裏面的膠質也特別豐富，以之製造麵包，自然是最適合於理想的標準。

除了麥粉的成分外，麥粉的香味也是一種重要的因素；這就是說，如果麥粉的香味是合意的，那麼拿它來製造麵包，當然是其味清香，含有自然的風味。倘使麥粉裏缺乏這種香味，那麼無論麵包師的手段怎

樣高明，也不能使出品裏含有自然的香味；寫到這裏，問題就來了：用那一種麥所磨成的粉是含有香味的？用那一種麥所磨成的粉是沒有香味的？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很難作概括性的答覆；但據一般人的意見，認為麥性較弱的麥，其所出的粉往往比麥性較強者的粉更含着自然的香味。

我們要說明的是：在麥粉中間，有的味兒較佳，有的味兒較差，結果是所製的麵包也有優劣的不同：有的味兒清香，令人愛不忍釋；有的味兒奇劣，不免惹人厭惡。因了這緣故，有商業眼光的麵包師大都採用有香味的麵粉去製麵包，以迎合一般顧客的心理。此外如麵包的外表，製造的精良，以及粉質的粗細等，也是麵包師所特別注意的。

四：麵粉的顏色

還有，麵粉的顏色，對於麵包的出品也有重要的商業關係。換一句話說，凡是顏色適宜的麵粉，其麵包的出品往往外表美觀，動人食慾；反之，凡顏色不適宜的麵粉，其麵包出品往往外表拙劣，引不起人們的興趣。就一般而論，凡是顏色白得發亮的麵粉——不要白得像死灰一般——往往能製成外表動人的麵包

。如果麵粉的顏色特別潔白，那所製成的麵包反而會顏色灰污，毫不中看。比如阿根廷所出產的麵粉就有這樣的毛病，使麵包師深感痛苦。

麵粉的顏色，大致可分下列幾種：最淡的是乳白色，最深的是深灰色，中間還有黃色，紅色，和棕色。每一種顏色，都是因了麵粉裏含有某種原素而引起的。大致白色表示麵粉裏含有極多的小粉質，黃色表示麵粉裏含有特別豐富的膠質，紅色和棕色表示麵粉裏含有特多的麩皮，灰色表示麵粉裏含有極多的雜質。這一類顏色的麵粉，其實都不是最上等的麵粉。匈牙利最上等的麵粉是琥珀色的，烘出來的麵包往往呈出一種自然的蛋黃色，非常鮮明悅目。美國或加拿大出產的麥粉，是少帶着一些淡黃色的。至於澳洲的麥，雖然麥性較弱，而粉色却顯得更黃，這些都是製麵包的上等麵粉，也是一國有價值的農產品。

五：麵包的種類

凡是用麥粉製成的麵包，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是發酵的麵包，另一類是不發酵的麵包。所謂發酵的麵包，是指麵包裏含有酒母或酵母之類的東西，所以麵包發得很鬆，而且含有多量的小孔。發酵的方法和所

用的原料各有不同，然而發酵的原則却為一般文明人所普遍採用。這就是說，現世界的文明人幾乎全都是吃發酵的麵包的，可見得這一種麵包很能適合一般人的胃口，除了發酵的麵包以外，還有一種不發酵的麵包或硬餅，也被一部分人所採用。最顯著的，是澳洲人所製的一種硬餅，那是由麵粉，清水，和食鹽混合而成的。在烘製時把生麵團放在一塊石板上，板上蓋了一片薄薄的鐵片，然後把它烤在用木柴火燃成的熱灰裏，但灰的熱度不能太高，經過好些時候，那生麵團才漸漸烘成了熟麵包或硬餅了。蘇格蘭人所製造的麥餅，別具一種風味，但也並不很硬，其實都是不用酵母的麥製品。餅乾也是不用酵母的，雖然所用的麵粉大致和製麵包用的麵粉相同；所不同的是製造時熱度的差別。

人類長時期的習慣，使所謂「麵包」也者全都成為發酵的麵包。但是要使麵包起發酵作用，方法有幾種，其中最普通的，便是利用酒母和酵母，使生麵團裏的二氧化碳物發生發酵作用。這種二氧化碳物，可以從外面輸入到生麵團裏去，也可以利用發酵粉之類的化合物，把它放在生麵團裏，使它發生作用。這種發酵的粉，祇要碰到清水或熱氣，就會放射出二氧化

碳物，使全部生麵團都起強烈的作用，經過了相當時間，麵團就驟然高漲起來，並且含着許多小孔。把這樣的麵團放在一個模型裏烘熟了，那便是普通所謂發酵的麵包。

自從麵包同人類發生關係以來，至少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但是歷史雖長，而麵包製造業的演進却異常遲緩。換一句話說，麵包製造業在這樣久長的時期中仍保持它的原始性，至於麵包的製造大部分還是要借助於人類之手，利用機器去從事於科學化的製造的，祇不過佔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據我看來，其原因有二：一，麵包和餅乾不同，是不能長久儲藏的，最好是當天的出品當天消耗完結；二，因了麵包不能儲藏太久，而且各地都能自己製造，所以一城或一市的製品祇能供當地人民的需求，而不能輸出到外地去，爲了這個緣故，機械化的製造就不很需要了。不過，因了近代機械文明的發達，麵包的製造在東西洋各大都市裏大部分已機械化了；至於在次要城市裏，麵包的製造大概還是借重於人工。

製麵包是一種對於人類最有密切關係的製造業，但，它進步的遲緩，却不免令人震驚，這也可以說是人類的一種最大矛盾。



海底的清道夫——龍蝦

孫毓珍

有人會把龍蝦描寫成海中的蝗蟲，但從它的外表，強度，產量，和經濟價值看起來，它實在不愧是一「甲殼動物之王」。

龍蝦大都生活於淺水中；海底

亂石間的裂縫和角隅，是最適當的隱蔽處所，它是一種好動和好鬥的動物，具有固定的習俗和靈敏的嗅覺與觸覺。它們的遷徙，全視食料的豐富和水溫的適宜為轉移。它們在夜間最為活躍，挖掘海底的沙泥，尋覓可以充飢的食物；魚類、殼類、蝦、星魚、苦草、和海藻等；都是它們果腹的妙品。它們和梟一樣，喜歡吞食腐敗的魚類，把骨頭和不消化的東西吐出。

龍蝦進食以後，須經長時間斷食，再行進食。但在覓得食物的時候

，它們貪得無厭的情形，却非常可笑。有時甚至把雌蝦所載的卵子，扯裂而狂吞起來。就因為它們饕餮的僻習，所以我們很容易用餌來捕獲它們。

在海底游行的時候，龍蝦用細長的足尖來移動，顯足前舉。同時高高地擺動觸角；凸出的雙目，向各方轉動。當它尋到一個可以躲藏的穴窟或裂縫時，它先用長長的觸角，插入試探，然後再將大腳伸入。如果沒有仇敵潛伏在內，它就轉過身軀，敏捷地倒退到洞裏，把兩隻大腳在洞口交叉着，用觸角四面搖晃，而它的身軀則毫無動作，安逸地臥在洞中。如果遇到了驚嚇，它就合攏大腳，彎曲有力的尾部，突然地反躍進洞中。

龍蝦捕捉食物，照例是乘其不備的時候動手的，它藏在海藻的下面，或者躲在亂石的罅隙間，等到不幸者靠近它身邊時，它就施行突襲，用它的拇指般的大腳，緊緊抓住了俘虜，再用小足幫助捕捉，待到空閑的時候再慢慢地咀嚼。龍蝦的好鬥，並不單為保護自己，抵禦敵人，它們也往往有同室操戈的事情發生，甚至在戰爭中，常常弄得斷腿殘肢，但却一無怨言。

龍蝦的身軀和四肢，是包圍在一種叫做「角素」的堅韌似膜的甲冑中間。角素薄而柔軟，在身軀各部的聯結處，也可以自由運動，不受束縛。這不但可以自由運動，內部器官，並且還能連結肌肉，使身體得以移動。雖然它的全身是包圍

在軟殼中，但對於溫度的變化，和觸覺等，並不蒙其影響。它的全身以及四肢，披散着稀少的毛髮，足以抵制水的流動和震動。軟殼的前部，是整個的，但後部却由數段合成，每一段的下面，生有一對鱗樣的小足，叫做橈足 (Swimmeret)。最後的一對，就形成尾扇。和身軀前部相連的，有四對行走的腿。在腿的前面，就是一對大而有力的顯足；它們的形狀和大小，都不相同。大脚生有脚趾，尖端包着遲鈍的圓球，是用來征服小的介類的。小脚脚趾內側，長着銳利的牙齒，用來攫取或扯裂捕獲品的。

龍蝦的一件奇事，就是它能自由地長出四肢。如果在一場戰鬥中，傷殘了四肢之一，它祇要抽起一陣痙攣，收縮住腿部的肌肉，這樣，那條傷殘的脚便脫落了。不多幾天之後，新的脚開始生長。由此日長夜大，最後變成一條完善的脚。

龍蝦的軟殼，並不會長大到你所估計的一樣，而祇能極微量的增大。所以它的軟殼的長成，是須要相當時間的。在將近脫殼之際，龍蝦顯出不安和怯懦的樣子，亟欲尋覓隱蔽處所。它的軟殼也就經過特殊的變化，而失去光澤。身軀前部和後部中間的軟膜現在也分裂開來。龍蝦自己在裂開處用力推擠，靠了肌肉的拉力，它的身軀漸漸鬆懈起來。如果軟殼過分堅硬或不易彎曲，那末，龍蝦就祇有一死了。

在軟殼還沒脫落之前，軟殼下部迅速地長成一層包皮，有着鮮明而光亮的顏色。但肌肉還是柔軟而鬆弛的。在脫殼以後，靠着水分的吸收，包皮很快地長大。現在，龍蝦勤奮地覓取含有石灰的食物，用來增加新生殼的硬度。但是當這種食物不能覓得之時，它就毫不猶豫地吞食它脫落下來軟殼。在這一時期，龍蝦最宜避免仇敵的爭鬥

茗

社友蔣吟秋繪絳梅小

餘鄭

立幅見貽，爲癸未元日立

雜梅

春張壁之需，槎杈數枝，

札

彌覺古艷，彷彿清芬拂拂

透楮素間，並題一詩云：
「一日未縈身外事，百年難得歲朝春；梅花知己寒同耐，閱盡冰霜不改真。」予張諸近榻處，直欲作趙師雄之羅浮夢矣。

雜糧代米，自古有之，昔徐高士俟齋，遁跡山中，夏秋間多種南瓜，以代粟食。蓋南瓜可甜可鹹，調製得法，亦殊可口也。

金壽門刊有冬心集，然集外多遺珠，尤以題畫，往往作悟道超逸語。耐人玩索。但東鱗西瓜，未有彙存之者。我友杜進高，搜集叢殘，凡見冬心畫輒筆錄之，積久成帙，顏之曰：「冬心先生景申集」，倩黃葵翁題簽，他日擬印行問世，深願其早成事實也。

畫家錢病鶴以病字不祥，乃易稱雲鶴。近又改署石巢居士，詢其

。新殼的長成，常時約六星期到八星期。發育完全的雄龍蝦，祇脫殼一次，雌龍蝦則脫殼二次，而在每年四月和十一月之間。身軀的長大，很是顯明，大約比原來的長度，增加百分之十三到十五。

龍蝦的或雌或雄，很容易分別得出。雄的比雌的細長，具有較身軀更為堅強和巨大的腿，腹部分成五節，長着雌的所沒有的兩腿，有時我們叫它 *Tabberer*。

雌性龍蝦普通較小，腹部較寬，而有七節。它到十吋和十二吋時，性能便已成熟。常常每年生蛋一次；蛋是球形的，每顆的直徑為十六分之一吋，顏色是橄欖綠或深綠色，一端有一小塊是透明的。總數看龍蝦的大小而定，大約從三千到十萬。蛋都一球球地掛在棧足上，在十個月到十一個月之間，蛋就下落水中，可以孵化了。這一個時期，溫度是最為重要的。

孵卵的時候，小足老是前後地搖擺着，這樣可以使蛋卵洗滌乾淨。但同時容易把小卵脫去。孵出的幼蟲，外表和父母完全不同，它們的身軀是短小、堅韌、好像普通的蝦。背上生着一列毛刺，有一條尖的長鼻，和許多長的觸角。身軀是藍色的，但有的部分却是透明，而帶有紅色的斑點。巨大的發出翠玉色的雙目，含有一條白虹的色素。幼蟲的目光比較成蟲來得銳利。大脚在最初比身軀大而且硬。顯足則在第三星期方才長成。

幼蝦用羽毛似的小脚為槳，在靠近水面的地方生活和游泳。孵化後二日，它就開始脫殼。這最初三個星期的時間，我們稱它為弱孩 (Nose) 時期。在這時期中，幼蝦可以遭遇種種的危機：它的無助的形態，觸目的顏色，以及龐大的軀殼，在在足以引起不幸的毀滅，可說是仇敵們衆矢之的。它竟取極小

取意，曰：「自昔丹青家頗多以石名，如石谷石灣石莊石橋輩皆是，予雖不敢比侔昔賢，亦聊以湊熱鬧耳。」

田黃一作填黃，又作闌黃。毛奇齡後觀石錄，稱壽山石之舊藏者，以田坑為第一，亦即田黃也。其石光似熟栗，微透明，為印章之佳品。以所產少，又復須多經手澤，歷年久遠是尚，於是價值幾侷黃金。然據舍戚雪琴後人見告，揚州某巨家藏有田黃如意一，長尺許，為堂中清供。又有田黃假山一座，俱有峯巒聳疊之美，洵世間稀有之品也。

雪琴後人家藏大彬壺，絕扁矮，作寒江垂釣之簑笠翁狀，色深紫帶黝黑，包漿瑩然；且文質完整無損缺，歷劫不磨，尤為可貴。後人謂：曼生壺什九出彭年手製，而曼生加以鑄治，乃成名品；且壺不限於陶，曾見一錫質者，光澤無與倫比，而款識累累，亦極可珍。

的水中動物、植物、甲殼動物、水蚤等作為食料，有時也吞食自己的同類。

幼蝦的生活，可以分成顯明的二部：第一部就是它們在水面游泳的時期，第二部則是在它們失去游泳能力，沉入海底時開始的。

兩個月之後，幼蝦已有四分之三吋長。雖然仍能游泳，但羽毛似的漿，已漸趨消滅，身軀也失去透明而變成灰色。從這點可以看出幼蝦將要下沉海底了。海底的幼蝦，和大蝦的習慣相同，尋覓亂石間的洞穴，作為抵禦仇敵的隱蔽所。

龍蝦終年都是飽滿的，夏季更佳，生產也最多。捕捉龍蝦，是用柳條製成的半球形的籃或籠，裝着漏斗形的蓋，好像老式的捕鼠機一樣。

或者用圓環鋪着絲網，露出漏斗似的張口，這樣可使龍蝦一入網便無法脫逃。籠中放着鮚、庸鱸、或鱈魚頭一類的餌，龍蝦生來即有

的好奇心，足使它自己鼓起勇氣，進入籠中。但是最主要的，還是籠中物的吸引力。因為龍蝦不是一種怎樣的聰明的動物，所以不必慮其脫逃的。

有人曾捕獲到十五磅重的龍蝦，但歐洲的龍蝦，很少重達十磅以上的。有時偶而也能夠捕獲到廿八磅的大蝦，從頭到尾長達二呎。市場出售的龍蝦，平均約自一磅到二磅。龍蝦是活生生地安置在木箱中，用木屑或海藻等填充着，運到市場上來的。

當龍蝦投入沸水中時，它會發出很高的呻吟和呼聲，因此引起許多人的爭論。實在，龍蝦並無發音器官，上述的響聲，是由於因熱而膨脹的軟殼，發生裂縫，氣泡從內部經裂縫而排出體外所致。

當你在上等餐室中，享受鮮美而脆嫩的龍蝦時，你不會再有餘暇，回憶它在海底時專橫的情景，但它在從前，確是甲殼動物之王呢！

被單 枕套 窗簾 拾布

上海華綸廠出品
電話九七〇五

質料 高貴 花型 摩登 色澤 鮮艷 不洗 退晒

華綸牌



飄泊者

陶 泰 · 撰文
辛紫石 · 製圖

春

道旁的樹尖，抽出了綠芽。有幾家豪華的大宅的牆角還露出了幾朵薔薇的蓓蕾。

這是三四月的天氣，說是春，可又是料峭得很。說是冬，可是那娘兒們的薄薄的大衣却又很明顯地表徵着——春天到了。

威德 (Weid) 望了望窗外的天色。他的公館是建築在一家白俄人家的閣樓上，窗檻離地有五呎光景，矮胖的威德要開窗，至少還要一只小凳子來幫他的忙。可是他却在那裏常常見到幾朵白帆似的雲朵，像一幅油畫般點綴在他那隘狹的小房裏。

他穿上了大衣，拿上了那中號的皮篋，匆匆地奔到門外，先在樓梯的隙縫中向下面張望了一下，恐怕那肥碩的房東太太又在樓梯口向他拿前月的房錢。

「今天一定有好運氣！」威德沒有看見那肥碩的女人，他自己替自己祝了福。很輕聲地走到了大門邊。那裏有一面鏡子掛着。他對着鏡拉了拉那皺得不堪

的褲子，收縮了一下領帶，撕去了襯衫袖口的破布，撇下了兩面高翹的襯衫領，繞了繞那拖在鈕扣外面的斷線，摸了摸自己的面頰，把鞋頭在褲子後面磨了一磨，把帽子在頭上轉了一轉。他明白像他這樣一個人，外表方面是最有關係的。可是事與願違……算了吧！反正自己是個流浪的人兒。

出了門，他見到了陽光，他笑了一笑，他感激老天沒有替他為難，下雨天是不適合他的工作的。他一直向東走去，向最熱鬧的市街走去。他感到有些飢餓，他也感到有些熱，很可以不穿大衣，但是他立刻想到上海的天氣不像柏林，還是穿上的好。

他找到了目的地，那是靜安寺路一月西裝店，閑散的店員都靠着櫃台在閑談，主顧們不會這樣早來做衣服的。威德推開了那扇玻璃門，走了進去。他看見一只只冷淡的面孔，心裏早就抽了一口冷氣，可是這是他們的精神，那百屈不撓的精神。他笑嘻嘻地走到櫃台邊。

“Good morning!” 威德帶着很謙和的聲音說，可

是他沒有聽見人們的回音。他把這些冷酷的人情都忘去，把皮篋放上了櫃檯，打了開來。裏面堆滿了千花萬樣的領帶，有幾條是自己用過的佳品。

“Nick tie! Best quality! Feel it! Best! One dollar for one!” 威德帶着德音的英語說，並且還把

領帶拿出來，讓人看。可是多半的人都帶着不耐煩的神色回轉頭去。

“No wanche, No

wanche, Go! Go! Go!”

一個手裏拿了當天新聞報的夥計，代表了同人，以英語來對付了那流浪人。

“It's cheap! Two

dollors outside! Only

one now!” 威德再作進

一步的推銷。

“No! No! No! Go! Go! Go!”

“Thank you!” 威德合起了皮篋就走。臨走還回

頭對他們笑了一笑。

他重復在街上行走，他隱約還聽見那西裝店裏的店夥笑着，說着。都是一些聽不懂的話。

他腹內感到的是飢餓，他心頭所感到的是憤恨。可是他是流浪的人兒，無國籍的人兒，被驅逐出境的人兒。他仍舊無目的地在街上走，希望天公能給他一些慈悲，至少他要飽一飽肚子。

這樣，他每天在街上走！在他沒有什麼春天，沒

有什麼花香鳥語，他希望的是麵包，是金錢。他每天走着！走着！

走着！走着！

春來匆匆，春去也

匆匆！

夏

把皮篋放上了櫃檯，打開了，裏面堆滿了千花萬樣的領帶，有的自己用過的。威德先生却還是這樣走着。他的領帶已經售去

道上走路，腳上已需要

多一點氣力。可是那值

威德先生却還是這樣走

着。他的領帶已經售去

體，已經比以前消瘦了許多，從箱子裏，拖出了一套

較薄的衣服穿在身上。幾個月已維持過去了，他的那

本日記簿上載着的餘款的數目，比較前幾月已多了一

點，可是他還欠着房東兩個月的房金，那也是他們的

一個特點，永遠喜歡欠人家一點錢，而自己的箱子裏



却喜歡多一點錢。

這是一個 Sabbath Day，威德覺得應該休息一下，他也想娛樂一下。他想起禮拜堂來了。他記起上星期去的時候，碰見了一個和他年齡彷彿的女人來；她不太美，可是她也有棕色的頭髮，大而有光的眼珠。他還記得她的悅耳的名字——依奧拉（Iola）。她告訴他她是一個有職業的女子。唔！不錯！有職業的女子。如果能和她結了婚，他的收入至少要比現在多一點，同時他還可以享受到家室之樂。愛情是需要進行的。去，決定上禮拜堂去。

他望了望那幅窗上的油畫，今天不是一幅白帆，今天是碧藍的一色。他用塊濕布把襟前的油漬用力地揩拭了一番，換上件整潔的襯衫，走了出去。他的手裏今天沒有什麼皮篋，比以前安適了許多。

他走着，走着，走到了西摩路上，他的情緒加速起來。他記得當他在柏林時候和一個女人進行愛情的事來了。她是一個德國人，很美。他自己也不像目前這副酸氣，他很有幾個錢，大概也有近萬的馬克。他記得第一天和那女人在一起，用去的錢是二十五個馬克，在他的回憶中，金錢的數目似乎比什麼都來得明顯。第二次是十五個馬克，第三次是十七個馬克，往後，他們就斷絕了。她是雅利安人，而自己是猶太人。

。在這五十七個馬克的羅曼史中，他也享受了一切愛情的滋味，精神上的，肉體上的，他都感到過，可是回憶却很淡漠。

「愛情的創造是需要金錢的！」這是他的結論，於是他摸出了皮夾，點了點鈔票。他微微地笑了一笑，他祇帶出來十六塊錢。

果然，他在教堂裏碰到了依奧拉。她對他似有情若無情地笑了一笑。威德就約她一同去吃飯。依奧拉答應了。

散了禮拜，他和依奧拉一直向南走，威德知道霞飛路亞爾培路那兒有一片很便宜的俄羅斯大菜館。在路上他們像天涯相逢的一對般，訴說着家鄉，回憶着家鄉，他們是同命的逃亡者。

在菜館中，他們揀了二元錢一客的菜吃，祇把豬排換了牛排，——他們是不吃豬肉的。這時候門外進來了一個意大利水兵，依奧拉向他作了一個媚笑，那水兵也笑了一笑，獨自上了樓。——這使威德感到有些妒忌。

飯後，威德約依奧拉去平安大戲院看電影，依奧拉也答應了。在上戲院的道上，威德對於依奧拉來得更親熱了，他握住了她的手。兩人的情感似乎進行得很快。在銀幕下，他的手緊握住她的手，他的心跳躍

起來，他輕輕地要求依奧拉散戲之後，和他一同上他公館裏去。依奧拉似乎是個很和悅的女人，她對威德的要求又接受了。

依奧拉並沒有笑他湫隘的房子，並沒有批評過他什麼。威德的胆子漸漸地大起來。他從皮篋中拿出一瓶香水來送給她，可是要求依奧拉給他一個吻。依奧拉答應了。這時候的威德正像頭野獸般，目光裏泛上了紅色，青筋在額上突起。可是依奧拉忽然開口問他要錢了——二十元錢！這立刻驚住了威德。依奧拉却對他說這是她的價錢，她的行業。

威德倒抽了一口冷氣，明白了剛才依奧拉所以這樣聽從他的理由。他和她開始發生了口角。最後，威德給了依奧拉十元錢打發開去。臨走，依奧拉還拿去了那瓶香水！

威德悶了半天，他憎恨着一切，他的命運，他的遭遇。今天留在他腦際的，就是那用去的十四元錢，別的全沒有了。他感到依奧拉的可惡，他也感到了猶太人的可惡，他再也不想上禮拜堂去了！

夏季是煩惱的，尤其是滿街上赤臂露腿的女人更是威德最煩惱的事。

秋

浙瀝的雨聲打在那幅窗上的油畫，蕭蕭的落葉在那油畫上飄過，深黑的秋夜是這樣的淒涼，祇有那屋瓦上唧唧的秋聲伴着那臥在床上嘆氣的威德。

這幾個月來，每到晚上，他一定要開始他的惱恨。白天的疲乏不能使他走入夢鄉，而那可怕的悔恨却永遠在他的腦際。

他碰見過旭恩 (Shore)，旭恩是他在柏林時候的同事，可是他的近況要比他好上百倍。承他不嫌威德窮，還請他到靜安寺路某飯店裏去喝過啤酒。旭恩是一個很精明的人。他的故事是這樣的。

當旭恩在未離柏林之前，已經知道終有一天是要被那位小鬍子元首趕出德國的，而走的時候一定不會讓你帶走什麼。於是在三晝夜的策劃下，他想出了一條計策，他把所有的錢都到市場裏買了英國的股票，把這些股票分裝在幾百只各異的信封裏。同時，他又在報上登了一段「聘請化學師」的廣告，言明一切的報名書都寄到第幾號郵政信箱中，當然他還得租一只郵政箱。

過了兩三天，他走到郵政局裏，向辦事處的人說：「我要上巴黎去了，我的郵政信箱裏的報名書請紮成了捆郵寄巴黎某地某人。」這樣，他就把那裝有股票的信封寫上郵政信箱的號碼付郵。當晚他就離開了

柏林，不久，他在巴黎某地——那是他託人預租好的，收到了一摺郵寄物，裏面都是他的裝有股票的信。而且因爲是郵局特寄函件，居然也朦蔽了那銳利的蓋世太保（Gestapo，德國秘密警察）。旭恩的財產於是沒有遭到損失。

威德自己詛咒過自己，爲什麼不照旭恩那樣辦呢？他的結論是：「人類是自私的，決不肯將自己苦思得來的思想給人們知道。」況且，在旭恩談得意忘形之餘，他曾問旭恩借過錢，但他却一口拒絕了。唉！人類是自私的！人類是自私的！他恨得旭恩要死！可是的確在這許多的同族中，自己是比較最愚笨的一個，就說麥高爾夫人（Mrs. Michael），她也比自己精明。她也把全部的資產買了英國的股票，把股票的名稱號碼，票面，都記下來，然後付之一炬。出了德國之後，她就上英國的發股票的公司裏掛了失，登了一個月的報，領取了新的股票。所以他們在上海的生活能夠這樣優裕，這樣舒服。

反過來瞧一瞧自己，他真不要再想下去了。每天在街上帶了一只皮篋走東走西，像一只野貓般，到處受盡了人們的侮辱！看盡了一只只難看的面孔！

他越想越不堪自遣，他從袋裏摸出了那本日記簿，看看自己積下來的款子，僅僅是六百五十三元錢！

哼！他恨極了！他恨透了自己，他還恨透了世界上猶太的富翁，他們甘心過着無國籍，似浮萍般的生活！他們甘心看着自己的同族在受人們宰戮，可是他們却無動於中，還是在計算着自己的金錢！哼！這是人嗎？人是這樣不知道團結的嗎？

秋雨帶來了一陣涼爽，他的思想重復平伏下去，像發着風浪的海，在平靜之後是美麗的，明朗的。他的思想也見到了光明。他覺得還有將來。世界上的猶太富翁最多，而那一個富翁不是由刻苦而成功的呢？自己無非是生不逢辰而已！也許在將來，在世界的情勢變化之後，他也是一個了不起的富翁。

他彎下了身，從皮箱中取出他的存摺，一頁一頁地翻着。他漸漸地感到了快樂，漸漸地感到了欣慰！可是當最後一頁翻在他眼前的時候，他看了看那「六五三」三個數字，心裏又愁急起來。唉！前途茫然！

秋風秋雨愁煞人！

冬

嚴寒的冬天，又來到了人間。街上都現着蕭瑟的氣象，樹上稀稀落落的樹枝更襯出那街景的單調，還是那清道夫的紅衣使人們的眼光涼爽了一下。

威德現在不是一個馬路上的天使了。究竟還是同

族的人好，旭恩把他安插在自己的公司裏，當一個記賬員，每個月有三百元的薪水。但是晚上却非到紐約的行情抵達上海之後，不可以離開那辦公處。如果晚上來不及幹，那麼就得大清早就趕到公司去，如果這星期的賬沒有理清楚，那麼也祇好對不住神聖的上帝，在休息日也得一個人關緊了房子算賬。因為旭恩所用的除了威德之外，就祇有一個女打字員，一個中國僕歐了。

威德也會厭煩過這件事，可是一則他也沒有別的去處、二則，旭恩是同事人、三則，同事待自己也還不錯，所謂同事，就是指著那女打字員、四則，三百元錢的薪水自己至少有一百塊錢可以藏起來，這樣，他就很委屈地担任下去。

這是聖誕節的前四天早晨，威德坐在冷落的公共汽車裏向外灘馳去。他賞識着跑馬廳的冬景，那裏正有對男女騎着馬在那裏馳騁。他又羨慕起旭恩來了。

是上星期六，旭恩在那裏贏了近一千元錢！第二



旭恩和那個女人在沙發上並坐著。

天早晨走到公司裏來，滿面春風地來告訴正在埋頭苦幹的威德。並且還請威德喝了杯咖啡。

旭恩真是個幸運的人兒！什麼事都得利！當然這也是他的大膽！在上月股票市場起着風潮的時候，他居然撈進了一票錢！雖然不多，可是在人們都蝕本的時候，旭恩能來這一下可不是樁容易事。

他羨慕着旭恩！他想過了聖誕節，自己也很想跟旭恩做做，坐收幾個漁利。

他從袋內摸出了日記簿，看了看，微笑地滿足了！他的存款已經超出了一千。這時候他又想起家室之樂來了。

第一，他就想到了那個女打字員，她也是同事人，年齡比自己小，美麗談不到

，可是在自己的目光中却還不錯。在辦公室裏，每當旭恩不在的時候，也常和自己說說笑笑。可是威德所感到遺憾的，就是她似乎和旭恩有什麼關係似的，他們談話之間常常有許多雙關的話，這是自己所不能了解的。啊！還有某晚上，他吃了晚飯上辦公室裏去

等行情，當他開門進去的時候，他看見旭恩和那個女的在沙發上並坐着。等他扭亮了電燈，才看見那女的紅了紅臉走到寫字檯去，把自己倒反而弄得很不好意思。旭恩却若無其事地走出去了。他從那天起，他明白旭恩所以把女打字員的薪水一加再加的緣故。

這時候，車子已到了外灘；威德下了車，低着頭就走進了沙遜大廈，向自己的辦公室走去。

大概是吃中飯的時候，旭恩走了進來，額上都是些汗珠，臉色帶着一種非常灰黯的慘色。匆匆地進來，又是匆匆地出去。臨走，他對威德說：「一下半天，不辦公了！你們回去吧！」威德從沒有聽見旭恩說過這樣話，就是那女打字員也感到一些奇怪。

第二天的晨報上，有着一段「猶太人投機失敗，無從彌補，跳樓自殺」的消息！

那是聖誕節的前夕，威德又帶了他那久置高閣的皮篋，在各處兜售着聖誕禮物。他奔走了一天。

在那晚上，威德的那幅窗上的油畫，變成了一幅雪景。威德拿着瓶酒喝着，賞玩着那幅天然的油畫，又賞玩着他的存摺。

「哼！一年！明年今日，應該是另一番氣象了！」他自言自語地說着。同時，臉上現出了莫明其妙的微笑。

場歌袖領 • 袖領場歌

場歌樂高

五五九五九話電 址原樓三界世新

• 券門售不 • 場兩夜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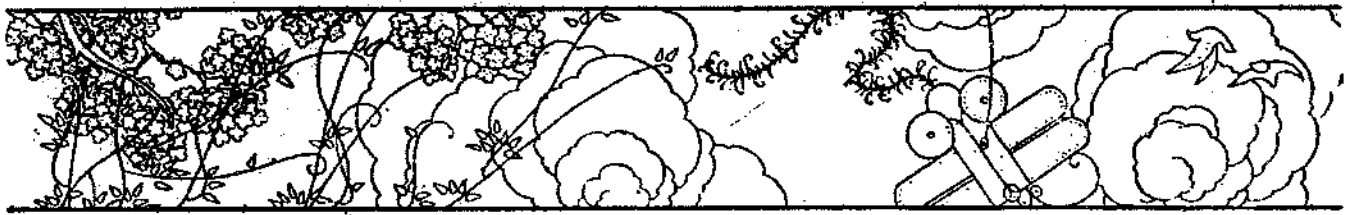
起半時七(場夜)起時二(場日)

候伴
教座

點歡
唱迎

堅陣
強容

歌基
星本



影劇

月曆

「秋海棠」一劇因博得「婦孺

大眾」之賞識，售座竟超過任何話

劇之記錄，因「秋海棠」生涯鼎盛，

致發生下列數事：編劇者廖康民因

索取劇本稅而與費穆發生衝突；一

上藝「演員開始抽演員稅；一部份

在「秋海棠」中無戲之演員先後脫離，造成演員

與演員中之誤會……這都是話劇賺錢後的現象。

適值舊曆新年，「中聯」新片大批供應各戲

院，計有李萍倩導演陳雲裳主演之「桃李爭春」

；岳楓導演陳燕燕主演之「情潮」；徐欣導演

李麗華主演之「斷腸風月」；張石川導演周曼華

主演之「芳草碧血」；此外有前藝華公司被禁之

影片「茶花女」，亦在此時重映。

話劇界亦紛紛上演新戲：新成立之上海聯藝

劇團於「金都」上李健吾編劇，吳仞之導演之「

花信風」，「蘭心」之藝光劇團演方君逸編劇，

魏子潛導演之「秦淮月」，「麗華」則由中中劇

團上演陶秦編劇，江沅鍾廉合導之「錦繡天」。

白虹因產後失調，立即獻身舞台，過於辛勞

之故，於「霓裳曲」最後數天時，暈倒台上，甚

為危險，經急救後始甦，以後即脫離美華大戲院

，並表示以後不再演話劇。

蔣天流一度患斑疹傷寒症，病勢甚凶險，經

旬餘調養始愈。

夏霞離滬赴陝，演出結婚之悲喜劇。夏原已

與李啓明訂婚，戰後各自西東。夏霞留滬，因與

未婚夫音訊隔絕，又與稔友張義華感情甚佳，此

次離滬去陝，意在與李解除婚約，故張亦同行。

但夏於抵陝後，即與李結婚。張不辭千里跋涉，

祇吃得夏霞喜酒一杯，其內心之痛苦可知。故夏

霞結婚，實係悲喜交響曲。

舊曆除夕，「中聯」大批影星狂歡於 D. D.

咖啡館，全體參加，熱鬧異常，餘興有摸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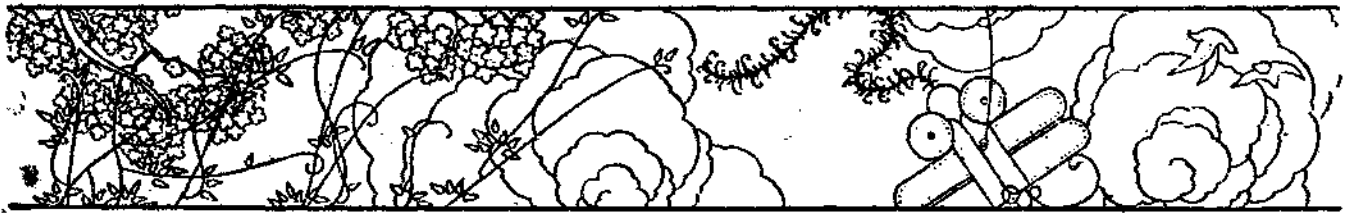
及歌唱等。

劇壇上將有兩個大戲：一係曹禺改編之「家

」，由佐臨導演，一係宋約編劇之「亂世佳人」

，由吳仞之，佐臨，顧仲彝，費穆聯合導演，前

者在「金都」，後者在「卡爾登」，預料此兩劇



皆將轟動一時。

上海影人劇團赴平演出後，輿論及售座尚佳，頗得北國人士之歡迎。不料赴關外後因受「老闆」苛待，遂自組劇團赴青島，濟南等地演出，聞本月中可返滬。

唐若青與陸露明，在北平遭當局拘禁，唐較陸身繫囹圄時期較早，現尚未出獄，另一部份「中旅」團員則已返滬。

嚴月閉嚴月冷加入綠寶劇場，主演「女伶外傳」，為蔡冰白之劇本。同時美華大戲院上演「秋窗夢」，由狄梵主演，劇情與「女伶外傳」完全相同。

李綺年赴南京演「潘金蓮」，被當局查禁。鐵羽返滬後，重與綠寶劇場訂約，將演「風流寡婦」。

黃宗江離滬，已安抵界關，此行名為赴內地繼續求學，實際上是不願在滬與紅得發紫之石揮打對台。他的妹妹黃宗英仍留滬，在致遠中學求

學，兼在「藝光」上戲，半演半讀。

徐立與嚴俊因「情潮」一片之排名而起爭執，導演岳楓竭力排解，結果海報及路牌是徐前嚴後，報紙廣告及影片則嚴前徐後。同時徐欣天因滬光大戲院門口之「斷腸風月」海報，將汪丹鳳名次，列於顧梅君之前，一怒而用墨水潑污，結果則重繪一張了事。此皆電影界合併後發生之「小動作」。

石揮擬於「秋海棠」演畢後北上探母一次。同時，石揮亦有提早結婚之消息。

「中聯」編導方面，以前大半由導演自己編劇，或請人捉刀，自章瑞生任編劇主任後，內部忽呈不調和狀態，導演不願接受編劇科之劇本，而編劇科對導演之劇本亦時予批駁。故雙方合作的作品，迄今猶未問世。

石揮在中國藝術學院演講「A B制與明星制」，謂彼以前亦反對明星制，即因此故而脫離中國旅行劇團。

影劇月曆



抹身的方法

吳觀鑫

凡身上出汗的動物，以及萬物之靈的人類，都需要洗浴。世間生物，昆蟲貝介之屬都不出汗。兩翼的飛禽也全沒有汗。四足的走獸，百分之九十以上沒有汗。我們飼畜在家裏的貓，撥開牠的毛，就看到淺紅色的肌膚，絕無積垢，反比人身乾淨，就為無汗之故。牠非但不入浴，也不洗臉，每次進餐後，或遇牠悠閒時，只用一隻腳爪，一個舌頭，用舌上的涎沫黏在爪上，在臉上一陣子的摩抹着，再伸出舌頭，在渾身及尾巴的毛上大舐一陣，就算是我們的盥洗入浴一般，可以保持牠週身的清潔。我們家園中豢養的雞，尖尖的硬喙，伸不出舌頭，也舉不起爪在頭上抹臉；可是牠們的清潔工作，比獸類更容易更簡單，只稍稍使勁，把身上的羽鬆開來撲抖一回，羽翼中所有的塵埃微垢，已撲散乾淨，也等於我們洗一回臉入一次浴的麻煩工作啦！我會對於牠們一禽一獸，發生過羨慕心理，我想：要是人類也能這樣簡

單，豈不省事？後來纔明白，牠們都是「無汗動物」，纔能如此。像牛馬都是獸類中有汗的，那就很不簡單。何況人類！牛必須牽牠到水蕩或小河中去沉浸一回，纔能滌去汗垢。馬必須圍人用刷子清水給牠洗刷，纔能保持清潔。決不能與貓雞相提並論。人類的汗，終日從毛孔中逐漸排洩出來，儲蓄在皮膚上，變成積垢，倘不洗滌，有礙健康，所以洗浴是人生一件大事。簡直與衣食住行一般重要。人生在世，衣食住行，不可須臾離。但也有經年累月不出門不行路的人，可是沒有經年累月不盥沐就浴的人。人不能為解決餓而吃了飯或麵包不排洩，大小便就是屢批的排洩。人又不能為解決渴而喝了水飲了茶不排洩，毛孔裏透汗就是零碎的排洩。一到夏季，小便就少，因為汗多的緣故，原來渾身的毫毛孔，代替了生殖器（其實此時與生殖無涉，不過借這器官做它的副作用罷了！此時仍以生殖器名之，在嚴格的「名字」上說，似乎不妥。但今天却無

暇討論這些。的工作了！

人生與浴，既如此重要。關於浴的故事，一言難盡。本國歷史上最香豔的華清賜浴，外國史乘及銀幕上最銷魂的牛奶浴、香水浴、花露浴，各大海濱的海水浴、還有把全身埋在泥沙裏的太陽浴、沙漠無水地帶的火浴、（熱熾炭一盆，裸體烤火，把身上積垢，摩擦成小泥條，簌簌下墮，擦遍全身，就算浴畢。）當今我國流行的各式盆浴池浴，都不暇細述。筆者前年住在法租界桃源邨，望衡對宇有一羅利（俄國）少婦，每晚妝飾得花枝招展到舞場裏作摟抱生涯，她在夏秋季節，褪盡身上衣服，一絲不掛，渾身塗了一種顏色藥膏，躺在露台上曝日一二小時，然後到浴室裏去洗澡，這是一種什麼科學的浴？因言語不通，國籍隔閡，所以也沒有向她訪問調查。至於中國各大都市的浴，要算福州省垣最講究；那裏的浴水，全是含有硫黃質的溫泉，天然溫暖，浴室的壯麗宏大，可稱中國第一，入浴者預定一所大廳及附屬的起居休息等室，可以在此開筵請客、打牌、叫條子，並可率領全家男女老幼，同往入浴，早上去了，深夜方歸，名爲入浴，其實

吃喝玩樂了一整天，不過把洗浴做個幌子做個題目吧了！這一種浴，雖比較特別，但特別在洗浴以外的附帶消遣，關於「浴」的本身，也並無多大記述的必要，所以也略而不談。茲所欲述者，乃筆者認爲特殊化的扶桑人士的平民浴。扶桑人士的平民浴，有溫泉與普通兩種，溫泉以別府爲最有名，別府遍地都是溫泉，地下好像特設了天然水汀一般，所以其地不但以溫泉浴馳譽，並且是一個避寒名區。普通浴就是各地分開營業的「湯屋」，與上海華清、洗清、卡德、浴德等池，性質相同，但內容與設備却大異。名爲普通，其實很別緻。筆者三十年前游東京時，曾經歷過多次，因爲既便利，又清潔，浴資的經濟便宜，更是世界各大都會所無；那時上海浴室的大湯（即多人共浴的大池）代價，每人取費若干，現在雖已模糊，但正價連小賬另費等化費一併在內，大約總少不了一二毛錢吧！湯屋不分高下，一律平等，浴資連擦背每人不過四分日幣罷了！當時情況，至今猶能回憶，下文便是扶桑試浴的記實。

一所長方形的平房，男女浴客都在同一大門出

入。數十年前，向係男女同浴，直到最近若干年來，纔改爲男女同屋（湯屋）不同室，不同池，雖在一個大門出入，但進了大門，男左女右，各有門戶，各有更衣室，各有浴池，不相混雜。進門之後，經過一個共同出入的穿堂，我們男子，循例走向左邊，推門而進，是一間方形的更衣室，多少浴客都在此室脫去衣服，放在簡單的衣櫥中，倘衣櫥額滿，另備柳條製成的衣籃，其形略同我國的雞罩，不過雞罩圓頂向上，衣籃圓底在下，作仰盂形罷了！浴巾肥皂，例須自備，脫去衣服，帶了皂巾，再推開一重毛玻璃的移門，便進了浴池之屋，就是湯屋。右邊女浴池的房屋構造，完全與男室相同，男女兩湯屋之間，有一矮牆隔開，彼此不能窺探，不過矮牆上有一小門，便利擦背人（說明見後）來去出入，替客擦背。我們在推開湯屋玻璃門時，發見男女兩門之間，有一小小高台，台上坐着一位盤膝的掌櫃先生或令嬢，向浴客收取浴資，每人祇須日幣三錢，（吾國三分，其時尙用銅幣，卽三枚銅圓。）因坐在中間入門處，故可左右逢源，一人向左右男女收錢；又因她（或他）高高在上，面對裏面，

宛似觀音菩薩座後的韋陀一般，男女浴客，分別在左右櫃上繳錢，她能一一目睹，絕無遺漏；男女浴客却彼此不能見面。繳付了三枚銅圓，就可進湯屋之門，倘需要擦背，有一簡捷手續，只消於繳款時多付銅圓一枚，共付四枚，不必開口，掌櫃的自然明白，她便交給你一根二三寸長一寸闊的小竹籌，籌上用烙鐵燙了兩個十七帖式的狂草「流水」二字，筆姿飛舞可喜，流水就是擦背的別名，也就是暗示有人在你背上澆水沖洗之意。掌櫃遞下小籌時，還有一小小驚人動作，初次領教，都難免給她嚇了一跳，她雙手舞起兩枚長竹片，用勁地互擊，發出汽胎爆裂般劈拍一聲，這是爲何？原來是給湯屋裏擦背人（都是男子）的信號，就是關照他「又有一位擦背浴客進來啦！」擦背工作很簡，真正只擦背部，不管四肢，更談不到其他部份，擦好之後，在你背上像我國舊式理髮師那樣敲了幾下，用水在背上一沖，將竹籌收去，又擦別人去了！我們男子是他擦，那邊廂矮牆隔壁的衆女客，也是他擦，浴客多而擦背人少，所以他們異常忙碌，只聽掌櫃的竹片劈拍聲不絕，他們在矮牆小門中跋來報往，忙個

不了；我們在小門推開的一霎時，約略窺見纍纍曲線，錯綜縱橫，人體美姿，盡收眼底，祇可惜熱汽氤氳，雲蒸霞蔚，鬚鬚霧裏看花罷了！

入浴的定例，與吾國大異，走進這湯屋，踏在稍稍傾斜的地板上，那傾斜度的微小，簡直使人感覺如履平地一般；一隻圓形或六角八角形的浴池就在面前，此池高出地板不足一尺，池壁用水泥或磁磚花石砌成，池裏已有不少人浸在水中，大家只露出一個頭顱，自頸以下都沉浸在水平線下。此時有同去的嚮導友人叮囑我：「此地習慣，在池裏只許『浸』——就是蘇州人所謂『煬』，不許用手在身上擦。我是初次領教，當然一一遵從。跨入水池，覺得熱度溫和，不沸亦不涼，剛適合我的皮膚需要；水亦相當清潔，是一種沖淡牛奶式的白水，據說一天要抽換數次，所以人多仍能清潔。浸了一會，跨出水池，蹲在地板上，有屋中特備的小圓木桶，用此木桶向池中取水，自己刮垢磨光，自己沖涮，（一分錢的擦背就在此時）沖涮過了，再入池去浸，浸了出來再擦，到自己認為滿意為止。地板是前後兩大塊，各自微作傾斜，在兩板銜接處，即傾斜

的低面，留出半寸寬的小槽一條，作為水溝，大家蹲在地上摩擦下來的垢膩污水，都淌入此小槽，另有歸宿，所以地板上雖是一輩子潮濕，但並不骯髒。又為解決沸水浴或涼水浴的需要起見，另在隔開男女湯屋的矮牆下，特備沸水缸涼水缸各一隻，這缸是騎縫式的埋在牆下，半隻在男左，半隻在女右，那牆本是木板，下面並不與地板銜接，留有空隙，我們用小木桶向沸水或涼水缸取水時，時常窺見那邊有人伸出柔荑般的嫩臂，同時也來取水；肌膚如雪，隱約依稀，燕語鶯聲，如入仙境，在我們並未「司空見慣」的人，覺得這也是很值得回憶的情調。

這是三十年前的湯屋寫照。現在也許在設備方面已有更新的改善，如更衣室的暖氣裝置，衣櫥的大量擴充，廢除柳條籬籃。沸水缸與涼水缸的不必男女騎縫各半，男女湯屋分別各自設置，以及公共浴池的面積擴大（當時祇可容二三十人同時浸入水中。大約規模大小，當時就各池不一。）等等，都是意中事，現在是否如此，這要去問現在東渡的人們了！

在入浴時，除流水竹片的劈拍聲外，又會吃過一回小小的驚嚇，某次跨入水池時，屋中燈兀黯澹，加以水汽蒸騰，視線不甚清晰，但見水池中一位浴客，身上穿了件青地紅藍花的長馬甲，下邊連及腰際，一同浸入水中，我想：此人定有什麼皮膚病，或受醫生囑咐，穿了這件沒有藥液的長馬甲一同入水，必是他們醫學上的一種治療方法。豈知大謬不然，在那人出水擦垢時，我看清楚，他是身上刺

花，恰刺成一件馬甲形式；那青綠色的花紋中，還有水浪，花草，和蜿蜒彎曲的蛇形，少見多怪的我看了，心上別的一跳，當時嚮導告我：東瀛刺花之風甚盛，並且是一種職業化工作，凡從事某種藝術（似屬於迎神賽會之類）的人，必須身上刺花，纔有人喝彩贊美云云。後來屢次遇見，習以爲常，便不覺得可怖了！記得有人說過一位遊歷家，至南洋某地，事後常對人說：當地的人，爲甚麼身體的某部份老是懸掛一隻綠色三角形小袋，雖在涑浴時仍不肯摘下？有人對他說：「那綠色三角形，不是小袋，是身上的刺花，乃當地最流行的一種風俗。」那人爽然自失，只能承認自己是近視眼。筆者在東

京湯屋初次見識青藍色馬甲，真也免不了近視之譏咧！

遜清戊戌政變被戮的六君子之一瀏陽譚嗣同，曾在他所著的「仁學」裏說：男女之私，不能看得太神祕，越是把那東西隱藏，人們不易窺知真相，越想去搜尋祕密，目爲希罕，於是姦淫邪道的事越多，倘把它澈底公開，倒反覺得稀鬆平常，可以免去不少罪惡云云。（大意如此）筆者初至扶桑，覺得男女同一湯屋，大是稀罕。後來閱時稍久，他們旅館裏或家庭間，都有小型的長方或橢圓形浴桶，向來男女同浴，並不避嫌，筆者那時二十一二歲，曾一再與我的居停主婦的十六歲姪女公子及主婦三人同在一桶洗浴，同在水裏「浸」，各在地上「擦」，彼此嚴肅而平凡，自然覺得並沒什麼驚奇了！那中年美麗的主婦，溫婉而健談，每逢夏天，清早就在樓上廊下用小木盆灌水潔身，那裏恰是筆者的臥室外，主婦一面洗浴，一面與我談天，彼此行所無事，反覺得我們舊禮教束縛下的仙仙倪觀，倒有些矯揉造作咧！

——三十二年二月十二日



丈夫的年齡比妻子小

歐陽瑛

Alice Warren 原著 · 譯自 Physical Culture

伊麗沙白和我在市區的一家飯店裏，遇到了她的朋友伯樂太太。經過伊麗沙白的介紹以後，我們就請伯樂太太一塊兒進午餐。在吃最後一道的點心之前，她向離開幾張桌子遠的一個男人頷首笑笑。

於是她向我們說道：「你們瞧見剛才我招呼的那個人嗎？她是我丈夫的同事。很漂亮，很聰明。可是，去年春天她却和一個年紀比他大得多的女人結了婚。我簡直不明白這種老妻少夫的婚事有什麼意義。我想那個女人將來的命運一定是可悲的。」

我從伊麗沙白臉上的表情看得出，她焦急地想把話頭掉開；但是，我不要她這樣，我倒是歡迎一場面對面的論爭。

我說：「Alfred Lunt 比 Lynne Fontanne 年輕得多，可是，他們的結合却非常的美滿，非常的快樂啊。」

「噢！你說的是兩位天才者啊，那自然又當別論了。」伯樂太太聳聳肩說：「設若祇是兩個平常的人

我毫不客氣地打斷了她的話：「我和我丈夫正是兩個平常的人，但是，我却比他大八歲。」

我知道我說這話的時候樣子很可怕，而伯樂太太也是又窘又恨。但我又怎麼能控制住自己呢？到了追不得已的時候，人不能不跳出來爲自己說幾句話。我向伯樂太太說，在過去十年的結婚生活中，比爾和我非常快樂，但我可以看得出，我的話是白說了，毫無效力。

伯樂太太假意殷勤地把話接下去，說每個人的婚事都是神祕的，而且個別的例子也往往推翻了一般的規律。但是，我從她的眼神裏看得出，她是在說：「瞧着吧！總有一天的。」

也許果真會「有一天的」，不過現在我可看不出什麼不幸的預兆。況且，那些夫妻同年的，或者妻子照例比丈夫小幾歲的婚姻中，已經出過了不少的岔兒呢！十年來，我們一直是快樂的，我對於那些流行的意見，什麼妻子比丈夫年齡大，一定不能百年偕老的說法，早就感到厭倦了。

我遇到比爾時，已經四十歲了。我們初次一塊兒出去玩的時候，我的心中牢牢地記着：我們差了八歲的年紀。因為從小我就認為：一個女人嫁一個年輕的丈夫，結局總是可悲的。比爾是一個十分有趣，十分快樂的人，我們有許多相同的嗜好，相同的興趣。但，我們之間只能存在一種崇高的友誼。我不斷地這樣告訴自己，一遍一遍地重複着，像一本問答教科書。這自然是爲的保護自己。

當比爾向我說：「愛麗絲，我愛你，我要和你結婚……」的時候，我只能告訴她少胡說八道，因為我的年齡和他太不相配了。

比爾問我：「你一個人在社會上工作了多久？」

「十八年。」我和其他中等家庭的子女一樣，幸運地享受了四年大學教育，直到二十二歲才踏進社會。

「我也在社會上工作了十八年，拿這一點來說，我們正是同年。」



比爾在社會中的奮鬥史却是一篇動人的故事，他白天做事，晚上讀夜課，辛勤地掙到了現在的地位。因為處世較久，所以他的見解，也比和他同年的人來得成熟。

不論如何，他的理論是討人歡喜的。這使我記起大學時代一位社會學教授的話。他說：根據確實的統計，女人比男人的壽命長，爲了避免老年的寡居，最好嫁一個年輕五歲的丈夫。

但是，我和比爾結婚並不是信服了這種理論，而是爲了世界上的一種最高貴的理由——我愛他，我喜歡和他在一塊兒；他成了我思想的中心。

我年齡太大，離開家庭太久，所以很難遇到一個坦白誠懇的對象。當我向親友宣佈和比爾結婚的時候，我沒有得到一點真心誠意的贊同。親友們不喜歡比爾做我的丈夫，是爲了他年齡太輕，並不是他人格上有什麼瑕疵。如果他比我大幾歲，誰都會興高采烈的看着我們結婚了。

婚後，我辭去了自己的職務，我已婚的姊姊終於不自禁地說出一番規勸的話：「愛麗絲，辭職的事，你該仔細地想想，這到底是一種非常相宜的職位，一種你可以長久工作下去的職位，辭掉了，你不怕將來後悔嗎？你幹嗎不再繼續做一年半載呢？」

她的話雖然說得婉轉，但，我再傻也聽得出她話裏有話。她是說，如果現在辭了職，將來婚姻破裂了，事業戀愛就兩無着落了。

我堅決地告訴她說：「結婚以後，我要料理家務。而且，生理上可能的話，我還要一個孩子。像我這樣的年紀，生兒育女的事，不能再就誤了。」

可是我姐姐却像是聽見了什麼駭人的消息，就是告訴我告訴她我要害人，她也不會更驚駭一分的。

我們都知道，女人多在二十歲左右結婚，因為在那樣的年紀，青春的花嬌羞地開放了，而婚姻正足以加添她的艷麗。但，遲幾年結婚却有着明顯的好處。雖然歲月消逝，年華却沒有虛度，因為時間首先帶給你經驗，而經驗又積累為教訓；於是你知道在了做任何事情之前，必須先有一個計劃。事實告訴我們，偶然的興之所至並不能成就什麼。因為事業非天成，所以也就不能妙手偶得之。你必須有精密的計劃，一定的目標；依照着計劃，針對着目標，向前邁進。

許多年輕的女孩子，想像着結婚，想着像婚後的家庭，想像着新婚蜜月的樂趣；於是一切都是美麗的，幸福的。可是，她們只有一個朦朧的憧憬，幻渺的希望；她們不知道怎樣去實現美麗，也不知道怎樣去創造幸福。

但，我知道我要些什麼。我要一個安穩的家，一個快樂的家庭，我要比爾始終愛我，關懷我，對我發生興趣。而且，我知道怎樣去得到它們，因為我有我的計劃。

首先，我們買了一所房子。我付一半錢，比爾付一半錢；我喜歡這種辦法。這也是女人多做幾年事再結婚的好處；手頭可以寬裕些。

想着你有一個丈夫供養你，保護你，是一件愉快的事；但，若是你自己有一點錢的話，不就更稱心如意嗎？有許多婚姻的裂痕都種因於囊空如洗。我們家庭的開支全靠比爾的進款，但，無疑的，我個人的儲蓄增加了我們生活安定的保障。

結婚兩年以後，小比爾就生下來了。現在他是一個活潑的孩子，他帶給了我許多新的興趣，這對於一個五十歲的女人是常見的。若不是爲了小比爾，我永遠不會明瞭現代飛機構造的原理，我永遠不會熟悉許多疙裏疙瘩的航空學術語。

在我結婚之初，我為自己定下了三條規則：我決
不忌妬；我決不諱言年老；我決不丟棄婚前各人的嗜
好。

當我立志決不忌妬的時候，並不是說，如果別人
來攪奪我丈夫的愛，我也漫不經心，置若罔聞。我祇
是冷靜地計劃着自己的行動和態度，不瞎疑心，不妄

自忌妬。根據我的觀察，有許多
女子，不僅忌妬她丈夫和其他女
子在一起，也忌妬她丈夫和他的
男友在一起，或去參加她並不在
內的娛樂。這種態度是不合理的
，像專制制度一樣不合理。也是
危險的，像小孩子玩火一樣的危
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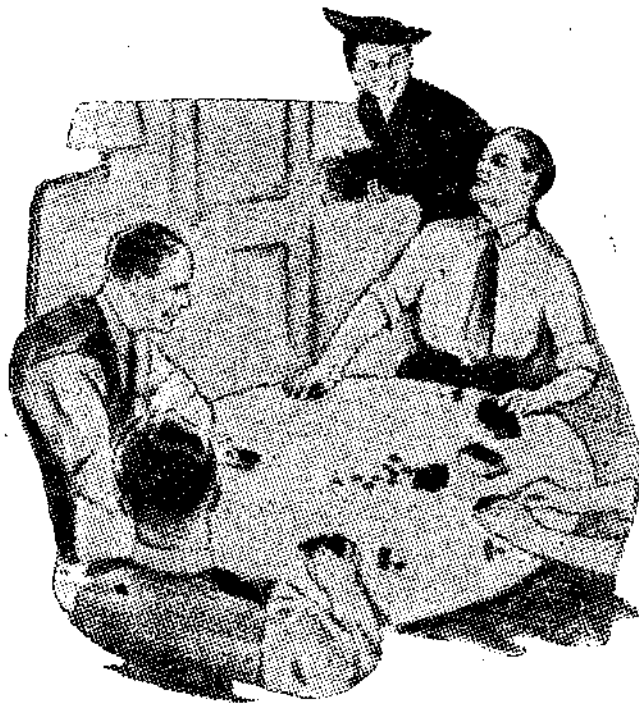
如果你星期六下午到婦女俱
樂部去玩四人球戲，或去參加別
的活動，你丈夫因而勃然大怒的

話，你一定會生氣，責他不近情理。那末，你又怎麼
能怪他星期日不該到鄉下總會去玩高爾夫呢！

其實，一個女人不必成天守在家裏做賢妻良母；
而一個男人也不必下了寫字間就專侍候太太；他們都
應該有自己社交活動的自由。如果一個女人想把她的

丈夫一直掛在自己的手臂上，不准他晚上去會他的老
朋友或去參加一點別的活動；那末，這個可憐的人，
怎麼能不渴望一些新的東西呢！也許他就要去找一個
知心的，解人意的女人了。

我不僅寬恕，而且鼓勵比爾去參加他酷愛的惡習
——打撲克。他常常和幾個穩健的老朋友在一塊兒打



撲克，而且也有時打到很晚，這
也就是說，有時我要孤零零的守
在家裏，可是我並不是靠在沙發
中，望着黯淡的燈光胡思亂想，
我設法自己消遣。若是我丈夫約
了朋友到我們家來打撲克的話，
我預備好食物和飲料，放在冰箱
裏以後，就離開了；或去看場電
影，或到另一間屋子裏去讀一本
小說。

比爾還愛玩網球——對於五

十歲的我，這運動已不相宜了。如果我因為自己不善
打網球而生忌妬之心，正如雙子忌妬人家玩音樂一樣
的可笑。我讓他自己和別人打網球，省得因為我的參
加而興味索然。有時我坐在一旁觀戰，有時我為他們
記分，有時我自己去做別的事。

我從不謊言自己的年齡，坦白的說，我從不想揮
圓逝去的青春。比爾和我結婚並不是爲了我青春的誘
惑。自然，我也還是注意到修飾自己的，我爲什麼要
蓬頭垢面呢？

我們鄰居中有一個三十歲的少婦，總是向我抱怨
說：結了婚，有了孩子，什麼都不同了。戀愛中的甜
蜜生活已「恍如隔世」。

「恍如隔世！」我們從來沒有這種感覺。所有過
去的愉快，都仍是我們現在生活中的一部份。我們都
還喜歡看好戲，我們還是讀評論，讀雜誌；熱烈地商
議着去看什麼戲，興高采烈地去買票，去看。晚上在
家裏，我們常常喜歡高聲朗讀劇本。我們都愛吃炸牛
排。

若是誰向我提起了我和我丈夫年齡的差異，我決
不氣餒。因爲我心中牢記着一些事實：比爾愛我的時
候已經是一個成人；他愛我是因爲他發現了我的優點
，我的可愛處。如果我能保持自己的優點和可愛處。
他定會繼續愛我的。成人的興趣和嗜好是不大改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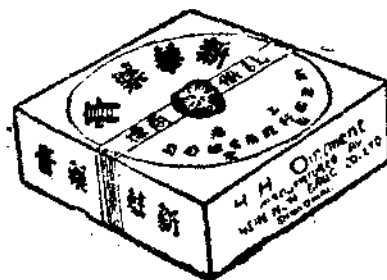
流行的意見說：一個女人的年齡比她丈夫大，一
定不能永保他的愛。我的經驗證明：她能永保他的愛
，只要她能永保自己的優點和可愛處。

鄭重推薦·家庭良藥·

新華藥行

江西路三十號洋橋口

精配各國醫方 請電話一六九



殺菌生肌
皮膚良藥

營業電話

一三三五

雲 巧 潘

如何叫我是娘子，騙我看佛牙；如何求我度個長便；如何教我反問你去；便撚得石叔叔出去；如何定要我把握迎兒也與他，說不時，我便不來了；一一都說了。石秀道：「你却怎地對哥哥倒說我來調戲你？」潘巧雲道：「前日他醉了罵我，我見他罵得蹊蹺，我只猜是叔叔看見破綻說與他；也是前二三日，他先教導我如此說，這早晨便把來支吾，實是叔叔並不會恁地。」石秀道：「今日三面說得明白了，任從哥哥心下如何措置。」楊雄道：「兄弟，你與我拔了這賤人的頭面，剝了衣裳，然後我自伏侍她。」石秀便把那婦人頭面首飾衣服都剝了；楊雄割兩條裙帶，把婦人綁在樹上。石秀竟把迎兒的首飾也去了，遞過刀來，說道：「哥哥，這個小賤人，留她做甚麼？一發斬草除根。」楊雄應道：「果然，兄弟把刀來，我自動手。」迎兒見勢頭不好，待要叫，楊雄手起一刀，揮作兩段。那婦人在樹上叫道：「叔叔勸一勸。」石秀道：



• 圖三三第 •

傳

畫

：「嫂嫂，不是我。」楊雄向前，把刀先挖出舌頭，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婦人叫不得，楊雄却指着罵道：「你這賊賤人，我一時誤聽不明，險些被你瞞過了，一者壞了我兄弟情分，二者日後必然被你害了性命。我想你這婆娘，心肝五臟，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從心窩裏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臟，掛在松樹上。楊雄又將首飾釵釧都拴在包裹裏，對石秀道：「兄弟，你且來，和你商量一個長便；如今一個奸夫，一個淫婦，都已殺了，只是我和你投那裏去安身？」石秀道：「兄弟自有個所在，請哥哥便行。」楊雄道：「却是那裏去？」石秀道：「哥哥殺了人，兄弟又殺人，不去投梁山泊入夥，却投那裏去？」楊雄道：「我和你又不會認識他那裏一個人，如何便肯收錄我們？」石秀道：「如今天下江湖上，皆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誰不知道？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藝，愁甚不收留？」



• 圖四三第 •



五幕
悲劇

雲
彩
霞

(四)

李健吾

本劇未經作者同意，不得上演或攝製電影。

第四幕

陳師範的客廳，同第一幕。王景福從左門退着進來，鞠躬，再三鞠躬，辭謝裏面的主人。

王 (拿着帽子) 不敢當，董事長，不敢當，太不敢當了！董事長留着步，折死小人了！是，是。(伸直了腰，大爲滿意) 董事長一直把我送到書房門口，這是打那兒說起！(看錶) 才一霎眼的工夫，可五點鐘了；雲姑娘要等壞了！她那股急勁兒，前腳沒有出門，就巴不得我後腳進來！

(男僕陪雲自中門上。)

男僕 (指着王) 小姐，他還沒有走，這不是！

王 (放下帽子) 什麼？雲姑娘親自趕來了！

(男僕下)

雲 你怎麼得啦？半天還沒有一個交代？我打一點就盼你回來，直怕你路上出事，有了担擱，你還偏偏担擱！

王 事情順順當當的，要多如意有多如意。起初我怕人家不見我，想不到我一說出雲彩霞三個字，覺得很，底下人一直把我帶進大門，二門，三門，讓到書房裏頭。董事長一看見我，就笑嘻嘻問我昨晚晌睡好了沒有。後來我對董事長講，雲姑娘有一盒子首飾，值七八萬，因爲馬上等錢用，打算賣給董事長，四萬塊錢，不到原來珠寶一半價錢。雲姑娘不願意外人知道，董事長急公好義，只要肯幫雲姑娘過掉這次難關，雲姑娘不會忘記董事長的恩德。我的話夠委婉的，你說是不是？

雲 (不耐煩) 好，好，後來怎麼樣？

王 後來？董事長不明白你幹嗎要賣掉你的首飾，爲什麼要那麼多錢？要那麼多錢，做什麼用？爲什麼這麼急？支支張張的，根本你沒有對我講，我怎麼答得出來？後來他就開了一張銀行支票，對我講：「你告訴雲姑娘，我收下她的首飾，算抵押，不算賣，雲姑娘什麼時候方便，什麼時候親自來贖好啦。」

！

雲（不耐煩）錢哪？

王 在我身上。（取出）這不是。

雲 啊！我這塊石頭可落了地！你要是知道我等你等

得多心焦，你也就不會在外頭一待就待了兩個鐘頭

。太陽眼看要下山，可是沒做的事還多着哪。

王 你不是說過還欠一萬塊錢嗎？我也弄來了。

雲 你問誰借的？

王 不是借來的。我是到一家銀行取出來的。我先到

了銀行，所以辰光就耽擱了。

雲 你……取出來的？

王 這些年我跟你混，手頭混了不少錢，取出來幫你

個忙，也是應該的。

雲 你辛辛苦苦賺的那一萬塊錢？不！不！我的好師

傅，我不能夠收你這一萬塊錢。

王 爲什麼不能夠？

雲 我糟蹋我的錢還沒有什麼，我不能夠連你的錢也

糟蹋。

王 爲什麼是糟蹋呢？你用錢一定有你用錢的道理。

雲 我不能夠對你講，這事只有我一個人知道。

王 你不能夠對我講，好，你就不用講。你先收下吧

，別作難我了。這兒是兩張支票，一張是我的，一

張是董事長的，你攔起來好啦。

雲 還是你拿着，用不着交給我。現在是這樣子，你

把這五萬塊錢送到外蒙古駐京辦事處。

王 外蒙古？

雲 對！外蒙古！你把錢當面交給外蒙古駐京辦事處

的處長，就說你是來贖一家山西錢莊的票據的，讓

他把票據交給你。

王（莫名其妙）這是怎麼當子事？

雲（不耐煩）一家山西錢莊……字號是晉義……

王 我還是不懂。

雲 你用不着懂……有人來了！

（王把支票收起。屠由中門進來。）

屠（萬想不到）我看見誰？雲彩霞！雲姑娘！你是

來早了呀，還是先來一下，回頭四點鐘你就不來了

呀？

雲 我欠下董事長好些情分，正愁沒有法兒了，回頭

還有不來的？我一定來。

屠 這就是了，你不知道，太太先生們全巴着今兒個

下午這個茶會，要瞻仰瞻仰你的本人，聽聽你的噪

子。裏面只有一位先生來不了，倒怪可惜的……

王 誰來不了？

屠 還有誰？那個倒楣蛋兒的黃台吉！

王 他怎麼啦？

屠 這孩子不走運，說是四五天裏頭他就要動身，回到和什托落蓋，奪回他的布爾根，穩穩當當地做他千歲爺，萬歲爺，我曉得什麼爺！可是你們猜怎麼着？（笑）誰摘了他皇冠？誰半路拆了他的台？

王 誰？

屠 （繼續笑着）外蒙古駐京辦事處的處長！

王 （驚）您說什麼？

屠 黃台吉欠一家山西錢莊五萬塊錢，一年多還不出，現在叫活佛的代表曉得了，債權買到手，頭十一點鐘的光景，派人到北京飯店把他逮了去。

王 有這種事？

屠 騙你不是人！那位代表本來不曉得那家錢莊的字號……

王 晉義錢莊，對不對？

屠 嚀！你怎麼知道的？

王 （怒向雲）當然我知道！

屠 可是，你聽我講！據說黃台吉有一個情人，一位關太太，把他的底抖了一個乾淨。

雲 一位關太太！

屠 聽說是姓甚名誰，一時還不清楚……逃不掉，遲早會打聽着的。那位關太太大概是犯了醋勁兒，就

科發 咳嗽 白松 糖漿



功能治咳
化痰潤肺
止咳
專治傷風
咳嗽其效
如神

上海科發大藥房監製

把黃台吉賣給外蒙古了。(笑)這一下子可好啦，我們這位土皇帝離戰場十萬八千里，就叫人家俘了去！哀哉痛哉！「壯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

王 您這一套話不是編出來騙人玩兒的！

屠 騙人玩兒的！我頭一個講給你聽，是你運氣！我這就進去講給董事長聽，不吓他一跳才怪哪！

(屠由左下。王隨了他兩步，走向雲。)

王 鬧了半天，黃台吉是你心上人，嗯？

雲 (低下眼睛低聲)是的。

王 您想救他出來，嗯？

雲 是的。

王 傾家破產也要救，嗯？

雲 (熱情地)粉身碎骨也要救！

王 你沒有聽見講，他不愛你！愛的是別人？

雲 我知道！

王 虧你有臉子講得出來！

雲 你不懂得的。命裏註定我愛他，不由我自個兒作主。

王 我有什麼不懂！

雲 等我曉得他是一個負心的人，晚了，來不及了，我已經把我的心給了他，我想瞞着人，我沒有臉對

人講，可是有什麼用？我活着一天，心就是他的！王 是，是，我懂！雲姑娘，是我不好，我不應該瞎發脾氣。不過！你有什麼好指望的？

雲 什麼也不指望。我就是想救他！(忽然)人家不是講他另有一個相好，一位闊太太嗎？

王 一定是丟錫子的那個婦道人，有了那個婦道人，黃台吉才把你扔掉。

雲 (按着心)一定是她！你不用講了，你好像當胸戳了我一刀。

王 我不是有心傷你，好孩子，你得想開點兒。雲 這個對頭，我一定要見識見識。(有力地)我會認識的，我要對她講，你叫人把黃台吉下在牢獄，

我叫人把黃台吉救出牢獄。你不給他自由，我給他自由。看我們兩個人是誰頂愛他！

王 可是黃台吉哪？

雲 (恨恨)他呀，他騙我，我再也不理他了！王 (欣然)這話講得對！乾脆你就不用救他，隨他死活好了。

雲 不！不！我要報復！你方才沒有聽人講，他就要

動身，就要奪回他的城邑，就要封王拜爵嗎？我要人家都知道，他的功名呀，是我幫他爭的！是我這

唱戲的女孩子幫他爭的！是一個他丟掉的女孩子幫

他爭的！他不愛我，可是他沒有法子忘掉我！你明白我的報復嗎？轟轟烈烈的功名跟我雲彩霞三個字永遠拆不開，這就是我的報復！我的好師傅，我求你趕快去救他出來！我在家裏等你回來。

（她由中門下。）

王（拾起他的帽子）對！對！她講的話全對！（歎

氣）她救黃台吉是爲了愛他，可是我扔掉一萬塊錢救他，又爲那一樁？（思索）罷，罷。我爲的是雲彩霞。只要雲姑娘歡喜，就是我的仇人我也救！救他出來，萬一他不愛雲姑娘，活活把我氣死！萬一他還愛雲姑娘，那，那我還是活活氣死！（看見陳夫人）有人來了！一定是女主人！（摘帽行禮）人家沒有看見我，我還是快點兒把錢送去第一。

（陳夫人由右門上，想着心事，沒有看見別人。）

陳夫人（獨白）一定是我咋兒個晚晌惶惶張張跳上馬車的時候落在街上。好好兒一只鐺子會丟掉，太便宜檢去的人了。好在沒有幾個人知道這鐺子是我的……（恨恨）全是黃台吉！他現在該明白我不是好惹的了！（坐在沙發裏）那個女人是誰呢？聲音熟熟的，就是想不起她的名子。「反正有人就是了。」（模擬）「反正有人就是了。」誰的嗓子這麼甜，這麼脆，這麼魔人呢？（看見屠）噢！子光

西 路 西 山 路 京 南

莊 布 綢 祥 源 新

社	誠	宗	抱	獨	花	低	定
會	實	旨	定	步	色	廉	價
	服		薄		允		常
	務		利		推		年

六 六 七 二 九 · 話 電

，你來了。

（屠由左門上。）

屠 嚇！太太可打扮好了！

陳夫人 我在這兒等那些客人們來。我問你，昨兒個

我託你辦的事，你到底打聽出來兒嗎的沒有？

屠 您就別提啦。爲了打聽黃台吉的情人是誰，我昨

兒個一夜沒有好睡，到現在頭還暈得幌。我滿以爲

黃台吉的情人是劉喜奎！

陳夫人 劉喜奎！

屠 董事長頭一個這麼講，我當然只有這樣想了。

陳夫人 打聽消息打聽到我男人那兒，天下怕也就是

你老先生想得到！好啦！我的運氣比你強，黃台吉

的美人兒我倒看見了。可惜公園燈不亮，害得我沒

有看清楚，我又不好意思過去死盯着人家……

屠 那怕什麼！要是我的話……

陳夫人 我沒有認準她的臉模樣，可是她有一句話我

倒遠遠聽見了，是這樣一句話：「反正有人就是了

。」話是沒有意思的，特別的是，那個腔調，那個

語氣，我簡直熟極了！在我耳朵旁邊不知道響過多

少回！

屠 太太沒有弄錯？

陳夫人 錯是不會錯，我就是想不出這個人來。我先

以爲錢家大小姐，今兒個早晌我到錢府去了一趟，

那位大小姐的聲音，又尖又扎耳朵。後來我到周公

館，劉公館，朱公館，跟一個一個少奶奶談，跟一

個一個小姐談廢話，講了一車又一車，把我膩得要

死，臨了兒沒有一個對岔兒！我活活糟蹋了一個大

好早晨！不過，我相信這個人我很熟，那聲音，那

腔調……

屠 有啦！你看過金太太沒有？

陳夫人 沒有！提她幹什麼？

屠 說不定就是她！

陳夫人 哎！倒有幾分像！金太太昨兒個跟黃台吉好

不親熱，黃台吉什麼底細她也知道，說起來是她表

弟講的……

屠 （笑）表弟！

陳夫人 不是表弟是什麼？

屠 用表弟做個遮眼罩子罷了。

（男僕由中門上）

男僕 太太，金太太來啦！

陳夫人 請進來，（低聲問屠）巧極了！聽聽她的聲

音看！（迎住進來的人）我的好人兒，你來的這麼

早，叫我做主人的怎麼謝你才好！我跟屠先生正

講你，說不定要講你壞話哪！

金夫人 (微笑) 真的?

屠 (低聲問陳夫人) 是不是這嗓門兒。

陳夫人 (低聲) 你逗她說話，讓我仔細聽。

屠 (走向金夫人) 您的大衣交我好了。

金夫人 不敢當。

屠 金太太，說那兒的話？我今兒個是總招待。(接

過大衣) 金太太一心就巴着看雲彩霞了？

金夫人 是的。

屠 她可以算得上才貌雙全了。

金夫人 敢情是。

屠 跟劉喜奎一比……

金夫人 高多了！

陳夫人 (旁白) 你就別想聽到她一句整話！(高聲

) 金太太我現在也這樣想。下星期，總統府裏有個

宴會，我舅媽一定要我在飯後來一折戲，推了半天

推不掉，我就答應挑一段道白玩玩。現在我一想，

說道白頂難啦，字眼兒要咬得準，聲音又得響亮，

語氣又得自然……

金夫人 回頭向雲彩霞請教，包管你好。

陳夫人 警方這麼一句話，「反正有人就是了，」你

看應該怎麼一個說法兒？

金夫人 這那兒像道白呀？



請打 電話 30189 轉接

上海三輪客車

總管理處 同孚路一七五號 電話 三三三七八

日夜服務
隨叫隨到

貝當路七十六號
靜安寺路海格路口
派克路二十四號
愛多亞路南京大戲院東首
戈登路美琪大戲院隔壁
仁部路六十三號

分站遍佈
全市各區

愚園路伊文泰舞廳
戈登路馬白路中央殯儀館
杜美路九號杜美大戲院
福履理路二百七十三號
環龍路七十七號
南京路英華街三十一號

陳夫人 花旦戲常有的。

金夫人 說也容易。

陳夫人 這可得你教我呀！

金夫人 我？

陳夫人 對！你說呀！

金夫人 (笑) 我偏不說！(走向左門) 你們董事長

在家嗎？

陳夫人 在家。(低聲問屠) 她成心不說！

屠 (低聲) 是她！

(男僕打開中門，進來一批女客。陳夫人迎過去招待。屠夾在裏面忙碌。女僕由右門出來，幫着男

僕侍應。陳陪着一批男客由左門上。)

陳 (向男客) 這消息千真萬確，(向金夫人和女客點頭) 不過，我們說話這個辰光，他已經放出牢獄

，完全恢復自由了。

金夫人 你說誰呀？

陳 辛愛黃台吉！

陳夫人 (旁白) 出來啦！

女客甲 你們也聽到這個新聞啦！我還以為就是我一個人知道哪！天下會有這種怪事！

女客乙 人家講，黃台吉王子賴債不還，外蒙古的代表看不過意，替他把債了清的。難道這話不對嗎？

女客甲 對，我也聽人這麼講。

金夫人 那麼，是誰把他告下來的？

女客乙 說的是呀！

女客甲 我出門的時候，說是他進了監獄，現在不過二十分鐘，他可已經出了監獄。事由兒越來越怪哪！

金夫人 他怎麼出來的？

女客乙 像黃台吉那種人物，一會兒文，一會兒武，說不定就有異人在暗地裏幫忙。

女客丙 其實沒有什麼希奇，怎麼來，怎麼去，有人替他還債，他不就出來了麼？

陳夫人 你們說的都對。問題是，誰替他還的債呀？

女客丙 這得問我們董事長啦。他方才話沒有講完就讓我們打斷了。

陳 我？

全體 怎麼樣？

陳 (嚴重) 我——抱歉之至，我也不知道，還證明

屠 證明沒有這回事！他既然出來，我就應當知道，我既然不知道，顯而易見沒有放出來。

女客甲 不過董事長說他已經放出來了。
陳 我是聽金太太的表弟講的。他看見黃台吉，黃台

吉約他一塊兒到一家錢莊去。

(金夫人太不自在，陳夫人注意到她的動作。)

屠 是不是那家山西錢莊？

陳 正是。

金夫人 認錢不認人，這家錢莊也太可惡了！

陳 黃台吉去尋那個掌櫃的，大打出手也難說。

陳夫人 打的結果怎麼樣？

陳 不清楚。好在黃台吉一會兒會來的……

金夫人 他答應來，一定來！

陳夫人 (妬嫉地觀察她) 金太太，你拿得那麼穩？

男僕 (由中門上) 雲彩霞小姐，王景福先生。

屠 啊！可來啦！

(全體迎向前去。)

女客甲 (和女客乙停在原來地方) 我們回頭可有好

戲聽啦！

女客乙 不是彩樓配，就是胭脂虎！

女客甲 董事長好不寵她！

女客乙 陳太太也寵着她哪！

陳 (挽着雲的手，往裏走) 雲姑娘，我怎麼樣謝你


才好。我不說喜出望外，也要說蓬華增輝了。陳太

太和我不用提多體面了。

金夫人 (向陳夫人) 陳太太，請你把我介紹給雲小

商標


有售




註冊

堅固

質料





司公限有份服廠膠橡大宏

品 出

姐。我這兒急死了。

陳夫人（介紹）雲小姐，這位是金太太，你的知音。

（他領着雲向前一位一位介紹，金夫人，女客乙和女客甲圍住雲談話。陳和屠走近她們這一羣。陳夫人走向台口對角，那邊坐着許多女客。王一個人提着胡琴套站在後面。男女僕人忙着獻茶。）

雲 真的？各位太太過獎我。我也只是跟前輩學，學不到家沒有法子。

陳夫人（注意，旁白）什麼！這聲音……

雲 有些戲看聰明，有些戲看工力，有些戲兩樣全看。像我，一無所長，完全仗着各位隨時指教，熱心捧場，才有今天這個日子。

陳夫人（旁白）我越聽，越覺得就是她……不，不，不會的，是我的腦子在作怪，跟我的耳朵不相干……

（金夫人和若干女客圍住雲，一同坐下。陳和若干男客在後面圍住她的沙發。）

陳夫人（妬嫉地微笑）爲什麼不？又年輕，又好看，又入時，又嬌貴，坐在一羣人當中，跟一位公主一樣，爲什麼不愛她？不！我怎麼也得想法兒證明證明。（轉向陳，他正好離開雲，走向她）怎麼樣

，我們就請雲小姐唱一段兒，好嗎？

（雲聽見她的話，站起，走向王。）

陳 我們得等等黃台吉，金太太講他一定來的。

陳夫人（看向雲那邊）我怕他不來了。（旁白）她打哆嗦……她在用心聽……

陳 你怎麼曉得他不會來？他恢復了自由，自然要來的。

陳夫人（旁白）看樣子，說不定就是姓雲的贖他出來。（高聲）方才你們談到黃台吉，我不想掃你們的興，你們不知道他讓人家打壞了。

雲（旁白）打壞了！

陳夫人（旁白）她走過來了。（高聲）屠先生方才對我講，黃台吉受了重傷，性命危險，屠先生是什麼也知道。

屠（莫名其妙）我？

陳夫人（低聲向屠）不許開口！

（雲暈倒在一隻沙發上。）

陳夫人（叫了一聲，奔過去）雲小姐不大舒服！

王（奔過去）雪姑娘！

女客們（環繞沙發背後）怎麼好！

屠 不要急！不要緊！我這兒有鼻煙！（遞給陳夫人

）聞一點點就見效！

雲 (甦醒) 沒有什麼……屋子熱……陳太太，謝謝

你，你太好了！(遇見陳夫人的眼睛) 好怪！

男僕 (由中門上) 辛愛黃台吉王爺！

(人人驚呼着。女客們離開雲，奔向黃台吉。)

雲 (做了一個喜悅的姿勢) 啊！

(她想奔上前去，王握住她的手。陳夫人和雲對
看了一時。)

王 (低聲) 當心……人家會看出來的！

(男女客人擁着黃台吉向前走來)

陳 (向辛愛) 方才屠子光講，你受了重傷，到底怎

麼回事？

屠 我沒有講。

辛愛 我一拳頭就把老西兒擦了一個筋斗……

女客們 揀得好！

陳 你沒有受傷？

辛愛 我受傷？(笑) 自從關老爺歸天以後，老西兒

就沒有出過一條好漢！

(哄堂大笑，大家散開。)

辛愛 (走向陳夫人，低聲，不看她) 你會叫我回來

的，你的話對，我回來了。

陳夫人 (欣然) 是嗎？

辛愛 我本來打算不看你你就離開北京，不過？你這次

· 痰多咳嗽。肺癆之源 ·

驥製半夏麪

是防肺的先鋒！
是保肺的健將！

咳嗽服之就止

痰多服之立消

肺病服之即愈

癆症服之健康

- 能止新老咳嗽
- 能愈肺癆咳喘
- 能除肥體痰多
- 能解傷風咳嗽
- 能清肺以治癆
- 是痰咳之良藥
- 能消各種頑痰
- 能去痰多胸悶
- 能治喉癢作咳
- 能化痰痰不爽
- 能順氣而寬胸
- 是肺病的救星

上海

山西路
寧波路口

辦香廬藥房

電話購貨：九一六五二

幫我這麼大的忙……

雲（相離不遠，看着他們）他低聲兒跟她說話！那

位闊太太不是別人……一定是陳太太！

陳夫人 你有什麼話說？

辛愛（依然低聲）我得跟你一個人說幾句話。

陳夫人 好。回頭等人散了看。

辛愛 就這麼辦。

（陳夫人走向她的其他客人。）

辛愛（轉身看見雲，深深一躬）雲小姐！

（他想過去，但是陳走來——拍着他的肩膀。）

陳 王爺，你過來，我有話問你……

（他們挽着臂，走向後方，最後由左門下。女客

甲和女客乙過來和雲攀談。王回到原來的地位。）

屠（低聲向陳夫人）太太，我問你，你方才爲什麼

栽我一句，說黃台吉受重傷……

陳夫人（高聲）爲什麼？因爲你呀，你的消息老落

在人後頭！（向兩位女客）你們想想看……

（屠走開，坐在另外女客當中，爲自己辯白。）

陳夫人（繼續）你們想想看，我昨個兒就託人打聽

一個祕密，到如今連個影子也回不出——黃台吉王

子心裏頭有一個美人兒，是誰就沒有人知道，不過

我看……（轉問雲）雲小姐也許知道這個美人兒是

誰。

雲 我？

陳夫人 是呀！人家講，黃台吉的意中人是一個弄戲

的。

屠 算啦……

雲 這就怪啦！戲園子人講，他的情人是一位闊太太

。

屠（看看金夫人）我也這樣想！

陳夫人 人家講，有一晚晌……

雲 在一所小花園房子相會。

金夫人 你們越講越好玩兒啦！

陳夫人 人家講，那個女戲子讓她的對頭撞見了，吵

的不得了。

雲 人家講，那位闊太太的丈夫來了，闊太太就吓跑

了。

金夫人 你們倆位好像是什麼也知道！

屠 我承認，比我知道的多了。

金夫人 不過，說了半天空話，你們兩位也得講出點

兒真憑實據來呀！

陳夫人 我倒有一個，那是一小枝兒玫瑰花，裹着一

根絲帶子，好看着哪。

雲（旁白）怎麼會落到她手裏頭？

金夫人 雲小姐，你呢？

雲 我呀！我的可值錢了，簡直沒有幾萬塊錢別想買
的到手……

金夫人 喲！是什麼希奇寶貝？

雲 一隻鑲鑽石的鐲子！

陳夫人 （旁白）原來是她捨去的！

屠 簡直是一齣拾玉鐲麼！

雲 果真的！真有這鐲子！人家檢起來給了我……

舉給大家看）這不是！

屠 （接住鐲子，和女客甲乙研究）考究極了！請看

！請看！

陳夫人 （瞥了一眼，冷然）挺工緻的！

（她打算過去拿過來，但是陳，老早就和辛愛回

到客廳，正好走在陳夫人和女客甲乙間。陳夫人走

開，來到金夫人旁邊。金夫人本來也想賞鑑一下那

隻鐲子。）

陳 什麼東西？你們在欣賞什麼東西？

屠 （舉起鐲子）這隻鐲子！

陳 哦！我太太的鐲子！

全體 陳太太！

陳 （拿着鐲子給每位客人欣賞，滿意的樣子）很精

緻，是不是？

雲 （旁白）果然是她！

（她走到王旁邊。）

陳夫人 （在客廳中央，戴上她丈夫獻給她的鐲子）

好啦！現在黃台吉王子來了，我們可以請雲小姐賞

一段兒戲聽聽。

雲 （忿然）來一段兒戲！這個辰光點兒！

（女客人拍手，在一邊坐攏。）

王 （向雲）鎮靜點兒！別忘記我們是做什麼來的！

辛愛 （走向雲）雲小姐，請你賞大家一個臉……

雲 （冷然）好，我就來！

陳夫人 （文雅）大家請坐，飽飽我們的耳福罷，

向辛愛）黃台吉王子，你坐到我旁邊……

王 （褪出胡琴）雲姑娘，想着戲，想着戲。

（他尋了一個小橙坐下，調理琴絃。）

陳 來一段什麼好？

金夫人 女起解。

女客甲 貴妃醉酒。

女客乙 宇宙鋒。

陳夫人 （譏諷）斷橋倒挺相宜的！

雲 （旁白）太欺人了！

金夫人 （坐在陳夫人另一旁）不，不，白門樓！

雲 反串呂布，好！就是牠！

王 (低聲) 換別的!

雲 (高聲) 「二六」!

(王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他拉「過門」的時候，客人們漸漸靜了下來。陳夫人故意把頭倚向辛愛，低聲說話。)

雲 (一個人站在客廳中央，眼睛定定地望着陳夫人，體溫增高，姿態不穩) 各位見笑。(唱)

某一見貂蟬女心如烈火，罵一聲狗淫婦你大胆的
賤婆。你本是那王允許配於我，你為何暗地裏又配
董卓。自那日打從那鳳儀亭經過，你那裏見了俺就
變臉變模，我為你被董卓追殺與我，我為你使得俺
是父子們不和，我只說你那裏真心待我，又誰知狗
淫婦你裏應外和，恨不得這一足將你結果。陳公台
休得要取笑與我，大丈夫終一死，豈能退縮。

(她一直走向陳夫人，用手指着她，好半晌動也不動，男女客人紛紛起立，極度不安。)

陳夫人 (安然) 唱得好! 唱得好! 動聽極了!

全體 動聽極了!

王 (低聲向雲差不多要哭的樣子) 雲姑娘，你怎麼
啦?

雲 我罵得才叫痛快!

陳夫人 (站起恨恨) 等着瞧!

雲 (向陳) 我的身子有點兒不舒服，董事長，對不住，我先走一步。

陳夫人 (低聲，阻止辛愛奔向雲) 別動!

陳 (向雲) 你不舒服，我不強留你。明天我來看你，你好好兒休養，休養。(向男僕) 看雲小姐的車

……
(就在這時候，女客甲過來和陳夫人講話。辛愛奔向雲。)

辛愛 (低聲) 今天不成! 隨後告訴你! 不過! 你的身子……

雲 (短澀) 謝謝。

(陳過來攙着雲向外走。男女客人聚在中門西側表示惜別。雲最後瞥了辛愛一眼，怨望而痛苦。陳夫人恐嚇地望着她走。)

(幕)

若瓢和尚蘭竹畫直

- 堂幅 四尺五百元 五尺六百元 六尺八百元
- 屏條 每堂四尺壹千元 五尺一千二百元
- 立軸 三尺三百元 二尺二百四十元
- 冊頁 每尺壹百廿元 扇 每面壹百元

(墨費一成) 收件處：各箋扇莊

通訊處 七浦路吉祥寺天禪室 電話四三三〇〇

老當益壯

若素



頭昏眼花？

頭昏眼花，爲每個老年人所不免，其所以如是者，身體與神經衰弱之故也。「若素」可使身體神經二者俱健。於是「若素」遂成爲老年人不可離之良藥。

(各大藥房均售)



火 樹

Fire Tree

上田 廣作
庸 吾 譯

四

這樣不到半月，「小
狗子」和「小傢伙」底態
度與起初就完全變了。「
小狗子」對我們漸次親暱
起來，可是，「小傢伙」
却相反地變成沉默，和我
們疏遠了。在一起環坐進
食底時候，「小狗子」用
我們都懂底英語胡亂談着
，有時甚至說些滑稽底話
，使我們哄笑，而他自己
也笑起來。他似乎有意地
講些日軍底強大，軍火底
優秀，每個兵士底勇，以
及人情之美等等，一些也
不覺躊躇。他的碧綠底眼，赭色底鬚鬚，高聳底鼻子構成
爲憂鬱所鎖住底表情，現在却都已消失，言動很活潑了。
但是，「小傢伙」雖在一處吃飯，可是常較人吃得快些，
收拾自己底食器後，再整理飯後底種種雜事，就到我們底
視線所不及的地方，呆呆地在那裏思量着。工作方面不僅
我們吩咐的，就是自己想到的事都自動做到，似乎日漸積

極起來，同時也像逐漸沉默了。英語也很流暢，聲調也很
入耳，我們聽來較「小狗子」的更覺容易瞭解，可是，也
覺得他好像不大願說英語，起初學了些「早啊」「請安息
吧」等日語，但是現在也不說了。甚至覺得「小狗子」越
是歡喜說話，他越是故意整扭似的。

不過，以後兩人底不睦究竟鬧到什麼程度，却不大明
白了。他們在我們之前雖決不爭吵，亦不露出彼此蔑視底
態度，但也不能認爲他們互相和睦。看來兩人是永不相容
的，彼此各不相干，各自衛護着自身，一直對峙着。

我會向「小傢伙」問道：「小狗子也像變了呢。跟你
還擺架子嗎？」

小傢伙答道：「並不擺架子，……可是，擺與不擺還
不是一樣嗎？」

「這是什麼意思呀？」

「「小狗子」是美國人，我是菲律賓人。這個極普通
底事束縛了我們。我們越從這裏解放出來，却越覺得有
力地被束縛了。所以，這也只好讓時過境遷，其他沒有辦
法的吧。」

「更明白地說吧。」

他困惑地眼盯着我，向我反問道：「叫我怎樣說呢？」
我輕微地誘他說道：「具體底事實……例如：有過怎
樣底事？那時小狗子又怎樣地對付你？你自己又感到怎樣
？……」

『不能說啊！』

『爲什麼？』

『你問我「爲什麼」嗎？……因爲沒有那種事啊。可是，我——我們只是這樣感覺着吧了！……』

他底臉上孕育着不可捉摸的，悲哀的陰翳，我簡直沒有法子安慰他。那似乎是他生來就是這般的，而且，因此我底同情不僅只給予他，而是爲了許多非律賓人的。

二、三日之後的事。我不料竟目擊「小傢伙」與「小狗子」底場面——那是「小傢伙」不能對我說的。我自己也被捲入其中，演了一幕預料不及底戲劇。「小狗子」與「小傢伙」之間，以前一定也反覆着同樣底事吧。

那時，柯萊基陀底敵軍預料到日軍將登陸吧，盲目地發射砲彈過來。因此，日軍受了若干損害，也是事實，一時，我們奉部隊本部底命令，變更了宿營地點。當時計劃在不易爲直擊彈所射中底山坡上掘壕溝，我們趕緊準備，對這事最歡喜的，是「小狗子」和「小傢伙」。他們說：只要向那被指定的地點一躲，那麼即使任何巨大底砲彈飛來，生命當然沒有危險的了。這是在移動中發生的事，我們在不能行駛卡車的，長約十數里的山道中，徒步搬運行李，在某一次底歸途中，我碰到了「小狗子」和「小傢伙」。他們兩人搬動着特別笨重底行李，但是，那時候，「小傢伙」獨自背負着他身體幾乎大上一倍底行李，步腳踉蹌，似乎馬上會倒下來，而「小狗子」却空手在後面跟

着，一滴汗珠都不會流。

我想起在我們面前絕對不會有那種事的，所以只覺得「小狗子」可憎，先向「小傢伙」高聲喝道：『放下來！爲什麼不叫小狗子抬呢？』

『不，那……』「小傢伙」漲紅着面，口吃着，身子與肩底行李倒在草地上，急促底喘息一直沒有靜止，說不出第二句話來。

『你單叫小傢伙背着，心裏很開心吧？連日本兵都一起在搬呢。』我緊迫着「小狗子」。

「小狗子」後退了二、三步，顫抖着着白底臉孔。

『小傢伙一定要自個兒拿，不肯聽話，沒法子……』

『胡說……』

『不！不叫小傢伙自個兒拿，他就不高興啊。』「小狗子」深切地注意着我底樣子，他取着機警的姿勢，以便隨時可以躲避。

這更使我不高興。『不胡謔嗎？』

『決不胡謔。』

『假使「小傢伙」不承認，你就得吃點苦楚了，好嗎？』我再問一句。

『好的。』他很有自信地回答。

行李旁邊的「小傢伙」底那種恐懼的神情，是以前未見底一種姿態，我底發問是在強他照我的意思回答。

『你真的願意這樣做嗎？……不會這樣吧。』

『不！不是的。』「小傢伙」見我那副樣子也有些躊躇，搖了幾下頭：『「小狗子」說的不假。』

我一回兒說不出話來。

『爲什麼不叫小狗兒幹呢？在我們面前，都是兩個人做的，到了我們眼見不到底地方，却你一個人做了，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呀？』

『……………』

「小傢伙」瞬息地偷看了一下「小狗子」，他底視線怨懟地投到青草上去了。

『說呀！不作聲叫人怎懂？』我更催促了。

久長底沉默來了。砲聲倏然中止後密林中底靜寂，清淒地侵入鼓膜，釀成了我愉快底雰圍氣。

忽然傳來人聲，我回向「小狗子」那面，他浮泛起微作底微笑，向我面前伸出巨大底右掌。

他那顫抖底手掌上，安放着一個小型的金錶，發出輕微底聲音。

『什麼？』我問。

這樣，「小狗子」似乎想跟我說，可是立刻口吃着，一回兒才放胆說道：『這是我底手錶。……………』

『怎麼啦？』

我反問底口氣意外柔和，他似乎得着了希冀吧，繼續說道：『想送給你，機器雖陳舊了，却是「愛而近」牌，請你收了吧。』

『爲什麼要給我呢？』

『也不是什麼好錶，請收下留個紀念吧。』

他那明顯底用意，使我身體漲起一陣憤怒，怎麼也不能忍受了。我把那錶拿過來，隨即用力拋到腳跟旁。錶蓋散開來，玻璃也震碎了，手錶跌得七零八落，拋滿遍地。

我說道：『這回你一個人背回去，再叫小傢伙拿，那就不饒你啦！』

“Yes, yes!”

「小狗子」躊躇不安地屈了幾下身子，湊近行李去，到底比「小傢伙」輕鬆地搦上肩去。「小傢伙」要去幫他，好像對付僕人似地用舌頭發出聲音制住，向前跑去了。「小傢伙」的臉孔立刻變成蒼白，眼睛充滿紅絲。

我喝道：『不要幫他！』

「小傢伙」以幾乎要哭出來的表情點了一下頭，就從後面跟了去。

這個背景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直到移動終止，它和對「小狗子」的憤慨混淆在一起，把我放入陰暗的思慮之中了。

那天晚飯後，睡倒在狹隘的壕中，記着照常的日記「小傢伙」忽然來了。

在遠處稍微蹲立了一下的他，好像顧慮着四週似地低聲道：『假使你忙的話，那麼等一下再……………』

我搖了一下頭，他就低了身子，走進壕溝來，說今天

真對我不起，並且以鄭重的態度，從褲袋中取出什麼來。一看原來是隻粗大的——用手把它放得遠些，也能聽得出秒針的聲音——銀袋錶。

他說：『祇是一點微意，把它送給你，請收了吧。』

我重新感到對「小狗子」的憤慨，問道：『爲什麼？』

『今天真高興。你替我做了我所不能的事哩。你不肯收那隻「小狗子」的錶，現在爲表謝意起見，那麼，把這隻送給你吧，比那隻錶要壞得多了，請你收下使用吧。』

『……………』

『請求你，這算是我報恩的吧……………請容納我的請求。』

『不！那不可以的，』我阻止道：『我不可以從你那裏得到東西的。你別費心吧。』

『沒有費心啊。』他的表情是前所未見地緊張，那麼責備似地追着我。

我說道：『別這樣啊！謝謝你的好意……………』

『不！那麼……………』

『不跟你說不可以嗎？』

『爲什麼呢？』

『小傢伙』似乎有些盤扭，一定不肯答應。我就老實說出日軍的規律是不許收受人家的東西的，又說：假使收受人家的物品，必受嚴重的處罰的。「小傢伙」似乎也吃了一驚，也許他不能理解吧，反覆懊悔似的鼓着舌。

我笑道：『收不收不是一樣嗎？』

「小傢伙」也微笑起來，好像沒法地收起了錶，日本人似地行了個禮，跑出壕溝去了。我目送背影，眼睛有些濕潤起來。一回兒從一天中發生的事實，想像「小狗兒」與「小傢伙」的關係，令我想到悲慘的孽禍之深。

那天晚上，我終於沒有睡熟。

五

那是一個應該說靜寂的早晨吧，雖然，不時在近處的大樹梢上時時有槍砲射中，發出火花來。突然，壕內發出一陣聲音，我們吃了一驚，站起來跑過去，「小狗子」和「小傢伙」已扭成一團，身體瘦小底「小傢伙」被「小狗子」壓在下面，邊敲動着兩只腳，發着苦痛底呻吟。兩人手上都拿着菜叉，自頭至臉流着血，四處散着飯粒。互相似乎說着什麼，可是調子很快，不易捉摸，究竟是什麼事，一點也不懂。

『住手！不住手就不饒你們！』我變聲說。

但是，他們却似乎毫不住手，一個兵士竟大怒起來，以荒魯的日本語高唱，連我們都吃了一驚。

『不然的話，兩個人都吃一槍打吧。』

兩個臉孔重疊在一起，向這邊望了一下。本來不會瞭解的日語有時也能達意，這事奇妙而切實地反應到我的胸中。他們當那個兵士拿過槍來恐嚇的時候，竟也慢吞吞地

放了手，一邊放手，一邊却喃喃地嘟囔着。

我制住了嚷着詢問底伙伴，意思是向「小傢伙」問道：「說啊！那事情究竟怎樣起的？」

這樣，「小傢伙」以污穢底布塊拂去臉上底血，一邊望着「小獅子」，一邊翼動着鼻子。

「那傢伙真狡猾，老是自己多吃些飯，我的一份吃完之後，竟毫不在意地道：『你去討些日本兵的殘飯吃吧。』」

這話過於難以預料，有些發怔的我們將視線轉過去的時候，「小獅子」垂下嘴唇道：「沒有這種事的。我們兩人是各吃一半的。他得多吃點，才胡謔着那些話呢。」

「說謊！老是謊那一套。」

「小傢伙」又生氣站了起來，那種威嚴完全如另一人，以前他的面上是一點也沒有的。

看樣子我以為還是讓他們再打一次吧，所以阻止了那些想勸解的兵士，可是，並沒有立刻扭成一團的樣子，他只是繼續說道：「你們才一直只顧自己吃哩。從前我們在薩瑪特的時候也是這樣，瑪里倍萊斯的時候也是這樣，甚至打這里來了還是這樣呢。……」

「不，你才發昏了呢。」

「小獅子」好像害羞似地避開我們的視線，低下了面孔。

但是，「小傢伙」却並不理睬那副樣子，緊緊地追究

道：「來，一個對一個來一下。到了這種地步，我也盡可能和你拚個死活吧。」

那種毫無恐懼的，銳利的眼光，予我以奇異底衝動。兵士們底表情，起初以為不過是吃飯的問題，半有些嘲笑的样子，望着他們，現在也突然緊張起來了。我並不是沒有瞧見，就是同時漸次深刻起來底「小傢伙」的憤慨，因我們在旁，也相當受點影響，這也該承認的。至於他自身呢，從開始吵架時，已鬧得彼此以榮又互相角逐，他本人也許會否定沒有那種事的，但是，若以另一種看法，那麼，從那時候起，他的腦裏已存有我們，這事也是可以想像的。

「知道了，知道了。多難看的事啊！快停止吧。」

「小獅子」突然發出大聲，甚至舉起兩手，來阻止他。但是，「小傢伙」却似更加憤怒起來了。

「小傢伙」拉住對方的肩膀，搖動它道：「你才以為難看哩。我要替我的同伴報復，否則決不讓步。」

「什麼是報仇呀？」

「遭你們餓死的同伴底仇呢。……我的眼中直到現在都浮泛着那些死者底顏臉呢。……而你這傢伙，却一味做着自私自利的事。……站起來！」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也罷，和你在日本兵面前分個黑白罷。」
「小獅子」不答。他的樣子似乎開始就覺得：在我們

之前是於他不利的，這種樣子現在更漸次露骨地流露於表情之中。「小傢伙」雖屢次挑釁，然而終於閉口不作聲。

因為結局比先前想像的簡單，兵士們邊哄笑邊散開去了。我命「小狗子」把散在各處底食器收拾起來，喚「小傢伙」到自己底壕裏來。

「小傢伙」把水筒中底水濡濕那手巾，邊拂着臉孔和手掌上底血，邊跑了過來。

我爲了安慰他的心境，裝了笑臉道：『今天真好極哩。』

對方突然很客氣起來，叫他坐在旁邊，他也不聽，只和我斜對着蹲了下來。

『我真不願意在這里了，不能求你們替我換個另外底地方嗎？』

我重復問道：『「小狗子」可怕嗎？』

「小傢伙」垂下了頭，摇摇头道：『我有些憤怒起來了。不僅如此，並且還悲痛起來了呢。真覺得沒有意思，請求你替我設法一下……』

『但是，不僅這里有美國兵啊。現在大致都有哩。』

他好像老人一般很寂寞地說道：『怎樣才好哩。』

我並不介意地勸道：『跟從前一樣在這里好了，不要介意吧。什麼都不要緊，以剛纔那種態度採取行動，不很好嗎？』

『那我纔不願哩。』

恒豐綢布莊

綿呢綢 薄常年 傾銷年 出應時 新穎品 服實務 誠可靠

人人說品質精良

——設分門東小——

支店 · 八仙橋車站 · 霞飛路 · 龍口路

電話 · 八八八 · 二七二 · 二七二 · 二六四 · 二四四

『但是，……』

『不，唔……像我那樣底人，我以為還是不在這里的好。不僅是爲了我的緣故。』

『爲什麼呢？』

『我僅這樣想而已。……我想請求放我回去。』

『回去？說回去？又回到那里去呢？』

我以極輕鬆底心境問他，但是，這由他聽來似乎反而覺得冷酷，自那一瞬間起，對方底表情也變了，似乎被鎖住在深沉底反省之中。

假使他離開了我們底隊伍，他該到那里去呢？他也該知道的吧。幾天之前，我爲了某種事，偕他曾到面臨馬尼刺灣底海岸大路上去。那時碰到一群俘虜自瑪里倍萊斯山那邊出現，在炎熱底陽光之下，慢吞吞地向北進發。

他向其中之一個投着清切注意底視線，偶然與面熟底人碰了面，他就裝出一副似哭底笑容，那種神情，我也被打動了心胸。同時，我也沒有錯看，就是他的想念已現實地着落於厭惡自己底勞苦之一點了。

他目送了那隊最後底俘虜，低聲向我道：『上那兒去的？不是回家去的吧？』

『上收容所去的。』

我窺見了對方底臉色。

『收容所在那里？』

『我不知道。』

『美兵和菲兵都在一起嗎？』

『分開兩處的吧……你也願意去嗎？』

我這樣問他，他懶懶地搖手示意。我勸他道：『收容既沒有被砲彈打中的危險，不是很好嗎？』但他的態度仍然一樣。

這樣的他，僅因爲與「小狗子」一場爭吵的緣故，就說願意回去，這究竟是指什麼地方呢？我像是明白，却又像不懂。

六

此後，他們兩人究竟繼續過着怎樣的生活呢？我是覺得很有興味的，但是，許久之間，他們並無什麼迥異。似乎也有些反目的樣子，這也僅互相避免碰頭，或者碰頭之後，除了事務之外是不談的。清晨很早一同起床，幫助炊事工作，其他如作種種瑣細的雜事，也還是和以前一樣。

但是，我特別從「小傢伙」底態度中，能感到意識的東西，也並非沒有感到一種不安。每件事中，「小傢伙」底態度裏，都抱有不爲「小狗子」壓倒底那種意氣，然而這由於場合之不同，也許會招什麼意外的。例如他們以英語說話的時候，「小狗子」常常指摘「小傢伙」之發音的惡劣，替他一一訂正，這是我見到的。「小傢伙」雖然順從這種指正，但是，可以看出心中之不平。「小傢伙」一直上到大學，只要沒有戰爭，而是普通的狀態，也許很

高興的吧，然而，現在畢竟不會這樣的吧。然而，他却不得不如此做作，其抱有苦衷、這也是當然的吧。有一次，我會跟他說：『你和「小狗子」以後可以不用英語談話，用非列賓語不是很好嗎？』那時，他毫不介意地答道：『我用非列賓語也是不大便利的啊。』問他何以不便，他說：『過着長久的學校生活，忘掉的已經太多了。』不過，他自己竟也像吃了一驚。這種驚駭變為反省，這種反省又很複雜地變為對「小狗子」的反抗，這在我看來也是很自然的。從種種事實，我對他們也預料到最惡劣的行動，所以也向一般兵士們說了，努力叫全體人員監視他們。你死我活底那種決鬥雖不至於演出，但是，為避開眼前的煩惱，也許會計劃逃亡的。關於這一點，我以為特別有向「小狗子」注意的必要。我們並不是因為「小狗子」是美國俘虜，所以特別待他不好，可是，因對「小狗子」更感到親密，他不知會怎樣想法呢。即使他出於逃亡一途，他既不能逃到海上，美國兵無論跑到何處，總是看得出是美國兵，自然沒有就心的必要。然而，這樣的話，豈不是說我們不能管一名美國兵嗎？從這種意義上，大家主張由全體來監視他。

我們這樣對「小狗子」底就心，似乎僅是一種杞憂，可是，不久之後，某天早晨，却遭遇到一件意外的事實。早起底當班炊事兵，見「小狗子」及「小傢伙」都沒有起來，跑到兩人底壕中一看，聽說只有「小狗子」一人睡在

那里。那個兵士叫他快些起來問他「小傢伙」怎樣，他却老是搖頭，說今天自己身體不好，簡直要合掌拜他，說今天身體不好，請讓他休息一天。

我於是也跑到「小狗子」底壕裏，「小狗子」面色蒼白，這是平日所不見的，從這副樣子看來，立刻知道他害了很重的病了。他似乎為很高的熱度所襲擊，身體顫抖，瞧見我的時候，瞳孔發光，那一定是瘧疾。

『難過得很吧？』

這雖然是很明顯的事，我終於問了。

『……………』

對方的表情既不發聲，又不頷首，陰暗底壕中孕着憂慮的空氣。

我為了放心起見，特地将拿來的鹽酸規寧，和水筒一起給了病人之後，不等他底熱度下降，就向他道：『「小傢伙」到那里去了，不知道嗎？』

『不知道。』

對方以低得不能聽出來底聲音，好容易才說出口來，我見他那時突然起了一陣可疑的，震慄的表情。

我以稍微銳利的口調繼續道：『既是一起睡的話，那有不知道的道理？昨天晚上睡的時候不在一起嗎？』

『在一起。』

『那麼，什麼時候不見了的呢？』

『……………』

轉輾仰臥着的嘴唇顫抖着，空虛地呆定着的瞳孔發出光來，然而却沒有回答。

「我却不讓步。『不會不知道的。……說有熱當然是有熱的，既不能睡得熟，當然知道的吧。』」

『……………』

『說出來！』

『……………』

『不說嗎？』

對方底嘴唇繼續發抖，老只是搖着頭。也許真的不知道吧，我想。從以前種種事實看來，假使知道的話，不被問之前早已會自動地報告的；而且也沒有隱瞞的必要。這樣想着，我見了發着高熱的對方，不覺起了惻隱之心，跑近去輕輕地用手掌按了一下額角，熱度簡直有些灼手，可是，知道熱度是在下降，雖然是那麼緩慢。

『平常「小傢伙」有沒有跟你說過些什麼？比如跟你一起逃亡哩，或者他自己要這樣做哩……………』在「小狗子」底旁邊坐了下來，一邊竭力安靜地問。

但是，「小狗子」却不高興地答道：『什麼都沒有說。』

『。』

『你有些什麼可作參考的嗎？』

『沒有。』

『你以為他到那里去了？』

轉換了質問底方向後，「小狗子」的面上似乎也浮起

了血色，然而，一下却變成了更苦痛底表情，他說：『讓我休息一下吧。』

但是，我覺得他並不是爲了生病，似乎故意避開解答，所以不能立即允諾他的要求。

『從這里出發、徒步跑去要花多少時候，要是上馬尼刺去的話？』

『上馬尼刺？』

對方底瞳孔發亮，也許他知道吧，我想。所以，就假裝不知地問道：『一天能到嗎？』

『要三、四天吧。』

『有幾公里？』

『那倒——』

『「小傢伙」一定慢慢地走去的吧。』

我偷偷地窺視着對方底面色，但是他却毫無變化，而且簡直毫無表情地，冷淡地沉默着。這種態度彷彿告訴人道：我是我，「小傢伙」是「小傢伙」，我們是毫無關係的。

『我總不願意害瘧疾，却竟害上了。』

他深深地嘆息着，向我悲戚地釘視之後，就閉起了眼皮。見了他的睡容，不可思議地令我回想起離開故國時的自身，不知怎地胸頭十分緊張起來。我見「小狗子」心裏雖很想回家，表面上却裝着毫不介意，簡直感到近乎憤慨底感情，就站了起來。

之後，前後約有二小時，我們分頭向「小傢伙」底去路遍處尋找。跑到沿海大道，乘着剛駛向迤北底卡車，有的到拉馬亞附近，有的徒步跑到瑪里倍萊斯港附近，受到了自柯萊基陀島方面射來的砲彈底「慰問」，再回到原地來的。部隊總部也和那部隊取得聯繫，但是，不但到處沒有他的影姿，連瞧見他的也沒有一個。

部隊總部的年底翻譯說：「那一定逃走了。俗語說：『吃三天白飯，忘記肚子餓。』他在這里每天吃得很飽，以為無論到那里都有得吃吧？……」

他並且說，其他部隊中也有被逃走的。然而，我却不能相信。

「逃也逃不走的吧，因為那是一定被捕的啊。」

「不，那是不容易捉的。脫下軍服，向難民堆裏一逃，誰也分辯不出，……這一點，美國兵就容易對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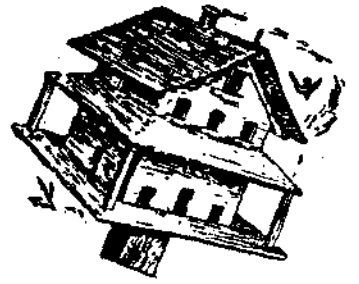
我也以為然。一瞬之間，我的網膜中很大地映出了「小傢伙」的顏面，他在炎陽下底海岸大道上，雜在難民們之間。眼光是那麼卑怯。然而，他向來是很伶俐的，也許乘了日軍的卡車，已到達馬尼刺附近了。聽說馬尼刺有父母、兩個妹妹和愛人等他歸去，很奇怪地那時我的感慨與對付一種逃亡的行爲是不同的，一瞬之間似乎心中很真切地在祈望他底幸福。他替我做了種種身邊瑣事，比誰都更親切地爲我看護，正直而純情等等，都浮泛起來，使我更有些憮然了。

南 京 路 香 粉 弄 口

同 茂 盛 綢 布 莊

花 色 最 好 招 待 週 到 定 價 公 道 薄 利 傾 銷

電 話 一 九 一 六 六 六



信鴿辨認方向的訓練

王爾華

H. Munro Fox 原著·譯自 Personality of Animals

鴿子被人
們用來傳送消

息，已經有一個很長的時候了。在紀元前幾世紀時，鴿子便被古希臘人所用，在夏令配克競技會中，希臘人是用鴿子來把勝利者的姓名通報到他們的家鄉。當七十年前普法戰爭巴黎被圍時，法國人便用信鴿來傳遞消息。而德國人則用受過訓練的鷹來追捕敵人的信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電話線被破壞時，前線也用馴養的信鴿把戰報傳到後方。在這一次大戰中，當英國皇家空軍遭遇困難時，也曾以信鴿遞送消息渡海返國；當飛機被擊下墮，機師若來得及逃入救生艇時，他便放出信鴿，在牠的足上縛上報告他遇難地點的信件；這樣，信鴿便

向着牠在英國的棚屋中飛去；當牠抵達目的地降落在棲木上時，立刻便有電鈴自動響起來，這樣，可使通報消息的時間一無延誤。現在，對戰時船隻所在地的通報，由於無線電所發的消息常為敵方所竊取，也多利用信鴿了。

在平時，鴿子比賽是一種娛樂。這便是以幾百隻鴿子裝在籠中，用火車運送到離鴿子家裏數百哩外的起賽地點。每一隻鴿子的足上都套有與賽號碼。早上，當比賽開始時，鴿子們同時自籠子裏放出；這樣形成了一個很有趣的奇景，無數的鴿子同時升到天空，各向回家的方向直飛而去。

得勝的鴿子和其他優秀者，在當天便能返家。即使競賽是長距離

的也是如此。有些比賽的距離的確很長，要從法國或西班牙飛回英國北部；這一距離是超過七百哩，但得勝的鴿子却能在當天之內飛回，由此可見鴿子飛行的速度是非常之快。我們知道，一隻鴿子在一天內要完成六百哩長的飛行，牠的速率至少是每小時五十七哩；而事實上，因為牠們不是取直線飛行的，所以實在速率更多超過這數目。當第一隻鴿子到達家裏的棲木時，人們便把牠的號碼從足上取下，放到「比賽鐘」上面，這個鐘，同時還記錄着鴿子正確的飛行時間。

當然，參與比賽起飛的鴿子是不會全都返家的，往往有幾隻到得遲些，再有幾隻是失蹤了。尤其是競賽的距離愈長，失蹤的數目也愈

怎樣來找尋這陌生的道路，飛回家去呢？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有幾個解答。當鴿子被放到陌生的鄉間時，假定說，離開牠所熟識的路程有一百哩。這時的鴿子，首先向上飛，在天空迴翔，於是，向前飛去。牠們到底飛向那一個方向呢？這可能是各個方向都飛，而那些能用眼睛辨認出了牠所熟悉的景物的鴿子，則飛向正確的方向而得到達家中。事實上，多數的鴿子總是能回家的，當牠們在出發點的上空迴翔後，牠們也不是隨便的向那一個方向飛去，因為那些失蹤的和因疲乏而倒下的鴿子，常常是在牠們返家的途徑上被找到。此外，還有更充足的理由證明當鴿子在陌生區域被放出後，牠們是向回家的方向飛去；因為我們常常見到，在陌生地點放出的鴿子，牠們不用在天空迴旋飛翔，而立即向回家的方向飛去。

一定是有某種事物指引鴿子回家吧？這是什麼東西呢？

鴿子在訓練時飛行的方向，便是牠以後參加競賽時飛行的方向；例如，在訓練時牠是從南向北飛，而在競賽時也依這一方向飛行。這樣，可以說當鴿子受訓練時，牠們不但學習辨認沿途景物，而且更辨認牠的家所處的方向。假定說是處在北方，則當鴿子更向南飛一百哩時，牠仍會朝北面飛去，而終於抵達家中。但是，這樣的解釋又產生了另一個困難的問題：到底鴿子怎樣能認識方向呢？牠們又怎樣得知那裏是方向呢？

磁學是已經被研究了，但鳥類並沒有一個羅盤針藏在牠的頭腦中；而在鳥類的頭腦中也從沒有發現過一件類似於羅盤針的東西。或者，是太陽指示鴿子以方向吧，因為在夜間，牠們總是要迷途的。但這一解釋仍要發生困難的問題：如果

太陽能告訴鴿子那裏是北方，那麼牠們也一定要知道一天時間的變遷了。因為，當你在北半球走的時候，上午你右邊的天是最明亮，而下午則是左邊的天最明亮了。因此，如果鴿子是依太陽來指示方向的話，則牠們必可知道一天時間的變遷無疑，但這却是不可能的事實，有些人認為鴿子是不自覺的能知道從天亮以後，在一天內的各個時候，北方和太陽間（即天空最明亮的部份）所形成角度的大小，從而能辨認方向；但即使是這樣的說法，也還是有問題的。

如上面所說，訓練鴿子飛行的方向，即是牠以後競賽時飛行的方向。但有些養鴿人帶了一隻在訓練和競賽時都習慣於從南向北飛的鴿子參加一個從北向南飛回家的競賽，結果，這隻鴿子依然很好的飛返家中。當然，在飛行中的大部份路程，牠可能被與賽的其他鴿子帶領

着向回家的方向飛行，但這是沒有關係的。這裏有一個實例：一個伯明罕（Birmingham）的養鴿者，他的一頭鴿子會在一個從南方西班牙起飛的長距離競賽中得勝過；這個人決定使他的鴿子作一次不同方向的飛行。於是他把那鴿子帶到北距伯明罕一百哩外的設得蘭羣島（Shetland 英倫北部）上起飛，在這次競賽中，這隻鴿子居然能回到家中，而且取得了這一次競賽的勝利。這樣，則鳥類在受訓時學習辨認回家的方向的這一假定，是與事實不符了。

而且，即使沒有什麼訓練，鴿子也能從遠處尋得返家的歸路；當然，牠們不會像受過訓練的飛得那樣好。雖然有許多是迷失了，但仍有些的確能飛回家去。在一次實驗中，飛行的距離較短，而全體鴿子都能返家；這次飛行的距離是五十哩，三只在當天返家，假定牠們

是取直線飛行的話，則其速率為每小時僅行十八哩；其餘的四隻鴿子也都在不同的時間先後返家，其最後的一隻差不多在十九天以後才回來；這些後來的鴿子，一定是在天空徘徊飛翔，直到牠們能辨認出近家的熟悉景物後才飛下來。

這樣，很明顯的，訓練鴿子飛過一定的路線而使牠們能辨認回家的路程是最好的方法，因為受過訓練的鴿子在迷失數目要較之未受過訓練的少得多，而且，受過訓練的鴿子更能很好的辨認出牠們回家的方向；不過，這並不是事實的全部，因為未受過訓練的鴿子也能找到牠們的歸路。對於這，我們不能很好的解釋；在生物學上，動物怎樣能找到牠的歸路却是一個神祕的問題，科學家至今還沒有一個定理或假說能說明這些事實。但是，我們可以相信，將來的科學實驗一定會給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樹德堂國藥號

接方 送藥 代客 煎藥 用藥 道地 泡製 精良

法租界敏體尼路南橋家橋 電話八二六一

東 號 開 設 浦 東 東 昌 路 中 市



福爾摩斯話匣

(續)

李信之

七：殺人的醫生

在蘇格蘭場辦理的所有支解屍體案中，最神祕的發生於去年之前。倫敦滑鐵盧車站的火車清潔夫在客車座位之下發見一個紙包，裏面包着一雙男人的腿。三星期之後無腿的死屍在倫敦的運河中搜索出來了。

可是警務當局簡直不知道從何處下手，因為殺人的兇犯湮滅了認清死者的一切證據。主要的腹部器官都被巧妙地移去。臂膊也不知去向；大概死者是一個水手，臂上有着刺花，而兇手却絲毫不願遺下可以作為線索的任何痕跡。

照偵探的意見，主犯一定是技術高妙的外科醫師。然而他並不是第一個從醫人轉向殺人的醫生。當醫生設計謀殺時，他的地位給與他特殊的便利。身為醫學博士而名登兇犯籍上的真不知有多少。

外科醫師克烈本是一個著名的例子。激怒之餘，他殺死了妻子。另有一個藍生醫師把他跛足的妻弟毒死，以便使他的妻子承繼遺產。藍生的墮落應歸罪於

他的吸食嗎啡和奢侈的習慣。除了這兩點以外，他極受病人的尊敬，並且作為軍醫，曾留下卓越的功績。

這謀殺案是巧妙而狡猾到極點的。藍生送一盒葡萄乾蛋糕給死者。他把附子精（一種毒質）攪雜於葡萄乾中，將這有毒的一片蛋糕授給那可憐的跛子。

在藍生被絞決之時，仍是一個科學家，要求將他的屍體加以解剖以供醫學研究之用。

從許多點上看起來，藍生還是值得同情的一個，可是對於潑里却特外科醫師我們所感到的只是憎恨。他在那冷血的殺人犯之中佔着極優越的地位，陰險，詭詐，偽善，潑里却特是天生罪犯型的人物，因此他的生活費一經超出收入之後，就開始踏上邪惡之路。因透支過鉅受銀行方面不斷的催迫後，他決定解決有着相當銀行存款的岳母和有繼承權的他的妻子。當他不為金錢所煩惱時，潑里却特玩弄着那漂亮的女傭以求慰藉。

岳母泰勒太太有一次來訪問時，潑里却特開始指導她怎樣醫治她所患着的頭痛病。不一會他使她飲服

最有害而無益的附子精與錒的混合劑。她在呻吟中死去，而潑里却特簽了死亡證明書，註明死因是由於癩癩的發作。同時他又設法把這可怕的毒藥置於妻的食物之中。當她一面嘔吐一面呻吟的時候，他正在另一室中和女傭尋歡。

當潑里却特夫人已無可挽救的時候，兇手故意表示極大的愛情。他一定要整夜陪着她，坐在床邊，撫着她的面孔。當她最後斷氣時，他倒在床上，用全家都可聽到的聲音大聲呼喚：「回來吧！我最親愛的瑪麗！不要遺下你這可憐的愛德華！」（按即潑里却特之名）

「可憐的愛德華」繼續作着使鄉下觀眾看了一定會喝采的表演。他於蓋棺後一定再要把棺蓋揭開。以便對死者作最後的一吻。

可是這偽善者並未得到善終。一封不具名的告發信引起警務當局的偵查。屍體被發掘的結果，這位殺人的醫生在斷頭台上得到了應受的處分。

當潑里却特處決後未久，另一個愛德華（也是醫生）又在幹着殺人不見血的玩意兒。愛德華·魯洛夫對毒藥發生研究興趣。他如不是因為有着犯罪的癖性的話，一定會變成一個傑出的科學家。

當他在大學研究醫學時，他開始偷竊行爲，他於

獲得醫師的資格後，開始毒殺他的病人，目的顯然是爲了好玩。他被處十年的徒刑，可是給他脫逃，又開始毒殺及偷竊的老買賣。

某次他和二個共犯潛入一家銀行，結果他把二個幫手擊斃，投入河中，而他那可怖的生涯也於此宣告結束。

在他被絞決前，他承認除了毒殺數十人之外，他又謀殺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八：天網恢恢

有些罪犯自以爲聰明透頂，把所有可疑的痕跡消滅得一乾二淨，以爲這樣一定可以萬無一失了，却偏偏留下極大的漏洞，結果仍逃不了無形的天網。下面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史黛琳太太是年老而孤獨的寡婦。他的丈夫雖遺下相當財產給她，可是這並不能給她多大的幸福。朋友們好像都不願和她接近，這大概也是她自己的過錯，可是這也可以說是她所以歡迎她在公園裏碰到的凱拉費時常來玩的最大原因。

大多數人一定會憎厭那衣衫襤褸的失業的中年侍者。可是史黛琳太太好像是毫不在乎的樣子。她叫他到家裏來玩，當他來了之後，她極爲他那愉快而慇懃

的態度所吸引。並且他雖然時常幫她做事，却從不求她分文。這在老寡婦看起來確是一個可取的美點，因為她實在吝嗇得捨不得用傭人呢。

凱拉費自始就竭力迎合老寡婦的心理，因為她顯然是頗為富裕的。和許多孤獨的人一般，她非常喜歡談自己的事。

「每月的一日我接到由郵局寄來的二千法郎。」當他第三次來訪問時她這樣告訴他。

「我想你一定馬上把它存入銀行。」他假裝看着對面牆上的圖畫，心不在焉地說。

「我當然不！」她堅決地回答說：「我不相信銀行。有二家上個月倒閉了。我把錢放在那窗邊的書桌內，現在那裏面有一小筆金錢呢。」

這幾句話決定了她的命運，因為在這一瞬間凱拉費決心謀殺寡婦，帶着這「一小筆錢」逃到美國去。

他毫不費力地緩緩探出她所貯蓄的正確的金額。那是八萬五千法郎。凱拉費不禁眼紅。可是他決計不冒險。他一定要周密的设计，庶幾萬無一失。

自從他們開始認識之後，他總是於日暮之後訪問史黛琳太太，這對於他是一個極大的利益。她住在公寓的最下面一層，所以不給人看見走進她的房間是一件極容易的一件事。他當時畏懼着警務當局，因為他

在過去有着犯罪紀錄的。現在他心喜這謹慎的行爲一定能夠使他神不知鬼不覺地撈獲這筆財產。

他縝密地設計，認爲僅費數分鐘從事殺人及搶劫，就算遇到事情敗露時，他相信要提出犯罪發生時不在場的證明是再容易不過的事。並且這事情是決不會敗露的。他絕沒有受嫌疑的可能。

那是一個正月裏暴風雨的晚上十點鐘。照例史黛琳太太熱烈地迎他入內。可是不到三分鐘她已經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身上被刺數刀。因爲兇手曉得藏着錢的地方，所以不到一分鐘已把所有的鈔票和金錢放在衣袋中。於是他在黑夜中一溜煙逃去，自以爲是萬無一失的了。

第二天早晨七點光景，當他安靜地睡在約離開一哩的寓所中的時候，他突然醒來看見自己給一個偵探的有力的右手抓住。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閃動着眼睛驚呼着。

「你是作爲謀殺史黛琳太太的兇犯被捕。」這真是一個晴天霹靂的回答。「你要抵賴儘管抵賴就是，可是我現在不妨告訴你，當你昨晚離開她的公寓時，她並沒有死——她正在斷氣之中——可是在她斷氣前，她用手指寫出兇手的名字，而她是用她自己的血寫的。」

地球牌



萬人必備
人人歡迎
萬病良藥
一搽即愈

統治內外病症家庭靈便良藥

萬人油

各處均售

上海環球大藥廠出品



二一：順着錯道兒走

墜入情網的人，一切都會失掉了知覺的，縱然對方不願意，但是他或她心裏，總是那樣想着，大概不至如此。就是有些明白了，也要繼續的努力，解除這種誤會。所以毛正義這時和慧珠說着話，在慧珠儘管表示了疲倦的意思，他却只管繼續的向下說。本要戴帽子走了，而且還坐下來。慧珠這就想着，若是明白的叫他走，未免太不給面子，現在不過是借了要我唱義務戲的事在這裏麻煩，我或者說不唱戲了，或者答應唱了，只有這兩條路，可以把他的話打住；於是昂頭想了一想，笑道：「毛先生，你在這裏老等着的意思，我明白了。」毛正義聽了這話，不由的心裏卜卜亂跳一陣，立刻在臉上顯出那可憐的笑容來。慧珠接着道：「無非是要我答應或是拒絕了，那末，你就死了這條心了。」毛正義這時不但是心跳，而且是臉紅；不但是臉紅，而且是通身汗毛孔裏都向外冒着熱汗；兩只眼睛，睜的像兩只銅鈴子似的，只管望了慧珠；他心裏也就想着，她既然很公開的先說了，必定是答應，若是拒絕，她應該說得婉婉一些的；早知道這樣，我也該很乾脆的表示，我要向她求婚。可是慧珠並不如此他那樣所想，很從容的接着道：「你想吧。我現在混到官場去了，唱戲這件事，實在應當考量一下：三天之內，你等我的回信罷。」這總算是告了一個段落；這句話說了出來毛正義心裏那塊石頭，才向下一落；同時心不跳了，臉不紅了，毫毛孔也收閉了，於是笑道：「哦！三天之內，等你的回信。」慧珠道：「毛先生，還有什麼話說嗎？」毛正義道：「沒有什麼話說了。」他是這樣老實的答覆了，可是一說出來之後，自己就感到老大的不妥；既是沒有什麼話說，還在這裏坐着作什麼？於是搭訕着約了過兩天打電話來問話，也就走了。慧珠好容易把他打發走了，心裏這就想着，縱然自己是不大歡迎吳大業來的，但他是自己的上司，總不該得罪他，這樣怎麼轉過圓呢？一回兩回的，只管給他釘子碰，也許他不高興。自己想，慢慢的上座去睡。在枕上打了幾個轉身作了幾回沉吟，忽然自己嘆味一聲，自言自語的道：「不要緊的，只要我見了他

，隨便給他一點笑容，說幾句淡話，這就過去了。男子漢都是賤骨頭，不能對他表示太好了；表示太好了，會糾纏得更厲害的。」她自己給自己這樣的解釋着，也就不把今晚先約的事，放在心上，安然的睡覺了。到了次日，上午還到五洲公司去繞了一個灣，知道下午二時左右，局長是要到衙門的，這才穿了一件窄小的紫面大紅綢裏子旗袍，外面更罩上了藍布大褂，然而走起路來，將衣服下擺踢着，總可以露出那大紅衣裏來的；下面自然是絲襪，而且穿了米色的高跟鞋子，頭髮上雖不敢戴花，却斜插了一柄乳白色的壓髮梳子；在素淨之中，越發現出一種媚態來。打扮好了，穿上夾大衣，夾着一個皮包在手，也就坐上包車上衙門來了。到了秘書室裏，就像她身上有一種吸引目亢的寶物，由聽差而至於那位老秘書，都向她身上看着。慧珠也不理會，放下了手提皮包，老老實實的在報架上拿了一疊報紙，就坐到位子上看去。約莫看了大半張報，窗子外面，已經聽到茶房喊局長到。慧珠並沒有什麼公事可回，自然是依舊坐在位子上看報。突然之間，却聽到局長屋子裏桌子拍了一下響，接着是很重的聲音，罵了一聲道：「混蛋！」呀！局長在罵人，却不知爲了什麼事？這秘書室和局長室中間隔了一個小書屋，但是當門却用一扇六折的圍屏給擋住了；局長爲了什麼要罵人，却看不出動靜來。但是這秘書室的人，都偏了頭，側着耳朵聽下去。又聽到局長道：「你們在我手下做事，我發下去的命令，你們就得服從；若是這樣陽奉陰違，我就叫你們都滾蛋。公事公辦，我有什麼客氣！」大家聽了這話，各人心裏都捏着一把汗，誰不好好的辦公，惹得局長生下這樣的大氣，總不至於是祕書的錯誤吧？大家心裏想着，還各有各的互相看了一眼，那意思說是誰對局長命令陽奉陰違呢？可是局長發脾氣儘管發脾氣，公事更一定要辦，就誤不得，於是那位老祕書，就穿上了馬褂，捧了兩件公事，小小心的，走進局長室去了。吳局長口裏啣着雪茄烟，兩只脚架着，人靠在椅子上坐定，翻了兩只眼，向屋頂上望着，只看他那種神氣，他那氣就大了。老祕書默然的站了一會，才向他道：「這裏有兩件公事，請局長看看。」吳大業道：「今天我有着心事，擺一擺罷。」老祕書不敢再說什麼，將公事放下，自走出來了。到了這邊祕書屋子裏，低聲向那個西服祕書道：「這事很有些討厭，誰得罪他？惹得他生這麼樣子大的氣。」說着，還將眉毛皺了兩皺。那位交際祕書道：「糟糕！我還有兩件事，非今天問明不可呢！說不得了，碰釘子，今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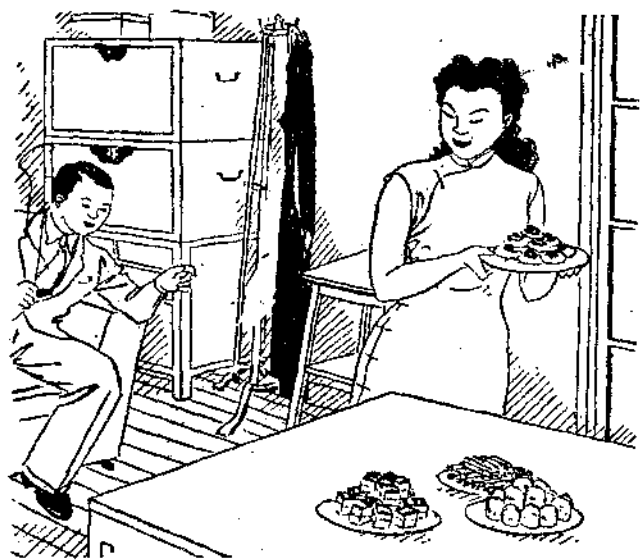


只好碰去。」說着，手捧了公事，自向局長屋子裏走去。慧珠坐在旁邊桌子上，兀自感着不安寧；不過她心裏想着，他們儘管去回他們的公事，我本來無話可回，就在這裏等着；他來叫我進去，我才進去；他不來叫我，我就是這樣混賴過去了。因此她默然不作一聲，就在原位子坐着等候。先是聽到局長屋子裏，吳大業大聲申斥一頓，然後又聽到那祕書軟語低聲的，在那裏說話；似乎是解釋什麼。然後聽到吳大業大聲道：「我並不是說那一個人，我覺得你們作事，替我太不賣力了，我並不想你們把我的事辦得怎樣好，就是讓我怎樣順心，都不可能，沒有你的事，你去罷。」那祕書走出了屋子來，向大家伸了一伸舌頭，雖然不會說什麼，那意思是說逃過了一層難關，不問可知。這樣一來，慧珠越發的不敢進去了。不但是不敢進去，便是報也無心看，信也無心寫，只是一個人呆在自己的位子上。最後三個祕書都進去過了，自己還是置之不理呢？還是進去敷衍一陣呢？若是置之不理，吳局長說我眼睛裏沒有他，那更會發起怒來，便如何是好？可是要進去了，自己實在又不願去看他那種顏色。躊躇許久，心想，他對於女子，總應當優待些，既是那三位祕書，都進去混了一陣，不見得就不能夠進去。因之便站將起來，牽牽衣襟，放大了胆子，也就向局長室裏走着。她走的時候步子也走的極輕，不過她穿的是高跟鞋，無論走的怎樣輕法，在磚地上，也走着咯咯的響。但是這高跟鞋的高跟，自然有它那種神祕作用，當她這響聲送到局長室裏去了以後，那局長의 怒氣就消沉下去了一半。等她掀着簾子走進屋子去的時候，始而還看到吳局長惡狠狠的扳住了面孔；可是當她走近了寫字桌子，他不但面空不扳起來，而且還帶着一些笑容，這就問慧珠道：「你有什麼公事進來回？」慧珠看他臉色，雖然覺得平易了，但是說話的口氣，還是很乾脆的，這就低聲答道：「沒有什麼公事回，不知道局長可有公事派我去做？」她說話的音調，固然是低了，而且那眼皮下垂着，臉腮微沉着，似乎受着很大的委屈。吳大業看到心中大是不忍，便道：「我不是對你說過嗎？你現

在不忙着辦事，跟了別人學學好了。」慧珠道：「請局長派一點小事我做做也好，省得我整日的呆坐在那裏。」吳大業口裏咬了雪茄，抬起頭來沉沉的想着，最後他搖了兩搖頭道：「我想不出有什麼相當的事，可以派你前去的。」慧珠道：「總得派我一點事才好，要不然，我這樣乾耗着，也……」說着，將眉頭皺着，向局長嫣然一笑。吳大業雖然在昨天晚上，就斃住了一腔怒氣，打算今日來發洩的；但是受了這一笑，就覺得滿身骨頭發鬆，也跟着笑起來了。於是噴出一口烟來，向她笑道：「其實……過一天再說罷。」慧珠用手在那寫字台犄角上，慢慢的摸着，却向他瞟了眼，然後問道：「局長那天有工夫？」吳大業聽了那句歇後語的問話，明知道這裏還有下文，立刻將身體向上伸着，望着她問道：「你問這話是什麼意思？」慧珠笑道：「我受了局長的禮，也不能那樣白得着，我很想請一請，找幾位客陪陪。」吳大業道：「你要請我，我一定到；不過你請多了客，未免所費不貲，辛辛苦苦的掙來的幾個錢，那樣去花費，那是何必？你誠心請我，你一個主算盤的，你看好是不好？」慧珠笑道：「若是那樣，未免太不恭敬了。」吳大業道：「你是請別的人，順便帶請我的嗎？」慧珠道：「不！乃是專請局長的。」吳大業道：「却又來，你請我，請一個人到，只能吃你一分；你請一個人陪着我，那一個人也不能替我吃，我還是吃我那一分；你請我吃，讓我吃飽了就得了，何必要請些陪客的呢？」這吳局長一高興，聲調便越說越高。慧珠想着讓同事們聽到，也是怪不方便的，便笑道：「好罷！讓我自己再去斟酌斟酌罷。」說着，便帶了笑容，走出局長的屋子。來到了秘書室裏，同事的都不免睜了兩只眼睛望着她，心裏可就想着，女人的魔力，實在是不小，由老年秘書以至年輕秘書，進得局長屋子去，都碰了釘子出來着，唯有這女秘書身上帶有和氣散，一進去，局長就樂了。慧珠明知道同事都向她注意，自己只當是不知道，依然坐到本位子上去。這會子，局長屋子裏，已沒有什麼聲息了，微微的似乎還聽到一種二簧的音調；簡直的說，局長已是轉怒爲喜了。慧珠耳朶裏聽着，心裏就不免在那暗中打算，這個願心，自己是許下了，要怎樣子才能了結呢？想了許久之後，她倒有了一點計劃，關於玩弄男子的手腕，總無過於田玉文，這就回公寓去向她請教好了。怎麼樣對付男子的難題目，她都解決得了；這樣的小子，總

不會沒有辦法。因此慧珠像很有什麼把握似的，一點也不慌張，坐到散值的時候，安然回去。然而在這個時候，吳大業在那邊屋子裏，已經是暗暗的偷看多少次，觀察到慧珠那種從容的樣子，却不像是行騙，也就隨着高興而去。慧珠回到公寓裏見着茶房就問：「田小姐在家嗎？」茶房說是在家。她不進自己的房，直接就向田玉文屋子走來。玉文見她手上拿了小皮包，老遠的皮鞋響着進來，分明是由衙門回公寓來，還不會進自己的房呢，因向她笑道：「瞧你這分忙勁兒，什麼事急了，又要來找軍師嗎？」慧珠先笑了一笑，才道：「倒沒有什麼不了，我是自找的。」於是將今日在局子裏和吳大業接洽的經過，說了一遍。玉文笑道：「你這樣一說，我就全明白了。你到了現在，不能不請他；可是單請他一個人，又怕會上他的當，你說是不是？」慧珠笑道：「到底是你知道我的心事，你瞧這件事我怎麼辦？」玉文道：「他不是要求你在公寓裏請他嗎？你就依着他，一切都由我來和你佈置；他要想佔咱們的便宜，那可是夢想。」於是拉着慧珠，同坐在沙發上，對了她耳朵裏唧咕一陣；說完，將她一推，笑道：「如何？」慧珠笑道：「主意是好的，可是你要幫忙的話，就得幫到底；若是你半中間抽梯子，可要了我的命。」玉文道：「抽梯子也不要緊。」說着，將嘴對了她耳朵，又說了兩句，然後將手扳着她的肩膀道：「你呀！真是前程遠大呢！」慧珠紅着臉道：「你怎麼也和我開玩笑？你要知道，我現在是出於不得已。」玉文歎了一口氣道：「你是不得已，誰又不得已呀！到了現在，我們沒有什麼話說，反正是順着這一條錯道兒走罷。」說起了牢騷話來，慧珠聽着是一樣心裏難受，就勉強笑道：「我多謝你了。我這就開始去辦。」說着，趕快的回房去；她倒是不遲，擬本日晚上就寫好了一封信；到了次日早上，就着聽差送到吳大業公館裏去。今天有局長光臨，在公寓裏可以和局長會面，就用不着到局子裏去。好在到局子裏去，也是無事可辦；不去也誤不了事。上午是到五洲公司去，纔坐了片刻，到了下午無事，索興到公園裏去溜了兩個灣，然後才回公寓來。好在酒菜各事，都交給茶房廚房去辦，自己不過是把床上的被褥，整理整理，就是將鷄毛掃帚，拂去各處的塵灰；桌上插花的瓶子，今天也抹拭乾淨了，盛滿了水，將一支鮮花，插在那裏面；菜點各事都預備好了，全放在新買的一只小玻璃櫥子裏，將櫥門鎖了；這個意思是很明白的，因為上次也會這樣預備菜點過的，結果是讓毛正義走來，吃得一乾二淨，所以今天爲防患未然起見，

先把這些吃的東西，一齊收起來。而且對茶房也吩咐過了，除了吳局長而外，今天無論什麼人來，一概拒絕不見，只說邵小姐不在家就是了。慧珠這樣的吩咐了，吃旅館飯的人，所幹的事，他們自然也就明白了。慧珠將各事都辦妥當了，反是感覺着無事可作，因之就捧了一本書，坐在沙發椅子上看着。所幸吳局長接到了慧珠請帖而後，在本日上午，就和慧珠通了一個電話，說是請着今日下午六點鐘，是準時候嗎？慧珠道：「是準時候，我在家裏等着呢。」吳大業道：「我和你商量商量，把鐘點挪一挪，可以不可以？」慧珠道：「我反正是請局長一個人，局長來了，客就齊了，你打算晚到一個鐘頭兩個鐘頭，那都可以。」吳大業在電話裏笑起來道：「我不是要晚到，打算早到兩個鐘頭，可以不可以呢？」慧珠笑道：「那當然更好了。」她這句話說出去了之後，心裏有些後悔；他老早的就來，知道什麼時候才走，這未免又累贅了自己的身子，要多多陪他幾小時了。她正這樣在電話等了一等，吳大業真是體貼週到，他好像已經知道慧珠心事，立刻改了口道：「來得太早了不免又要你多累兩個鐘頭，那怎麼辦？我還是不遲不早，按着準時候而來罷。」慧珠不敢再客氣，只好說一聲聽便。所以到了這時候，慧珠也不過是剛捧着書本到手上，茶房已經投着進來報告，說是吳局長到了。慧珠剛起身，吳大業又一步踏進了房門，笑道：「邵女士，你實在是用功，我每次到你這兒來，總看到你是在看書。」慧珠道：「我是和別的女子不同，要靠我的能力，去找飯吃的。在這一點上，我怎能不多預備一點吃飯的本能？」吳大業自己取着帽子，向衣鈎上掛了，而且還是找了位子坐下。慧珠依然手拿了一本書，站在一邊，不知如何是好。及至吳大業手拿茶壺，待要斟茶喝，慧珠道才悟過來，嚶了一聲道：「我實在是不會招待，連茶都沒有沏上，所以不願請局長到公寓來吃飯。」吳大業連連搖了頭道：「沒有關係！你是知道的，我不是爲你請我吃飯，我才來的，我的意思……」說着，便是一笑。慧珠也無暇研究他的意思怎麼樣的，按着電鈴將茶房叫進來，吩咐



他去沏茶，自己然後端上點心碟子，放在桌上。吳大業口裏啣着雪茄烟，兩手掌互相搓了幾下道：「我怎好要你這樣招待！你先坐下，我們談談。我覺得朋友談天，乃是人生最可樂意的一件事情，你說是不是？坐坐！」他口裏說着話，人就站起來，向慧珠亂招着手。假使慧珠再不坐下的話，也許他要用手來牽扯的，於是隔了茶几，在對面椅子上坐了，心裏可就自己忖度着，他一進門就不老實起來，這可是自己無法應付的一件事情。……於是紅着臉，連連咳嗽了兩聲。吳大業偷眼看她這般害臊的樣子，心裏很是得意；她這樣的害羞，豈不是心裏有了一層問題，那我就可以由此入手了。於是翹起兩只嘴角，只管把這雙水眼，斜了向慧珠面孔上射去。慧珠低了頭，用手按按桌子，又看看脚尖，正沒奈何時，却聽得房門剝剝的響了幾聲。慧珠問了是誰？外面的人，也不會答覆，格格的笑了進來。吳大業於這個時候，雖是他父母走了進來了，他都有些不高興，也不免瞪了兩眼向後看去。可是他這一看，自己却也帶了三分歡喜；原來走進來的，也是一位摩登姑娘；看時，她穿着一件粉紅色的漏紗旗袍，袖子短得快到脅窩下，兩只雪藕也似的手臂，完全露了出來；一看之後，不由得人不跟着注意；尤其是她頭上的頭髮，燙得波浪也似的，一層層向上堆着，頭上那張有紅有白的臉，簡直和那月份牌上的時裝美人一樣；耳朵上吊着兩片綠色的秋葉環子，幾乎要拖到肩頭上來；那高跟鞋子走起來一搖一擺，顯得她的腰身，非常的苗條；再說到她那一陣香氣，二十四分的濃厚，人還不會來，那香氣早向人的鼻子裏直撲了過去。吳大業心裏那一腔不快，早就去了十分之七八，便不由得翹起嘴角來，將眼光直射到女人臉上，只管笑嘻嘻的。那女人扭捏着全身曲綫，很大方的走了進來，對於吳大業，只是用眼角微射了一下，並不睬他，却走向前和慧珠握着手道：「密斯邵，多謝你那番好意，我以爲你屋子裏來的客是趙小姐呢。」說着，並不回轉頭來，又向吳大業瞟了一眼，慧珠這就向吳大業介紹着道：「這是田玉文小姐。」又向玉文介紹着道：「這是我們吳局長。」玉文退後一步，向吳大業一鞠躬，回轉頭來向慧珠道：「怎麼着，趙小姐沒有來嗎？我是特意來訪訪她的，那知你這兒來的是貴客呢。再見罷！」說時，身子一扭，便想要走。慧珠一手將她抓住，笑道：「你什麼要這樣子忙着去？」玉文笑道：「你這兒有客，我怎好坐呢？」她口裏說着，眼睛已不注視慧珠身上，很快的一轉，轉到了吳大業身上來，到了此時，吳大業貼在慧珠

身上的靈魂，不知不覺已分了一部分，黏貼到玉文的身上；不但不希望她走，而且還願意她在這裏坐着多談一會兒呢。因之向她笑道：「都是朋友，既然來了，就坐一會兒也不要緊。要不然，不但主人翁的面子上不好看，就是我這個難交不上的來賓，也覺沒趣。」玉文瞟着他笑道：「吳局長說得這樣客氣。」慧珠拉住她一只手臂道：「噯呀！你就坐下來吧。」玉文穿的是高跟鞋子，身體本來就站不住，被她如此一拉，拉得身子一跌，跌到沙發椅子上去。身子直歪到吳大業的懷裏來。她將手一撐，恰好又撐在吳大業的手臂上，他立刻將面孔板正了，端正的坐着。慧珠笑着，斟了一杯茶送到玉文面前，玉文低聲向她道：「你瞧，你這個人。」說着，身子顫動着笑了起來。慧珠沒有答覆，抓了一把瓜子放到她面前，讓她去噓。玉文望了桌上的點心道：「密斯邵向來不這樣大請客的，今天大概是因為吳局長來了。」慧珠笑道：「你還說我是大請嗎？我已經是小之又小的請客，因為我本當請局長吃飯的，局長說不要太客氣了，就在公寓裏辦兩樣菜罷。」玉文道：「那末，我這樣一來，倒好像是蹭吃蹭喝的了。」她口裏說着，眼光可在吳大業週身注射。吳大業便笑道：「笑話了！就怕田小姐不賞光，若是田小姐不嫌棄的話，我就代表邵小姐請在這裏一同喝幾杯，邵小姐覺得我太冒昧一點嗎？」慧珠笑道：「我是現成的酒菜，多添一副杯筷，有什麼要緊？田小姐呢？」玉文道：「既然二位都請我，我就叨擾吧！」吳大業聽了這話，以為玉文是中了他的圈套了，心裏又是止不住一陣子樂。

傑生優家戲
作前游汪劇

惱人 春色

·言萬十四
著巨篇長·

五三定 兩上
元十價 冊下

收實折六 者讀待優

·元一十二·

讀書趣味
寫作趣味
科學趣味
各業投考文範
作文描寫辭源

定價十四元
定價十四元
定價十四元
定價十六元
定價三十元

收實折七 者讀待優

行發店書央中

長篇創作

長江的夜潮

丁誦詩

雖然他吃的朱百功的飯，但是零用和衣服添補也全是王娟雲的責任。王娟雲的擔負顯然又比以前增加，她常常這樣想：「三十塊一個月，怎麼夠用呢？即使百貨公司合我的理想，我也不能不另挑一個待遇較好的職業。」

八歲的弟弟要自己撫養，吃飯，教育，責任很重。而且，她和新生也不能永遠住在朱家。朱百功這幾天的臉色很難看。在她面前常故意說到生活的困難，米怎樣貴，油怎樣不便宜，這都是逐客令的表示。

正在心裏盤算着，朱百功從綢緞櫃那邊來了。他走到王娟雲面前，把她叫開去。王娟雲就覺得事情有點嚴重。

果然！在皮鞋部前面沒有人的牆角，他們站下來了。朱百功告訴了她經理要辭退她的消息。說是經理說她對待顧客太傲慢了，這兩個月來她做的交易遠比不上初來的第一個月。那秀英一個月要用四五本發票，她一個月兩本還用不完。

當說話的時候，朱百功並不像第一次她被經理訓話時那樣地對她同情。他對王娟雲，幸災樂禍的樣子，經理批評王娟雲的話他逐一的告訴她，分明他是要借經理的話調侃王娟雲，這使王娟雲聽了很難受。

「這怎麼辦呢？你……還有你弟弟的生活。我想給你轉圓轉圓，還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朱百功希望王娟雲說一句：「你能代我轉圓便感激不盡了。」那麼以後他可以更藉這一個機會挾持她。

但是王娟雲一點沒有妥協。她還是那麼倔強！她對朱百功說：「不必費心了。我也正要辭職。」

這答話是朱百功再也想不到的。不但不妥協，不仰求自己，而且話語很硬，分明是給自己一個反攻。他真的光火了。可是並不表露出來。他還是搔搔頭，顯得有一件困難的事，難以解決的樣子。



「我家裏近來開銷不大夠。我想把你住的那一個亭子間理出來租給人住，你……你！……」

下面沒有說，王娟雲却一口氣搶着回答道：「我帶着弟弟搬走好了。」

這一天王娟雲拿到半個月薪工和一個月的退職金。她從朱百功的家裏把新生連同一點簡單的行李接了出來，住在一家旅館裏。

田子文曉得這消息了。他怪王娟雲的脾氣還太拗。其實朱百功說是代她轉圓，他何妨就讓他試試呢？雖然不一定轉圓得下來，立刻回絕他似乎總不大好。

爲了田子文批評王娟雲，說王娟雲以前太柔弱而現在又太剛強，她們兩個人爭吵起來。

王娟雲自己也承認變得太剛強，但是她說寧可以太剛強也不願意像田子文那樣中庸之道的。

「好了，好了！」田子文一陣狂笑，說：「不要再研究哲學了。我們還是討論討論目前的生活吧。」

「自然是要討論的。這幾十塊錢不夠住十幾天的旅館，職業問題目前就需要解決。」

「可是我說在上海，像我們做不慣生意的人找事就很難。在我去年夏天到上海，我不曉得應徵過多少次，可是才笑壞人！結果一次也沒有成功。」

「你這一說倒把我唬壞了！我還想在報上登個待聘廣告呢。」

「報上登廣告表示你願意做點什麼呢？」

「希望自然是希望有個好事。可是一時沒有也只好將就一點。我能做的事，比如小學教員，家庭教師，公司職員，都可以。」

「你登報自然也不妨登。」田子文換了語氣說：「可是我總不相信報上會有待遇好的事，待遇好一點的事老早被私人關係的捷足佔據了，只有那些苦缺，沒有人幹的缺才會在



報上發現。這原因很簡單。優厚的位置做的人決不肯輕易拋棄，自然牠永遠沒有脫空的時候。不好的位置，張三不高興做，李四也決不會高興做。張三做了沒有兩個月要辭職，李四做了沒有兩個月也是要辭職的。報上聘請的廣告不是沒有人做的位置，便是聘人的人利用人浮於事的弱點場便宜貨。」

田子文在發揮過一大套牢騷以後，還給王娟雲舉了一個例。他說：在戈登路有一家中學，就是常登聘請廣告的。他自己就去應徵過一次，但是待遇真駭壞人！連做車馬費還不夠。除非是家住在學校附近的還可以勉強混混。因為待遇薄，一個教員很少能維持到一學期。他就親眼看到一個學期登過七八次聘請廣告。

聽了這笑話，王娟雲哈哈大笑起來。剛才的陰雲便又都被這一陣晴光驅散。

他們談到上海的教育的商店化，當做滑稽的笑話形容，描寫，并且相互的頓腳捶胸開笑，可是當笑完畢了以後，悲哀又竄進他們的胸中來。他們都是有血氣，志趣高尚純潔的青年，他們是看不慣這黑暗腐敗的現象的。當田子文談到這學期弄堂小學學生人數遠比以前增加，而教員的待遇反比以前減少時，他用着沉痛的語氣跟王娟雲說：「商業天生是商業，他們的壟斷居奇，卑鄙齷齪且不必說，最痛心的是教育界中也有一部份自私自利的小人，用開學校做賺錢的工具。」

「你們的那一個學校呢？還賺錢不賺錢？」王娟雲問。

「怎麼不賺錢？」田子文興奮地說：「開了七八年的老學校，老早就開在租界上的，不會受到戰事損失，單是把餘下的房子租給兩個學校一個月就有六七百塊錢好收入。學費收得又高。教員的待遇表面是比別的學校還高些，然而藉口戰事影響，打八折計算。一直還沒有恢復原薪。儘管學校賺錢，事務主任和校長祕書的袋裏都裝得滿滿的，他們盡情揮霍，他們跑跳舞場，他們也用袋裏賺來的錢用在投機上，買外匯，買外幣，他們都享福享夠了，我拿到的還不過是三十五個老洋，我是兼任教員，一學期只有五個月的薪水。上海



的教育！這便是上海的教育！我們餓着肚皮不吃飯，唯一的安慰便只有孟老夫子的那一句話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哈哈！」

「這是精神的安慰！人家也都會恭維你：清高的事業。」王娟雲苦笑地附和着，用冷冷的語調。

「你且不要灰心，」田子文也跟着她笑：「說不定你一登待聘的廣告，聘請你的不是公司倒是這清高的事業。」

談了三小時話，大家都倦了。田子文沒有回到銀行宿舍去。他今天住在旅館裏。

二二一

登過聘請廣告的第三天，王娟雲接到春申小學校長寄來的一封信。他約王娟雲去談話。

校長是一張菠菜葉子大的臉。下頰又瘦又尖。皮膚黑黝帶黃，很有點「烟色」。眼架一副金絲眼鏡。對人怪和氣，嘴常常張開來嘻笑，笑的時候原來向脣邊擠出的牙齒，更加忘形的突露出來。躺在眼鏡下的老鼠眼慣歡喜眯起來。眯起來了便更顯得討厭。

王娟雲不是爲了生活，真想掉過臉來就走。這種臉譜一定是個奸刁的市儈。

「十五塊錢一月，供給一頓中飯。」談妥了以後校長告訴她的待遇。

她接受了。

當她走過穿堂無意間看到一張職員表時，她知道這學校的校長名字是叫周禮初。

「周禮初！……周禮初！……好像在那裏聽過的熟名字？」她走出門還在沉思。

回到旅館裏，田子文已經到了，他正在和新生閒談着。新生猴在桌子上，鬧着要爬上田子文的肩頭。王娟雲一走進來，新生嚇得走下桌子。田子文一看見王娟雲便忙着問：

「事體接洽得怎樣了？」



王娟雲便把她接洽的經過告訴他。她說這一個春申小學位置在弄堂裏，大概是佔了一幢單間假三層的房屋，樣子一點也不像學堂。教室她也看過了，十分狹小。容納的座位却特別多。而且那些桌椅也都狹得萬分，即使一二年級的小孩子也還嫌狹小。校長是一個市儈氣的傢伙。雖然她沒有和他共過事，然而他的人格大概不會怎樣高尚。

「不必批評了。」田子文聽得有點不耐煩起來，他笑着催問王娟雲：「究竟你的待遇怎樣？是不是確定聘請你呢？」

「聘請也可以說聘請了。一個月是十五塊，吃一頓中飯。」

「也還好。弄堂小學的待遇就祇有這樣。」

「你且慢誇好，」王娟雲攔截住他的話頭：「還要試用一個月。試用的期間只有八塊錢。」

「那不過是校長故意借這一個名目場七塊錢便宜。實際上一個月試用過後，你還不是繼續做下去？試用不試用，那不過是幌子！」

接着田子文和王娟雲討論到今後住宿的問題。他說，劉爾康最近投機很得意，他要和一個熱戀的舞女在外面租小房子，他離開銀行宿舍，田子文自然不能一個人單住在裏面。王娟雲常住在旅館自然也不是辦法。田子文問王娟雲能不能在學校裏找個地方住下，就從最近起。

「在學校裏不行不行！」王娟雲覺得這簡直是笑話！「那一個學校就等於校長的一個家庭。我看見許多女人和孩子，大概都是校長家裏的。吃早飯的吃早飯，揀菜的揀菜，小孩子打呀鬧呀喧成一團糟。地方小得很。而且校長說過不供住宿。」

「這也不奇怪。我在上海是看慣了的。牠們雖然不中看，可是利息并不錯。在上海辦小學常常比中學更賺錢。」

一會兒，王娟雲問到田子文住的問題：



「劉爾康倘使離開銀行寄宿舍，住到外面去，你打算怎麼辦呢？」

「唉！」田子文不會說話先歎一口氣：「我也是和你一樣的沒有辦法呀！」

「我到你學校去過，在一個大樓上，不是地方很大麼？」王娟雲覺得奇怪。

「地方是大的，可是校長自然有他的打算。上海的地方每一個方寸都是珍貴的，珍貴的東西自然要好好利用，倘使平空把教職員住了那還不是白住，一點利息也不會生出來。所以他一不讓給教員辦暑期學校，二不供教職員住宿。暑假期間空着不用的，課室另有牠的用途。他統通租出給臨時的住戶。昨天去看過，完全是臨時公寓的辦法。也虧我們的校長想得。」

聽了田子文的這一番話，都是王娟雲聞所未聞的，她在心上不知道是笑好還是哭好。研究了好半天，兩個人的住宿處還是沒有法子解決。

「上海！不算小的一個地方！想不到竟合上了古人說的『無立錐之地』一句話！」田子文慨歎地說。

「可是你這個話我就要反對，」王娟雲說：「上海地方是不算小，但這包括整個特別市而言。可是你把虹口，閘北，滬西，縣城和江灣都劃開，這大也不算大，原住在這些地方上的人搬到兩租界上來，還有更多的外省外縣，比較有幾個錢的人也搬到了租界上來，你說人怎麼會不擠？我們沒有錢的人沒有立錐之地還算得奇怪麼？」

上海房錢的昂貴愈過愈甚。田子文王娟雲不是不知道。不過，商量一天的結果還是不得不找房子。

大半個暑假就在找房子上銷磨了。他們兩個人有時候連在一堆找，也有時候分成兩路找。報紙上登的招租廣告和電線桿上，弄堂門口的紅紙條子不是不多，可是真能合他們條件的却不多。大部份是召頂的房屋，雖然房租很便宜，可是一天未住先要搬出一大筆的頂費和小費來。這他們拿不出。而沒有小費沒有頂費的，房租又都貴得嚇人，甚至每月預繳



房租以外，還要另付二三個月的押租。押租他們也吃不消。他們要的是沒有頂費，沒有押租，而房租又小的房屋。合上這個條件的便不容易。即使偶然在找尋三五天後遇到一處，真正便宜的却又早被人捷足先得。

爲了找房子，他們在大熱天不知吃了多少苦。他們在馬路上走，每一條弄堂門口的紅紙條子都得注意。同時爲了找房子，還要訂一份新聞報，每早注意報上的廣告。廣告上有時寫詳細地名的還好，遇到了有什麼幾時至幾時打電話到某處去問，或者是到某某地方領看，最爲尷尬了。在花車錢以外，要另花電話費，到了領看的地方還要再跑路去走到另外的一個地點。

有一次，在新開路卡德路附近，找到一個亭子間，房租不貴，很合意了。在正要付定洋的時候，二房東忽然問：「有沒有小孩子？」「有一個。」王娟雲回答。想不到竟因這麼一句話事情吹了！二房東搖搖頭：「有孩子不租。」

「有孩子不租，是什麼理由？」王娟雲不服氣地嚷着問。

「沒有什麼。無保不租，無眷不租，有小孩不租，三房客沒有職業的不租，……多得，隨二房東自己規定。」

「可是我要問，」，王娟雲冷冷地說：「有孩子你不租，不錯，假使房客一搬來沒有小孩住進來以後却生下小孩呢？無眷不租，有家眷總難保沒有孩子。你是不是要趕房客走路呢？」

「那……再說了。」二房東想不出更好的話回答。

找到房子了。春申小學也開學了。

上海之夏，又快要告終。



教室裏，……小學生打哭和吵罵的喧囂聲。像開開大鍋蓋的沸水。房子就像要崩塌。神經衰弱的人是決不宜到此的。

中間一個小客堂，安一張長方桌。那算是校務會議的會議桌，也是校長一家人吃飯的檯子。在開會吃飯時間以外，校長太太在這上面揀菜，做針線，或是攤開破布給小孩子拚鞋底。

校長和校長太太原有他們的臥室，只是那個房間小，不夠一家八口人的用。所以他們不得利用整個一幢的空間。白天上課時是學校。學生散課後便改成他們的公館。

校長把各級的上課時間都訂得很短，爲的是可以自己多利用這一幢房屋。

他在開學的第一天就對全體教職員（祇有三個人）訓話：

「對待學生切不可責罰他們。什麼關夜學，面壁是全不適用。學生的家長總還是慣孩子的多。我們總要順着他們的意思做，他們才會高興，我們這一個學校也才能夠發達。……我並不是說……說學生多，一定……一定要學生多……那不是……我是說……上海的房屋不易，必要充分的利用。……是的……所以我特別把教室的位置排得密一點。……我是希望諸位以少的人力得到大的效果。這教育書上也說過的。這……這是原理！原理總不會錯的。……」

校長的話自然沒有錯。誰還能說校長的錯？

衣食是父母！你說不高興做，等着你背後，伸出手來候補的人還多得很。尤其是女教員，不一定要多待遇，混幾個零用錢消遣消遣的也有。就像一二年級的級任柳先生，她一個月的化裝和衣裝費不止薪水的數目，每個月買禮物，燒菜，孝敬校長也還要十幾塊錢，她所得的薪水完全還到校長身上，勞力的消耗可以說完全是白忙。究竟你要問她爲什麼還要做教員，她也回答不出。

校長歡喜人恭維。然而王娟雲可不高興這樣做。她理直氣壯：「我爲什麼要給你白做



呢？你給我薪水是我用勞力換來，又不是你白送給我！」

校長對柳先生特別客氣，對王娟雲却不由沉下臉來。——他再也不像第一天見面時那樣笑嘻嘻。

王娟雲來三星期，還沒有送過一次禮。柳先生送過了四次。另外一位謝先生也送過一次。

今天柳先生帶來四隻水蜜桃！分配了以後，校長一隻，校長太太一隻，四個小孩子分兩隻。

校長太太吃到了桃子，臉笑起來。

「柳先生，你真是爲什麼這樣客氣？送我們許多東西。太破費了！我們也沒有請你吃什麼東西。」

「那裏？這一點點東西，等幾天我還要送包子給你們。」

「哈哈！又要破費。」

校長太太看見校長總是誇說柳小姐怎樣聰明怎樣美麗，教書又是怎樣好。她說，雖然她不懂書裏的花樣景，她那一副又尖又脆的喉嚨聽來總是很舒服的。她常在上課的時候，給小學生唱歌。校長自然不反對。尤其是收到禮物的時候，他對柳先生要特別奉承。

「柳先生的確是懂得小學教育的原理。」

他常常當着兩個教員的面誇獎柳先生。

開口閉口他總是「原理」。原理是不可以不研究的！說人好是懂得原理，說人不好是原理還待研究。

今天，柳先生送來第五次禮了。王先生還一次沒有送。他不由得又想起「原理」。逛到三四合級的教室門口，找着王娟雲，對她皺着眉說道：「爲什麼，三四合級比一二合級還吵得厲害呢？這教育原理要研究研究。」



校長是想不到三四合級的教室有一百零二個學生，一二合級是僅有五十個學生的。校長太太和校長是一標的心理。雖然她連「原理」也不會說，然而王娟雲她是討厭的。一二合級的教室像要崩塌了，她沒有聽着，丟下摘豆芽的手，氣洶洶地趕到王娟雲教室門口，拉開沙喉嚨便罵起來：

「這些小鬼呀！吵的什麼事！……殺千刀，填砲眼的小鬼！房子給你們震坍了大房東還要找我們學校呢！」

臉，陰沉沉的掠過王娟雲的臉後，走了開來，說得比較低了點：「三四年級的學生還管不好。一二年級的小把戲却教得怪好的。」

正說着，一二合級教室裏響起哭聲來。一個小學生的頭被另一個學生用小洋刀刺破，血流得滿臉。立刻全校的先生學生都趕到這間教室裏來看，課也不上了。

「柳先生呢？柳先生呢？今天她是值日監護。」校長嚷了一大陣，還是看不見柳先生。當受傷的學生頭被包起來以後，秩序稍為平定一點。周忠（校長的姪兒，本校六年級的學生兼做打鐘，沖水，掃地抹灰的校役。）忽然慌慌張張跑來了，他報告校長一個消息，說是工部局派人來視察。叫校長快點準備。他們現在正在附近一個小學裏。

春申小學是接受工部局津貼的，教室裏容納學生數有一定限制。但是春申小學的周校長畢竟是精明的。學校裏，每一個教室的學生數比座位還多。譬如說一級有一百個學生，實際上却預備九十個座板。因為每天學生不會到齊一百個，總有幾個人不來，而且即使超過了九十，也可以調幾個學生到別的人少的教室裏去。

以虛劑盈，這是周校長的「原理」！

今天，又需要周校長的「原理」了。

視察！……媽的！……教室裏超過定額的學生安排他們到哪兒去？……他搔了一陣頭，心裏連喊道：「有了！有了！」



於是他吩咐王娟雲和另外一位謝先生：「快！……快！你們一個教室裏抓出七八個學生來，就把他們關在我的房間裏。曉得麼？就是我和我太太住的房間。」

「柳先生？柳先生呢？……還沒有來！……還沒有來！……真是……你……就是你，到一二年級的教室裏去……」

校長手抓住了校長太太的衣裳，意思是要她暫時代表一下柳先生。話急得說不出來。一會兒他又想到教室人數並不多！

「喂，喂！一二年級不用了。人數不多！」
他急忙趕到校門口，準備迎接「視察」的大駕。

「快快跟我走！」王娟雲抓住了站在教室門口的學生，把他們像趕豬一樣的趕到了「校長室」。

「校長室」不是像普通學校的「校長室」，雖然門口釘着一塊木板牌寫着「校長室」三個毛筆字，然而牠實在是校長的公館。

因為這種關係，王娟雲並沒有到校長室來過。

今天，她一進校長室，第一觸動王娟雲注意的是掛在牆上的一張照相。那上面的一個婦人原來就是趙汝誠的髮妻，在無錫被炸死的趙太太。

「啊！趙太太！」走近看看，一點也不錯。

趙汝誠的髮妻是王娟雲認識的。

房間裏很黯。她覺得汗毛豎起來，不是房間裏聚着一堆學生，她真要暈倒。

「不要吵！不要吵！不許給外面的人聽見，誰再響出聲音來我就打！」雖然她嚴厲的叱罵着，小學生還是不免有噁噁嚶嚶的聲音。

謝先生領着五個學生也來了。

小房間裏，堆着一些桌椅傢具，再加上容納這麼許多人，房間顯得要脹裂。兩位女先



生沒有辦法，便祇得把這許多小身體往牀肚裏，桌肚裏，只要是空隙的地方儘塞。這就像貨車上的貨物被搬夫擠塞一樣。

房間裏充滿了低低的叫聲：「撞着我的頭了！」「我的鞋子被踏髒了！」「周文和我！」「鄭綺君手打着我的眼睛！」但是被先生罵了幾聲，鬧聲便又低下來。

「靜靜的，誰再響重重的敲手心！」說過了以後王娟雲和謝先生走了出來，反帶起門戶。

這一羣小朋友被關在「校長室」。

外面一幢房屋沉在寂靜中。一向難得的甯靜，叫人疑惑是奇蹟。

突來的波浪平息了。柳先生也回來。

校長問柳先生是到那裏去的，柳先生笑笑說，到家裏有點事。但是，柳先生頭髮分明換了一個樣式。新做成一種花捲捲兒，很像中國古代的宮粧。王娟雲肚裏有數，只是她不會說出來。

好在周校長也并不責備她，他祇有跟王娟雲挑剔的本事。對學生家長和柳先生他都要奉承。

又上課了。被關的小學生放出來，他們歡歡喜喜的像從監牢裏放出的囚犯，還互相嘲笑著：「你被關夜學了。」

「你也被關夜學。」他們不懂這被關的用意，都還以為是關夜學。

「趙太太！趙太太！爲什麼這裏有她的照片呢？」雖然上着課，趙太太的照片還是盤旋在王娟雲的心中。

想了好半天，她忽然想起來。校長是周禮初，原就疑惑是很熟的名字。趙汝誠的舅爺就是周禮初。

「我不能在這裏做下去！」



王娟雲想：「假使周禮初不曉得我還好，假如他曉得我以往的事，他是一定要忌恨我的。」

周禮初究竟曉得不曉得呢？

這成爲王娟雲第二個問題。她要生活，她希望最好還是周禮初不曉得，那她還可以再混一些時。雖然她看到這個學校的種種腐敗不願同流合污，可是一時她還不能找到另外一個職業。

恐懼和猜疑，盤踞在王娟雲的心中，一直有好多天。她連田子文也沒有說起。

對於趙太太，她有的是愧和恨！

原來她對周禮初不存在什麼懼怕的，可是現在每早一看見他心坎便不由得跳起來。

「他是不是曉得我的過去呢？」

每天一早她準得注意周禮初的面色。雖然不一定說懼怕，可是她的確是爲前途擔憂。

王娟雲的過去周禮初不曉得。

但終於有一天，他曉得了。

原因是田子文有一次下午來找她。她到附近商店裏去買東西。田子文留下一張字條。看到田子文三個字觸起周禮初的注意來。他由田子文再想起王娟雲。

「田子文！……田子文！……王娟雲！……王娟雲！」像詩人推敲一個個字的音義，周禮初推敲了一晚。

終於恍然大悟了。他發狂地在牀上跳起來，嘴裏叫着說：「啊！怪不得她是鎮江人！

「哇！」睡在牀裏的小女兒被叫醒，哭起來。

「你發的什麼瘋呀？這樣的高興！是不是你又想出什麼捐來刮學生的錢？」校長太太問。



「你總是錢，錢！不是叫我加學雜費，便是叫我收學生的賠償損失費。」周禮皺了皺眉說。

「不是錢，你爲什麼要這樣的得意呀？」

「那裏是什麼得意？我祇是想到了一件事。」

「什麼事值得這樣大驚小怪的？」

周禮初便把王娟雲過去的歷史告訴他太太。說到結尾他把聲調提高起來：「這傢伙！這浪婦！她就是汝誠的姘頭。」

「那麼你還用她嗎？逼死你妹妹的騷貨！」

「當然不用她。」周禮初堅決的語氣：「好在我又沒有聘書給她。講定是試用一個月的。」

第二天周禮初在王娟雲來時悄悄地把她引到校長室。

校長室王娟雲不願意去。她怕看那一張照相。

「我們就在這地方談好了。」王娟雲不肯去，無奈周禮初一定要請她去。

「我們這裏本有個老教員。她現在就要來，對於王小姐這一方面……對不起了。」——進房間周禮初便對王娟雲宣佈這不幸的消息。

「好，我也正打算辭職。」王娟雲語調有點硬。

「那麼王先生明天起不必來吧。」

到了明天，王娟雲又到春申小學去了。自然她不是打算教書，而是爲的去拿一個月薪水。

「怎麼？今天我們已經有了先生了。」周禮初在一看見她來，裝得很奇怪。

「我是來拿這個月薪水的。」自然王娟雲也更奇怪。

「還沒有到一個月。今天才十號，還欠五天。」



「討債？」翠華愈加驚奇了。她說：「少爺是決不會向人借債的。」

燒飯娘姨笑道：「少爺借錢也許是瞞着你呢。」

「瞞着我？」

「我聽她說：『我知道你太太在醫院裏害病，我纔來的。要是在家，我就不來了。』這不是瞞着你嗎？」

「後來呢？」翠華的興趣十分的高。

娘姨道：「後來又說了許多話，我不大聽得懂。」

可是有兩句話，我聽得懂。她說：「我不要你的錢？我不要錢還來幹什麼？」這不是討債嗎？」

翠華道：「後來呢？」

「後來她就哭起來了？」

「哭起來？後來呢？」

「後來奶媽來敲門，我開了門，少爺就送她出去了。」

「少爺說些什麼？」

「少爺一句話都沒有說。」

「一句話都沒有說，真的嗎？」

「真的，少奶奶，我在你面前說謊有什麼用？」

翠華微微嘆了一口氣，房中靜寂了好半天。燒飯娘姨看看沒有什麼，便也走下樓去了。乳娘笑道：「少奶奶，男人和我們女人不同，女人大半是規規矩矩的，男人……」

「我到醫院之後，少爺對你怎麼樣？還好嗎？」

乳娘又笑起來說：「不好，我就辭工，我到你家裏來本來是沒有寫字據的，我要走是隨時都可以走。可是我一走，寶寶就沒有人帶，他怎樣能對你呢？他就是想不好，也不敢不好的。況且，那邊太太還留我住了幾天！少爺能見我的機會不多啊！」

「真的。你爲什麼急急跑回來？聽說是昨天晚上回來的，是不是？」

「是啊！那邊住住倒也不怎麼樣。只是老爺常常向我看，他那雙眼睛真是熱刺刺的，使我受不了。太太呢，也是常常向我看，她那雙眼睛冷冰冰的也使我受不了。少奶奶，你想我一天到晚就在這一時冷冰冰的，一時熱刺刺的過生活，我真是恨不得長個翅膀飛回來。一直到昨天晚上，纔等着了一個機會，我便偷

跑回來了。我也知道跑回來是不好的，但是我沒有辦法，我準備了辭工的，不想少奶奶今天就回來了，這樣我的生活就會好起來，可以安心帶寶寶了。」

翠華一逕帶聽帶想着。她想：「公公也不好，丈夫也不好，男人都不好。但是女人怎麼辦？」

祺昌已經從外面回來了。

祺昌在外面轉了幾個灣，想想實在沒有地方可去，只在水果店中買了幾個橘子帶回來給翠華，可是今天的橘子却遠抵不上那一天的花，那一天翠華看見花的怒意。然而祺昌不能看出，他仍舊是笑微微的說：「看，我給你買了幾個橘子來！」

「你不必記掛着我。你去送給你那個女朋友好了。」

「女朋友？」祺昌真的有點驚訝，接着說：「什麼女朋友？我不懂！」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我住了幾天醫院，你什麼事都幹出來了，連女人都弄到家裏來了。」

這是祺昌所未想到的，他以爲她一定要疑心乳娘和自己有點什麼關係，那知她說的是顧修眉。

他默默的想着，到底是承認好還是不承認好，不承認當然是好的，可是不承認也不行，修眉女士昨天

晚上的那一套是娘姨看見的，况且，送她出門時，還遇着乳娘。承認罷，恐怕一頓大鬧是不能避免的。他默默地想，真是進退兩難。

翠華却將桌上的一隻橘子扔過來，高聲叫着：「你替我拿去，拿給那個不要臉的女人去。」

接着她便氣的哭起來，祺昌一點辦法也沒有，他垂頭喪氣下了樓，好像一隻戰敗的雄雞。

一八

自從祺昌下了樓之後，他的生活就完全變爲枯寂。翠華從此不下樓，乳娘也不下樓，翠華不和他說話，乳娘也不唱歌。祺昌就是走到樓上去，也只是看着翠華一副冷冰冰的臉。乳娘的臉雖然不是冷冰冰的，他却不敢向她望一次。

祺昌家中的生活，在他自己看，是連地獄都不如的。翠華早午晚飯都不下樓吃，只讓祺昌一個人在客堂中寂寞的度着生活，祺昌就是上樓向她去陪罪，她也是不理的。

這種生活繼續了兩天，他實在是忍不住了。

「我爲什麼自己把自己關在家中來做一個閉關的和尙？」

他走出去，走出去找春華，預備把心中的積鬱向

他一吐。他走到春華那裏，春華並不在家，家中人口說他出去了，却不知道他究竟到那裏去的。

到那裏去的？祺昌心中想着，那一定是到顧修眉那裏去的。要是翠華沒有和祺昌鬧的兩天不講話，祺昌就是想到春華在顧修眉那裏，他也不會去的。顧修眉在祺昌眼中並不怎麼好，他甚至要把她看做騙子，無如這兩天的冷淡實在使他受不了。好像一個久渴的人，雖是毒水也想喝一口，就是毒死也是甘心的，他決意到修眉女士那邊去。

到了修眉女士那裏，並沒有看見春華。修眉女士的招待，他覺得比往日更是殷勤些。她不但是謝了他日前濟了她的急，並提出今天就還他兩百塊錢的話。「不用急，放在你身邊用好了！」祺昌豪不遲疑地說。

修眉女士很奇怪地望着他：「你……我看你好像受過什麼刺激？」

「沒有什麼，不過在家吵了一場嘴！」

「和誰吵？和你太太？你的太太回來了嗎？」

「回來了兩天。」

「兩天？」修眉一面想着。

「那就是我到你府上的第二天，她便回來的。身體好了嗎？」

「她那個身體是普遍的衰弱，本來就無所謂好壞的。」

「那你便更不應該和她吵了。」

「誰找着她，實在是她找着我！」

「找着你？」修眉女士笑起來道：「你一定是當她不在家裏時候，做了什麼錯事。」

「什麼錯事！就是你那天晚上到我家裏，給我家娘姨看見，便告訴了她，於是她就和我什麼女朋友，女朋友的鬧起來了。其實，我和你……」他不說下去，却望着修眉女士。修眉女士道：「你和我的關係怎麼樣，不是要緊的問題，你和你的太太感情要融洽，倒是最要緊的。你我的關係，譬如說，絲毫都沒有，你和你的太太情感要融洽。你我的關係，譬如說，非常的密切，那你的太太，情感就該更融洽。」

「這你全替女人一方面打算。」

「我是替男人一方面打算，你看不出，你的程度還淺呢！」修眉女士格格地笑着。

「那我不懂！」

「不懂？虧你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在外面殖民的人，自己家裏怎麼好鬧窠子，國家和人家都是一樣啊！」

「她不理我，不原諒我，不了解我，也是無用？」

「這不是沒有辦法，是你自己太無用了。一個男子居然沒有本事叫女人說話！」

祺昌想了半天，仍舊說：「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我教你幾個辦法。你先向她解釋：

……

「解釋？解釋她不聽，有什麼用？」

「那你就罵她一頓，罵急了，她不會不回你話。」

「罵也沒有用。」

「那你就動手去擺佈她……」

「那豈不是格外的動氣？」

「都不行，只有你痛哭流涕自殺了。」

「自殺，那是毀滅我自己，她就是肯和我好，但

是我已經不存在，那怎麼行？」

「你真傻，自殺不過是恐嚇她的，難道真的自殺

，這不過是使她出一身汗罷了。」

「不行，這太難做了。」

「軟語溫存怎麼樣？」

「不會的。」

「不會的，別騙人罷！」她向祺昌瞟了一眼。又

停了一刻說：「仿戲台上的小丑，做個動作，逗她笑

一次罷！」

「你的題目真是越出越難了。」

「這就算難？難的還在後面呢？」

「你說說看。」

「說說看？你是做不出來的。這一着做的時候，先要三重資格，第一重就是你自己要看得清，聽得清，想得到。她平常的一切，你都應該注意，你知道她是個什麼樣的人，脾氣怎樣；最歡喜什麼，最不喜歡什麼，心裏想要些什麼，手頭上缺欠些什麼，你的一切言語行動，不要違反她。再說聽得清，就是她雖不和你說話，她却和旁人說話。旁人也許未能聽得清楚，然而你却不能不聽清楚。譬如她叫娘姨做一件什麼事，娘姨還未聽清，你倒聽見了已經替她做好，她是不會不喜歡的。這是僅就她說話時做的。至於她不說話時，你就應該運用你的思想，想想自己這一個時候應該怎樣做，纔能討她的喜歡，這就叫做想得到。你想，這是不是一件難事呢？」

祺昌想了一想，又問道：「這第二重資格呢？」

「第二重資格是要耐得住。上面所說的一切，不是只做一次就行的，必須要做的很久，纔見功效。這不是容易做的，而且還要做得很久，你沒有耐心是不行的。」

「那末第三重資格呢？」

「第三重資格就是你要有助忙的人。」

「幫忙的人？」

「是呵！幫忙的人是不可不要的，你能這樣做，也許她不注意或者她看不出來，所以要人隨時提醒她，這提醒她的人就是幫忙的人了。」

祺昌聽完了她這一番話，覺得真是非常之難。看修眉女士的興趣，似乎還沒有盡，她說：「我方纔告訴你的，一共有七種方法。你難道一種也不會做。」

「不會做！」祺昌搖了搖頭。

「倘使你能夠合起來用或者是揀選着用，那就更好了。」

祺昌不說話，坐在那裏嘆了一口氣。

一九

「不會做！」

這是修眉女士在沉默空氣中迸出來的一句，她像是有點失望。

祺昌仍然沒有響。她說：「你今天來做什麼的，專門來告訴我你的不快樂，還是討回給我的那兩百塊錢？」

「討錢？我決沒有那個意思！我在家裏，心中實在太煩悶了。」

修眉女士笑道：「你是到我這裏來消遣的？」

祺昌覺得這句話不好回答。她又道：「消遣兩個字，都不容易談到。消遣不在外面環境的變換，乃是在人的一個心。倘使你的心打不開，慢說到我這裏來，就在憑你到那裏去也不行。我陪你看電影，好嗎？」

「不去！」祺昌搖了搖頭。

「那麼買點東西來吃，你喜歡吃什麼，我們就買點什麼。」

「爲什麼又去花錢！」

「錢是不算什麼的，你還有兩百塊錢在這裏呢！我原說這是人的心境問題。不是環境，也不是錢。」說着她笑了一回，又道：「我和我的意見就不同了。我以爲一個男子首先要在家中和自己太太處得好，然後纔能談到外面消遣。這並不是說在太太面前一味的乞憐。乃是在家中得着圓滿印象的，纔能看出外面這種殘缺的祕密的和賡餘的愛。」

祺昌望着她。她的話太深了，他不能懂。

修眉女士道：「我知道你對於我的話不大懂，是不是？」

祺昌微點了點頭。她說：「我們的愛，是祕密的愛。這你總可以懂得的。實際我們的愛，不僅是祕密的，而且是殘缺的。你既不能和我常在一塊，我也不

能和你常在一塊。我們只能在興之所至的時候，大家縱情的談一回，笑一回，玩一回，這是殘缺的。至於說到賸餘，你更能懂，我得你的愛，只不過是你對你太太所賸餘的愛而已。是不是？」

祺昌仍沒有回話，她的興致却格外的高起來，奮然的說：「世界上只有祕密的更可愛。花間絮語，月下偷情，就是男女最快樂的時節，殘缺的更可愛，月亮同花，常爲人愛的，也就是因爲他們有殘缺的時候。倘使團團的明月，肥大的鮮花，終朝每夜的在我們眼前，那又有什麼意思。此外，便是賸餘的更可愛，震驚世界的資本，都是從賸餘兩個字來的。有賸餘然後有資本，有資本，然後纔能談到福。一個資本家，最有趣的不是炫耀他的財富，乃是在他埋頭研究怎麼樣去利用他的餘財。」

她說的真是非常有力。不等祺昌答話，便又接着說：「不能有圓滿家庭幸福的，他不能感覺到這種祕密愛的樂趣，這種殘缺愛的樂趣，這種賸餘愛的樂趣！」

「爲什麼？」祺昌真是很有一點疑惑。

「你到我這兒來，心裏還是記着你的家，我們那兒來的樂趣？倘使你到我這兒，心裏完全忘了你的家。或者你心裏想着，我就是你的太太，那就更沒有樂

趣了。」

「爲什麼？」祺昌很急的問。

「因爲我們的愛，已經由祕密而成爲公開了。也許你會說，倘使我太太知道了之後，要是干涉我，我便和她鬧一場。你想那又有什麼趣味？我不是你的太太，你不能把我看作是你的太太。要是你硬把我看作是你的太太，那麼你我兩方，非但沒有利益，而且還有大量的痛苦。」

祺昌嘆了一聲，可憐他把修眉女士的話，當作責罰，已經不能參透裏面所藏的深意了。

修眉女士又道：「照這樣，我們又在什麼地方找出賸餘的愛。又有什麼趣味呢！」

祺昌真不要再聽。他站起身來了。

修眉女士笑道：「你是不贊同我的話？」

「沒有什麼不贊同。」

「我看你是不懂呵！」

接着她便笑了一陣。祺昌覺得真無趣，便向她告辭。她說：「倘使你和你的太太好了之後，你再來，我是非常歡迎的。」

二〇

這一次的拜訪，在祺昌，可以說是無聊之至。回

家之後，就呆坐了大半天。翠華的病，却又復發了。翠華的病，本來就沒有好過。這一次又和祺昌鬧一場，幾天的氣惱，她的病軀，怎麼當得住？

祺昌在回家之後，雖然是呆坐了大半天，却把修眉女士所說的那七種方法溫習過。覺得沒有一種可以應用。她現在對自己完全不理會，還有什麼方法好用的？勉強的說，那也只有第七種，可是這第七種方法又是多麼樣的難，先意承志已經不容易，加之還要長久的時間，自己又那兒來的那種耐心，即使有耐心，還要有一個幫忙的人。

「誰是幫忙的人？」
除去乳娘又有誰呢？

他回想到最近乳娘對他的態度，覺得也是非常的冷淡。

在這種情形之下，進行是不容易的。

其實，這是祺昌的過慮。如今的翠華和乳娘已經是很好的，她想的並不是乳娘和祺昌怎樣怎樣，乃是那外面的女人和祺昌怎樣怎樣。乳娘可以說是翠華最親近的一個人，至少目前總是這樣。既是最親近的人，提醒翠華當然不是一件難事。

然而祺昌不敢找她。不但是不敢。而且也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或是用什麼話找她幫忙。即使祺昌心中盤

算好怎樣向她說，究竟是什麼時候說？在什麼地方說？他都想不出。

祺昌一方面如是，翠華却有另外的一番心思。這天的晚飯，翠華仍沒有下樓吃，不但沒有下樓，吃也沒有吃過。祺昌在晚飯後，一個人在客堂中閒着無聊，便走出去看電影了。

屋子裏非常靜寂，寶寶也睡了覺。翠華向乳娘說：「我這病又凶起來了。這一次我就是死在家裏也不上醫院。」

「少奶奶，我看你還是到醫院裏去。古人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你身體養好了，什麼事你做不到。你帶着病在家裏和少爺嘔氣，總不是好辦法。」

「我那裏想和他嘔氣，這些事看在眼裏，聽在耳裏真是……。」她說着，落下了兩滴淚。

半晌，乳娘道：「照少爺這樣，簡直是要個人看着他。」

「我和春華少爺說過，但是春華少爺也是一個好玩的！」

「男人……。」乳娘說了兩個字就不再說下去。

「我也知道男人是不行的。倘使祺昌的母親還活着，我就好了。」

乳娘看她的態度，很是悲傷，也不敢再說其他的話。

翠華道：「倘使我要進醫院，你也要替我看管他一點，至少，他有不好的地方，你應該告訴我。」

乳娘的臉不覺紅起來。「我的年歲太輕了。」

接着兩個人相對的發出一聲微嘆。

次日，翠華的病，益發沉重起來。祺昌沒有法，只好把春華又找了來。春華的意思很簡單。

「養病，自然是醫院比家裏好。」

翠華是不肯去的。被他們兩個人帶硬帶軟的說了好些話，翠華終於無法的答應到醫院裏去。她這次去，倒很明白的向祺昌說，一不許他出門，二不許女人到家裏來。

祺昌當然是無條件答應一切，於是翠華便又進了那所她最不願去的醫院。

當晚祺昌在家中，覺得空氣就比前兩天和悅。究竟是什麼緣故，自己也說不出。翠華沒有走的時候，她也不下樓。自己一個人在樓下坐着，也正和今天晚上一樣。然而心中不愉快。翠華在家裏，好像無形中有一重壓力壓在頭上。又像四周都有壓力，壓的氣也透不過來。

現在，自己又像是在呼吸新鮮空氣了。他從小榻

中拿出一聽煙來，開了蓋，抽了一枝，真是覺得分外香甜。又拿了一本書，坐在燈下閱讀着。

樓上悅耳的歌聲，又復起來了。

一一一

祺昌跟前雖有一本書，可是他那兒有心去看。他只仰視着那口中噴出一圈一圈的青煙，在空中飄蕩着，他腦中有兩個女人影子，一個是顧修眉，一個便是乳娘。

他想着顧修眉這個女人，真是個奇怪的女人。她要的是秘密的愛，殘缺的愛，和賸餘的愛。她是專門歡迎有婦之夫的。而這個有婦之夫，專門要到她那裏去消遣，而且對自己的太太還要保守秘密，即使自己太太知道了，還要去說謊，去彌縫，來保持對她這一點秘密的愛。她不希望人家常住在她那裏，要大家乘興之所至的玩一回，她不要整個兒的，只要賸餘的，賸餘在她眼中看來是資本，大家把賸餘的愛，放在她那裏，她就是一個愛的儲蓄銀行。

「女人若此，亦何足貴！」

他不能想下去，乳娘的印象，在他腦內就突然的加强了。他想以前的一切都不說，只就她從爸爸那裏跑回來之後，她那一番態度。……想到此處，乳娘

的那些話，全都記憶起來了。

「少奶奶害病……爲什麼把我推出去？」

「我知道人們的心是怎樣想着的，以爲像我們這樣的人，本不應該在一個屋子裏住着，因爲你的少奶奶不在家。」

「拿二十幾塊錢的代價，來換取我的乳水及我的愛情？」

「你爲什麼每天走到我房門口的時候，總要向我看一次？爲什麼當人的面，故意規避我？爲什麼？你的心不干淨！」

這一些話，是她的真情流露，拿她的話和她的行爲看，她對我却是很好的。說我心裏不乾淨，她的心裏又何嘗乾淨呢？

他吸着煙，暗暗的笑了一次。繼續着想：

「如今翠華又到醫院了。一切情形，都和往日一般，這一次你不會再到爸爸那裏去。所以這甜蜜的歌，又唱起來了！」

「翠華叫我不出去。不出去又怎樣？在家裏陪着乳娘？」

他猛然想起，翠華說這句話時，自己曾經看過乳娘一次，乳娘却是很得意的。他覺得過去的一切，都豁然開朗了。

她真是一個會用心機的人。她知道翠華之出院，實在是由於她回來的緣故，她却把顧修眉來的話一題，輕輕巧巧把翠華的注意力給移轉過去。這兩天翠華和她很親密。叫我不出去，簡直就是她的意思，不過利用翠華向我說出來罷了。

「不許我出去！」祺昌默默地念着。「明早非得出去給你看。」

想着他便上樓睡了覺。

第二天早晨他起身並不早。天氣倒是好的。他看見乳娘在客堂中，修飾的非常齊整。他說：「天氣倒真好呢！」

「是呵！」乳娘笑着回答他。

他說：「這樣的天氣坐在家裏，未免太悶了。」

「是少奶奶招呼你的，悶也沒有辦法。」

「少奶奶！少奶奶如今也不在！」

他一面笑着，一面就去拿帽子。乳娘真急了。她說：「少爺！你不能！」

「爲什麼？你心裏……」話說到了嘴邊，到底不敢說下去。乳娘將手一鬆，頭一低便哭起來了。

這倒不是祺昌所能料到的，想他自己話還未說出來，她就是這種樣子，她這一定是因怒而悲啼的。她不能怒。一怒豈不是又要辭工？

榮記 共舞舞台

角兒最多 · 售價最廉

今晚
獻演

第五集 宏碧緣

· 電話定座 ·

八八
四五
八八
〇八
八九

每午
日十
上時
開售
始對
預號

佈景
足本
下鈿
價值
十餘
萬四

== 明發師程工國外 ==

巨景五變

一寨巴 二聚廳 三義大 四孝堂 五馬石 溪斷峯

閃電式特別打開

郭玉崑

寶劍 出鞘 武藝 驚天 動地 彩聲 始絕 不絕

駱宏 助雙 箭雙 鵬碧 花桂 蓮貞 淑嫁 如同 郎意



五：春的苦悶

近些日子來，也許是季節的感受，珍妮黎似覺每個細胞都在膨脹。

二十三歲的高國柱，當珍妮黎第一秒鐘映入他的眼簾後就對她發生好感。可是後來他不敢常常向她暗示，這是出於一種敬意。但在近一星期中他

覺得黎教授對自己是另眼相看了。即以星期二說吧，偶然他們同離教室，她忽然對自己道：「密斯脫高！也許你對於英文並不感到興趣，不過，這是人的個性關係，所以我在口試時不大多問你。」

高國柱的確感激得無話可說。他倆左右相距着半公尺而行，直到遇見一對樣子真像情侶的時候，珍妮黎方始速度突快，但在走過十幾步後，又回頭看了他一眼。

此後，高國柱覺得珍妮黎的目光當向着自己時纔特別溫柔，於是他發奮的對英文一門開始用功。一次珍妮黎在讀本課上授着 Queen Victoria's Marriage 於上次她會囑咐學生們先看一遍，所以問道：「諸位

可覺得這一課書有什麼特別困難的問題嗎？」

「有。」高國柱站起。

珍妮黎有些感到驚異，由於這位男生對英文素乏興趣，故問題絕無，即使一百二十分不懂也不屑發問，像怕什麼麻煩似的。她笑着問道：「密斯脫高！你指的是那一點？」

「Pas de plaisanteries madame」恐是法文吧？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高國柱這時早已引起了全體同學的注意。珍妮黎更有興味地忙請他坐下，再對他道：「即英語的 jokes madame，換中國話說，就是「夫人！沒有笑話了。」密斯脫高近來很努力，非常可敬。」

他的臉却紅了。

這天下午，珍妮黎走進西人青年會的 BAR 裏，不期而遇高國柱，很歡喜地走到他面前一站，高國柱忙即站起，喜悅的光輝從他一對瞳孔裏射出，她却去拉他的手道：「坐吧！」

「密斯黎，你先坐。」

結果同時坐下。珍妮黎問他怎麼開始歡喜研究英文，他沒有答覆，由於他委實難以答覆。他穿着海立斯的春裝，肩膀更闊，其雄健使他想起了太平洋彼岸的詹姆士。高國柱拙於辭令，談話非常簡單。珍妮黎

覺得他人很純樸。同出門口，看到片片白雪點綴在蔚藍天幕之上，陽光高照着跑馬廳，使新綠的草坪更見明媚，珍妮黎低低的道：「久別了祖國的春天。」

高國柱只呆看着她。珍妮黎想到了在苦悶時的日常情形，臉上覺得很熱，但恐給他注意，即發問道：

「你準備上那兒去？密斯脫高！」

「去找朋友。」

「我的車子送你去。」

珍妮黎最近學會了駕駛術，因此將家裏一輛最不为人愛的一九三二式的 Ford 轎車去換了一輛嶄新的 Studebaker 跑車，漆着綠色，由自己駕駛。高國柱坐在她身旁，嗅着一股濃郁的香味，看到蘊藏在薄薄的毛織品製的衣服裏微微顫動着的一對十分豐滿的乳房，血液便在自己動脈裏急流。珍妮黎問道：「高，貴友住在什麼路？」

「赫德路。」

「她必然很漂亮？」

「黎先生，他是男性。」

「我希望她是一位異性。哈哈！」

高國柱覺得她與自己間的一層師生之隔膜是漸漸地薄了。他笑道：「美國的男大學生據說很容易找到 Girl friend，中國並不這樣，我所有的全是同性朋

友。」

珍妮黎想：眼前正有一位異性願意作爲你的 Girl friend 呢！她向他微笑了一下。

已抵目的地，珍妮黎問他停在那裏，高國柱有些不願下車，可是不好意思即出諸口。

下車之後，珍妮黎又叫道：「密斯脫高！」

高國柱大踏步的跑回來問她道：「有什麼吩咐嗎

黎先生！」

「你朋友有緊要事情？」

「沒有，不去其實是並無多大關係的，先生！」

「早些出來也是一樣。」

「小高，你怎麼「過門而不入」？兆芳看你漸漸走來。」

高國柱的頭回了過去，正是他的朋友郁光從家裏奔來招呼自己。珍妮黎即將車子打轉灣。

是夜，「兆芳」二字老在珍妮黎的腦膜上爬着。她想這準是女性的名字，或許高國柱撒謊，她正是他的女友吧？這種普通女性的問題，也使鍍過金的小姐失眠了幾小時。鐘敲三下，她又望見高國柱，他挾着比自己年青的姑娘。珍妮黎認爲這是兆芳，她當然是不無妍忌的，但又以爲這種死忌十分可恥；可是又覺得高國柱實在不該哄騙自己，撒謊也是一種罪惡，她

要罵，而嘴裏像給一樣東西塞入，罵而無聲。結果，她直覺自己嘴裏確是給人塞了東西，而他的目的是想蹂躪自己。他，原來還是米亞米海岸想在大傘底下對自己施以輕薄的辛克萊。她不怕了，想到他的強壯，絕不掙扎。這真是一種無比的享受呵！突然又是一陣快美的刺激，使她醒來。

珍妮黎將床上的電燈「開關」扭了一下，室內通明，她臉上是玫瑰色。身上感覺有異，檢視之後，非常慚愧，忙從櫥裏找出一條短褲。這本是到了相當年齡底健全的女性之未度性生活者的普遍現象。

明天珍妮黎碰到了高國柱未能深怪。以並無機會問他兆芳究竟是誰爲遺憾。

春假開始前的一天，珍妮黎當英文課散，由於高國柱的慢離教室而也假裝整理那只大皮包而留着。高國柱俟只有自己與她時，向她看了，一眼而出，珍妮黎很愉快的尾隨着。他沒於柳陰中，她跟了進去，問道：「有什麼事情嗎？」

「沒……沒有。」

「沒有，那末再隔一星期見了。」

高國柱色變，珍妮黎思考了一下道：「你先坐校車到靜安寺，再等我的汽車怎樣？」

高國柱當然贊成。她回教授休息處在整理講義時

，教務主任陪着身材高大，年約四十左右的一位穿西裝戴眼鏡的進來。室內一位德籍教授甫行，只留着珍妮黎。她向李雄祥招呼了，李雄祥微笑道：「密斯黎是本學期本校最著名的教授，前天陳校董從京裏來，聞名之後，頗有瞻韓之願。今天走過這裏，誰料你還不會回去。」

陳校董向珍妮黎鞠了個躬，珍妮黎忙回了禮。這時李雄祥已替雙方介紹清楚，珍妮黎始知對方貴爲次長，不覺肅然起敬，對他寒暄一番。陳校董也說了許多欽慕的話，再對李雄祥道：「李先生，本人對於『協羣』，愛護不敢後人，而教授是學校的……的原……原動力吧？尤應尊重。黎女士既爲特出人材，我想有機會能夠聚聚，藉以討論討論些什麼教育方針之類，尊見以爲如何？」

李雄祥不敢笑其不知所云，是是是的附和着，而珍妮黎以爲是自己發展的機會，便接嘴道：「本人很願一聽教誨。」

「教誨二字太……太重了一些。」陳校董向她睨了一眼道：「黎教授，明天正午『新雅』吃便飯如何？」

「我在十二時半來。」

「準時而到？」

又有人進來，珍妮黎挾着大皮包向他們鞠了一個躬而走。

汽車停在靜安寺門口。珍妮黎推開車門，有人飛步穿過馬路而來，但在途中由於一陣汽車喇叭聲音而折回；等一輛黑色轎車經過，他始趕到。珍妮黎去拉着他的手問道：「給汽車嚇了不會？」

「不……不會。」高國柱喘着氣。

「怎麼這樣心急？」

「望穿秋水，我注意着每輛綠色汽車，『祥生』車子也全是綠色的，一次我跑了個空。我的目力不壞，從來不會有着這種錯覺的啦，或許是……」

「或許是什麼？」

高國柱指着LACTOGEN的廣告道：「那起首的一個字母也是L。」

當然是Love囉！但珍妮黎覺得友誼是無須考慮的，戀愛還有問題，他尚不夠條件，但人是相當可愛的，彼此進為戀愛固須有待於將來；可是他終不能去愛別人，甚至不能有個親暱的女友。一念及此，即問他道：「兆芳你昨天去瞧了她不會？」

高國柱正跨進車子，也沒注意這句話，立予答覆道：「不會去瞧過她。」

「你還哄騙我？」

「誰哄騙你？我怎麼敢？」

「還說沒有Girl friend呢？」

「你……你誤會了，黎先生！兆芳是我朋友郁光的太太，認識了朋友纔認識她。」

「你太聰明，善於詭辯。」

高國柱着急非常，即從袋裏掏出郁光寄他一封信交給她。珍妮黎看到「……我的兆芳也歡迎你來參加……」心始釋然。

汽車已到鬧市中區，高國柱問她道：「密斯黎準備上那兒去？」

「吃飯的時候已到，」珍妮黎的頭側着望了左邊道：「這裏是『起士林』了。」

「我們就在這裏吃吧！」

在「起士林」，高國柱談起他在原籍北平時，曾到天津，在那邊「起士林」的老店去吃過。她問起了他的家庭狀況。他告訴她父親高敬甫在北平開皮貨店，二年前自己與姊姊來上海讀書。姊姊高國英在「滬江」攻讀外國文學。他自然也在那一餐上知道了些關於珍妮黎的種種。

逾二小時他們又在汽車裏了。珍妮黎想到陳校董，又對高國柱道：「令尊與家大人都是商人，我以為商人有『市儈』之稱，你準備克紹箕裘嗎？」

「假如我想繼續父業，也必不讀書了。我在法學院攻政治，希望很大。」

「你念政治？很好。我也懊悔專攻文學。」

「可是，現在的政界也不大明朗。」

「不過，總在進步之中，比如女子參政的也漸漸有了。」

高國柱笑道：「我在各機關裏也看到不少女職員。我問過男職員們，她們辦公的功用如何？」

「怎樣答覆？」珍妮黎亟於需要知道。

「說都有用：十分之一比男職員更強；十分之二與男職員相等；十分之七，她們祇有漂亮與年青二項優點，使枯燥衙門裏的空氣得以滋潤，男職員精神上十分愉快。」

「胡謔！」珍妮黎憤怒了。

「胡謔。」高國柱色變道：「那確是他們的胡謔，侮辱女同胞，還……還是男女平等的破壞者，我……我也不愛聽這種封建餘孽的胡謔。」

珍妮黎有些歉意。車子被阻於紅燈，她右手捏着駕駛盤，左手擱在他肩膀下道：「請你恕我太會感情衝動。」

高國柱身子側着向她，珍妮黎的袖子短而且寬，玄色的一撮使他醒目。她臉微紅的道：「你這人不老

實。」

作爲學生的簡直有些無地自容，他覺得以後應該純潔，這是不道德的。珍妮黎看他呆着，問道：「我們再上那兒去？」

「我想找我姊姊去。」

珍妮黎要送他，高國柱堅稱不必，求她告以電話號碼，他即下車。珍妮黎看他消逝在人叢中，又懊悔並沒與他決定了下次的約會。

六：校董大人

珍妮黎自浴室裏出來，頭有些暈。她仍披着浴衣，立在窗口，鵝黃的窗簾並沒有揭開，由於今天氣溫特高，有仲夏般感覺，她是怕着過烈的陽光。視線從二幅窗簾的空隙射出，收進刺激的畫面。

是兔圈裏二頭性別不同的白兔的把戲。珍妮黎覺得還是畜類幸福，人在道德上有種種限制，例如自己在美國之與詹姆士，想到他是異族，自己不能嫁給他，終於拒絕了他。現在如高國柱，他也引起自己的興趣的，但在未確定彼此真能結合前，如何可以甘冒不韙。然而她又想到慾，愛，結婚是三件事情，因此全身都熱了，她倒在床上。

朱松濤相當冒失地闖進他表妹的房裏，看到浴衣

的上端露着一大塊白的胸膛，下擺的空隙顯出一部份肥的大腿，很慚愧的道：「對不起！」

「表哥來！」帶着些鼻音。

朱松濤坐到她床邊問道：「你有事嗎？」

珍妮黎感到些男性的魅力，身子趨近了他道：「你上我屋子裏來，當然是你有什麼事情了。」

「星期日沒事，特地來瞧你，我以爲你早起來了呢！」

「洗了個澡，人有些倦。」

朱松濤又去注意她的浴衣了。

表哥本長得還算漂亮，而在今天表妹的眼裏，更覺俊美。他感到她的眸子似乎爲自己而特別亮着，認爲表妹回到祖國的春天以後始瞭解了自己單戀的痛苦，因此內心起了共鳴，今天的種種是表妹的暗示，他想了數年的一吻覺得頗有實現的可能，於是頭漸漸低下。她臉紅着問道：「幹嗎呀？」

片刻之後，珍妮黎推開朱松濤道：「人是應該知足的；你走吧！不走，我不會答應你第二次。」

表哥終於走了，他想表妹在五分鐘前總是向自己表示着愛已滋生了吧？

珍妮黎怕他再會進來似的，跑去把門扇上。

時間是上午十一時一刻，距赴「新雅」陳校董之

約祇一小時許，應該準備化裝了。

整整一小時的忙碌，珍妮黎站在鏡前，她準備發現些鏡中人的短處，可是胭脂不太紅，唇膏不太淡，眼影很調和，頭髮極整齊。……於是挾着與大衣同色的翠綠皮包出去。瞧到朱松濤在葡萄棚下踱着，她招呼他道：「表哥！」

朱松濤目擊這種情形，以爲表妹需要自己伴她出去，自然興奮，跳跳蹦蹦到她面前道：「我們走吧！珍妮！」

「你上那裏去？」

「我？我想差使來了，你不是要出去嗎？」

珍妮黎點了下頭。朱松濤去拉着她的胳膊。表妹掙脫了道：「假如有事情，我們一同坐車子走，否則我與陳校董有約，到『新雅』吃飯去。」

「陳校董？以前你不曾提起過他。」

「這頓飯我們還是初次同吃呢！是爲了校務。不干你的事，做教授的不該跟校董敘敘嗎？」

「可是教授太年青。」

「校董却不年青呀？」

朱松濤心裏總很不快，看她鑽進汽車，再看汽車消逝之後，到會客室裏。有人招呼他道：「老表！」

見是沈慧珠，便答覆道：「嫂子！下午打牌怎樣？」

「你的錢在不耐煩了嗎？」

「你確定我的麻將是輸的？」

「撲克你強，打牌準是向你嫂子孝敬了。喂！你瞧見了珍妮？」

朱松濤點了下頭道：「可是現在她走了，據說有個校董的錢在不耐煩了。」

「別胡謔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在「新雅」請客，豈非他的錢在不耐煩嗎？」

「是姓高的吧？剛才打電話來，珍妮洗澡，後來我忘記告訴她了。珍妮什麼時候走的？」

「現在恐怕她的車子還在路上吧？也許她哄人，怎麼校董會這樣輕舉妄動的打電話到這裏？」

沈慧珠覺得今天他太平凡了些，笑道：「不論他是校董校長，或者就是校役，你不必多管這些事，我的弟弟很明白，老張近來也知趣了些，惟有你……」

「他們倆能跟我相比嗎？」朱松濤嚷着。

「即使你比他們強得多，可是我們那位小姐是一視同仁，無分軒輊的。」

朱松濤覺得自己的話近乎太坦白了，忙改變作風道：「這也是我一相情願，嫂子不會見笑？」

沈慧珠在太師椅上坐下道：「我怎麼會得這樣無聊？做嫂子的，很想對你開導。」

「你說，」朱松濤也在她對面坐下道：「你以為我以後應該怎樣？」

「珍妮對你們三人，永遠不會有過好感，他們倆似乎覺悟了，你還雄心未死。」

「張聿自恃介紹她到「協羣」去這一點功勞，還想有所作為呢！」

「每逢星期六與星期日老張準來，因為珍妮從不十分熱烈的對待他，上星期不是缺席了嗎？昨天下午也沒來，不知今天怎樣？」

「他到這裏來本是多餘的。」

沈慧珠忍不住笑了，朱松濤由於她不明白自己會吻珍妮也笑着。她覺得他為珍妮而神經有些反常，不欲多辯，便對他道：「你在這裏坐着，我到屋裏去一會，快吃飯了。午後我們打牌，蕭碧琳一時準到。」

「可是我希望那個「芝蔴菘荳官」別來。」

「老張如來，珍妮也不在，你幹嗎再妒忌他？」沈慧珠走後，朱松濤想：自己的確不必妒忌那「

芝蔴菘荳官」，珍妮給自己吻過，可是他呢？她連一句溫柔話都不會對「芝蔴菘荳官」說過吧？但，念及珍妮黎嘴裏的校董，沈慧珠所說的姓高的，以及在「

新雅」吃飯等事情而心仍痛苦。

可是，同時在粵菜館「新雅」三樓一間雅室裏，座上四人的心都異常輕鬆。他們是陳校董，何校長，李教務主任，以及年青而漂亮的黎教授。由於珍妮黎是末一個到，她向他們致歉道：「靜安寺路距這裏太遠，所以過規定的時間已十分鐘，這要請你們三位原諒。」

陳定竹出席無論什麼大會都有遲到的習慣，今天因為宴請這位特殊的客人而拉着何伯羣與李雄祥很早趕到，他們異口同聲道：「我們也是剛來。」

侍者以菜單進，陳定竹將菜單放在左邊珍妮黎面前道：「黎教授你請點菜。」

珍妮黎反放在何校長前面，他仍放在右邊她的面前道：「這裏祇有你密斯黎是客。」

她既不能推辭，就胡亂的點了幾樣，他們也各想出了些，侍者問起了酒，陳定竹連忙說道：「Martell！」

他們三人既不注意了菜單，便都注意着她。珍妮黎雖不歡迎，但以爲使人注意是足見自己的不平凡。要是由這不平凡而足使自己的前途拓展，那是唯恐他們，而尤其是陳定竹的不注意呢？

校長何伯羣的談話還有少數關於學校與教務方面

。陳定竹所說則全部是題外文章。李祥並無意見，他以校長校董以及教授之意見爲意見而附和着而已。

菜上，酒跟着來。侍者先替四人斟滿四杯，陳定竹對待者道：「你出去，每隔相當的時間上菜，誰要你監視着我們？」

侍者即走。陳定竹舉起孟子，另外三只孟子也同時舉起。主人道：「這是我個人對黎教授的一些敬意。」

珍妮黎乾後向他道謝。

他們三人的酒量都宏，珍妮黎雖也善飲。但恐酒後失態，予人以惡劣的印象，於是他人勸酒，她常推辭，陳定竹旋也不再勉強。可是，當盡了一瓶 Martell 後，陳定竹等都有一些反常。一次他對何伯羣道：「老何！我部裏的女公務員也不少，可是誰能及她？」珍妮黎聽了歡喜。何伯羣問他道：「你指的是那點，才呢？還是……？」

「才當然無問題，至於下面一個字，諸位有目共賞，心照不宣——」

珍妮黎有些憤怒，李雄祥忽插嘴進來道：「據一般學生說，黎教授的英文確是教授得再好沒有了。」

「以黎女士的才而論，」陳定竹面朝着她道：「可以到政界裏去混混。」

酒氣與口臭混合氣體射入自己的鼻管，但，珍妮黎倒不大厭惡，微笑着道：「家父在商界尙有地位；政界中素不熟悉。」

「眼前有熟悉的人，而且人而稱要……」何伯羣向珍妮黎看了一眼說。

「以後有機會，我可以給你一點便利。」

「怕我不夠資格。」

「那是百分之百的客氣了，我們雖是……雖是初交，可是……」

「可是一見如故。」李雄祥搶着說。

珍妮黎以微笑表示並無愠意。

忽然談到了住的問題，陳定竹對何伯羣道：「我應該在上海有座住宅。」

「是的，」何伯羣道：「公寓總不大便利，現在你住在那裏？告訴了我卻又忘記。」

「國際飯店，那邊還嫌太鬧，明天進京，下星期來後恐有長時期的耽擱，準備住法租界的公寓。」

「下星期幾來？」珍妮黎問。

「星期五，沒一定。」

何伯羣指着陳定竹道：「我要與你算帳，你得賠還我損失。」

「我不會偷你搶你，這話從何說起？」

「密斯黎在問你幾時回上海了，她是多麼急於做官啊？她有高就，我們『協羣』不是少了一位著名的教授嗎？」

李雄祥吐出一塊雞骨頭，後來又吐出他自以為俏皮的話來道：「這學期學生們都誇贊我所聘的教授好，這是指密斯黎，由於年青，多才，而且儀態萬方，她如一走了事，同學們如果要我再聘請一位同樣的來，我恐怕踏破鐵鞋無覓處吧？」

陳定竹在注意珍妮黎胸前一對半球形的瑰寶，蓮子似的二點與他眼眶中的三顆正對着。李雄祥最先發現了這種祕密，便與何伯羣耳語。二顆與二點的主人都有所發覺，她的臉熱了。他便答覆李雄祥道：「一種人材，不能讓他埋沒，黎女士是大材，不能讓她學校裏小用呀！」

「多謝陳校董的關心，」珍妮黎又對何伯羣道：「我在可能範圍以內，總替『協羣』盡力。」

「各有各的前程，我們不敢要黎女士勉爲其難的。」何伯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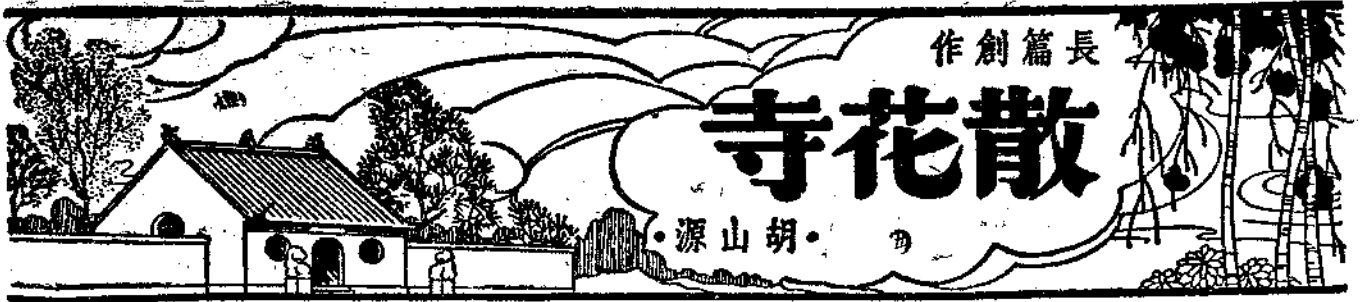
「反正這學期中總沒有如此之快，」陳定竹拍李雄祥的肩膀笑道：「可是將來總會使你這位教務主任十分爲難。」

教務主任笑了，校長與教授也便大笑。

長篇創作

散花寺

胡山源



接着保英談了一些她故鄉的情形，因為她的故鄉和雲岐的是鄰縣，雲岐很喜歡聽聽。她們去了之後，雲岐就一直在猜測着，靈淵會不會給他一個回信，雖然在他的信中並沒有要求她寫回信的話。如果她不寫回信來，照理不能說是失望，但是他自己知道，他的確希望她有一信給他。

第二天下午過後，靈淵和仲秀果然如了他的願，到了他的地方。他一喜，心想也許會有一個信給他吧。但她沒有表示，那末他只有待她在適當的時候，就是說，沒有別人在旁的時候，給他了。

他對她看看。他的意思先是看看她有沒有給信他的形跡，但是看看她的裝束。先一個存心沒有了着落，他就集中在第二個用意，於是喊了起來說：「你真成功洋囡了！」她今天的裝束完全換過了，完全是西洋女孩的樣子，除了腳上換了皮鞋還是常見的以外，頭上的西式女帽就從來沒有見過她戴。

「你的母親真會打扮你，」雲岐再說：「你前世真是好好地修過的，所以修到這樣一個好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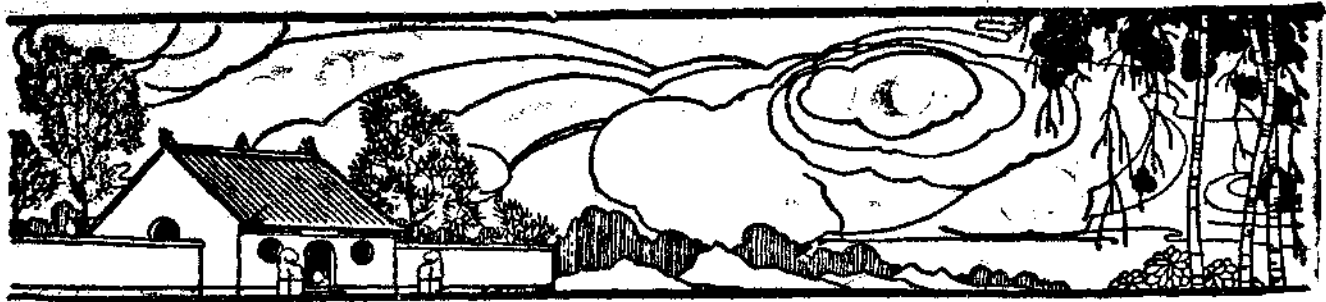
「她前世修的，不但是母親，」仲秀笑着說：「還有——」

「你又要瞎話了！」靈淵趕到仲秀身邊去，仲秀就此舌頭伸伸，作一個怪臉，不說下去。

雲岐笑了起來，說：「我相信她在前世一定什麼都修過的。」但他怕靈淵要生惱，就連忙轉過來問仲秀：「你也要回家去過年麼？」

「是的，不過我沒有靈淵那樣修過，」眼睛有些紅起來，但仍舊侃侃地說，好像並不知何等嚴重：「除了我和妹妹以外，家中就沒有別人。回去，也不過似乎不能不有這麼一會事，其實我倒希望住在校中的。」

「能回去總是好的，」雲岐很想使她的愁懷解除：「像我才真的不願意回去。」



仲秀告訴他，他將和家基的夫人豔清一同回去，豔清準備回她的母家去過年。

此後又談了一些別的話，到吃晚飯時她們去了。

晚飯後，她們又到了戈宅的大廳上，同時來的還有逸辰、保英、和芝華，芝華也是逸辰的同學，現在在鄉間開着一個小學。雲岐加入了她們裏面。

「今晚月光還是很好，大家同出去走走吧。」逸辰的主張。「順便送芝華到她的另一朋友家裏去住。」

大家到了街上。走着談着將芝華送去了；因為和中學部相近，仲秀就先回了校，其餘的人，又踏上了周家弄這一條路上。

保英很健談，也很直爽，真富有男子的性格，又加以天生男子的喉音，難怪她演劇時扮男子，誰都想不到她是女子。她述說她自己和她表兄無望的戀愛，因為她表兄已結婚，又述說她最近和另外一位留學回來的博士訂婚的經過。

「靈淵將來所嫁的，至少總也要是一個博士，」雲岐說。

「至少要一個博士！」保英附和着。

「嘿！也只有看她了，」逸辰並不否認。

靈淵向後退了兩步，扯着她母親的手搖了兩下，使人看不出她是喜歡聽這話，還是不喜歡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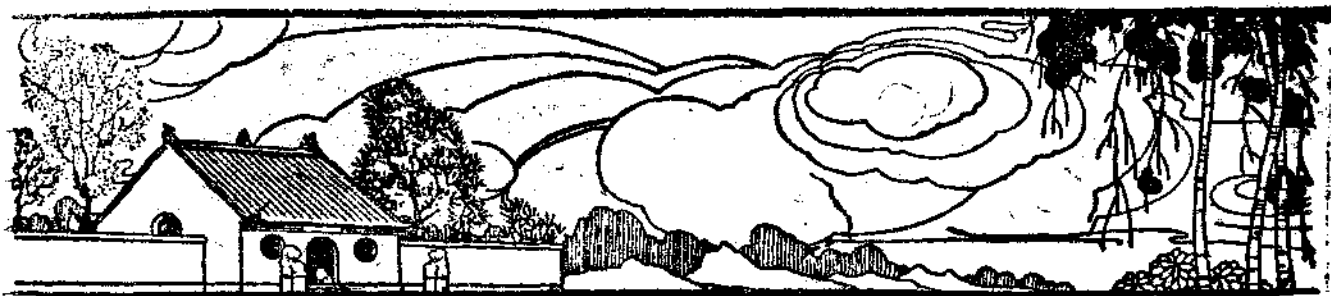
「你們看，」雲岐又笑着說：「她今天的打扮，不就是在準備往外國去留學！」

「不要瞎說！」靈淵的抗議。

「你母親要我教到你高中畢業，」雲岐從最左的地位俯出些看着最右的靈淵繼續說：「其實將來你留學回來，我倒要你了。」

「你越發瞎說了！」

「我一些也不瞎說，至少你那時的英文一定比我好。」



「那時那時，什麼那時！」

「或者就是嫁給博士的那時吧！」

逸辰和保英都笑了。靈淵沒有笑，只一連串的「瞎說！瞎說！」今晚雲岐沒有送她們回去，因為保英是可以和靈淵一同回去的。

雲岐回來後，總覺得有些失望：靈淵總於沒有給他回信！他一坐下來，就抽筆又寫了以下的一個短信：

靈淵：

今天見你時，我有一個過度的希望，方才別你後，才知我這個希望是不應該的。

現在我又要寫給你幾行字，在你回家之先。

如果我的猜測是對的，那末你以為現在還是可以見面的，所以你不用寫信給我，你回家後，暫時不見面了，你一定會寫信給我的，是不是？

你回家後，會不會想到我寡居在此地呢？其實我也不要你想到，因為你那時定是快樂的，不要爲了我却分去了你快樂的心思。

在這一學期中，你真給了我許多安慰，雖然你沒有說過安慰的話，也給了我許多意外的喜樂，雖然你自己也許並不覺得。在這時，我要謝謝你。

爲了要謝謝你，所以我也要祝福你：祝福

你過一個快快樂樂的年！

雲岐 X月X日

X X X X

所有的教職員，都在辦公室內嘻嘻哈哈地談笑着。不過誰的心意，總不免有一些顧慮：「會不會有人攻擊我呢？」

「我再向各位先生聲明，」克良高聲笑着說：「這次「開票」，不過是一種嘗試，要



是對那一位先生有什麼不便的說話，請不要介意，因為我還不承認她們的說話，就可以代表完全準確的輿論。至多，這只能給我們一些參考罷了，所以我要和諸位先生共同「開票」。

「我我我一定得票最多，」景求在笑着說：「我我我預備捲捲捲舖蓋。」

「得票最多。」雲岐說：「也許都是贊成票，那你就一定大得人心了！」

「任何贊贊贊成票都都不會有人投的。」

克良說着話，就將放在桌子上的一隻小小木箱，開了鎖，倒出了裏面各種大小的紙片。倒完後，木箱就被推到桌子邊上，在牠的面上露出了三個大字：「意見箱」。大家都圍得攏一些，希望每一張紙都能夠看得清楚。

舍監兼體育教員不負責，要掉換一個！

克良所取起來的第一張紙上這樣寫着，他就讀了出來。讀完後，他放在一旁，又取起了第二紙。

他一連取讀了十幾紙，雖然對於別的教職員或其他校務，也有一些提到，而對於舍監兼體育教員的如秋，却差不多一致有不恭之辭。

「幸虧今天章如秋先生不在這裏。克良說：『否則太使她難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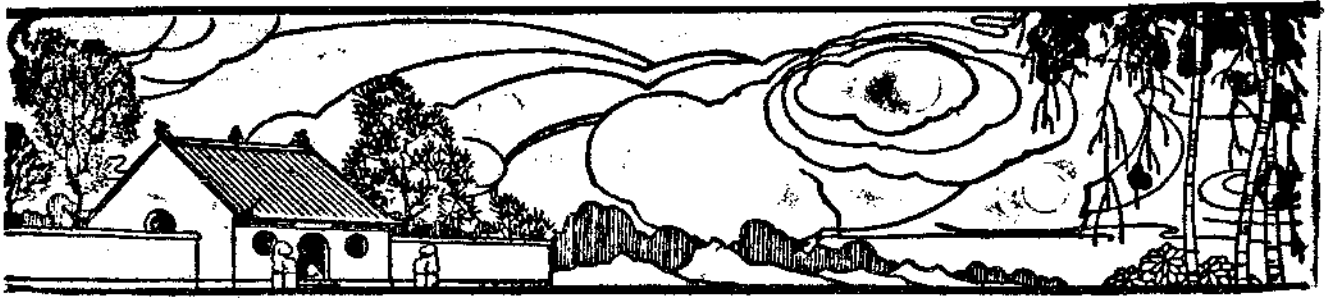
如秋因爲足疾不愈，早已回去了。

「你你你們看，到現在有有一張紙說那個一一一聲好的票否！這這這些孩子真真真壞！」

景求的話是對的，大家一陣笑，表示了同意。

爲了對於如秋不滿意的紙片還在繼續地出現，克良就不再一一讀出來，而只讀那些另外提到某事或某人的紙片。

奚先生的缺課太多，我們要補！



「這是容易辦的，」克良說：「宗汶爲了身體不好，所以多缺了些課，現在就已回去了。下學期補起來總來得及的。」

在幾張平常的紙片以後，有幾張涉及了景求。

鴿子不要兇來些，誰又不準備去當音樂教員！

「喔哈哈——」克良讀完了就第一個大笑出來，大家也痛快地笑了好久。

「我我我原知道——一定會得票的。」景求說時，黑色的面皮在燈光中有些發了紫。景求當然有些不開心，不過其他笑的人，一個也不是譏笑他，恥笑他，這是他能夠了解的。大家只覺得好笑罷了。

「不知是那個寫的，」克良在歪了頭研究着這張紙。

「——一定是韓韓宗鑿寫的！」景求很肯定地說。

「不像她的筆跡。」雲岐湊過去看了看說。

「好！算了。」克良將這紙放了下來，又去取另外的，同時又說：「我倒要看看，他們給了我什麼考語。」

但一連又看了好幾張，始終沒有一張涉及克良的，大都還是說如秋不好，此外則是一些不甚重要的瑣事。

「還有一個陸雲岐。」突然從克良的口裏讀出了這樣的句子，大家，尤其雲岐，都聳然聽下去，「只會和孩子們玩——」

「要掉換一個！」不等克良讀完，雲岐微笑地接了上去。

「沒有這話，」克良仍是笑着說，「和孩子們玩有什麼不好。」說了，他就將這紙放下來。

雲岐遠遠地看過去，看見這紙前面的是不滿意如秋的話，所以對他用「還有」二字。「是是誰寫的？」景求也看着這紙研究着，「我我我想——一定也是韓韓宗鑿寫



的。」

「不是。」雲岐說。

「誰誰誰呢？」

「我知道。」

「怎麼你你你知道的？」

「我當了國文教員還認不出她們的筆跡嗎？」

「那末你你你說，誰誰誰投了我的票？」

「不必告訴你，」雲岐笑着拒絕。

在他們兩人談着時，克良又已經看了讀了好幾張，不多一會，就看完了。

「好了！」克良說：「這一次成績並不很好，可見得她們還沒有被訓練到完全會運用民權的地步。此後還是先予以充份的訓練，然後再予以完全的民權。……章如秋先生本來已經決定下學期不來了，她的工作本來並不在教育。其他幾位中彩的先生，請不要放在心上，否則就使我對不起你們了。我原來的意思是要她們有些積極的建議，如果是消極的指謫，我倒很願意有幾票。不料她們有些竟是開了玩笑。……」

「沒有關係，」雲岐還是微笑着說，「並且她也說得很對，我在課外和孩子們的確玩得太多些。」

「這些孩子終是開玩笑。」平原也笑着閒談下去。

大家又閒談了一會，還是嘻嘻哈哈地，不過有幾個「中彩」的人，尤其雲岐，的確有些強爲歡笑的神氣。

雲岐和景求等回到了宿舍之後，就寫給堅侯一信。

我所最覺得痛心的，並不爲了有人攻擊我，誰能十全十美，沒有貽人口實的地方呢！也不爲了別人所攻擊我的乃是這種罪狀，實在說，這在我是問心無愧，在人是毫無妨礙的。我只爲



了對我下這樣考語的人，竟不是別人，乃是她！比了一般人尤其知道我的她！……

……堅侯，你說，不叫我和孩子們玩，叫我何以消遣我的閒暇呢！何況我的閒暇是很少的，何況我和孩子們玩，實際也是孩子們和我玩，並不是我一定要找她們，非她們不可！堅侯，你說，我應該怎樣打發我自己；我恨不得現在就失了知覺，什麼都不知道！恨不得馬上離開這裏！恨不得一天到晚不看見誰，至少，上了課就將自己禁閉起來，不出房門一步！——然而有人要來扣門呢？我將何以應付之呢？

我不相信有人還會誤會我，這一定是我自己的確有什麼不好，爲我自己所覺察不到，也許亦爲克良等所覺察不到，所以會有這樣的微詞，不，簡直是酷評！那麼，堅侯，你告訴我罷，究竟我有什麼不好？……

這信寫好後，雲岐過了煩惱的一夜。愈想愈氣；愈想愈懊惱，並沒有好好睡着。

明天是二年級的國文考試，他到了教室裏，一些精神也沒有，只是連連地打呵欠。他知道他的面色一定很難看，因爲有幾個人都帶一些疑訝的神氣，在偷偷地注意着他。

她們一考好，他馬上就回自己的地方，不再出去。差不多可以說，他就這樣整整地禁閉了自己一天。又明天，他還是這裏。忽然，寶善到了他的房間內，將那裏的東西給了他，慢慢地說：

「陸先生，遂珞叫我送來的。」

「喔喔喔！」雲岐說不出什麼話，只立起來接着。寶善也不說別的話，更不多留，就慢慢地走了出去。

他坐下來，一看手中所有的，是一張小小的洋紙，摺成了條子，兩端彼此繞着疊過來的一個結。他不忍拆開來，也不願拆開來，就這樣將牠放在手中看了好久。摺得那樣好好的，他所以不忍拆開來；不曉得裏面說些什麼話，所以不敢拆開來。

不過，過了一會，他終於拆開來了，那是用鋼筆寫着的寥寥幾句話：



陸先生：

我很對不起你。我早已了解你。請你不要動氣。寒假裏，請你到我們家裏來玩玩，我再向你陪禮。

珞 X月X日

字還是那樣的秀麗而飄逸。但牠在另一紙上所代表的，是那樣的意思，在這一紙上所代表的，又是這樣的意思。他看看，真有些發呆！他有些不相信，前後兩張紙，竟是從一隻手裏寫出來的！

在理，他接到了這個短簡，應該快樂、高興，爲自己慶幸；可是他沒有，他只在曲曲折折地思想着。

當然，在現在，他已經可以確定，遂路投他的票，並沒有絲毫惡意在內，如果不是爲了一時的開玩笑，有如她開「公民」的玩笑一樣，那她簡直是有所爲而發的。這個有所爲，假使是不错的，他應該怎樣自處呢？

然而他也由此確實知道，他在課外的行動，爲人所注意，甚至所不諒，那一定是不移的事實，否則遂路何以在投他的票上，不寫別的話，而偏偏寫這樣的話呢？安知她現在寫來的一紙，不是覺得自己未免過火些，有些說不過去，所以爲她自己着想，要想挽回一些他對她的憤恨呢？因爲彼此既那樣熱，又因了堅侯的關係，無論她對他有什麼意見，即使是不滿意，在他想，總想不應該出之以這樣的方式的。現在，她寫了那一紙，又寫這一紙，她不是欲蓋彌彰是什麼！這樣，他還有什麼可以爲自己慶幸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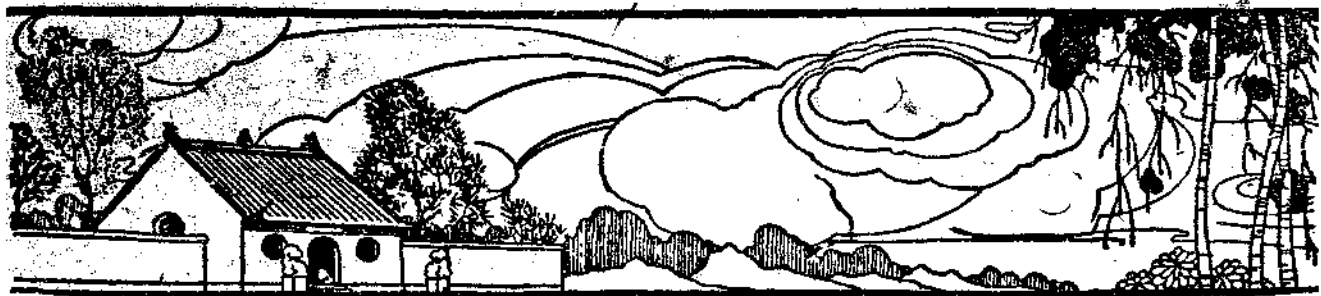
不過，不論怎樣，這一紙總是遂路第一次直接給他的信，他總是應該珍重着的。過了一天，他接到堅侯的覆信。據堅侯的意思，這一定是遂路開開玩笑，不必重視。堅侯說，在寒假開始後幾天，他就要回來一次，有些話可以面談。

X

X

X

X



一早，逸辰和靈淵到了雲岐地方，雲岐就下來和她們以及保英，一同吃了早餐。靈淵還是外國女孩的打扮。

「那你一定很開心吧，」雲岐笑着對靈淵說：「和母親一同回家去。在這裏的人，誰及得你！」

靈淵不說話；非但不說話，甚至面上也沒有什麼表示。在平常，雲岐要是說了她喜歡的話，她會笑；要是說了她不喜歡的話，或者她心裏喜歡而表面上却不能不裝出不喜歡的話，她會對他白一下眼，或者頓頓腳。現在，她只呆呆地對他看看，似乎並沒有聽清他說的什麼話，或者說，並沒有聽清他話中的意思。

「靈淵有這樣的好母親，自然是應該驕傲的。」保英湊了一句。

他們四個人就這樣閒談着，走出了城，到了熱鬧的市街間。在一個碼頭上，逸辰叫着一隻小船，要船上的人送她們到江裏去搭輪船。

「只有我們兩個人，」她指着靈淵：「單趟，要多少錢？」

「不！」雲岐沒有等船上人說出價錢，就趕緊接了上去，「連我有三個人！不過還是單趟。」

「你也去嗎？」保英問。

「是的。」

「一直到她們家裏？」

「她們那裏會要我去。」一笑。

船上人說出了價錢，但逸辰沒有聽見，因為她聽了雲岐的話，在說：「將來總要請你到我們家裏去玩玩的。」

「那爲什麼船只叫單趟呢？」保英又問。

「哈哈！難道除了坐船就不能走麼！本來誰要坐船；便是靈淵恐怕也不必坐船吧，靈



淵是不是？」

靈淵不答，逸辰却接着說：「不錯，靈淵是走得動這些路的。但是此地不叫了船去，憑你怎樣走得動，到了江邊，就不能上輪船了，因為輪船過這裏的港口時是不停的。」

「喂！船到底要不要？」船上人在追問着。

「要的要的，」逸辰才重新問着：「多少錢？」

船上人說了船價之後，逸辰嫌貴，討價還價了一陣，不成功，就離開這碼頭，到了另外一個碼頭。

在另外一個碼頭上，保英一聽那個船家是無錫人，她就也說起無錫話，代逸辰講價。大概就爲了這幾句無錫話的功用吧，船終於在相當的價錢之下，講成功了。

保英說的無錫話，很使雲岐覺得新奇，因為她本來是說的上海話。他知道也喜歡學舌的靈淵，聽了一定也會發生興趣，恐怕就要學着說。但他看看靈淵，她却並沒有什麼表示，於是他就是獨自學了幾句「耐侬」，來爲自己解嘲。

在雲岐跟着跨上船時，靈淵似乎有着一些笑意。但這正像除霾天濃雲中偶露的日光，稍爲有些透出來，立刻就又隱了去。

船在保英的道別聲中開着走。

「明年會。」

「明年會。」

「明年會。」這第三個「明年會」是雲岐學着說的。

「我說你意思和他們一同去了吧，陸先生！」保英最後這句話，將船送出了一個橋洞。在船中，逸辰坐下來，靈淵倚了她立着。船是做的，沒有蓋上棚。雲岐立在船頭上，面對了她們，和她們說着話。

他告訴她們，他自己的故鄉雖然也在另一條的江邊，但最怕坐船，小的時候一上船就



要嘔吐，現在雖然好些，坐久了却還是要覺得不舒服的。所以比較說來，他更喜歡山而少喜歡水，而凡是陸路可走的地方，他總只願意步行。

逸辰的告訴他，在她們的故鄉，交通工具就只是船，因為那裏遍是水道。她們是慣於水程的。

船藉着落潮的順水，走得很快。同時，這條港很直，遠不如雲岐那天和靈淵等所走的路，頗多曲折。還有則這條港的入江處，正當江向這邊折過來的地方，所以在筆直的距離上也比他們那天所走的為短。似乎沒有多久，船就入了江。

「呀！靈淵。」雲岐說：「我們那天多走路了。你是在這條港內走過的，為什麼不領我們沿着這條港走呢？」

靈淵不答，正和船靜止着一樣。但船是在等待輪船的來引，靈淵有什麼等待呢？

「大概你故意要我們多走些冤枉路。」故意激她。

「……………」

「你走的路不要我們走。不幸今天我却挨着走來了。」

「……………」

靈淵不說話，逸辰也不說話，只含笑聽着。雲岐說了一會，終於覺得無話可說，只好這樣說：「大概一想和母親回家去，快樂得說不出話來了。」

靈淵的眼睛似乎有些向他瞪着。他連忙斂了笑容，一來正經地說：「我是和你說着玩的，在這裏等輪船，要是大家默不作聲，豈不氣悶！——」

「嗚嗚……」遠遠地傳來了汽笛的聲音。

「來了來了！」雲岐接着說：「竟這樣快！」頗有恨恨之意。

「今天的確早些，」逸辰慶幸着說：「我們到家也可以早些了。」

輪船近到這個港口時，一看見有小船在等着，就開得慢了下來。小船又加搖了幾下，



等輪船到時，就靠上去，和牠並着，跟着牠走，同時，由兩下裏的船夫彼此將船拉住了。

「再會吧！陸先生。」逸辰在付過船錢跨上大船時說：「謝謝你送我們到了這裏。」

「再會，姜先生，明年早些出來。靈淵，你也早些出來。」

靈淵隨母親跨上了輪船，回過身來看着雲岐，不答。

「靈淵，爲什麼不和陸先生說再會？」逸辰輕輕地作着責任性的口吻：「真正越長越小了！」

兩隻船已經分開來了。她們還沒有進艙，雲岐還是看着她們。

「喔！靈淵！」輪船的機聲隆隆中竭力喊着。「到了家一定要寫信給我的呢！」
沒有回答。

「不寫信來我是要惱的呢？」無可奈何的威脅。

「……………」

但他聽了逸辰的聲音，沒有聽清楚，似乎在說：「會寫來的。」

小船在向岸搖着，雲岐又轉身對了輪船揮手。遠遠看去，似乎逸辰已經進艙，靈淵還在外面。

「就在這裏讓我上岸！」雲岐急促地對船上人說：「不要再搖了。」

他一上岸，就面對了江向西望着。小船是什麼時候開走的，他沒有覺到。漸漸輪船上的人形看不清楚了，他還是望着。

輪船看不見了，就只有一縷煙在天末裊着，他還是看牢了牠，不肯走。他甚至顛起腳來，希望沿着那縷煙能夠尋出牠下面的根源。不過沒有用，煙終於在淡淡的陽光中消失了，看不見了。

不過他還沒有走，他還在向西望着。好久他才如夢方醒，發覺自己只有一個人，獨立在這荒江古岸，江裏的風帆是相當密的，但他只見一片空空洞洞，其中一無所有的流水。



第二十四章 給史隆尼伸冤

愛雷·奎甯懊喪失望的這一天，並不會懊喪到底，因為在他回家的一小時後，他的父親打電話給他，告訴他幾天前密昔司史隆尼去訪問的種子，在無意中結了果，產生一種意想不到的收穫。

稽查員在電話中說：「孩子，有某種事情發生了，很奇怪。我想你也許喜歡聽聽。」

愛雷·奎甯倒並不立即興奮。他回答說：「我失望的次數太多了。」

老人繼續說：「好罷，據我看，這一次的發展也不會變更史隆尼案的裁決的。不過你到底要不要聽聽這一回事？」

「聽聽也好。什麼事？」

愛雷·奎甯在電話聽筒中聽得他父親打嚏，咳嗽和整刷喉嚨——那顯然是表示一種不樂意的徵象。

「好！」

愛雷·奎甯帶着並不熱烈的情緒往警署裏去。他在地道火車裏時，本已感覺到不舒服，又有些頭痛。他覺得這世界充滿了苦悶。後來，他到了辦公處，發見他父親正在和稽查長會議。他又不得不在外面等候了四十五分鐘。所以當他踏進老人的辦公室時，真有些意興闌珊。

他問道：「到底是怎樣一個駭人的消息呀？」

稽查員踢給他一隻椅子，說道：「今天下午你的朋友——叫沙柴，是嗎？——到這裏來看過我。」

「我的朋友？納雪·沙柴？什麼事？」

「他說當史隆尼自殺的那一夜，他恰在卡吉斯的古董舖裏。」

疲乏的神氣溜走了。愛雷·奎甯突然跳起來。「有這事？」

稽查員咕着說：「安靜些，用不着這樣興奮的。沙柴好像在卡吉斯的古董鋪裏做一種整理工作，那是一件冗長而麻煩的事。他打算在那天夜裏開始動手。」

「就在史隆尼自殺的夜裏？」

「是的。孩子你能不能靜心些聽？他到了那邊，用自己的鑰匙開門進去，一直上樓進入那間長大的畫廊——」

「他用自己的鑰匙進去？這怎麼可能？門上不是裝着警鈴的嗎？」

「警鈴不活動了。那看守的人最後離去時，瞧見警鈴依舊裝着，就通知警鈴管理處。總之，他到了裏面，一直上樓，瞧見史隆尼的辦公室中還有燈光。他爲着整理事件要問問史隆尼，以爲史隆尼還在裏面工作，就走了進去。他忽發見史隆尼已死在那裏，模樣兒完全像我們所發見的一樣。」

愛雷·奎甯驚異得厲害。當他習慣地把一支紙煙塞進他的兩片嘴唇中間時，他的眼睛灼灼地注視着他的父親。

「完全一樣？」

稽查員答道：「是的，頭靠在書桌上，手槍在他垂落的右手下面的地板上——一切都沒有兩樣。那時候是在我們到那邊的前數分鐘。沙柴自然驚恐得發昏。我也不能怪他，他的地位的確很僵。他小心地絕不觸碰什麼。他知道他如果給人發見在那裏，他的解釋一定很麻煩，他就迅速地溜出來。」

愛雷·奎甯張大了眼睛詫異道：「唉！但願這是可能的！」

稽查員接口道：「什麼可能呀？喂！坐下來，你又小題大做了。不要鑽到牛角尖裏去。剛才我向沙柴問了一個多鐘頭，問他關於室中的一切情形。他的答話是完全符合的。等到史隆尼自殺的消息在報紙上披露以後，他略略寬慰些，但仍舊有些不安。他說他要看看還有什麼新的發展。後來事情平靖下去了，報紙上更沒有什麼記載，他覺得他把這回經歷說出來已沒有妨害，爲着良心的驅使，他特地來見我，對我說明了這個故

事。

愛雷·奎甯正在大口地噴煙，他的心思飛馳在遠處。

稽查員不很舒暢地繼續說：「總之，這回事不算是巨流以外的餘波，對於史隆尼自殺的裁決依舊是毫無影響的。」

愛雷·奎甯點頭說：「是的，你這話我也同意。這沙柴既沒有被疑心牽涉在內，就沒有來申述他到過自殺地點的必要；現在他自動來了，顯見他本身是無辜的。我眼前所思索的並不是這一點。」

「那末你在想什麼？」

「爸你可需要史隆尼自殺的證明？」

「什麼？證明？這並不是一個理論——是一件既成事實啊。不過，多有一種證據也不壞。你有什麼意思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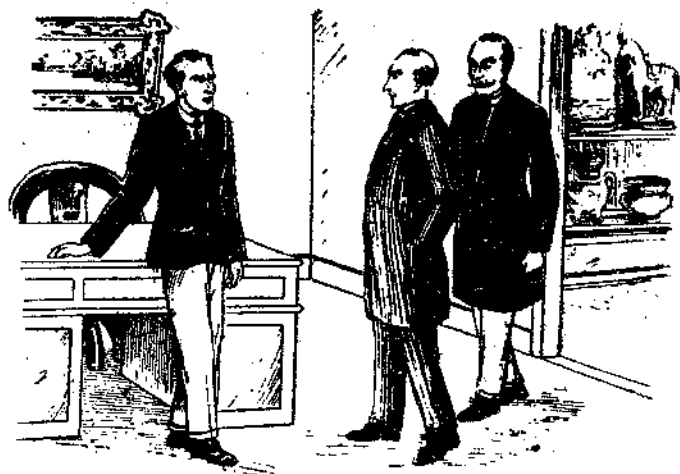
愛雷·奎甯仍驚惶地說：「爸，根據你所說的一切事實，沙柴的故事的確不會破壞史隆尼自殺的裁定。不過我們若能向納雪·沙柴再問一句話，那末這裁定可以更圓滿些。……爸爸，不管你的見解認為沙柴的訪問並不能變更事實，我覺得還有問一個小小的問句的必要。……還有，當那夜裏沙柴離開那屋子時，他會將大門上的警鈴重行裝好嗎？」

「是的，他說他會機械地裝上的。」

愛雷·奎甯又站起來。「好！我們立即去見見沙柴。我若不把這一個小小的要點問個明白，今夜裏我準睡不着。」

老人努着嘴唇，喃喃地說：「我真是太笨，不會想到你說的那個要點，好罷，我再跟你跑一趟罷。要不然，你是不會安甯的。」他說着，立起來取他的外衣。「他說他是回古董鋪去的。走！」

他們在梅迪生街的卡吉古鋪中發見了那夥友納雪·沙柴。沙柴的神氣有些困擾，衣裳並不像平日那麼整潔，頭髮也失却了光滑。他在封閉的史隆尼的辦公室對面的另一間辦公室中招待這父子倆，驚悸地聲明自



從史隆尼死後，他的那間辦公室不會用過。接着他談到了正題，問稽查員的來意。

「稽查員有什麼岔子嗎？」

稽查員婉和地說：「不是，你別誤會。我的兒子有幾句話要問你。」

「唔？」

愛雷·奎甯說：「我聽說在史隆尼死的那一夜，你因為瞧見了他的辦公室有燈光，你才走進去。對嗎？」

沙柴捏緊了兩手，答道：「並不全對。我的本意要跟史隆尼談幾句話。

當我走進畫廊裏來時，知道史隆尼在他的辦公室中，因為有燈光從門上端的氣窗中穿射出來——」

愛雷·奎甯和他的父親都不約而同地跳了一跳。愛雷·奎甯搶得了發言權。「喔！從氣窗中射出來！那末，在你走進史隆尼的辦公室以前，那辦公室的

門不是關着的嗎？」

沙柴顯得很困惑。「是啊！這一點重要嗎？稽查員，我想我先前已經說起過了。」

老奎甯哼着說：「你不會說過！」他的臉兒變長了。「後來你奔出來時，你就讓辦公室的門開着嗎？」

沙柴沮喪地說：「是的。那時候我嚇昏了，不會想到再關門。……密司脫奎甯，你要問的是什麼呀？」

愛雷·奎甯乾脆地說：「我要問的你已經答覆了。」

一小時後他們已回到自己的寓所中。老奎甯打過了兩個電話，神情上煩躁不安。愛雷·奎甯却很高興，在室中蹀躞了好一回，就燒着了紙煙，在火爐面前坐下來。老人不發一言。愛雷·奎甯也靜默地瞧着爐火。

小僮球納答應了一陣猛烈的門鈴聲，引進了兩位紅臉的紳士——地方律師賽浦森和幫辦貝伯。這兩位來客經過了簡單的招呼在火爐面前坐定以後，立即談到緊張的話題。

奎寧提案：希臘棺材

奎寧探案：希臘棺材

一八八

賽浦森說：「奎，你在電話中的話確實嗎？這案子真有新的變化嗎？你說——」
老人忽搖搖頭，指着愛雷說，「你問他。這完全是他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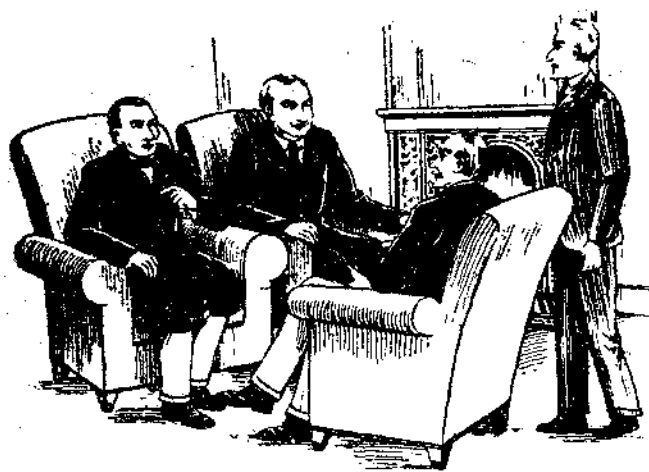
「唔！愛雷怎麼樣？」

三個人都默默地瞧着愛雷。愛雷把煙蒂丟進了火爐，並不回頭，自顧自說：「先生們，從今以後我更不敢漠視我的潛意識的警告了。我的空洞的感覺現在已有了事實的證明哩。」

三個人依舊保持着靜默，聽愛雷說過了引子發揮下去。

「現在我要指出的一點，實際上是很簡單的。我們都知道那打死史隆尼的一粒彈子，穿過了他的腦殼，一直射出辦公室的門，停留在門外面掛在畫廊中的一塊毯子上。那就是我們找着子彈的所在。這樣可見當槍彈發射時，辦公室的門是開着的。當我在發案晚上趕去時，看見辦公室的門開着，那是和實際的情勢相符的。現在沙柴說出了他的故事，證明我們不是在史隆尼死後最先到達那邊的人；沙柴還比我們先到過。因此那史隆尼辦公室的門的狀況，應得根據沙柴所見的情形作準。現在問題來了，沙柴到那邊時，那門的情形可是同樣的？假使他也發見那辦公室的門開着，那末這問題當然沒有什麼進展。可是沙柴看見那門是關着的，這一着不是使這局勢完全變動了嗎？因為當槍彈發射時，那門勢必是開着的，否則彈子會射在門上而不能停留在辦公室外門對面的毯子上去了。那末辦公室的門顯然是開着的。這指示什麼？可是史隆尼把槍彈開進了自己的頭顱，又站起來走到辦公室門口，把門關上，重新回到書桌前坐下，又扮演着開槍自殺前的同樣姿態嗎？那未免太可笑了。潑勞忒醫士的報告，史隆尼在中槍後是立即致命的。這一着也可以排除史隆尼在畫廊中自殺以後，掙扎着回進他的辦公室去，自己隨手將門關上的理想。不，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史隆尼一中槍彈，立刻就死，而且辦公室的門也是開着的。但沙柴却發見那門關着的！……」

「現在我們根據沙柴在史隆尼迅速死亡以後，瞧見那門關着，又根據我們檢驗的結果，那辦公室的門是銅質的，並無穿過的可能，那末唯一合理的結論，一定是在史隆尼死後和在沙柴到達以前，這扇辦公室的門是給什麼人關上的。」



奎寧探案：希臘棺材

貝伯抗辯說：「密司脫奎寧，我看沙柴也許不是唯一到那邊去的人。也許另外有人比他先去，又比他先走。」

「貝伯，你的建議真有意思。我要指出的，恰正和你相同。有一個人比沙柴先到，這個人就是殺死史隆尼的兇手！」

賽浦森撫摸着他的瘦損的面頰，有些兒着惱。「愛雷，我不能贊同你的見解。這個局勢仍可以假定史隆尼是自殺的。貝伯所說的那個先去的人，也很可能像沙柴一般是無辜的，不過他沒有勇氣出首承認罷了。」

愛雷·奎寧舉起一隻手在空中搖晃着。「是的，聽起來似乎可能，不過在短促的同一時間中，有兩個無辜的人到達那邊，那不是太巧了嗎？不！賽浦森，我不相信你們任何人能夠反駁眼前的局勢。換句話說，史隆尼不是自殺，而是被謀殺的。」

稽查員絕望地說：「是的，事實上的確如此。」

但賽浦森依舊堅持。「好！就算史隆尼是被謀殺的，那兇手離去時又將辦公室門關上，但這個人不是太傻了嗎？他難道不瞧見槍彈已經在史隆尼的頭上穿了一個洞，射到了開着的門外面去嗎？」

愛雷·奎寧疲倦地說：「賽浦森，再想一想。一個人的肉眼能夠匆促地看得出槍彈的路線嗎？當然，如果那兇手當真瞧見了槍彈已經透過史隆尼的顛殼，他自然不會再關門。現在他是把門關上的，可見他實在不會瞧清楚。你總記得史隆尼的頭靠在他的書桌上，槍彈從他頭的左面透出，這左面就貼住在書案面上的滲墨紙上。這姿態就把槍彈的出口完全掩住了；同時又掩住了大部份的血。並且兇手在那時候大概是很多匆促的，他怎麼會把死人的頭扶起來再瞧瞧清楚呢？再進一步，他也沒有理由要希望那槍彈的深入和透出。你總也知道槍彈透過顛殼，本不是一件尋常的事。」

大家靜默了好一會。最後老人向他的兩個來客嗜了一嗜。「朋友們，這孩子抓住了我們的頭髮哩。現在我覺得很清楚，史隆尼是被殺的。」

他們都憂鬱地點點頭。愛雷·奎甯繼續發揮，不過並沒有像他解釋卡吉斯裁決時的那種得意神氣。

「很好，我們重新來分析一下。我們既有堅強的理由相信史隆尼是被殺的，就可以知道史隆尼並不會殺死格立沙。那顯然是那個殺死格立沙的真兇殺死了史隆尼，却佈置得像自殺的，使人相信史隆尼真是殺死格立沙的兇手，他的自殺也就是認罪的供狀。」

「現在我們再回想那原來的主題。我們曾經推論到那殺死格立沙的兇手，因着他能夠佈置移禍給卡吉斯的偽證，顯見他是知道諾克斯藏有那張失竊的名畫的。我早先就指示過，卡吉斯的裁決完全依賴着兇手確知諾克斯決不會出首參加。從過去的證明上，那個唯一知道這事實的外人，就是格立沙的夥伴。格立沙的夥伴就是兇手；但史隆尼既然是被殺的，可見他並不是格立沙的真正同夥。因此這兇手至今還沒有着落，而且他還是自由地在進行他的陰謀，和安然地把握着諾克斯的故事。」

「現在再回想那些不利於史隆尼的線索。史隆尼既是被殺，可見這些線索都不實在，而是出於那真兇的佈置。第一，史隆尼是無罪的，那末他所說那晚上到朋來店旅館去會見格立沙的話也一定不假。因為他若在嫌疑的地位，他的話當然不能輕信，現在他自身的嫌疑既已解除，我們自然也可以相信他了。所以他說那晚上他是到那邊去的第二個訪客，這話大概是可信的。據史隆尼說，有一個不知誰何的人比他先去；這個人也許就是格立沙的同夥。這不知誰何的人會跟格立沙並肩走入歇息室；又據開電梯的孩子證明，這人會和格立沙一塊兒進入三三四號室去。至於那晚上的訪客，現在可以這樣假定：首先是這個不知誰何的人，其次是史隆尼，再次是密昔司史隆尼，再次是喬利·奧特爾，再次是華德斯博士。」

愛雷·奎甯略頓一頓，忽舉起一枚食指，高聲繼續說：「我還要指出一個值得注意的要點。你們總記得史隆尼曾經說過，祇有他一個人知道他和格立沙是弟兄；連格立沙也不知道，因為史隆尼已經變換了姓名。可是那個寫匿名信的人，却知道史隆尼和格立沙是弟兄。這寫信的人是誰？格立沙既然不知道他的弟兄的變

換姓名，當然不能把這事告訴任何人；史隆尼會說過他從來不會洩露給任何人過，那末，祇有什麼人會聽見過史隆尼跟格立沙在一起，聽得他們倆是弟兄；後來這個人又遇見了史隆尼，認出了他的面貌和聲音，才會知道這個沒人知道的祕密。可是巧事來了！據史隆尼說，那晚上他到那來店旅館裏去看他的弟兄，是他改換了姓名以後好幾年來的第一次——換句話說，那一次是這兩個弟兄在好久隔離以後的第一次會面。那末這個發見格立沙和史隆尼是弟兄的人，在史隆尼去會見的那一夜，一定也同時在場。但據史隆尼告訴我們，他們談話時並無第三人在旁邊。這又怎樣解釋呢？我想很簡單。當時史隆尼雖沒有瞧見還不知誰何的人，這個人却明明在場，不過不讓史隆尼瞧見罷了。他大概藏匿在室中的某處，或者在壁櫥裏，或者在浴室裏。我們記得格立沙的同伴確會跟格立沙一塊兒進三一四號室去的；不一回史隆尼繼續進去，却不會見任何人出來。史隆尼又說過，當時他敲過房門，隔了一回，他的弟兄才開門。可見當史隆尼敲門時，那個同伴恰在室中，但爲着不要給史隆尼瞧見，才在格立沙的同意之下，溜進了浴室或壁櫥裏去。

「當時的情形我們是可以想像的，史隆尼和格立沙談話，那位不知誰何的傢伙却在藏匿所在偷聽。他會聽得格立沙恨恨地說，他幾乎忘記了他會有過一個弟兄。這一來這個祕密客就知道他們倆是弟兄。但這個人可會從聲音上辨出了談話的人是傑爾保·史隆尼？或是他會偷偷地窺視過，他是本來認識史隆尼的嗎？或是他後來遇見了史隆尼，就從聲音上辨出來的嗎？這些問句我們固然無從回答，但我們可以確信，那不知誰何的人一定是在我的推想的方式下知道了傑爾保·格立沙和亞爾培·格立沙是同血統的親弟兄。因爲祇有這一種推想，才能解釋這件祕密事實會有給第三人知道的可能。」

賽浦森聽得好像很有趣，點點頭說：「愛雷，你說得倒有些意思，多少像是進步些了罷？說下去，我要瞧瞧你的浪漫的頭腦裏，究竟還搬得出些什麼。」

「賽浦森，我的腦子不是浪漫的，是合乎論理的。現在我所見到的是這樣，這不知誰何的偷聽人，就是在史隆尼到的以前陪同格立沙走進三一四號室去的人，也就是格立沙的夥伴，也就是下一天在卡吉斯的圖書室裏格立沙特別提起的「夥伴」。我剛才已經證明，這個格立沙的不知誰何的夥伴就是兇手，祇有他才能寫

那封匿名信給警署，揭露了史隆尼和格立沙的弟兄關係。」

稽查員低低地說，「說得有理。」

愛雷·奎甯把兩隻手交執在他的頸項背後。「原是啊！現在我們可以知道那封匿名信的作用，顯然是要把兇手的嫌疑套在史隆尼的頭上。這弟兄關係固然是事實，但兇手的揭發，明明要供給偵探們一種輔佐線索，以便警探們合併了其他的線索，確定史隆尼的罪。兇手既然供給了兄弟關係的線索，我們可以假定我們在史隆尼的煙缸裏所發見的地下室的鑰匙，也是出於兇手的佈置；還有史隆尼鐵箱中格立沙的金表，也有同樣作用。因為祇有殺死格立沙的兇手才能得到這隻表。史隆尼既然無罪，格立沙的兇手將表放在鐵箱中，以便在史隆尼形似自殺以後，立即可以給人發見。那張卡吉斯的遺囑的燒剩殘片，也同樣是兇手佈置着陷害史隆尼的。因為史隆尼也許偷得了那遺囑，為澈底毀滅計，就把它放在棺材裏。但在那真兇埋藏格立沙時，在棺材中發見了這遺囑，就把它拿出來，準備後來應用——後來卡吉斯的裁決失敗以後，他就利用了陷害史隆尼。」

貝伯和賽浦森都不約而同地點着頭。

愛雷·奎甯繼續說：「我們再把動機檢討一下。那人為什麼把殺死格立沙的罪名套在史隆尼頭上呢？這裏面有着微妙的作用。史隆尼是格立沙的弟兄，因為格立沙的罪行玷辱了他們的家庭，他就改換姓名；他又偷竊遺囑藏在卡吉斯的棺材裏；他又是這屋子裏的一員，而且他的體格又適合一切線索。因此種種，那真兇就選中了史隆尼代替他負擔法律上的處分。」

「密昔司·佛利蘭說過，在星期三夜裏，格立沙的屍體被裝在卡吉斯的棺材中的時候，史隆尼仍到墳地上去。這話如果實在，史隆尼到那邊去，一定有某種理由，而不是爲着葬屍體的事，因為他根本不會殺過人。不要忘記密昔司·佛利蘭並不會瞧見他拿什麼東西。」愛雷·奎甯注視着火焰，回想了一下。「好，史隆尼在星期三夜裏到墳地上去究竟幹什麼呢？我想那夜裏他也許瞧見了某種可疑的行動，就悄悄地跟着兇手到墳地上去，目覩那埋葬的事實，又瞧見兇手取得了那隻藏遺囑的鋼匣……以後又怎麼樣呢？史隆尼既然瞧見了兇手埋葬格立沙，爲什麼不把兇手的真相報告警署？唉！那也有充份的理由，因為兇手拿着那張將取消史隆尼

做承襲遺產人的遺囑啊！我們再進一步推想，事後史隆尼一定去跟兇手談過條件，告訴那兇手他可以保持這兇手的祕密，但兇手須將新遺囑還給史隆尼，或是當場把它消毀。這一着使兇手加添了一種動機。他殺死了史隆尼而把他裝做自殺的樣子，一則可以讓他負担殺死格立沙的罪名，二則可以消滅一個唯一知道他的罪行为和真相的人。」

賽浦森表示異議說：「慢來，這一着似乎有些矛盾。我想史隆尼向兇手提條件的時候，兇手勢必將遺囑交給史隆尼，但剛才你說過我們在隔屋地下室的爐灶裏所發見的遺囑殘片，是兇手放在那裏故意要我們發見的。這不是兩相衝突了嗎？」

愛雷·奎甯打了一個呵欠。「賽浦森，什麼時候你才肯用你的腦子呀？你想我們這位智詐多端的兇手是個傻子嗎？他一樣可以給史隆尼一個反恫嚇。他祇要說：『如果你告訴警察我殺死了格立沙，我也會立即將這遺囑交給警署。不！密司脫史隆尼，這遺囑我不能給你，我要保存它，做一種使你閉口的保證。』你想那時候史隆尼能反抗他嗎？唉，可憐的史隆尼！我相信他真不是一個聰明的傢伙。」

X

X

X

X

X

繼續的開展是很迅速而痛苦的。稽查員奎甯在違反他的本意之下，不得不將沙柴的故事通知報館訪員們。星期日的報紙上已登載這新的發展。星期一本是新聞最貧乏的一天。這一天星期一却有着這聾人聽聞的材料，使紐約全城的人都知道這受冤屈的傑爾保·史隆尼並不是一個畏罪自殺的兇手，却是一個狡猾的兇手設計中的犧牲品。警探們因此又重新忙碌起來，準備偵查這個連犯兩案的真兇。

密昔司史隆尼也吐了一口氣。伊的家屬所蒙受的污辱給洗刷了。伊受到社會大眾的道歉——報紙警署和地方律師。密昔司史隆尼瞭解到在納雪·沙柴故事的後面，還有愛雷·奎甯的聰明的頭腦在活動着。伊寫了許多感激的話送給報館記者們，倒使這少年感到侷促不安。

賽浦森，貝伯和稽查員奎甯，也希望報紙上少提起他們為妙。賽浦森在這一段公役的過程上，添加了好幾莖銀色的頭髮。稽查員奎甯却給他的富於毅力和論理頭腦的兒子逼得幾乎鑽進墳墓裏去。

「隨着春的降臨，本刊也有了一點小小的改革，就是——每一短篇小說加入一二幅插圖；這多少可以增加一些閱讀時的興趣。」

施濟美女士過去為本刊所寫的「小三的惆悵」，曾獲得輿論的推薦，這一期她寫了篇「第一個黃昏」給我們，則是一篇抒情的作品。程育真女士的「箭羽」，有着深刻的涵義，也是不可多得的佳構。

譯稿本期已大為減少，但「爐邊談話」「丈夫的年齡比妻子小」諸篇，仍不失為可以一讀的文字。人物方面有許翰飛先生的「唐紹儀的生平」與秋翁先生的「楊雲史與陳美美」兩篇，散文選了王仲鄂先生的「雨天雜感」與徐翊先生的「記憶」，也都是可誦之作。

本期有一篇「斌兄案主角絞決記」的特寫，恰巧文載道先生寄了一篇「關於殺人」來，也提到徐達泉斌兄一案，因此便一併發表了。徵文第一題「我的嗜好」，收到來稿不少，本期先擇尤披露一部份，其餘俟下期續刊。譚正壁先生的「絳雲樓韻話」是一篇考證文字，全文較長，祇得分兩期刊載。讀者中如藏有河東君手蹟（無論書或畫）的，希望能夠見借，俾製版後與續稿一併刊出。

因讀者中不乏影迷與劇迷，故自本期起特闢「影劇月曆」一欄，以影壇與劇壇上的瑣事，每月向讀者作一次綜合報告，此容為讀者所歡迎。

孫了紅先生的「俠盜魯平奇案之五——一〇二」勉強續寫了一節，實在因為體力不勝，祇好讓他慢慢的寫完成它了。承同情了紅先生的諸位讀者饋贈藥品及捐款，十分感謝，除轉致了紅先生外，並錄 台銜於後：

周其鏞先生 三百元（第三次）

風 塵先生 十元（又維他賜保命針十支裝一盒）

龍西氏先生 一百元（又樂口福麥乳精二罐）

李懋強先生 一百元 陳寄凡先生 五元

顏加保先生 （乳白魚肝油四瓶。前門牌香煙六盒）

周夢白先生 （賜爾福多二瓶。羅威魚肝油二瓶）

陳承蔭先生 （賜爾福多二瓶）

（又承「綠茶」主編梁俊青醫師為了紅先生義務打針，熱忱可感，附誌謝。）

徇胡山源先生之請，「散花寺」自下期起暫停刊載。據山源先生言：「散花寺」全文長達四十萬字，擬「一氣呵成」的寫竣後，逕出單行本。至於在本刊，以後當請山源先生隨時撰著短篇，以饜讀者。

關於發行與廣告方面的事，有發行部廣告部專司其事，編者向不過問。讀者如有所質詢，請逕函發行部與廣告部，勿投寄編輯室。



廣告刊例

後封面：

六寸高 四寸半闊
每期 八百元

正封裏頁：

六寸高 四寸半闊
每期 七百元

封裏對面：目錄前後

六寸高 四寸半闊
每期 五百元

後封裏頁：

六寸高 四寸半闊
每期 六百元

普通（文字欄）全頁

六寸高 四寸半闊
每期 四百元

普通（文字欄）半頁

二寸七五高四寸半闊
每期 二百四十元

普通（文字欄）三分之一

一吋七五高四寸半闊
每期 一百五十元

外埠經銷處

- | | | | | | | | | | | | | |
|-------------|-------------|------------|-------------|-------------|-------------|-------------|-------------|-------------|-------------|-------------|-------------|-------------|
| （南京）新中國圖書公司 | （蘇州）新蘇門圖書公司 | （無錫）中國圖書公司 | （常州）新蘇門圖書公司 | （鎮江）新蘇門圖書公司 | （揚州）新蘇門圖書公司 | （南通）新蘇門圖書公司 | （泰州）新蘇門圖書公司 | （徐州）新蘇門圖書公司 | （杭州）新蘇門圖書公司 | （嘉興）新蘇門圖書公司 | （平湖）新蘇門圖書公司 | （松江）新蘇門圖書公司 |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新蘇門圖書公司 |



三 月 號

第 二 年 第 九 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一日出版

- | | | | | | | | | | | | |
|----------|----------|----------|----------|----------|----------|----------|-----------|----------|----------|----------|----------|
| （廣州）文化書局 | （漢口）廣文書局 | （北平）華文書局 | （天津）自強書局 | （烟台）勵力書局 | （濟南）鼎隆書局 | （煙台）藝文書局 | （安慶）韓世忠書局 | （蚌埠）新新書局 | （蕪湖）大德書局 | （衢州）勵學書局 | （寧波）開明書局 |
| 文化書局 | 廣文書局 | 華文書局 | 自強書局 | 勵力書局 | 鼎隆書局 | 藝文書局 | 韓世忠書局 | 新新書局 | 大德書局 | 勵學書局 | 開明書局 |
| 文化書局 | 廣文書局 | 華文書局 | 自強書局 | 勵力書局 | 鼎隆書局 | 藝文書局 | 韓世忠書局 | 新新書局 | 大德書局 | 勵學書局 | 開明書局 |

定價

每冊八元

（全年定月，八折優待）
（預繳八十元按期贈定）
（價八折扣除郵費另加）

編輯者：編輯委員會

發行人：平襟亞

出版者：萬象書屋

發行所：上海福州路世界里六號

發行所：中央書店

（電話）九〇七二二

總經銷處：商社書報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慈淑大樓五二八號

電話：九二二三三四

南京總批發處：中央書局

（南京：復興路中央公園口）

協大祥

綢緞棉布莊



足三尺

物美價廉

自運歐美呢絨
 選辦國產羽綢
 推銷名廠布疋
 兼售絲羅駝絨

第一支店
 仙橋小坡
 電話二〇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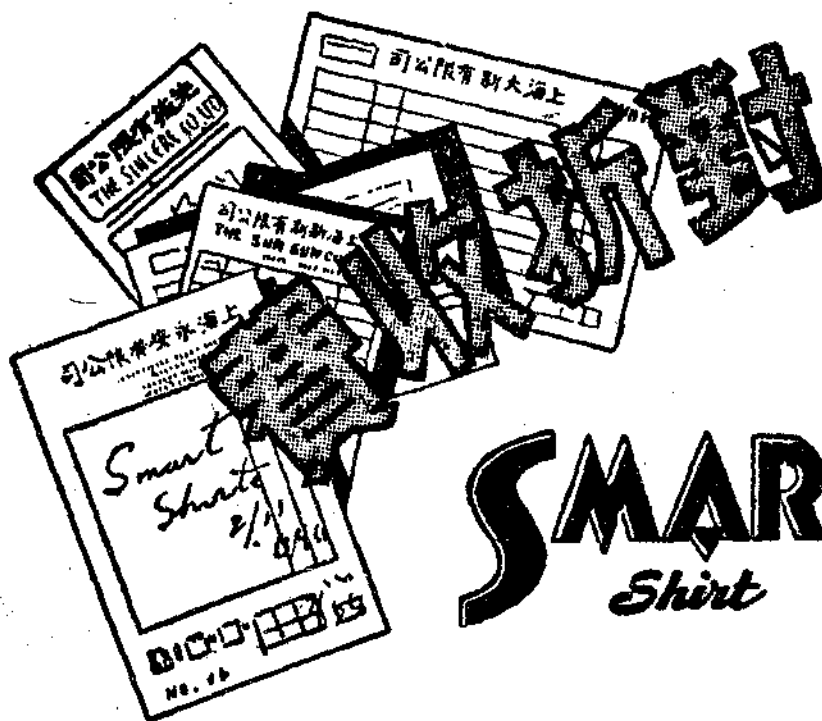
總店
 小東門大街
 電話一〇六四

第二支店
 大世界南隔壁
 電話二一六一

**！息消好
佈露**



顧主衫襯脫麥司SMART光新用愛
 內年一在票發之留保所
 呂至票發該憑可壞損口袖頭領如
 理修部理修市門廠本號七廿路班



SMART
 Shirt

秦泰來主 持

★ 禮拍開重隆行舉日一月三 ★

地址：愛文義路九九五號戈登路東首。電話：三三八二三五九

集美照相館

界各於獻貢

美之影光集

鏡頭的角度

鏡頭的高低，對於面部之美是有着很大的關係，因此，我們是以顧客的面部輪廓而定燈元和鏡頭的高低角度，這樣才能拍成完美的照相！

姿勢和表情

人像照相對於姿勢和表情是很重要的，若要拍成一張生動而自然的照相，須視顧客之個性，而定適當之姿勢和表情，那才是一個成功的攝影師！

放大的技術

一張好的底片，亦須有好的放大技術，那才是錦上添花而成爲一張最美美的照片，本館的放大技術在技術上有着深刻的研究，對於放大照片的色調更爲注意！

鏡頭的關係

鏡頭可以說是有照相技術的生命線，雖有好鏡頭，而沒有好的照相技術，不能成功。本館選用名廠出品之德國蔡司、天本廠出品之德國蔡司、這是對於人像照相上最適用的！

影室的佈置

攝影室的佈置不能太複雜，亦不能太單調，本館的攝影室是由名佈景師陳明勳先生設計，置，雖不能說富麗堂皇，但至少可使顧客們得到舒適和滿意的感覺！

沖晒的重要

沖晒對於照相館當然是很重要的，而對於一般備有小型的鏡箱，因爲這是一卷很大的麻煩，假使一卷拍得很好的軟片，而沒有拍得很好的軟片，那就要全功盡棄，此項工作！

特設外拍閃電照相部陳大雄君主持



服用之後功效立見
博得各界譽為偶然哉

想着牠

神工頭	腎行腰	便秘肝大	血心夜	胃消見	腦思辨
衰作暈	虧虧瘦	之之旺	虧博不	果化飯	衰想事
故力服	之濕腿	故升暢	之志忘	故弱飽	之遲力

後之 **蒙生胚** 服用

辛周神	健腰困	無肝大	快耐血	食粗開	思辨滋
勞身經	步背腎	病火便	樂眠球	之茶胃	想事養
不覺服	輕壁強	無平通	康安滋	有味飯	敏捷力

售均房藥 造製廠藥亞新

Halison



好力生

鑰匙對鎖·良藥對病

功能

改善體質
 培養精氣
 強健筋骨
 抵抗疾病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信誼藥廠監製

比目魚
肝油精

風行四十餘年

唯一老牌

神經系大補劑

「艾羅補腦汁」功能補養神經組織，調整神經機能，振奮心神，抑平血壓，為補腦唯一專藥！主治神經衰弱，失眠健忘，頭暈目眩，夢遺滑精等及一切神經系疾患，無不獨具卓效！



艾羅補腦汁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美麗牌



皆有美備

無麗不臻

光

欲消旅次悶
間帶名烟磨



成 萃
品 出 司 公 煙

源塞東拔要須淋治



治根

淋病及一切化膿症！

阿爾巴爾基爾片

驚嘆之殺
菌聖藥！

殺菌神速！正確！此乃化學元素製劑「阿爾巴爾基爾」所特有之偉大力量！因此凡患急性慢性淋疾，丹毒，中耳炎肺炎，扁桃腺炎，一切化膿性症肺炎，敗血等症，服「阿爾巴爾基爾」後，經腸壁吸收，與血液循環，即能化膿消炎止痛，局部自退，故在最短時期內，即能安全神速而痊癒。

• 售出有均房藥司公大各 •

品出司公藥製內之山

售均房藥 • 号三六二路滬老百海上

醫藥界一致公認滋補強身全能大補劑

賜爾福多

延年益壽粉

本品之成分功效，業經多數名醫確切證明，與同類舶來品絕無軒輊，而售價獨廉，誠屬男女老幼四時宜服之唯一標準補劑也。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